武俠世界

珍珠劍（新派俠情脱俗故事）　憶文・著

它不但削鉄如泥，也價値連城；它原本是中原一把寶刄，却淪落西域羗女手中，它的重現江湖固然引起不肖武林人的覬覦爭奪，也牽扯出一位老英雄與西域嬌娃的旖旎戀情，白髮紅顏，相愛情深，不知羡煞多少青春兒女！他們已綻放了紅花，但得到的是什麼果呢？



第28年
13
革新號

$5.00

手中，其後它的重現江湖便引起不肖江湖人的覬覦爭奪，同時牽扯出一位老英雄與一個西域嬌娃一段脑旋戀情，白髮紅顏，繾綣纏綿，羨煞不少青春兒女，但發展下去如何呢？看過本文便知分曉。

☆ ☆ ☆

龍乘風自從「霹靂佳人」刊出後，數期內已沒有作品出現本刊了。下期他的現代都市奇俠故事「海藻女神」隆重刊出，該故事內容是蘊藏着無數段不可思議的離奇怪事，連串起來，令你歎爲觀止。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3期
（總號140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珍珠劍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憶文·文　可飛·圖

各方人物爭寶刃

暖暖的陽光，靜靜的在照射着山川大地。

一片荒凉曠野，蒿草小樹亂石，除了飛起的小鳥和奔竄的野兔，看不見道路，當然也沒有行人。

但是，奇蹟出現了，終於有了人！

只見一道快速的人影，正由北邊的地平線上出現，快如星飛丸射般，直向這面馳來。

隨着距離的拉近，發現竟是一個年不滿二十的年輕人。

只見他頭梳髮髻，身穿半舊衣，脚下白襪黑鞋，用布條繫了兩個燈籠褲腿，徒手未携兵器，十足的是個莊稼小伙子，却有如此驚人的輕身功夫。

他生得濃眉朗目，白淨淨的皮膚，熠熠目光，顯示了他的深厚功力。憨實的相貌，更令人深信他是個敦厚可親的誠實青年。

由於他白晝飛馳在這片荒無人跡的曠野上，顯然是爲了爭取時間，正在抄捷徑走近路。

這個面貌敦厚老實的布衣青年，正是離開了「飛鳳宮」，專程前去黃山「寒碧谷」送解藥的華天虎。

華天虎走這片渺無人烟的百里荒野，正是醫術通神的金姥姥所建議的。

他懷裏帶着金姥姥特製的解藥，要以最短的時日，最快的速度，送達「寒碧谷」，交給被人陷害的汪老谷主。

據金姥姥對他說，身體仍極健壯的汪老谷主很可能是被淫蕩女子所害，現在每天都埋身在寒冰中，只要一離開冰窟，血脈立即爆烈而死，顯然是中了極淫毒的藥物。

至於那個淫蕩女娃是誰，用的是什麽毒藥，以及有什麽需索和目的，汪老谷主絕口不談，這其中，顯然另有隱情。

金姥姥還特別吩囑他，沿途不可揷手任何事情，唯一的任務，就是把解藥送至「寒碧谷」。

華天虎認爲這是最簡單最輕鬆的任務，所以五天的行程，他決定要在三天半趕達。

抬頭看看時辰，艷陽當頭，恰是正午，擧目前看，荒野無邊，只怕午餐又要吃乾糧了。

就在這時，前面突然傳來數聲暴喝和一聲嬌叱。

華天虎聽得神情一楞，遊目曠野，根本没有人影，但他又確信他的耳朵没有聽錯！

又是數聲暴喝和一聲嬌叱，同時挾着一聲悽慘呼叫！

這一次華天虎聽清了，就在百十丈外的蒿草間傳來！

他一個飛撲向前，但立時又想起了金姥姥的拜託和交代——沿途不要揷手任何事情。

心念及此，立即收住了飛撲之勢，但是，他已能看見前面一塊窪地中，十多個彪形大漢，正在圍攻一個手持寶劍的白衣女子。

白衣女子雖然尚未看清面目，但她手中的劍却引起了華天虎的極大注意。

那柄劍長約三尺，光華耀眼眩目，劍背中央有彩霞射出，劍鍔護手，以及拿在白衣女子左手的劍鞘，更是嵌滿了各色寶石和珍珠。

由於圍攻的十數彪形大漢和外圈緩步遊走，被困中央的白衣女子也跟着緩步轉動！

就在白衣女子轉過身來的同時，華天虎看得目光一亮，神情不由一呆！

這女子太美了，柳葉眉，桃花眼，高挺的鼻子菱形嘴，雪白的皮膚桃形臉，握劍的一雙玉手，更是纖細修長，十個指甲上還塗着蔻丹！

她雖然這樣美，這樣艷，兼有嫵媚迷人的魅力，但比起宮主凌霄鳳來，似乎仍缺少了那份高雅華貴氣質。

也許她這時正在面臨大敵，隨時可死，因而使得她的嬌麗面龐上，多了一層煞氣。

只見她左手劍鞘斜伸，右手劍身橫頭高擧，緩步轉動中，鮮紅的小嘴緊閉，目光却轉掃着四週的每一個人。

地上已有一個負傷的大漢，正齜牙裂嘴，神情痛苦的爬向圈外。

圍在四週的十數大漢，胖瘦不一，年有高低，但他們的兵器一致，使用的全是護手雙鈎。

華天虎聽金姥姥說過，這次準備向汪老谷主下手的帮派不止那個淫蕩女娃，還有「飛叉帮」，「水陸門」，以及「雙鈎會」。

他根據這些大漢兵器一致使雙鈎，因而斷定他們都是「雙鈎會」的人。

他一面打量一面斜走，準備繞過窪地繼續前進！

當然，有一個人在附近高處走過，自會引起這批人的注意。

但是，就在白衣女子的明亮眸子，也輕輕一瞟華天虎的同時，「雙鈎會」的人似乎自覺機會難再，一聲大喝，同時向中間的白衣女子攻去。

只見六七對鋒利鋼鈎，逕分上中下，有的奔向白衣女子的天靈和面門，有的直刺白衣女子的前胸和小腹，有的則勾掃白衣女子的雙膝和脚骨。

華天虎看得暗吃一驚，本能的停住了脚步。

但是，早有準備的白衣女子却一聲嬌叱，疾揮寶劍，舞起一片劍林光幕，立時

將週身護住。

一陣叮噹輕響，六七片鉤尖鉤刄及鉤頭，應聲墜落在地上！

攻擊的六七名大漢神色一驚，紛紛後退察看兵器。

但是，另幾名彪形大漢却大喝一聲，繼續向中間的白衣女子揮鉤攻擊。

白衣女子再度嬌叱一聲，依然施展了一招「八方風雨」，又有幾個大漢的兵器被削損落地。幾個大漢神色一驚，同樣的點足後退。

但是，第一批攻擊的六七名大漢，大喝一聲，再度向白衣女子攻去。

白衣女子連聲嬌叱，揮劍不停，這一次她竟在「八方風雨」中，疾施一招「畫龍點睛」，一劍點出，正中一個麻臉大漢的肩頭。

麻臉大漢嗥叫一聲，飛身退出圈外，顯然劍刺不深。

但是其他幾個大漢，則厲喝一聲「拚了」，同時揮鉤加入了戰鬥！

白衣女子神情沒有方才那麽鎮定，嬌叱聲中似乎也有些喘息，但她仍一式接一式的施展「八方風雨」，趁隙偷施一招「畫龍點睛」。

說也奇怪，看她嬌喘吁吁，似乎有些眞力不濟，但她每偷襲一招，必能傷得一人！當然，這多人的圍攻中，她的劍式自是不敢用老，因而對方受的劍傷也不會太重，有的人咬咬牙，又參加了圍攻。

即使如此，仍被她刺傷了四五人，而她身上的雪白素衣，也濺了不少血漬。

「雙鉤會」的人雖然被傷了幾個，依然猛攻不退，反而更兇更猛更狠。

幾個受傷的人已不能參加戰鬥了，但他們一面彼此包紮，一面仍在那裏吆喝助威！

白衣女子施展的「八方風雨」是最耗眞力的劍式，這時不但嬌喘得厲害，而且柳眉緊蹙，不時以乞求的目光看一看華天虎！

華天虎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覺得這麽多大男人圍攻一個女人，實在沒有道理！

他當然記得金姥姥的叮囑，但是，他身爲「飛鳳宮」的大總管，總不能見死不救！

他根據白衣女子的緊張和嬌喘，斷定她已支持不了多久，再不施援手，必然眞力枯竭而被「雙鉤會」的人殺死或俘擄！

再說，前去救汪老谷主是一條人命，而被圍的白衣女子，同樣的是一條人命，爲什麽爲了救汪老谷主而就應該袖手不管，眼看着白衣女子被人殺死？

心念及此，不自覺脫口的憤聲道：「這太不公平了！」

如此一吆喝，不但圍攻白衣女子的使鉤大漢們紛紛轉首看了他一眼，就是險象橫生的白衣女子也嬌聲悽呼道：「大俠快來救我！」

雖然處在生死邊緣，聲音依然嬌脆甜美，尤其，神情戚然，緊蹙黛眉，看來是那麽楚楚可憐！

華天虎見白衣女子已向他求援，再不遲疑，震耳大喝道：「住手！」

「雙鉤會」的人眼看就要得手，那肯就此罷休？

再說，自己這邊人多，也沒將華天虎看在眼裏。

是以，打鬥中的人哼了一聲，繼續圍攻，包紮傷勢的人則狠狠的瞪了一眼華天虎！

華天虎一看，頓時大怒，一聲怒哼，疾撲場中，拳掌齊施，快腿疾蹬，一陣「劈啪」聲響，同時嗥叫悶聲，只見人影縱橫，鋼鉤紛飛，七八個彪形大漢，滾的滾，爬的爬，個個鼻青臉腫，他們的雪亮鋼鉤，也紛紛墜落了一地！

「雙鉤會」的人大驚失色，爬爬滾滾的站起來，俱都儍了，這才驚覺這個看來不起眼的窮小子，竟是一個身懷絕學的高手。

大感意外的白衣女子也楞了。

但她僅呆了一呆，一個箭步縱到了華天虎的身後。

由於白衣女子的飛縱，「雙鉤會」的人紛紛急定心神。

其中三人怒目一指華天虎，怒聲問：「你是甚麽人，胆敢管本會的事？」

華天虎立即道：「天下人管天下事，你管俺是什麽人？」

一個頦下蓄有一綹小鬍子的大漢，憤然地向前一步，就用手中的鋼鉤一指白衣女子，瞪着華天虎，怒聲問：「你小子可知她是誰？」

華天虎沉聲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俺何必一定知道她是誰？」

肩頭負傷的麻臉大漢冷哼一聲，譏聲道：「你小子看清楚了沒有，她可是個母的……」

華天虎立即正色道：「管她是公是母，公的兄弟，母的就是姐妹！」

語聲甫落，白衣女子已清脆的讚聲道：「好，這才是天下最公正的大好人！」

頦下蓄有小鬍子的大漢立即怒斥道：「賤婢，妳少在那裏神氣，本會絕不會放過妳，妳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們也要把『珍珠劍』奪到手。」

說罷轉首，向着其他人一揮手中鉤，沉喝道：「咱們走！」

華天虎一聽，立時想起了白衣女子的手中劍，因而道：「慢着！」

十數持鉤大漢聞聲回頭，同時怒聲問：「你小子還要怎樣？」

華天虎一指白衣女子手中的劍，沉聲問：「你們是說，這柄劍是你們的？」

十數彪形大漢聽得目光一亮，其中有數人同時說道：「不錯，這是我們龍頭家的……」

話剛開口，白衣女子已怒斥道：「胡說，這柄劍乃本門師祖昔年仗以行走江湖時成名寶刄『珍珠劍』，怎會是你們龍頭家的？」

頦下蓄有小鬍子的大漢立即道：「妳說『珍珠劍』是妳師祖的成名兵器，妳拿什麽來證明它是妳的師姐的？」

白衣女子冷冷一笑，「沙」的一聲將劍收入鞘內，就在光華一暗的同時，哂笑道：「只要你們能說出我這劍上寶石珍珠的顏色和數目，以及它在日間夜晚和燈光月光下的彩霞變化，我不但把劍送給他，要殺，要剮，也任由他……」

「雙鉤會」的十數大漢一聽，頓時楞

了，他們彼此對看了一眼，顯然都不知道「珍珠劍」的奇效和功能。

白衣女子却繼續道：「你們不妨在沿途放出風聲，任何人能說出劍的奇效功能，姑娘都會把這柄劍送給他！」

說罷，特別以冷冷的目光看了正南斜坡上一眼。

華天虎這時以發現了正南斜坡上靜靜的站着三個人。

當前一人是個身穿灰緞袍的六旬老者，其後是一個藍衣青年和一個黃衣少女！

青年和少女一式背劍，灰袍老者徒手未携兵器。

華天虎一看，斷定這一老兩少三個人，八成也是覬覦白衣女子的手中劍而來，白衣女子的一番話，顯然也兼有向坡上三人宣示的意思。

這時見「雙鉤會」的十數大漢說不出劍上珍珠寶石的數目，立即沉聲道：「既然你們說不出劍上的珍珠數目，還楞在這兒幹甚麽，還不快走？」

頦下蓄着小鬍子的大漢只得說道：「劍是我們龍頭家的祖傳之寶，我們那會知道……」

華天虎立即道：「那就同去向你們龍頭請教……」

話未說完，麻臉大漢已沉聲道：「可是，等我們知道了珍珠數目，她早已跑了，我們到那裏去找她……」

豈知，那白衣女子竟正色說道：「你們放心，這幾天我會一直和這位少俠在一起……」

華天虎聽得大吃一驚，不由焦急的說：「妳怎能和俺在一起……」

話剛開口，白衣女子已蹙眉委屈的說道：「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你如果現在撒手不管，你一走，他們還不是照樣把我殺了，何況，還有別的人也在虎視眈眈……」

華天虎一聽，不由懊惱的看了一眼靜立南坡上的老少三人。

「雙鉤會」的人爲了回去好向龍頭交代，紛紛沉聲道：「你小子當然不能離開她，否則，我們龍頭將來找誰要人，既然你接下這道樑子，我們就唯你是問！」

頦下蓄有小鬍子的大漢則笑笑道：「沒說的，先報出你的師承門派和姓名來，我們回去也好向我們的龍頭交代！」

華天虎越想越懊惱，這時才想到金姥姥爲什麽叮囑他不要多管閒事！

但是，救人總沒有錯，只得沒好氣的沉聲道：「俺叫華天虎，沒有門，也沒有派，有問題就衝着俺來好了！」

頦下有小鬍子的大漢，沉聲喝了個「好」，向着其他人一揮手，再度喝了聲「走」，挽着負傷不能奔馳的夥伴，直向正東馳去。

華天虎一看，立即望着白衣女子，愁眉苦臉的說：「他們走了……」

白衣女子嫵媚一笑道：「那咱們也走吧！」

華天虎不由懊惱的問道：「妳要去那裏？」

白衣女子毫不遲疑的舉手一指東南，道：「賤妾要去徽州！」

華天虎一聽白衣女子去徽州，遠遠超過了黃山，他雖然經過叮囑不可說出去處，但他仍忍不住焦急的說：「可是，俺不去那麽遠呀！」

白衣女子立即寬慰的說：「沒關係！你走到那兒咱們就在那兒散！」

華天虎只得無可奈何的說：「好吧！也只好這樣了！」

豈知，白衣女子竟甜甜一笑，捧劍向前一送，道：「喏，劍交給你保管！」

華天虎一楞道：「妳的劍幹嗎交給俺保管？」

白衣女子含笑正色道：「萬一我帶劍跑了呢？將來『雙鉤會』的人向你要劍，你拿什麽給他們？」

華天虎一聽，恍然想起，這的確是個大問題，萬一這把劍眞的是「雙鉤會」龍頭的，那白衣女子豈不成了女賊？

心念及此，也覺得將劍拿在自己手裏才對，是以，「哦」了一聲，伸手將劍接了過來。

劍一入手，十分沉重，比起他留在「飛鳳宮」的那把劍，至少重了一倍！

白衣女子見華天虎將劍接過去，甜甜一笑，自我介紹道：「賤妾白玉霜，甘肅臨州人，今年二十一歲，我是稱呼你虎哥哥呢？還是稱呼你虎弟弟？」

華天虎急忙正色說道：「不，不，妳不能喊俺虎弟弟，只有俺師姐才可以喊俺虎弟弟……」

白玉霜立即道：「那我喊你虎哥哥好了……」

華天虎不由沉聲道：「爲什麽一定要喊哥哥呼弟弟呢？」

白玉霜正色道：「是你自己說的呀？男的是兄弟，女的是姐妹呀！」

華天虎有些生氣的說：「俺喊妳白姑娘，妳喊俺華天虎，不是一樣嗎？」

白玉霜更加認眞的說：「可是，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好直呼你的大名？」

華天虎却正色說道：「俺現在雖然是救了妳，那是俺因爲不知道內情，如果妳是偷劍的女賊，俺還會把妳捉住交給他們的……」

話未說完，白玉霜已愉快的說：「沒問題，任由你處理，那咱們走吧！」

華天虎應了一聲，提着「珍珠劍」，轉身向東南斜坡上走去。

舉目前看，剛才靜立南斜坡上的灰袍老人和背繫寶劍的青衣青年和黃衣少女，不知何時已經離去。

既然荒野上已無人，華天虎和白玉霜立即展開身法，疾馳如飛。

但是，他們却不知道，荒地的亂石蒿草中，仍有不少的炯炯目光在暗中注視着他們。

這些炯炯目光，就包括了那個灰袍老人和背繫寶劍的青年和少女在內。

灰袍老人是「寒碧谷」老谷主汪敬山的結拜兄弟高茂松，青年和少女則是汪老谷主的次子汪常春和唯一女兒汪梅英。

三人隱身在蒿草中的亂石間，眼看着華天虎拿着「珍珠劍」，逕和白玉霜如飛馳向了東南。

生得方面大耳，虎眉朗目的汪常春，首先憤聲道：「高叔叔，我們就這樣眼看着他們把劍拿走？」

神情沉重，手捋灰鬚的高茂松，黯然道：「要想奪回『珍珠劍』，只有用智一途！」

柳葉眉大眼睛，挺鼻小嘴的汪梅英則嬌哼道：「我覺得高叔叔他太小心了，我就不相信我哥哥勝不了那個傻小子，我勝不了那個女淫賊！」

高茂松緩緩搖頭道：「莫說妳哥哥勝不了那個華天虎，就是合我們三人之力，只怕仍不是他的對手！」

汪常春一聽，頓時氣得俊面鐵青，不由沉聲道：「高叔叔既然這麽說，下次偓兒倒非鬥鬥他不可！」

高茂松不由有些懊惱的說：「你們總以爲高叔叔專愛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人的威風？難道你們兄妹没看到，那小子一陣拳掌腿，『雙鈎會』的人那一個没有趴下？」

汪梅英嬌哼道：「那些人都是『雙鈎會』的跑腿嘍囉，了不起有一兩個頭目罷了，當然都是草包一個……」

高茂松正色道：「人雖然都是草包，三十多柄鋼鈎可是眞傢伙吧？」

話未說完，汪常春已懊惱的說：「雙鈎會的人馬上就要把那女淫賊制住了，偏來了個混蛋的傻小子……」

高茂松却沉哼道：「你認爲『雙鈎會』的人快得手了？告訴你，他們都會一個一個的被那女淫賊收拾了！」

汪常春聽得一楞問：「女淫賊不是嬌喘吁吁，眞力不濟了嗎？」

高茂松冷笑一聲，不答反問道：「她雖然蹙眉乞憐，不停嬌喘，你看她的鼻尖鬢角間，可有一絲油汗？」

汪梅英神色一驚問：「叔叔是說，她的敗象是僞裝的？」

高茂松正色道：「妳現在才想到，她的目的就是要拖那個傻小子下水！」

汪梅英繼續驚異的問：「可是，她又怎知那個華天虎會被她拖下水呢？」

高茂松淡然一笑道：「華天虎生相戇厚，目光有些呆滯，一望而知是個反應不太靈敏的人，這種人最易受騙。其次，根據他快如鷹隼的輕身功夫，武功必然也極爲驚人，結果，女賊的狡計，一一被她得逞了！」

汪梅英有些不服氣的說：「我看她什麽詭計也没得逞！」

高茂松有些無可奈何的說道：「高叔叔今天才知道你爹爲什麽一直不讓妳離開『寒碧谷』，妳的判斷事理的能力實在仍很低……」

汪梅英更加不服氣的說：「可不是嗎？她原本就可以一個人對付『雙鈎會』的那些歹徒，根本用不着將那個華天虎拖下水……」

高茂松立即問：「她擺平了『雙鈎會』的人後還有我們呢？西邊草窩裏也伏着有人，還不知道是那一方面的人，那該怎麽辦？」

汪常春和汪梅英雖然有些明白了白玉霜的詭謀，但仍有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高茂松則繼續說道：「如今，不但逼走了『雙鈎會』的人，也迫得我們和另一批人不敢下手，她却能從容不迫的離開現場。」

汪常春却不解的說：「她明明由南邊逃來，她偏偏又轉回南邊去，居然騙那個混小子說去徽州！」

高茂松正色道：「這就是女賊的聰明處，她爲了順利的離開現場，想到華天虎是由北邊來，當然要說往南邊走！」

汪梅英聽得美目一亮道：「這麽說，女賊很快就會甩掉那個華天虎了？」

高茂松略微沉吟道：「這就要看女賊是否有目的和圖謀了！」

汪常春則不解的問：「女賊好不容易騙到手的『珍珠劍』，爲什麽自己不拿着，却讓那個華天虎替她保管……」

話未說完，汪梅英已哼聲道：「拿在那小子手裏有什麽用？遇到有人要奪劍的時候，還不是要交給女賊使用？」

高茂松先贊同的點了點頭：「這當然是原因之一，她眞正的用意，還是暫時取得華天虎的信任，其實，她要拿回劍來的機會太多了！」

汪常春不禁懊惱的說：「偏偏來了個死腦筋的華天虎，如果來個聰明人，我們就可以現身將劍要回來了……」

高茂松立即道：「也不是你說的那麽容易，萬一來個貪婪成性的傢伙，反而將寶劍據爲己有了！」

汪梅英不禁有些焦急的說：「現在我們該怎麽辦呢？」

高茂松急忙寬慰道：「不要慌，我們這就去拜望『紫竹丐』前輩，請他先去搭上華天虎，並將『珍珠劍』與你爹的關係透露給他，然後咱們再根據你爹講述的奇能功效，以及劍上珍珠的數目去找他們，不怕那女淫賊不俯首認罪！」

汪常春却遲疑的說：「你看我爹知道劍上的珍珠數目嗎？」

高茂松也有些遲疑的說：「這就要看你爹得到這柄『珍珠劍』的經過情形如何了，如果你爹無法說出寶劍的各種神奇變化和功能，只怕很難在華天虎的手中將劍拿回來！」

汪梅英却不解的說：「這些年來，我們兄妹三個，還有我大嫂，都不知道我爹還保有這麽一柄『珍珠劍』……」

高茂松揣測道：「也許他怕你們說出去引來是非，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鬧不好給全谷惹來殺身奇禍……」

話未說完，汪常春目光一亮，脫口急聲道：「高叔叔，他們走遠了，我們快追吧！」

高茂松有把握的說：「你們放心，他們走不遠的，『飛叉帮』和『水陸門』的高手，正一批批的向這面追來……」

汪常春却又焦急的說：「萬一『珍珠劍』被『水陸門』或『飛叉帮』奪走了，那該怎麽辦？」

高茂松憂慮的說：「這就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除非你爹親自出面說明，否則，我們三人就是說破了嘴他們也不會相信。」

汪梅英也憂慮的說：「可是，我爹一刻也不能離開冰窟……」

高茂松正色道：「所以我說拿到解藥比奪回『珍珠劍』更重要嘛！」

汪常春恨聲道：「解藥一定在女賊的

身上，只要殺了她，一切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汪梅英却懊惱的說：「如果能找到『神偷』前輩那就好了……」

高茂松沉聲問：「妳要『神偷』去偷什麽東西？」

汪梅英本待要說「當然去偷解藥」，但想到父親的一再叮囑，絕對不可說出他中了劇毒埋身在堅冰裏的事，頓時無話可答了！

汪常春則無可奈何的說：「我們一方面去找『紫竹丐』前輩，一方面再跟踪他們一兩天，也許有意想不到的機會！」

高茂松贊聲道：「這正是高叔叔的意思！」

於是，三人展開身法，直向華天虎和白玉霜馳去的東南方追去。

他們太低估了白玉霜的狡黠智慧，她不但不給他們三人機會，也不會給任何人機會。

白玉霜緊緊跟在華天虎身後疾馳，絕不超前一步。

因爲，她不願讓華天虎看到她機警的目光，不時察看着荒野四週，這樣會增加華天虎對她的懷疑。

她業已看出來，華天虎武功高強，心地善良，只是腦筋有些不大靈光，這正是她要利用的地方。

她更清楚華天虎的個性，絕不能讓他有一絲懷疑，凡事和他講理，他會一直乖乖的讓她利用下去。

她知道，她現在已成了衆矢之的，想奪「珍珠劍」的人太多了，她要用這把劍殺光所有貪婪成性的人，把中原武林攪成一片腥風血雨，要那些自詡是俠義豪傑之士們知道，邊陲女子是不好欺侮的！

就在她一面疾馳一面觀察四野之際，目光冷芒一閃，花容立時大變！

因爲，就在東南二三里地的荒野上，驀地出現了三四十道人影，正急急向這面馳來。

由於那些人一式黑衣，個個頭包黑巾，雖然尚看不清那些人手中的兵器，但已肯定他們是「飛叉帮」的人。

白玉霜一看是「飛叉帮」的人，心中自然緊張。

尤其，對方人多勢衆，人人身上都佩有飛叉，她和華天虎無論如何也不是他們的對手，何況她方才已和「雙鈎會」的人動過了手。

再說，她剛把「珍珠劍」交給了華天虎，這時馬上又向他要回來，他死心眼一個，給不給還是個問題。

正感不知如何是好，驀見前面十多丈外的一片荒草亂石，正是她上午經過時「方便」的地方，她還特的在裏面的水池洗了洗手臉。

一想到水池，靈智立生，「哎呀」一聲急呼道：「華少俠……」

急呼聲中，同時也刹住了身勢。

華天虎神色一驚，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也急忙刹住了身勢。

回身一看，發現白玉霜站在那兒，柳眉緊蹙，小嘴高噘，目光懊惱的望着他，不由迷惑的問：「啥事情？嚇俺一跳！」

白玉霜故意一指酥胸上的幾滴血漬，懊惱的說：「你看，我衣服上還有這麽多血！」

華天虎立即無所謂的說：「那怕啥！到鎮上客棧裏洗一洗就好了嘛！」

白玉霜一跺小蠻靴，倔強的說：「不！我現在就要洗！」

華天虎不禁懊惱的說：「荒山野地裏，那裏來的水？」

白玉霜突見那片荒草亂石上空正巧飛起一羣小鳥，急忙舉手一指，興奮的說：「喏！你快看，那裏有飛鳥，裏面一定有水！」

華天虎回頭一看，果見十多丈外的那片荒草亂石上空有一羣小鳥飛起後又落進了草叢裏。

「噢！」了一聲，正待說什麽，白玉霜已經急聲催促道：「走吧！我們快去看一看！」

說話之間，拉起華天虎的手就往前奔去。

由於這是本能的動作，華天虎並未在意，但是，白玉霜柔若無骨的小手一拉他，他立時感到如水冰冷，神色一驚，脫口關切的問：「妳的手怎的這麽冷？」

說話之間，目注白玉霜的嬌靨，神情顯得十分關切。

白玉霜一握華天虎的手，也立時警覺到自己的手冰涼，這時見華天虎這麽關心她的身體，一股暖流，就由華天虎熱乎乎的手上，刹時傳遍了她的週身，直達她的心坎兒。

轉首一看，發現華天虎的面龐上，充滿了坦誠忠實和關切，目光中也充滿了貼切與關懷！

白玉霜在這一刹那，突然發現了華天虎的坦然可愛，這與她以前所看到的色迷涎臉，謟笑阿諛，完全不同。

她雖然對華天虎有了一絲好感，但她却不便坦白的說出來，她是因爲担心兩人敵不過「飛叉帮」的人多而焦急緊張的。

是以，綻顏一笑，道：「你忘了，你們男人是火，我們女人是水嘛！」

華天虎似懂非懂，僅「哦！」了一聲已奔進了亂石荒草中。

亂石高約丈五，最低也有八尺，叢生的蒿草，更是過腰及膝，兩人一進入亂石內，立時遮住了兩人的身體。

裏面夾道彎曲，地面青草柔細，由於裏面没有風吹，又增添了幾分暖意。

一陣東彎西轉，驀的眼前一亮，中央果然有一片數畝大的清澈水池，池邊的小鳥，只怕兩人還没到達時便已驚飛了！

華天虎原已有些不耐，但看到了眼前水池，又不由欽服的讚聲道：「妳眞聰明，俺又學會了一招！」

白玉霜高興的一笑，急步奔至池邊，順手在懷裏扯出一方雪白手帕，一面沾水一面愉快的說：「你的臉上都是灰塵，讓我先給你擦把臉！」

說話之間，扭着濕手帕已走了回來，不由華天虎分說，展開手帕就往華天虎的臉上擦。

華天虎將頭一扭，退後一步閃開了，同時含笑道：「俺不怕，一個大男人，要那麽漂亮幹啥？」

說話之間，又往後退了幾步！

但是，他却聞到由手帕上發出來的一絲甜膩香味兒！

他根本沒想到其他，立即讚聲道：「妳的手帕好香！」

白玉霜特別注意華天虎的眼神和臉色變化。

這時聽他說好香，又急忙向前兩步，將手帕向華天虎的臉前一送道：「香那就再聞一下！」

華天虎用手一推手帕，含笑道：「不聞了，妳快洗妳的衣服吧！」

白玉霜正待再讓華天虎聞一下，驀然聽到一陣急迅奔馳的脚步聲音逕由亂石外傳來。

華天虎雖然也聽到了，但並未放在心上。

但是，白玉霜却忍不住機警的壓低聲音道：「有人來了！」

華天虎一聽那陣雜亂聲音，立即道：「好像人很多！」

白玉霜凝神靜聽，目光仍盯在華天虎的臉上，並察看他的眼神變化。

她這時已不敢再讓華天虎聞手帕，深怕他拒絕說話而驚動了在外面經過的人。

但是，華天虎却突然覺得白玉霜風韻絕佳，十分誘人，尤其她高聳的酥胸，微微起伏，令得他有一種想伸手摸一下的衝動！

恰在這時，驀聞一個內力充沛的老人聲音，沉喝道：「梁壇主，那邊樹下站着個老太婆，你過去檢查一下，看看她是不是那女賊僞裝的？」

較遠處的一人立即回答道：「回稟堂主，那老太婆手裏拿的是根木枴棍，有可能是那女淫賊！」

只聽先前發話的老人會意的「哦！」了一聲，一羣人也急急馳了過去。

白玉霜一聽雙方對話的稱呼，着實吃了一驚，她這時才警覺到，「飛叉帮」派出來追殺她的人，竟是一位堂主。

她原本想趁機和華天虎在這片亂石草地中，纏綿一番，解解旅途寂寞，這時早已沒有了興趣。

看看華天虎，也正凝神靜聽「飛叉帮」的徒衆離去的脚步聲！

根據他的平靜神色和目光，沒有一絲慾火高燒和恨不得將她抱進懷裏的衝動情緒！

華天虎確曾起過一絲綺念，由於「飛叉帮」的人適時到達，那絲綺念也跟着消失了。

這時見白玉霜有些迷惑的望着他，立即催促道：「妳看俺幹啥，俺臉上又沒有花？」

白玉霜急定心神，只得含笑道：「你臉上雖然沒有花，却比有花更好看！」

華天虎雖然有些高興，但是却不好意思的說：「妳胡說啥？快洗去妳身上的血漬吧！」

說罷轉身，逕向石外走去。

白玉霜看得神色一驚，不由急聲問：「你要去那裏？」

華天虎身形一停，僅揮手回答道：「俺的肚子餓了，俺到外面吃些東西！」

說話之間，已走進了亂石夾道內。

白玉霜雖然不願意華天虎離開，却又不便將他拉回來，好在「飛叉帮」的人已經過去，也只好由他了。

但是，她更進一步的警覺到，華天虎不但是個身手不凡的高手，也是個五毒不侵的人。

她非常清楚自己的「神仙封」，即使你是「大羅神仙」聞了她的「神仙封」，都會把持不住，都會奮不顧身的將她抱進懷裏，甚至瘋狂的脫去她的衣服。

她不相信華天虎沒有聞到她的「神仙封」，但他却能安然無事，也許他能自己尅制，也許另有原因！

不過，她已深具信心，今天晚上，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逃脫自己的手掌心。

她眼看着華天虎的身影在亂石夾道間消失，心裏突然感覺到一陣悃悵、寥寂和空虛！

這是她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現象，連她自己都不相信華天虎會對她有這麽重大的吸引力？

她一面落寞的走向水池邊，一面心中暗暗祈盼，希望華天虎不要走到亂石外面去。

事不如人意者，十之八九，而華天虎偏偏走出了亂石區，並在一處視綫遼闊的大石上坐了下來。

他一面將「珍珠劍」立在大石上，一面取下了乾糧袋。

一抬頭，驀然發現正東數十丈外的一株大樹下，赫然站着一個手持木枴杖的老婆婆。

老婆婆一身黑衣，滿頭白髮，靜靜的站在那裏，看到他華天虎走出來，目光似乎一亮！

華天虎看得心中一驚，知道那個黑衣老婆婆，必然也是爲了白玉霜的「珍珠劍」而來，方才她的目光一亮，想必是發現了「珍珠劍」仍在！

心念及此，覺得白玉霜的處境的確很危險，如果他的情形許可，他眞打算將她護送到徽州去！

他一面吃着乾糧鹵肉一面在想，爲什麽有許多人，發現了秘笈寶刄，即使不是自己的，也要拚命的搶奪到手，甚至殺死原有的主人呢？

就在他心念間，正北遠方，突然傳來一陣快意大笑！

這聲快意大笑，正是發自「飛叉帮」那位堂主之口。

因爲，他正遇上了高茂松和汪常春兄妹。

高茂松一看「飛叉帮」來了將近四十人，着實吃了一驚，看來要想順利的將「珍珠劍」奪回來，實在太難了。

再看當前黑衣老人，生得獐頭鼠腦，尖嘴猴腮，頦下一綹狗纓鬍，小眼烱烱，黑衣的左上襟上，一連繡着三個金絲叉頭，又不由的暗暗叫苦！

由於對方是一個陰狠奸刁人物，高茂松不敢回頭告訴汪常春兄妹小心，只得目光直視，輕聲地警告道：「當前瘦小老人是『飛叉帮』的刑堂堂主，人稱『食心道人』……」

話未說完，汪梅英已迷惑的問：「旣是道人，爲何未見他穿道袍拿拂塵？」

高茂松急忙道：「他現在已是『飛叉帮』的刑堂堂主了，爲人心黑手辣，遇事十分狡猾，稍時儘量少講話，一切看我的眼色行事，千萬莽撞不得……」

話未說完，前面「飛叉帮」的人已到了十數丈外，「食心道人」首先發出一陣快意大笑！

高茂松一看，身形雖然未停，但已搶先抱拳，含笑道：「原來是史堂主，幸會！幸會！」

說話之間，「食心道人」已擧手示停，並還禮笑答道：「高老英雄，別來無恙？咱們又在這兒碰上了，眞是有緣啊！哈哈……」

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高茂松也哈哈一笑道：「老朽遇到你史堂主，的確是倍感高興，來，你們兄妹快見過史堂主！」

說着，側身肅手，一面望着汪常春兄妹，一面指着「食心道人」。

汪常春和汪梅英雖然滿心的不願意，但對方人多勢衆，又是和高叔叔認識的人，只得雙雙拱手躬身，朗聲道：「晚輩汪常春汪梅英，參見史前輩！」

「食心道人」一對小眼直盯着汪梅英，這時見兄妹兩人向他行禮，再度爽朗的哈哈一笑，略微拱手道：「兩位罷了！請問兩位……」

高茂松急忙介紹道：「他們兄妹兩人，即是我大哥汪敬山的次子和女兒……」

「食心道人」一聽，故意恍然歎聲道：「噢？原來是『寒碧谷』汪老谷主的千金和公子，失敬！失敬！汪老谷主近來可好？」

汪常春只得拱手恭聲道：「託前輩的洪福，家父身體尚稱康健……」

話未說完，「食心道人」已連聲贊好，但他那雙陰邪小眼，却一直盯在汪梅英如花面龐上。

高茂松知道越快擺脫這帮歹徒越好，只得拱手問道：「史堂主親率衆家弟兄前來……」

話剛開口，「食心道人」已恍然道：「噢！聽說西北來了個大美人，手中拿的刀刄，很像是我家帮主多年前失落的『珍珠劍』，特的率衆前來察看，不知高老英雄可看到這麽一個女子否？」

高茂松聽得心中暗暗叫苦，在此情形下，根本不容他撒謊胡謅，萬一說的不實而被「食心道人」查出來，莫說他高茂松老命不保，只怕連「寒碧谷」也會受到牽連。

所幸老谷主汪敬山又嚴禁他們公開說出「珍珠劍」是「寒碧谷」之物，其實，就是沒有事先叮囑，這時他也不便說出來的。

心念電轉，佯裝一楞問：「怎麽？史堂主和衆家弟兄沒有碰見那個女賊嗎？」

「食心道人」也一楞道：「怎麽？聽高老英雄的話意，敢莫她……」

高茂松只得說道：「剛剛那個女賊才在前面窪地中和『雙鈎會』的朋友們動過手……」

「食心道人」聽得神色一驚，唯恐「珍珠劍」已被「雙鈎會」的人奪走，不由急聲問：「可是『雙鈎會』得手了？」

高茂松故意緊張的說：「那些人那是女賊的對手？幾乎全部掛彩，個個鼻青臉腫……」

「食心道人」那有心情聽那些，繼續急聲問：「這麽說，『珍珠劍』仍在她手裏了？」

高茂松頷首道：「不錯！」

「食心道人」繼續問道：「那麽她人呢？」

高茂松正色道：「老朽也正感不解呀！她剛剛奔了東南，正是你們前來的方向，你們怎會沒有看見？」

「食心道人」恍然想起道：「那女賊可是化裝成個老太婆？」

高茂松有些迷惑的說：「沒那麽快吧？她剛剛過去沒多久的工夫……」

話未說完，「食心道人」已恍然道：「不好！老夫被那女賊騙過了，方才看到那片亂石荒草中飛起一羣小鳥，準是那女賊發現我們人多，嚇得躲進去了……」

高茂松急忙贊聲道：「史堂主眞是斷事如神……」

「食心道人」那有心情聽他阿諛，向着身後徒衆一揮手，沉聲喝了聲「快追」，當先向回馳去。

一帮徒衆，暴喏一聲，一擧手中長桿鋼叉，跟着「食心道人」如飛奔去。

高茂松看了這等聲勢，又心驚又焦急，尤其「飛叉帮」的徒衆，個個手提鐵環長桿鋼叉，不少人的銅釘腰帶上尙插着一排繫有紅綢的雪亮叉頭。

根據他的多年經驗，這回不但女賊白玉霜準死無疑，就是那個叫華天虎的小伙子，八成也要跟着去魂遊地府。

這一次「珍珠劍」落入了「飛叉帮」之手，要想順利的再拿回來，當眞比登天還難了！

汪常春和汪梅英見高茂松儘站在那兒發楞，不由焦急的低聲問：「高叔叔！我們該怎麽辦？」

高茂松一定心神道：「我們只有先跟去看看了！」

汪常春也看出情形不妙了，不禁憂慮的問道：「萬一那柄『珍珠劍』被他們搶走了……」

高茂松凝重的說：「同樣的請丐帮的『紫竹丐』帮忙，目前絕不能說出『珍珠劍』是你爹原有之物！」

汪梅英却担心的問：「萬一那女賊自己說出來『珍珠劍』是我爹的呢？」

高茂松正色道：「那倒好辦了！」

汪常青和汪梅英不懂他話中的意思，同時迷惑的「噢！」了一聲！

高茂松繼續說道：「那時候，我們再將『珍珠劍』由你爹保管多年的經過說出來……」

汪常春却焦急的說：「可是……萬一他們仍說劍是他們幫主的呢？」

高茂松正色道：「這更簡單了，屆時找出『紫竹丐』來作證人，由你爹和『飛叉帮』帮主分別說出寶劍的奇能變化和劍上的珍珠數目來，誰說的正確誰就是劍的主人！」

汪梅英一聽，不由興奮的說：「好！這樣我倒希望『飛叉帮』的人能够追上那個女賊！」

汪常春也興奮的催促道：「高叔叔，

我們快過去看看吧！他們已經到了！」

說話間，三人已起步向前馳去，同時發現，「飛叉帮」的人已經散開成一個扇形，似乎有意將那片荒草亂石包圍住。

楞小子沿途護花

「食心道人」這時是既焦急又懊惱，他唯一担心的是怕那個持有「珍珠劍」的美艷女子跑掉了！

因爲，這不但使帮中兄弟暗中譏笑他，帮主「鐵臂神叉」顧大雄瞧不起他，而他自己也失去一個擄獲美人享受一番的大好機會！

他一面率衆飛奔，一面焦急的遊目察看！

首先，他發現剛剛過去時看到的那個黑衣白髮老婆婆，手持木拐杖，仍站在那株大樹下。

他的目光一亮，也接着笑了，他斷定那個持有「珍珠劍」的美艷女子，必然仍躲在那片荒草亂石中沒有走開。

因爲，白髮黑衣老婆婆站在樹下的目的，正是監視着那個持劍女子，當然，她也是伺機奪取「珍珠劍」的人。

他的判斷沒有錯，黑衣白髮老婆婆一看到他率領着大批徒衆返同來，不但眼神閃爍，同時也暗透着焦急緊張。

緊接着，他的眼睛再度一亮！

因爲，他看到那片亂荒草亂石外圍的一座大石下，出現了一蓬耀眼生花的亮光，還有一個人坐在旁邊！

也就在他發現那蓬亮光的同時，身後徒衆中已有人大聲報告道：「啓稟堂主，在那裏了，好像是個窮小子！」

由於這邊有人大喝，因而驚動了剛剛吃飽乾糧的華天虎。

華天虎順手將乾糧袋塞在腰帶上，轉首一看，發現三四十個身穿黑衣，頭包黑巾，手中大都提着長桿鋼叉的人，正形成一個半圓弧形向他面前馳來。

當前是一個尖嘴猴腮的瘦小老人，黑衣前襟上綉着三個金絲叉頭，徒手未携兵器。

其他人的衣襟上，大都是白綫叉頭，有的繡一個，有的繡兩三個不等，但也有三人是用紅絲綫繪繡上的叉頭。

由於那些人直向他這面奔來，有的人尚指着這面吆喝，顯然是衝着他來的。

華天虎不必問這些人的來歷底細，一看他們手中提着鋼叉，腰上插着叉頭，就知道他們是「飛叉帮」的人。

不過，他依然倚坐在大石下沒有站起來，因爲他自覺與他們沒有瓜葛，當然也不會發生衝突。

「食心道人」已經看清了那蓬耀眼生花的光華，竟是一柄嵌滿了珍珠寶石的劍，因而斷定那個美艷持劍女子，八成已被這個窮小子給殺了。

這麽看來，大樹底下的那位黑衣老婆婆，自然也是在等機會再由這小子的手裏把「珍珠劍」奪走。

一陣吆喝和雜亂的奔步聲，形成扇面形的提叉大漢們，立時將華天虎的前面包圍起來。

其中一個胸前繡有兩個紅叉頭的提叉大漢，一看華天虎竟沒有嚇的趕忙站起來，立即怒喝道：「大胆小子，看見我家堂主前來，竟敢不站起來？」

華天虎立即道：「你們又不是來找俺，俺爲什麽要站起來，再說，俺又不認識你們，你們又和俺沒仇沒怨……」

話未說完，胸前繡有兩個紅叉頭的大漢已怒罵道：「奶奶的個蛋，你敢跟老子們坐着說話？」

說話之間，提叉就要向前！

「食心道人」緩緩伸手一攔，望着華天虎，淡然問：「拿這柄劍的姑娘呢？」

說着，又指了指立在華天虎身邊不遠的「珍珠劍」。

華天虎隨便一指亂石夾道，道：『在這裏面……」

話剛開口，另一個胸襟繡着紅叉頭的大漢已怒喝道：「大胆，竟敢如此無禮隨便！」

說話之間，順手拔出腰上的一支叉頭，抖手刺向了華天虎的胸口，又狠又準，顯然要將華天虎置死。

華天虎動也沒動，倏的右手前伸，中食兩指一豎，恰恰擋在飛叉的三股兩縫之間，立時將叉頭接住！

「食心道人」看得一楞，「飛叉帮」的徒衆俱都吃了一驚，不少人發出啊聲！

恰在這時，白玉霜也正由大石夾道中走出來。

白玉霜看到華天虎僅以中食指接住了強勁有力的飛叉頭，嬌靨也不由一變。

華天虎本待將叉頭再擲同去，這時一見白玉霜走出來，就用手中的叉頭一指「食心道人」等人，淡然道：「他們是來找妳的！」

「食心道人」一看白玉霜的美艷花容，兩隻小眼立時看直了，早已忘了華天虎坐着接叉的事。

白玉霜瞟了「食心道人」一眼，明媚一笑，說道：「我道找我的是一個年輕英俊的小伙子，原來是個又小又瘦的糟老頭子……」

「食心道人」毫不生氣，反而淫邪的瞇着小眼，笑道：「妳別看我老，我的心可不老，我的身體雖小，有的地方可不小的……」

話未說完，「飛叉帮」的徒衆中，有不少人輕浮的笑了！

白玉霜當然明白他的話意，但大敵當前，爲了活命，她不能意氣用事，必須先拿到兵器，然後再打逃走的主意。

是以，含笑瞟了「食心道人」一眼，淡然嗲聲道：「這麽說，姑娘我倒要證實一下你的寶刀是否眞的不老了……」

了字出口，倏的轉身，伸手就拿立在石上的劍。

豈知，就在她的纖纖玉指觸及劍鞘的同時，她的兩眼一花，華天虎不但已挺身站起來，劍也到了他的手中。

白玉霜神色一驚，急忙縮手，不由瞪着華天虎，嗔聲道：「你……」

華天虎立即道：「劍已歸俺保管，妳不能再拿它！」

白玉霜又驚又氣，她做夢也沒想到，華天虎的身手竟是如此的快捷！

尤其是，她故意靠近寶劍，而且蓄意搶拿，居然仍被他搶了先，想起來實在難堪！

爲了挽回一些顏面，故意一指「食心道人」，怒聲問：「你可知道他是誰？」

華天虎淡然道：「俺管他是誰……」

白玉霜立即加重語氣，沉聲地說道：「告訴你，他是『飛叉帮』的刑堂堂主，人稱『食心道人』，他是經常吃活人心的人……」

華天虎聽得大吃一驚，不由渾身一哆嗦，嚷叫道：「什麽？吃活人的心？」

「食心道人」突然發現華天虎很可能是個頭腦單純的二楞子。這時見白玉霜可能也是受了華天虎的夾持，爲了討好白玉霜，故意冷冷一笑，陰惻惻的說：「不錯，本堂主不但吃美麗少女的心，也吃年輕小伙子們的心……」

華天虎再度一驚道：「那不成了豺狼老虎了嗎？這種人怎麽還讓他活着……」

白玉霜急忙道：「所以我拿劍要殺了他呀！」

豈知，華天虎竟然沉聲說道：「俺師父說，上天有好生之德，除非是那元兇巨惡……」

白玉霜一聽，不由生氣的說：「他專吃人心還不算元兇巨惡？非要等他待會兒捉住你，開腸破肚，剜出了你的心……」

華天虎立即道：「你的心少幾個心眼，他吃了一定會越吃越糊塗……」

話未說完，「飛叉帮」的徒衆中，不少人失聲笑了！

「食心道人」這時已確定華天虎是個不折不扣的傻小子，決定先拿過劍來再說，是以，沉聲道：「小伙子，你可知道這柄劍的主人是誰？」

華天虎搖頭道：「不知道，不過，現在已經有兩個人要了……」

「食心道人」突然怒聲道：「誰要也不能給，這柄劍是我們帮主的……」

華天虎立即沉聲道：「雙鈎會的人說是他們龍頭的，這位白姑娘說是她的，現在你又說是你們帮主的……」

白玉霜已發現高茂松和汪常春汪梅英已走到了「飛叉帮」的人後，她心中一動，決定先引起他們雙方的衝突，然後再見機行事。

是以，未待華天虎話完，立即冷冷一笑道：「現在說這把劍是他們家的人，又多了一夥！」

「食心道人」和華天虎，以及「飛叉帮」的人一聽，紛紛循着白玉霜的目光向北邊看去。

華天虎剛才在窪地中已見過高茂松和汪常春兄妹，只是不知道他們是那一方面的人。

「食心道人」一看，目光倏的一亮，自認來了帮手，可以由他們三人來證明「珍珠劍」是他們帮主「鐵臂神叉」顧大雄的。

是以，哈哈一笑，特的抱拳高擧道：「高老英雄來的正好，你們三位正好作個證明人！」

高茂松三人本想站在外圍觀看，沒想到白玉霜故意拖他們三人下水！

既然「食心道人」已打了招呼，只得走了過去。但是，他却故意由「飛叉帮」徒衆的一側走過去，離得「食心道人」較遠一些。

「食心道人」一俟高茂松三人走至荒草亂石邊緣，立即擧手一指，望着華天虎，沉聲道：「小伙子，看到了沒有？這位高老英雄，可是大名鼎鼎『寒碧谷』汪老谷主的結拜弟兄……」

華天虎聽得目光一亮，脫口關切的問：「汪老英雄是汪老谷主的結拜弟兄？」

高茂松急忙拱手含笑道：「不錯，老朽正是他的結義二弟……」

華天虎更加關切的問：「請問老英雄，汪老谷主現在可好？」

高茂松急忙道：「託少俠的福，我義兄一向身體康健！」

他雖然知道華天虎的姓名，却不敢稱呼「華少俠」，怕的是「食心道人」追問他，方才見面時爲什麽沒有說出來。

華天虎却迷惑的問：「俺問的是他現在？」

高茂松心中一驚，但仍含笑道：「噢！我義兄現在因事已去天南，最多三個月即可同來！」

華天虎一聽，頓時楞了，乍然間，鬧不清這是怎麽同事？可是，他經過宮主凌霄鳳和金姥姥的一再叮囑，除非見到了汪老谷主，絕對不可說出自己此番前來的任務！

但是，白玉霜却望着高茂松三人冷冷一笑道：「不對吧？據我所知，他現在好像正在關東長白山上的冰天雪地中……」

高茂松聽得神色一驚，不由焦急的去看汪常春和汪梅英。

汪常春和汪梅英怒目瞪着白玉霜，心中雖然恨透了她，却不敢發作，只得道：「他老人家走時曾經說，也許先去長白，也許先去天南……」

話未說完，「食心道人」不耐煩的說：「好了好了！這兒不是你們攀關係套交情的地方，有什麽話等辦完了本堂主的正事再說……」

白玉霜淡然「噢！」了一聲問：「「你的正經事是什麽？可是這柄『珍珠劍』是你們帮主顧大雄的祖傳兵器？」

「食心道人」雖知白玉霜是諷譏之詞，但仍頷首道：「不錯！這可有在塲的高老英雄作證明！」

白玉霜淡然一笑，轉首望着高茂松，哂然問：「高老頭兒，你怎麽說？」

高茂松臉現難色，不禁有些遲疑的說：「老朽雖和顧帮主有過數面之識，但沒見他佩過……」

「食心道人」臉色一沉，立即斥聲道：「這是傳家之寶，怎麽可以經常佩在身上……」

白玉霜立即道：「它雖然是我師門之寶，我就經常帶在身上……」

話未說完，「食心道人」已怒罵道：「放狗屁，這是我們帮主家的東西，怎可說是妳師門之寶？」

白玉霜嬌靨一沉，正待說什麽，華天虎已沉聲道：「好了，不要吵了！你說是你們帮主的東西，你可知道這柄劍上有多少珍珠，它有什麽奇能變化……」

「食心道人」再度不耐煩的說：「劍鞘劍把上那麽多珍珠，誰還天天去數它？

奇能變化，當然是切金斷玉，削鐵如泥，至於有什麼變化，這是我們帮主家的秘密，我們做部屬的怎會知道……」

華天虎立即道：「旣然你不知道，那就叫你們帮主來拿……」

話未說完，胸前綉有兩個紅絲叉頭的大漢巳怒喝道：「放屁！你是什麼東西，也配說要我們帮主親自來拿？」

華天虎急忙說道：「旣然你們帮主忙，沒有時開來親自拿，你們自已來拿也可以……」

「食心道人」當然不相信華天虎會這麼容易就將「珍珠劍」交出來，但他仍望着發話大漢，沉聲說道：「梁壇主，你去拿！」

華天虎一聽，這才知道胸前綉有兩個紅絲叉頭的人是壇主，那麼胸前繡有一個叉頭的，想必就是香主或執事。

心中剛想到那個擲他一飛叉的大漢胸前就繡了一個紅叉頭，那個大漢竟突然沉聲說道：「這點小事又何勞壇主，卑職去拿！」

說話之間，舉步就待走向華天虎面前去。

華天虎一看，脫口阻止道：「慢着！你擲俺一飛叉，俺還沒有還給你呢！」

那位香主一聽華天虎要將飛叉擲還給他，猛的將長桿鋼叉向地上一擯！傲然沉聲道：「好！大爺今天正要叫你見識見識，甚麼是接飛叉的高手……」

話未說完，「食心道人」巳低聲警告道：「趙香主不可輕敵！」

他雖然這樣警告，但他深信這位趙香主接住華天虎擲同的飛叉應該毫無問題。

華天虎頷着贊好道：「你是『飛叉帮』的大人物，當然是接飛叉的高手，俺不會打暗器，也不會打飛叉，只是擲同去而巳……」

說話之間，他巳捏住叉頭尾端的紅綢布，高擧頭上旋轉起來，看樣子他顯然要用甩的手法。

那位趙香主立即不耐煩的說：「少廢話，要擲要打，任憑你來！」

華天虎見對方兩腿微蹲，雙掌揷在腰際，目光一瞬也不瞬的盯着旋飛的叉頭，立即說道：「嘿！你準備好了，俺要打你的脚！」

脚字出口，手中輪轉的叉頭也跟着閃電飛出！

叉頭飛得太快了，也就在華天虎鬆手的同時，那位趙香主巳發出殺豬般的嗥叫！那支飛叉頭，也不偏不斜的扎在他的脚面上。

「食心道人」大吃一驚，不少「飛叉幫」的徒衆脫口驚啊！

那位梁壇主頓時大怒，厲喝一聲「找死」，飛身前撲，手中長桿鋼叉一挺，呼的一聲刺出，看他暴睜雙睛，咬牙切齒；顯然恨透了華天虎。

華天虎急忙閃身，斜跨半步，鋼叉就在他的腹側數寸處刺過，實在驚險萬分，嚇得白玉霜和汪梅英，同時發出嬌呼！

梁壇主一叉刺空，立即拿樁蹲馬，雙腕一扭，就待「怒挑滑車」。

不幸的是，華天虎的身手太快了。叭的一聲脆响，接道「蓬」的一聲，他的臉上不但被打了一掌，屁股上也被踢上了一脚！

一聲嗥叫，撒手丟叉，頭腦一陣暈眩，身子跟着飛起，直向「飛叉帮」徒衆的上空飛去！

「飛叉帮」的徒衆們一陣驚呼吆喝，紛紛伸手去接。

但是，就在華天虎踢飛梁壇主，數十大漢吆喝接人之際，心知今天情形不妙的「食心道人」，竟一聲不吭，悄悄抽出了尖刀，飛身撲向了華天虎的背後，照準「命門」就刺！

嬌呼甫落的白玉霜和汪梅英，連呼「小心」的時間都沒有，只能發出尖叫！

就在她們尖叫聲中！倐見眼前寒電一閃，同時有一絲龍吟劍嘯，接着响起「食心道人」的悽厲慘叫！

由於如電寒光強烈，在場的人個個雙目眩花，待等他們看清了，「食心道人」的兩截屍體巳擯在地上，心肝五臟墜了一地。

但它，華天虎左手握着的「珍珠劍」，依然好端端的插在鞘內，好像根本沒有動過。

華天虎看一眼撲至七八尺外地上的兩截屍體，十分懊惱的說：「他雖然專吃人心，俺並無殺人之意，沒想到他自己找死，竟在俺背後偸襲！」

說話之間，「飛叉帮」的徒衆個個目閃驚急，一俟華天虎話落，突然吆喝一聲，抬着梁壇主和趙香主兩人直向正東奔去，剎那間已跑得不見了踪影。

這時候，高茂松才敢拱手寬慰地道：「少俠不必懊惱，這個惡道的確該殺，他雖然是出家人，却不能上體天心，壞事作盡……」

華天虎却迷惑的問：「他旣是道人，爲甚麼不在廟裏？」

高茂松黯然一嘆道：「佛門敗類，不提也罷！」

說此一頓，特又拱手關切的問：「少俠如今有何打算？」

白玉霜聽得心中一驚，知道高茂松在打華天虎的主意。

豈知，華天虎竟同答道：「俺本來要去辦一件事，但這件事巳經不太重要了，俺準備先把這位白姑娘送到徽州去……」

汪梅英一聽，頓時大怒，脫口怒叱道：「慢着！」

怒叱聲中，竟滿面怒容的走向了華天虎身前！

高茂松一見，驚得伸手就拉，同時焦急的說：「梅兒，妳不可任性胡來！」

汪梅英那裏肯聽，憤然地掙脫了高茂松的手，一個箭步巳經縱到了華天虎的面前。

華天虎巳知道汪梅英是「寒碧谷」汪老谷主的女兒，但他在未見到汪老谷主之前，絕不能違背宮主的命令將送解藥的事說出來，何况汪老谷主巳去了長白山。

這時見汪梅英滿面冷霜的走過來，立即迷惑的問：「妳要幹甚麼？」

汪梅英冷哼一聲，沉聲道：「幹甚麼？方才你這個護花使者……」

高茂松一聽，不由懊惱的跺脚道：「梅兒，妳不能亂來呀……」

白玉霜却冷冷一笑，道：「他護的是我這朶白荷花，與妳那朶黃梅花何干？怎麼？妳吃醋啦？」

話未說完，嬌靨一紅的汪梅英巳怒聲叱喝道：「呸！這裏那有這女賊說話的份兒……」

白玉霜毫不生氣，淡然「噢！」了一聲問：「妳說我是女賊，我偷了妳家的甚麼東西？妳說！」

汪梅英輕啓櫻口，欲言又止，最後只得道：「妳……妳不要臉！」

白玉霜一聽，頓時大怒，脫口怒叱道：「閉嘴！妳再敢罵我一句，我就將我姐姐的遭遇在江湖上公佈出來……」

高茂松聽得大吃一驚，不由急聲阻止道：「梅兒，妳千萬不能胡來，妳到底要幹甚麼？」

汪梅英剔眉瞋目道：「我要向女賊挑戰，拚個她死我活！」

白玉霜苦無機會將「珍珠劍」由華天虎的手裏拿同來。

這時一聽，故意頷首贊聲道：「好！我也正要向妳領敎！」

說話之間，巳走至華天虎面前，玉手一伸道：「把劍給我！」

華天虎閃身退步道：「劍巳歸俺保管，任何人不能够拿它！」

白玉霜不由怒聲叱道：「劍原本是我的！」

華天虎正色道：「妳說是妳的，『雙鈎會』的人說是他們龍頭的，方才的『飛叉帮』又說……」

白玉霜知道華天虎死心眼，只得放緩聲音道：「「好好，算我借你的！」

華天虎搖頭道：「劍也不是俺的，俺沒權利借給妳。」

白玉霜一聽，簡直要氣瘋了！

豈知，汪梅英竟向着華天虎，命令道：「把劍給她！」

華天虎一楞問：「爲了甚麼？」

早巳怒火難捺的汪梅英、脫口怒叱道：「就爲了這個。」

怒叱聲中，倐翻玉腕，「卡登」一聲啞簧聲响，她眼前竟突然光明大放，一陣冷焰撲面，彩霞耀眼生花，她的背後的劍剛剛才撤出五寸，華天虎的「珍珠劍」尖巳抵在了她的「肩井穴」上。

汪常春看得脫口驚呼，高茂松驚得直呼「華少俠」，白玉霜當然看呆了！

汪梅英花容大變，也傻了！

但她想到了出場的眞正目的，立即退後一步，沉聲道：「華天虎，我告訴你，你雖然拔劍佔先，我却不服氣……」

華天虎問：「要怎樣妳才服氣！」

汪梅英道：「必須我的劍也同樣拿在手裏。」

華天虎頷首贊好，並將彩霞旋飛，寒芒四射的「珍珠劍」，「沙」的一聲收入了鞘內。

汪梅英一看，也急忙去扯胸前繫劍的絲鸞繩。

高茂松以前認爲華天虎不會用劍，沒想到他的用劍功夫竟是如此高超！

根據華天虎殺「食心道人」的閃電手法，除了當年「天下第一快劍」魏獅虎外，只怕再沒有人是他的對手了。

既然結果是輸，何必再讓汪梅英自取其辱？

是以，急上兩步，焦急的勸阻道：「梅兒！妳不是華少俠的敵手……」

話剛開口，也有心一窺華天虎拔劍手法的汪常春巳插言道：「高叔叔，不要管她了，她一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

話未說完，汪梅英巳將劍解下拿在手中，立卽道：「好了！咱們開始吧！」

說話之間，也照着華天虎的架勢站好；左手握劍，右手自然下垂，脚下不丁不八，沒有任何門派的起始式。

華天虎則解釋道：「俺師父說，好男不和女鬥，打贏了勝之不武，有的還會哇哇大哭，這樣就更加沒甚麼意思，還好，妳是見了棺材才掉淚的人，輸了當然不會哭……」

汪梅英一聽，啼笑不得，不由剔眉嗔聲道：「你還有完沒有？」

華天虎只得道：「好吧！俺不說了，妳拔劍吧！」

汪梅英嗔聲道：「這樣對你不公平，姑娘我要勝的光榮……」

華天虎不由迷惑的問：「妳……妳是說……」

汪梅英道：「我要高叔叔喊一二三，或向地上丟塊銀子……」

華天虎擧手一指七八尺外地上的「食心道人」屍體道：「他方才也沒有喊一二三，也沒叫人丟銀子……」

汪梅英聽得嬌靨一紅，不由氣得怒叱道：「你……」

你字出口，倐的橫肘挫腕！

但是，嗆得一聲，彩霞電閃，冷焰襲面，這一次她嬌靨上的汗毛都根根蜷縮起來。

因爲，華天虎的「珍珠劍」尖，巳閃電般指在她的咽喉前，而她的右手才剛觸及劍柄，啞簧還沒有按！

汪梅英的嬌靨頓時通紅，直達耳後，瞪大了一雙驚疑明亮的大眼睛，直盯在華天虎的面龐上。

高茂松和汪常春當然看呆了，白玉霜雖然也看得暗暗心驚，但她却巳有了另一個決定。

華天虎一點即止，退後兩步，「沙」的一聲收劍道：「非常抱歉，沒能讓妳勝的光榮……」

汪梅英自小被父母嬌縱慣了，一向任性，這時一聽，「嗆」的一聲將劍撤出來，同時怒聲道：「拔劍快並不代表你的劍術也高超……」

華天虎立即道：「俺也不懂甚麼叫劍術高超，俺只知道方才俺的劍尖向前一送，妳那顆漂亮人頭就掉了。」

了字出口，望着白玉霜說了聲「走」，當先向東南馳去。

汪梅英急定心神，不由氣得嬌吼道：「華天虎，姑娘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白玉霜却冷冷一笑道：「聽說妳自稱劍術第一，勝了妳手中劍的人才配做妳的夫婿，現在華少俠勝了妳啦，妳怎的反而放了他……」

話未說完，汪梅英巳厲叱道：「放了他却不放過妳！」

妳字出口，飛身前撲，手中劍一式「白蛇吐信」，逕向白玉霜刺去。

白玉霜早已打好了主意，當然也沒將汪梅英放在眼裏。

這時一見汪梅英飛身撲來，脫口嬌呼道：「華少俠救命呀！」

嬌呼聲中，閃身飛近了「食心道人」的屍體，小蠻靴一勾地上的雪亮尖刀，伸手握住了刀柄，內勁一逼，寒芒倏然暴漲盈尺！

汪梅英看得心中一驚，知道那柄長不足八寸的尖刀是把削鐵如泥的匕首，當然，也顯示了白玉霜的深厚功力。

高茂松也早已驚得脫口急呼道：「梅兒住手，由她去！」

汪梅英一聽，只得剎住了攻擊身勢。

汪常春原本要和汪梅英夾擊白玉霜，但看到七八丈外的華天虎已停步轉過身來，只得打消了念頭。

白玉霜却得理不讓人的望着高茂松，冷冷一笑道：「高老頭兒，你們最好打消了奪回『珍珠劍』的念頭，任何人說不出『珍珠劍』的奇能變化，華少俠都不會將劍交給他……」

汪梅英不由怒聲道：「這麼說他會將劍交給妳？」

說着，尚憤憤的看了一眼華天虎。

白玉霜却哂笑道：「珍珠劍是我師門重實，我自然知道它的奇能變化，只要我一樣一樣的證實給他看，他當然會還給我的！」

說此一頓，又有些得意的一笑道：「再說，他的劍術這麼高，就是送給他用，又有何不可？何況我和他……」

汪梅英知道白玉霜又要引誘華天虎上鈎，進而和她結為夫妻，不由瞋目怒叱道：「妳敢？」

白玉霜冷冷一笑道：「我有甚麼不敢，近水樓台，日久生情……」

汪梅英那裏還聽得下去，不由厲叱一聲「我殺了妳」，飛身就向白玉霜撲去。

高茂松和汪梅英不會聽他的話，但仍忍不住喝道：「梅兒住手！」

但是，已經遲了！

只見白玉霜飄身而起，曼妙飛退，身體一直距離汪梅英的劍尖七八寸，但她手中的尖刀却「沙沙沙」，一連三切，應聲將汪梅英的劍身截為三斷。

汪梅英大吃一驚，嬌呼聲中，疾剎身勢。

白玉霜橫刀卓立，極輕蔑的冷冷一笑道：「現在妳總該明白了，只有我才配得上他！」

他字出口，倏然轉身，直向華天虎追去。

汪梅英雖然連番受驚，但仍忍不住怒叱道：「不要跑，姑娘和妳拚了！」

怒叱聲中，正待飛身追去，及時奔到她身邊的汪常春已急忙將她拉住。

白玉霜沒聽到身後有驚急風聲，因而頭也沒回，望着華天虎愉快的一笑道：「自己輸了還要大小姐脾氣，不要理她，咱們走！」

華天虎覺得白玉霜的話很有道理。由於汪梅英是汪老谷主的女兒，他忍不住自然關切的向汪梅英看去。

他雖然看到汪梅英在她二哥汪常春的勸慰下仍在那兒哭鬧，但也發現了那個白髮黑衣老婆婆，仍靜靜的站在那株大樹下，冷冷的望着白玉霜和他。

他看得心中一驚，覺得這個老婆婆不但有恒心，也有耐性，看情形，她不得到「珍珠劍」是絕不罷休的。

由於有了這一想法，他更覺得白玉霜的處境十分危險，當然是把她護送到目的地最安全。是以，隨着飛身起步的白玉霜直向東南馳去。

× × ×

白玉霜經過了方才的打鬥，她的想法已完全改變，再不故意落在華天虎的身後，當然也不會再機警的東瞧西看，担心強敵追來。

她現在業已證實，華天虎不但武功高強，更是用劍的高手，再也不必担心「珍珠劍」會被別人搶走了，如今她所要作的，是如何討得華天虎的歡心。

她改變的決定是，不再利用華天虎為她賣命，而是要他成為自己的丈夫。成為武林中的大英雄！

不錯，華天虎是沒有別的小伙子聽明，但也沒有其他小伙子的詐狡猾頭，最令她感到滿意的，當然是他的武功高，心地好，人品也並不低俗。

其實，每個女孩子都知道，缺幾個心眼兒的丈夫，更容易駕馭！

從現在開始，她要溫柔體貼，眞正拿出愛心來照顧華天虎，要他覺得她白玉霜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妻子！

就在她一面和華天虎併肩飛馳，心裏越想越高興之際，驀然傳來一陣「隆隆」激流聲。

白玉霜聽得心中一驚，立時想起了前面尚有一道水流湍急的大河！

看看西天邊的紅日已經壓在了峯頭上，最多再有半個時限就要被彩霞淹沒了！

她知道，前面的大河雖然有個渡口，但渡船只有一艘，這時只怕也早已停止了擺渡。

最糟的是，渡口只有兩三個賣茶的草棚，根本就沒有任何住戶人家和客棧酒樓，而她的第一個計劃步驟，就是決定在今夜實施。

華天虎功力深，聽覺自然更靈敏，他立即蹙眉道：「前面好像有河流！」

白玉霜雖然知道前面的情形，却不敢說出來，只得說道：「聽聲音水流好像很急！」

華天虎立即道：「水流急倒沒什麼關係，俺可以游過去，可是妳……」

白玉霜聽得神色一驚，不自覺的急聲問：「你知道前面的渡口沒有渡船了？」

華天虎正色說道：「在這種荒天野地裏，那來的渡船？有個竹筏子就已經不錯了！」

話一出口白玉霜就警覺到差點兒說溜了嘴，因而「哦！」了一聲沒敢再接腔。

兩人繼續向前飛馳，隨着「隆隆」震耳的水聲，已看到卵石密佈的河灘上建立的幾座竹蓆茶棚。

河面寬廣，但中間的水流却僅有十多丈寬，想是上游這兩天剛下過雨，河水滾滾，十分湍急，看來水深至少一丈以上。

白玉霜特別關心的是渡船，舉目一看，目光倏的一亮！

只見那艘僅可載七八個人的小渡船，正停泊在這面的河灘水邊上，有兩個人在中間茶棚下飲酒或是喝茶。

白玉霜一看有人有船，立即興奮的說：「船正好在這邊……」

話剛開口，看了一眼落日餘霞的華天虎已蹙眉道：「太陽已經下山，只怕人家撐船的不幹了！」

白玉霜急忙道：「有錢可使鬼推磨，咱們可以多給他銀子！」

華天虎只得道：「好吧！咱們去試試看！」

說話間，兩人已走下河灘，同時也發現在茶棚下的兩人正在那裏飲酒用餐。

白玉霜仍記得，兩人中的灰衣乾瘦老頭兒，正是上午撐船的船夫，而另一個濃眉大眼，頦下生滿了繞腮鬍子的彪形大漢，上午渡河時似乎沒有見過。

棚下飲酒的老人已發現了華天虎和自玉霜，立即抱歉的朗聲道：「對不起啦客官，天晚了，已經休息啦！」

說着，舉手一指茶桌對面的彪形大漢，繼續道：「喏！這位客官也是過河的，也只好等到明天啦！」

老船夫手指的彪形大漢，神情冰冷，睜着銅鈴眼，不停的打量着華天虎和他拿在手中的「珍珠劍」。

說話間，白玉霜和華天虎已走到了茶棚下。

白玉霜首先拱手謙聲道：「老當家的，這兒既沒有村，也沒有甸，就是想等到明天也沒法等啊？所以，無論如何請你再辛苦一趟……」

話未說完，灰衣老人已為難的說道：「哎！不是我老夫子不肯，實在是天色已晚……」

那個彪形大漢突然抱拳道：「老大爺，你方才不是已答應了在下，如果再有人來，你就開船……」

灰衣老人依然為難的說：「話是說過，可是，那時候太陽還沒下山！」

白玉霜已在鏢囊裏取出一錠四兩重的大元寶，道：「老當家的，這錠銀子送給你賣壺酒喝，務必請你送我們過河，我又是個女孩兒家，沒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今夜怎麼渡過？」

灰衣老人並沒有伸手接銀子，却勉為其難的說：「好吧，看在妳是位姑娘家，而且方才我也答應了這位客人……」

說着站起身來，拿起桌上的酒壺嘴對嘴喝了個乾。

接着將酒壺向懷裏一揣，肅手一指水邊的小艇道：「三位請上船吧！」

白玉霜聽了當然高興，將手中的元寶向前一送說道：「這錠元寶請老當家的收下！」

灰衣老人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笑道：「那就謝謝妳姑娘啦！」

說着，接過銀子塞進懷裏。

白玉霜早就料到會成功，即和華天虎快步向小船走去。

那個彪形大漢似乎默默的跟在兩人身後。

華天虎一直沒有開口，他也沒想到天都快黑了，撐船的老頭兒還答應送他們過去。

走到水邊，白玉霜當先上船，直走到船頭站立。

華天虎居中，那個彪形大漢跟後。

灰衣老人首先解開用木樁上的繫船繩索，接着飛身縱上了船尾，急忙抱住了尾舵！

由於水流湍急，小船一經鬆開繩索，立即像脫韁的野馬順流而下。

立在船頭的白玉霜沒有注意，嬌軀一晃，脫口嬌呼，險些一頭栽進水裏！

華天虎看得神色一驚，急忙伸手攙扶，並呼了聲「小心」。

灰衣老人趕緊穩住舵，同時警告道：「三位一定要注意，天又黑，水又急，掉進河裏可不是鬧着玩的！」

華天虎謙和的應了聲是，而白玉霜聽了老人的話反而面現欣喜，她認為，眞的把船弄翻了，倒不失是個接近華天虎的絕佳機會。

滾滾激流，小船不能直綫行駛，在灰衣老人的掌舵下，只能够斜斜向着對岸奔去。

船速太快了，瞬間已到了河中央。

驀見彪形大漢向着灰衣老人微一頷首，灰衣老人竟一聲不吭，猛的扭舵蹲身，船頭呼的一聲高翹起來。

正在盤算着如何才能將小船弄翻的白玉霜，首當其衝，身形一被彈起，立時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是以，故意尖叫一聲「嘩」的一聲躍進水裏。

彪形大漢早在灰衣老人身蹲扭舵的同，已大喝一聲撲向了華天虎。

華天虎一見船身翹起，心知不妙，又見大漢飛身撲向他手中的「珍珠劍」，立時警覺上了賊船。

於是足尖一點船面，旋身疾演「橫斷巫山」，只見如電寒光一閃一暗，彪形大漢立被攔腰斬為兩斷，而他自己也「嘩」的一聲墜進了河水中。

他雖然知道還有一個掌舵的老頭兒也是大漢一夥的人，但他却担心落水的白玉霜，因為，聽她方才的那聲驚叫，似乎不像是個會水功的人應該發出的意外呼聲！

心念之間，運功挺身，如飛竄出了水面！

遊目一看，果然不錯，只見白玉霜載沉載浮，驚恐的張口瞪眼，兩隻手胡亂拍打着水面，眼看就要被激流冲走了。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呼一聲「不要怕」，如飛游了過去，身法之快，恰似一條破浪飛魚。

看看撲近華天虎的灰衣老人神色一驚，知道今天遇到了勁敵，想到剛才華天虎閃電般揮劍殺了彪形大漢的一幕，心裏又驚又懼。

但是，門主有令，如不能活捉白衣美艷少女，並將「珍珠劍」帶同去，就要當堂將他處死。

由於同去也是被處死，只得硬着頭皮繼續向華天虎飛游追去。

華天虎的身法本就快捷，加之又是順着激流游去，身法更是快得出奇！

但是，灰衣老人也是水功中的高手，只是在氣勢上先輸華天虎一籌。

華天虎游至白玉霜身邊，先收了「珍珠劍」，右手迅即托向白玉霜的腋下。

豈知，口中一面嗆吐着河水，一面喊叫着「華少俠 的白玉霜，不知怎的，嬌軀隨着激流一翻旋，玉臂一伸，竟將華天虎緊緊抱住。

華天虎心中一驚，急忙去扳白玉霜的頭部，因爲，她緊緊的抱着他，不但影响他施展水功，也妨碍他揮劍迎敵。

但是，他絕不會去想這是白玉霜故意的，他從來不去想別人有何居心，直到實事證明後，他才會恍然大悟。

也就在他反手去扳白玉霜的頭部之際，久經水戰的灰衣老人已飛游撲至。

灰衣老人一看白玉霜已將華天虎抱住，心中大喜，一聲暴喝，竄身飛撲，右掌一揮，猛劈華天虎的後腦，左手却去抓白玉霜的肩頭。

華天虎一看，甩肩擺頭，挾着白玉霜飛身廻游！

但是，他廻游的方向正是逆流，加之又脅帶着白玉霜，加大了水中阻力，游速自然大打折扣。

是以，「蓬 的一聲中了灰衣老人的右掌，身形不由向水下一沉。

灰衣老人的左手已抓住了白玉霜肩頭的衣服，同時猛力後扯，企圖將白玉霜由華天虎的懷裏拉走。

他那裏知道華天虎的衣內穿着武林至實「天孫甲」？

是以，一掌劈下，有如劈在敗革堅石上，反震之力極大，一陣透澈心肺的劇痛，令他不但鬆了左手，同時也發出一聲嗥叫。

華天虎雖然中掌，背上却毫無感覺，他就趁下沉之勢，猛的一個潛游躬身，身形立變頭下足上，右腿一個「朝天蹬」，「蓬 的一聲踹在灰衣老人的前胸上。

也就在他踹中灰衣老人的同時，白玉霜已悄悄撤出了鏢囊中的鋒利七首，順勢一招「舉火燒天」，立時將灰衣老人的胸膛小腹劃開。

華天虎一脚踹中了灰衣老人，也立時驚覺到白玉霜已鬆開了他的腰。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自己躬身潛游，連帶着也將白玉霜帶進了水中，她已經喝了不少河水，如今再潛進水中灌葫蘆，那還不準死無疑？

驚急間，挺身露出水面，遊目一看，發現白玉霜仍在不遠處兩手拍打水面，由於口中不停的有河水吐出來，所以沒有再叫喊。

華天虎見白玉霜如此命大，當然高興，一個飛游撲過去，就用拿劍的左手，伸臂將她挾在脅下。

白玉霜的頭髮已經蓬散，不停的嘔吐，可惜，心慌意亂的華天虎並沒有注意她的口中是否有水吐出來。

華天虎見距離南河岸已經不遠，趕緊向水邊游去，希望儘快將不會水功的白玉霜送上岸去。

疾游間轉首一看，發現痛苦掙扎的灰衣老人已被激流冲至七八丈外，由於天色已完全黑暗下來，華天虎沒有注意河水泛起的血紅。

再看那艘小渡船，早已不見了踪影。

一踏上河灘，華天虎立即將白玉霜放坐在地上，並拍拍她的後背，希望她能多吐出一些河水來。

白玉霜乾嘔了一陣，一滴水也沒有吐出來。

她掠一掠濕淋淋的秀髮，感激的望着華天虎，乏力喘息着說道：「謝謝你救了我……」

華天虎立即道：「這算什麽……應該的嘛！俺不救妳誰來救妳？」

說此一頓，突然又迷惑的說。「俺只是不明，像妳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爲什麽不學游水？」

話未說完，白玉霜已喘着氣說：「你那裏知道，我們家鄉都是山區，連個大一點兒的池塘都沒有，到那裏去學游水？」

華天虎既沒去過甘肅，也不知道臨州位在什麽地方，只得感慨的說：「俺勸妳還是趕快學學游水吧！想想看，方才多危險，差點兒沒做了水中鬼！」

白玉霜乞憐的望着華天虎，喘息柔聲道：「那今後你要好好教我！」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不由迷惑的問：「妳叫俺教妳什麽？」

白玉霜正色道：「教我水功呀！」

華天虎驟吃一驚，「啊？」了一聲道：「俺最多送妳到徽州，到了徽州咱們就分手了……」

話未說完，白玉霜已楚楚可憐的悽聲道：「我們已有接膚之親，我已是你的妻子了……」

華天虎大吃一驚，腦際「轟」的一聲，不由震驚的大聲道：「妳說啥？俺當時是救妳呀！那算什麽接膚之親？」

白玉霜立即哭聲道：「你抱了人家的身子，又不要人家做老婆，你叫人家將來怎麽再嫁人？嗚嗚嗚……」

說到羞憤傷心處，竟掩面哭出聲來！

華天虎的確慌了，想一想，不由焦急的說：「方才在水中不是俺抱妳，是妳抱俺耶！」

白玉霜放下雙手哭聲道：「不管誰抱誰，我們兩人總是抱在一起過……」

華天虎一聽，立即搖頭正色道：「不行，俺已有了俺師姐了……」

白玉霜聽得神色一驚，不由關切的急聲問：「你已和你師姐成親了？」

這話必須問清楚，否則，她便成了小老婆了！

華天虎見問，黯然搖頭道：「還沒有，等她這次回山後，俺再向她哀求！」

白玉霜聽得目光一亮，立即興奮的說：「好哇！那我們兩個人都作你的老婆好嗎？」

華天虎斷然沉聲道：「不，除了俺師姐，誰俺也不要！」

白玉霜驚的「啊？」了一聲，道：「這麽說，你是決心不要我了？」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頷首道：「不錯，俺說過，除俺師姐外，俺不要任何女人做俺的老婆……」

白玉霜一聽，頓時升起一股怒火，不由怒叱道：「不要說了！你不要我，我就去落髮當尼姑！」

誰知，華天虎竟正色道：「是呀！俺師姐如果不要俺，俺也要去當和尚……」

白玉霜聽得心中一動，立時想起了華天虎是個憨實忠厚青年，必須用計謀來換取他的心。

是以，雙手掩面，哭聲道：「我怎的這麽命苦，我這樣活着還有什麽意思，乾脆跳河死了算了……」

了字出口，挺身竄起，逕向水邊撲過去！

華天虎看得大吃一驚，脫口急聲道：「幹什麽要尋死呀？有話好說嘛！」

說話之間，身形疾閃，就用他手中的「珍珠劍」鞘一擋，白玉霜也趁勢仆在地上。

白玉霜一仆在地上，立即哭聲道：「不知怎的，我渾身一絲力氣也沒有了！」

華天虎不知白玉霜使詐，急忙解釋道：「那是因爲妳不會浮水，在水中拚命掙扎，把所有的力氣都用完啦！」

白玉霜立即懊惱的說：「這可該怎麽辦呀？」

華天虎本待說「俺知道怎麽辦」，河岸上驀然傳來一個老婆婆的悠長嘯聲！

白玉霜當然也早已注意到那個跟踪他們的白髮黑衣老婆婆，只是她沒把那老婆婆放在心上罷了！

這時一聽老婆婆發嘯，故意焦急的低聲說道：「呀！那老婆婆很可能在找船渡河……」

話剛開口，就在北岸的水邊，突然又响起一聲清脆高亢的少女長嘯！

白玉霜聽得心中一動，故意急聲道：「華少俠，咱們快走吧！這兒是『水陸門』的勢力範圍，他們經常派有巡邏隊，現在對岸又有人要渡河，還不知道是那個門派的……」

華天虎本來就要走的，當然沒有異議，立即道：「好！咱們走！」

說罷轉身，起步就待離去。

白玉霜一見，脫口急聲叫道：「華少俠！」

華天虎急忙回身問：「幹什麽？」

白玉霜小嘴高嘟，蹙眉懊惱的說：「我渾身沒有一絲力氣，兩腿發抖，根本不能走了！」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由關切的問：「那該怎麽辦？」

白玉霜既乞憐又羞澀的說：「只好請你先抱着我走一程了……」

華天虎神色一驚道：「妳說什麽？俺還敢再抱妳？」

白玉霜有些生氣的嗔聲道：「方才你敢抱，現在爲什麽就不敢了？」

華天虎反應較慢，只得道：「方才是爲了救妳，現在……」

白玉霜急忙道：「現在大敵隨時可至，而且對岸就有一個功力高深的老婆婆和一個少女要過來，萬一她們過來了，我們渾身濕濕的，怎麽應敵？何況還有『飛叉帮』，『雙鈎會』的人？須知你的武功再高，終究雙拳難敵四手，何不委屈你一下，先抱着我離開此地，等我的體力一恢復，我馬上就自己走！」

華天虎想一想，的確應該先儘快離開，但他担心抱了白玉霜後，她又糾纏不休，是以，蹙眉爲難的說：「可是……可是俺抱了妳……」

精靈狡黠的白玉霜自然知道華天虎的顧忌，立即道：「你放心好了，我不會強迫你娶我做老婆，就算你抱了我，別人也不會知道……」

豈知華天虎竟正色道：「話不能這麽說，頭上三尺有神明，別人雖然不曉得，但過往的神明可知道……」

白玉霜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因而也覺得華天虎更可愛了，是以，未待他話完已爽快的說：「好了好了，現在我向過往的神明禱告，是我白玉霜自己要求你抱我，不是你在深更半夜裏欺負我，罪過都記在我頭上，與你華少俠無關，可以了吧？」

華天虎雖然滿意了，但仍有些遲疑。

恰在這時，河北岸上突然傳來一羣女子的談話和歡笑！

白玉霜當眞吃了一驚，鬧不清怎會來了一羣女子。

華天虎驚異迷惑的看了一眼漆黑的河北岸，急步走至白玉霜的身邊，托抱起她的嬌軀，飛身直奔正南。

白玉霜的嬌軀一經托抱起來，華天虎的渾身驟然有如中電，連他的心都有些顫抖起來，而白玉霜偏偏又將一隻玉臂趁勢圈在他的頸後面。

由於兩人的衣服全濕，體溫很快的透過來，尤其白玉霜的嬌軀，好似沒有穿着衣服般。

方才在河水中，一方面情況緊急，一方面救人心切，雖然兩人也緊緊的抱着，却渾然沒有任何感覺。

如今，軟玉溫香抱滿懷，不但心跳得厲害，連兩條腿也抖得有些不聽指揮了！

尤其，白玉霜斜身向內，一隻渾圓而富彈性的玉乳，緊緊的貼在他的堅實胸脯上，令他感到呼吸困難，不得不張大了嘴巴來吸氣。

但是，他仍沒忘了勉力運功，加速飛馳，只希望白玉霜儘快恢復體力。

白玉霜妙計得售，暗自得意，趁機將充滿了魅力的菱形櫻口在華天虎的耳根上吻了一下。

一陣電流通遍了華天虎的全身，脚下「卜」的一聲絆到了石頭，身形猛時向前一傾，一頭就向地上飛去。

白玉霜大吃一驚，脫口嬌呼，玉手一推華天虎的肩頭，嬌軀挺身而起，極曼妙的逕向數丈以外栽去。

華天虎經過白玉霜的玉手一推，身形一滯，也藉力刹住了身勢。

由於心跳「蓬蓬」，意亂神迷，頭腦一片混混脹脹的，當然也沒注意到白玉霜飄落在數丈以外的輕靈身法。

只得急忙歉聲道：「非常對不起！俺一不小心，石頭絆了俺的脚！」

白玉霜見華天虎手足無措，滿面通紅，故意嗔聲道：「你怎的這麽不小心？差點兒沒把我摔着！」

華天虎突然想起了原因，也不由生氣道：「妳還好意思說，幹什麽用嘴巴咬俺的耳朶？」

白玉霜聽得「格格」一陣嬌笑，心中一動道：「你耳朶上落了一隻蚊子，人家又沒有手拍打，又怕牠叮你的血，只好用嘴咬了！」

說話間，發現華天虎眞的去摸他的耳

朵，再度一笑道：「牠那會那麽笨，還待在那兒？早跑了！」

說此一頓，突然想起華天虎曾被灰衣瘦小老人在背上打了一掌的事，心中一驚，不由關切的問：「喂？我想起來了，方才在水裏，你不是被撑船的老頭兒打了一掌嗎？」

華天虎毫不在意的說：「没關係，他那一掌俺還禁受得起！」

白玉霜担心華天虎練有横練工夫，所以才没能和他師姐結婚，因而更加關切的問：「你可是練有『金鐘罩鐵布衫』？」

華天虎聽得一楞，道：「俺練那個幹什麽？」

白玉霜却正色問：「那你的背爲什麽不怕打？」

華天虎早巳經過叮囑，當然不會說出他衣內穿着「武林至寶」天孫甲的事，只得道：「俺也不知道，俺只覺得他那一掌好像没什麽力氣！」

白玉霜一聽，斷定原因是在水中，灰衣老人無法將功力全部運用到掌上，也許她的尖刀先一步劃開了他的胸膛和小腹，丹田自然無法再使力氣。

心念想通，立即改變話題道：「現在巳經起更了，我們要趕快找個地方烘乾這身衣服，你看，所幸現在天巳黑了，如果是大白天，我眞的要羞死了！」

說着，故意舉手掠了掠濕淋淋的秀髮，扭了扭腰肢，挺了挺胸脯。

華天虎一看，又是一陣心跳「蓬蓬」，雖然天巳黑了，但由於距離近，濕衣緊緊的貼在白玉霜的兩座高聳渾圓玉乳上，顫顫巍巍，似乎就要破衣彈出。

他雖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孩子，加之頭腦又受過傷害，還不太清楚兒女私下的事情。但是，男女相悅，乃是天性，他立時感到血脈賁張，有些無法自制，而且有一股再將白玉霜抱進懷裏的衝動！

白玉霜一見，更加賣弄，瞇眼媚笑，嗲聲嚶嚀，儘量展現她胴體的曲綫玲瓏！

華天虎雙目直視，熱血沸騰，左手緊緊握着劍鞘，右手緊緊握着拳頭。

白玉霜見華天虎面如噀血，渾身顫抖，知道是時候了，嗲嚶一聲，快步向前，撲張着雙臂奔向了華天虎！

也就在這時，緊緊握在華天虎左手的「珍珠劍」，「咔」的一聲寒光電閃，劍身竟自動的彈出來七寸！

白玉霜誤以爲華天虎要撤劍殺她，嬌呼一聲剎住了身勢！

華天虎也吃了一驚，低頭一看，立即將劍身按回，他不但驚覺自己失態，渾身也停止了顫抖，頭腦也跟着清醒過來。

頭腦一清醒，心情跟着平靜，他立時想起師父平日的教誨——君子不欺暗室和非禮勿視的古訓！

心裏一陣不安和慚愧，立即低聲道：「好！咱們去找烘衣服的地方吧！」

說話之間，業巳展開身法，直向正南馳去。

白玉霜也早驚得綺念全消，這時見華天虎按進劍身立即向南馳去，知道又失去一次機會。

不過，她這時也恍然想起，她這柄師門寶刄「珍珠劍」，由於歷代師祖行道江湖，撤劍不下數千次，啞簧巳有些失去效用。

同想方才華天虎，緊握劍鞘顫抖，可能震動了卡筍，因而才自動彈出了劍身！

一想通了這一點，自然也明白了華天虎並無殺她之意，心中一陣暗喜，覺得以後還有機會。

是以，呼了一聲「華少俠等我」，展開身法，直向華天虎追去。

兩人一陣飛馳，驀見前面天際現出數點燈光！

白玉霜一見，恍然想起，那裏正是一座千戶人家的大鎭甸，而且有不少酒樓客棧，同時也是這片廣大荒野的邊緣。

華天虎却看得精神一振道：「看，那裏有燈光，一定有人家！」

白玉霜故意道：「好！我們趕快點兒，希望那裏有家小店！」

兩人一陣加速飛馳，漸漸發現屋影横亘，樹木茂盛，燈光點點，笙歌陣陣，竟是一座千戶以上的大鎭。

華天虎抬頭看看夜空，雖然初更將盡，但鎭上仍傳來笙絃之音地猜拳行令之聲，可見這座大鎭十分繁華。

一進鎭街口，即有一座馬車大客棧，懸着雪白大紗燈的店門下，仍有兩名店夥坐在長欖上談話。

兩個店夥一見到華天虎和白玉霜走進鎭來，急忙起身，同時哈腰堆笑恭聲說道：「爺！姑娘！小店內仍有一間潔靜的上房……」

話剛開口，白玉霜巳沉聲道：「我們要一座獨院，還要兩個火盆烘衣裳！」

兩個店夥聽得一楞，因爲華天虎和白玉霜，經過一陣迎風飛馳，衣服幾乎巳吹乾了！

是以，兩人盯着華天虎的白玉霜，打量道：「怎麽？兩位游水過來的呀！」

白玉霜立即怒斥道：「廢話！到底有没有僻靜獨院？」

兩個店夥趕緊哈腰恭聲道：「有有！兩位請隨小的來！」

說話間，其中一個店夥巳當先向店內走去。

華天虎一面跟進一面望着身邊的白玉霜低聲道：「兩間上房足够了，幹什麽要調個院子？」

白玉霜輕哼道：「四面窗戶，八面透風，你當然没關係，我們女孩子可怕外面多隻眼睛！」

華天虎一聽，恍然想起有人偷看的問題，急忙道：「好！一切由妳！」

× × ×

由白玉霜選了一座僻靜獨院，不一會兒巳送來兩個大火盆，分別送進了東西廂房中。

華天虎穿的是布衣，没有白玉霜的絲綢乾的快，一俟火盆送來，立即進入東廂房去烘衣服！

白玉霜雖然另有發現，一俟店夥離去，也跟着進入了西屋。

也就在兩人分別進入東廂房的同時，對面獨院小廳上的房脊後，立即悄悄現出一道身影！

這道身影，正是一直跟踪在華天虎身後的黑衣白髮老婆婆。

她手中仍拿着她那根微泛亮光的紬長拐杖，目光炯炯，神情極爲謹愼小心！

由於華天虎的東房後窗上有微弱火光和「珍珠劍」的毫光映出，她立即潛向了東房後窗。

顯然，她是要趁華天虎脫掉衣服烘烤時，驟然破窗而入，搶了「珍珠劍」就走，諒他華天虎也不敢光着屁股追出來。

一想到華天虎的身上不穿衣服，她立時感到一陣心跳臉紅，還眞怕窗紙上有個破洞，被她無意間看到了華天虎的身體。

她像幽靈般潛到東廂房的後窗下，她悄悄倚在窗側牆壁上，輕輕吁了口氣，似乎要竭力平抑一下她緊張的心情。

也是因爲她太緊張了，竟然没有察覺到白玉霜巳隱身在正中上房山牆下的花樹後。

黑衣白髮老婆婆並没有猛的一掌將窗櫺擊碎，她雖然也舉起了有些顫抖的手，却在窗櫺上輕輕的敲了兩下。

响聲一落，裏面立即傳出華天虎的低喝聲音問：「什麽人？」

黑衣白髮老婆婆竟以沙啞有些顫抖的聲音回答道：「武林俠義人！」

窗內一靜，華天虎顯然聽得一楞！

白玉霜原本要飛身撲出，但她藉着窗紙上的火光反映，發現老婆婆的手不但白細，也絲毫看不到乾枯皺紋。

這時再聽了老婆婆的答話，更感到迷惑，决心在暗中看個究竟！

心念間，巳聽房內的華天虎，壓低聲音問：「妳有什麽事情？」

黑衣白髮老婆婆道：「前來送一樁消息給你……」



華天虎目瞪口呆地望着白玉霜。

華天虎冷冷一笑道：「妳該不是爲了要搶這柄『珍珠劍』吧？」

黑衣白髮老婆婆沉聲道：「我要搶你的『珍珠劍』早下手了，又何須等到此刻呢？」

華天虎立即道：「有什麽消息那就快說吧？」

黑衣白髮老婆婆道：「第一，纒在你身邊的白衣少女，很可能是個賊……」

華天虎立即哼聲道：「俺倒覺得妳的行動有欠光明！」

黑衣老婆婆並没有反駁，繼續道：「第二，『寒碧谷』的汪老谷主確在谷中，而且一刻也不能離開寒冰……」

華天虎冷冷一笑道：「人家自己的兒女，難道還没有妳清楚他爹的行踪？」

黑衣老婆婆道：「也許這其中另有原因苦衷，你最好儘快趕往『寒碧谷』，完成宮主交付給你的任務！」

務字出口，身形巳縱上就近的牆頭，繼而一閃，頓時不見。

房內的華天虎先是一靜，接着「啊！」了一聲，急忙拉開窗門，窗外早巳没有了人影。

他僅驚異的游目看了一眼屋後和牆頭，但是没有追出，而他身上也没有脫掉衣服！

因爲，他知道，方才傳達消息的女子，一定是「飛鳳宮」的使者，只是他並不知道這位使者，就是他在荒原上看到的黑衣老婆婆罷了。

但是，白玉霜不同，她必須弄清楚黑衣老婆婆是那一方面的人，究竟是什麽宮？他們的宮主又是誰？與「寒碧谷」的汪老頭兒，到底有什麽淵源關係？

當然，弄清了黑衣白髮老婆婆的來歷，自然也就明白了華天虎的身份底細。

是以，就在黑衣白髮老婆婆飛身縱向牆外的同時，也緊跟着縱了出去。

追出院外一看，心中着實吃了一驚！因爲，就這瞬眼之間的工夫，那位黑衣老婆婆業巳縱上了馬廐，正向店外縱去了。

白玉霜唯恐失去黑衣婆婆的踪跡，但又不敢大聲叱喝對方停止，深怕將華天虎也引出來。

是以，一伏身形，盡展輕功，加速向店外追去。

店外即是鎭外，只見前面的黑衣老婆婆身法並没有加快，但奔去的方向却是一

片稀疏小矮樹林。

老婆婆暗中示警

前面的黑衣白髮老婆婆方才因爲心情緊張，所以才沒有察覺白玉霜悄悄隱身在花樹後。

如今，白玉霜全速追趕，衣袂迎風發出了「卜卜」聲，她立時警覺到身後有人追來。

是以，就在她進入小樹林內的同時，倏時刹住身勢，立即回過身來，並以烱烱威厲的目光，注視着急急追去的白玉霜。

白玉霜毫無懼意，她自恃武功不俗，雖然老婆婆身法快捷，但並不代表在武功上就能勝過她。

正因爲她有這樣想法，所以直到距黑衣老婆婆的身前七八步處才刹住身勢。

黑衣白髮老婆婆首先冷冷一笑道：「妳這麼快就追來了，方才的情形想必也都看到了！」

白玉霜神色自若，淡然含笑，微一頷首道：「不錯……」

話剛開口，黑衣白髮老婆婆立即低叱道：「既然都看到了，也就是妳的死期到了！」

說話之間，原本拿在右手的細長拐杖已交在了左手。

白玉霜毫不爲動，依然含笑道：「妳自信能殺得了我？」

黑衣白髮老婆婆冷哼一聲道：「不信妳又試試！」

試字出口，烏光閃動，以一種不可思議的閃電手法，已撤出了細長拐杖中的烏錐劍身，劍尖正好抵在白玉霜的咽喉上。

白玉霜雖然臉上沒有變色，但心中却吃了一驚，尤其對老婆婆手中的奇特兵器叫不出名稱來。

說它是錐，它的前半部又扁平尖細，說它是劍，它的後半部又形如圓錐，通體烏黑，微泛暗光，並有蜷毛侵膚的森森寒氣。

她雖然認不出是何兵器，却看出來老婆婆的撤劍手法竟和華天虎完全一樣，很可能兩人是同一個師父。

一想到「同一個師父」，再根據老婆婆握兵器的白嫩玉手，決心冒詐一下，立即哂然笑了。

黑衣白髮老婆婆對白玉霜的胆識定力雖然暗暗贊服，但口裏却低聲道：「死到臨頭，妳還笑的出口？」

白玉霜依然哂笑道：「因爲我知道，我死不了。」

黑衣白髮老婆婆聽得一楞，不由沉聲問：「你根據什麼說得如此有把握？」

白玉霜淡然一笑道：「我根據妳撤劍的閃電手法，斷定妳就是華少俠說的那位天仙般的師姐……」

「師姐」兩字出口，黑衣白髮老婆婆驚得渾身一顫，險些退後一步！

但是，她立即警覺到這裏面有漏洞，因爲她凌霄鳳每次和師弟華天虎會面時，眼睛以下都罩上了一層閃亮銀紗，華天虎絕不可能知道她有一幅天仙般的容貌。

是以，目注白玉霜，冷冷一笑道：「華少俠可能有一個師姐，但却不是老婆子我！」

話雖這樣說了，心中却又極爲後悔，因爲她眞正的心意，却很希望知道師弟華天虎究竟對白玉霜說了些什麼。

豈知，白玉霜早巳看到她渾身一哆嗦，因而一笑道：「姑娘的化裝術雖然高明一等，妳的手却忘了戴上粗皮手套，所以妳在舉手敲華少俠的後窗門時，我便知道妳是一位少女僞裝的了！」

凌霄鳳冷哼道：「華少俠說的師姐貌似天仙，而我自知我是蒲柳姿色，所以說，我不是華少俠的師姐！」

白玉霜搖頭道：「華少俠並沒有說他的師姐貌似天仙，而是我根據一件事實加以揣測！」

凌霄鳳淡然「噢！」了一聲問：「根據什麼事實？」

白玉霜有些悽然的說：「華少俠爲了救我，曾在水中抱我上岸，我們有了接膚之親，我只好厚顏要求他娶我……」

凌霄鳳聽得嬌軀一顫，不自覺的急聲問：「他怎麼說？」

白玉霜一看，暗自笑了，但她却黯然道：「他說，除了他師姐，他不要任何女人做老婆……」

凌霄鳳聽得嬌軀微顫，目旋淚光，爲了掩飾她的激動，故意退後幾步，將劍收入拐杖內，繼而抬頭道：「說！」

白玉霜業已確定面前的黑衣老婆婆就是華天虎的師姐，是以，繼續說道：「所以，我才斷定你必然是位艷冠羣芳的大美人！」

豈知，凌霄鳳竟淡然搖頭道：「不！妳說錯了，我不是華少俠的師姐……」

白玉霜一聽，頓時楞了！

凌霄鳳則繼續道：「我可以告訴妳，她的師姐不但不是大美人，而且臉上還有缺陷……」

白玉霜聽得目光一亮，注定凌霄鳳的面龐，急聲問：「眞的？」

凌霄鳳見白玉霜神情興奮，對自己沒有承認是華天虎的師姐又感到有些後悔！

但是，爲了師父原定的計劃，以及她自己和華天虎將來的幸福，只得瞋目瞪着白玉霜，怒聲問道：「妳以爲我臉上有缺陷？」

說話之間，舉起玉手在臉上一扯，佈滿皺紋的面皮，應手被扯下來，一張絕世艷麗面龐，立時呈現在白玉霜的面前。

白玉霜看到凌霄鳳的花容月貌當然大感意外，神情一呆，脫口急聲問：「那……那妳爲什麼說妳臉上有缺陷？」

凌霄鳳只得沉聲解釋道：「不是我臉上有缺陷，而是華少俠他師姐的臉上有缺陷。」

白玉霜則迷惑的問：「那方才妳爲什麼目閃淚光，神情激動……」

凌霄鳳立即道：「那是因爲我太感動了，一個臉上有缺陷的女人，居然仍有男人死心塌地的愛她，妳能不感動嗎？」

白玉霜只得悽然點頭，道：「感動！當然感動！」

凌霄鳳是個冰雪聰明的少女，她業巳警覺到白玉霜的眼神中仍有壓抑不住的高興，因而冷冷一笑道：「不過，我警告妳，妳最好不要打華少俠的主意！」

白玉霜却正色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只是對他心存尊敬，爲了感激他，決心伺候他一輩子……」

凌霄鳳立即沉聲道：「他不會答應妳的！」

白玉霜正色道：「是呀！所以我也沒有向他強求……」

凌霄鳳爲了讓白玉霜死了對華天虎的糾纏心意，只得哼聲道：「你強求他也不會答應妳！」

豈知，白玉霜竟冷冷一笑道：「在我們羌羢族的少女們來說，還沒有那一個男人能堅拒她們的示愛，即使他是塊頑鐵，我們也有辦法要他溶化成水……」

凌霄鳳聽得神色一驚，立時想起了「寒碧谷」的汪老谷主，因而驚得嬌軀一顫，脫口怒叱道：「妳想用對付汪老谷主的方法對付華少俠？」

白玉霜却哂然一笑道：「我雖然是西域野女，却還知道『知恩圖報』……」

凌霄鳳立即問：「那妳爲什麼向『寒碧谷』的汪老谷主下毒手？」

一提到「汪老谷主」，白玉霜的嬌靨早巳沉下來，她不答反問道：「妳認爲『寒碧谷』的汪老兒是個好人？」

凌霄鳳沉聲道：「至少是領袖一方的仁義俠士！」

白玉霜冷冷笑道：「如果他確是個仁義俠士，便不會有今天的悲慘下塲了！」

凌霄鳳迷惑沉聲問：「妳是說……」

白玉霜沉聲道：「我是說，如果他確是一個領袖一方，望重武林的俠義人士，便不會在奪走了一個少女的貞操後，又騙走了她的師門至寶，他信誓旦旦的要娶她，却一去經年，人息皆杳……」

凌霄鳳聽得神色一驚，不自覺的急聲問：「那個失節的羌羢少女可是妳？」

白玉霜悲憤的搖頭道：「不是我，是我姐姐……」

凌霄鳳更加關切的問：「那妳姐姐爲什麼不親自前來？」

白玉霜憤聲道：「她的屍骨都巳入土了還怎能前來？」

凌霄鳳蹙眉沉思，覺得白玉霜的話未必確實。因爲汪老谷主的清譽極高，年逾五十，怎還會做出這令人不齒的行徑來？

繼而一想，汪敬山雖然年逾半百，但身體依然健壯，妻死之後，至今未曾續絃，在一時衝動難以自制的情形下，難免做出糊塗事來。

想到白玉霜說的師門重寶，不由關切的問：「妳說的師門重寶是……」

白玉霜立卽道：「就是由華少俠暫時保管的那柄『珍珠劍』！」

凌霄鳳恍然道：「我想起來了，汪敬山的兒女一直稱呼妳女賊，可能就是爲了這把劍！」

白玉霜冷哼一聲道：「拿回自己被人騙走的東西，怎能說是賊？」

凌霄鳳道：「據他們說，『珍珠劍』是他們汪家的傳家之寶……」

白玉霜正色道：「旣是他們家的傳家之寶，他們爲何不向我討？我也曾公開聲明，不管是那一門，那一派，只要說出『珍珠劍』的奇能和功效，『珍珠劍』就是他們的了，他們可以當場說出來呀？」

詐此一頓，突的又提出道：「食心道人問起汪老兒的行踪時，明明困在家中的冰窖裏，偏說他爹巳去了長白山，如果沒做見不得人的事，何以不敢說出來？」

凌霄鳳聽得緩緩點頭，斷定這中間必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隱私，只怕汪敬山的兒女和他的拜弟也不知道內情，「飛鳳宮」派在「寒碧谷」的監察使者，當然就更不清楚了。

想起自己身爲「飛鳳宮」的主人，以伸張正義，解救善良艱厄爲己任，絕不可因疏失而稍出差池，更不容許付出了心血人力，而拯救的却是個沽名釣譽的僞善小人。

心念間，却聽白玉霜繼續憤聲道：「汪老兒聽說我姐姐爲他自縊身死之後，非但不知羞慚悲痛，居然還厚顏向我調情，我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所以才下手懲罰他……」

凌霄鳳沉聲道：「這麼說，妳是決心將他置死，爲妳死去的姐姐報仇了？」

白玉霜搖頭道：「不！他死不了。因爲我姐姐在臨死的遺書上，一再的叮囑我，即使心痛她的死，也只能對汪老兒施以輕微懲罰……」

凌霄鳳立即沉聲道：「妳害他終日困在冰窖裏，性命朝不保夕，這還算輕微懲罰？」

白玉霜正色道：「我說過，他死不了，只要拖過了九十一天，不藥可愈，他就可以過正常人的生活了！」

凌霄鳳仍覺有些懷疑，因而沉聲道：「妳可不能騙我？」

白玉霜也沉聲道：「看在華少俠的情份上，我也不會撒謊騙妳！」

妳字方自出口，東北方的夜空中，突然傳來一聲老婆婆的蒼勁長嘯。

白玉霜聽得心中一動，覺得這嘯聲很像是河邊那個老婆婆的聲音，莫非當時回答的少女嘯聲，才是面前這個假老婆婆發的不成？

心念間，巳聽凌霄鳳沉聲道：「好了！我現在該走了，不過，我希望妳說的都是實情，否則，我絕饒不了妳！」

妳字出口，倏然轉身，沿着小樹林外緣，直向發嘯的東北方馳去，身法快如驚鴻，瞬眼巳消失在夜色裏。

白玉霜直到凌霄鳳的身影完全消失後，才冷冷一笑道：「等妳想殺我的時候，我巳是妳的師弟媳了！」

想到高興處，不由得意的笑了，回身向鎭前馳去。

她担心華天虎發現她根本沒在房裏烘衣服，對她有所懷疑，是以，身法又加快了兩成勁力！

她知道，明天一早，甚至她這時回去之後，華天虎就會提出明天前去黃山「寒碧谷」的要求。所以，她下定決心，今天晚上她就要和華天虎完成人倫大禮，結成恩愛夫妻，至於他的師姐是醜是美，那都是無關緊要的事了。

心念間，擧目向店後，驀然發現數十道人影，俱都靜靜的站在店後那排高大柳樹下。

她凝目細看，首先發現汪敬山的一兒一女和他的拜弟高茂松，三人正站在一個

濃眉大眼，生了一臉橫肉的彪形大漢的身邊。

這個彪形大漢，袒胸捋臂，徒手未携兵器，其餘人等有的拿木槳，有的携漁網，有的腰插娥眉刺！

白玉霜一看那些人的兵器，立時斷定他們都是「水陸門」的人，和高茂松三人站在一起的彪形大漢，顯然是那些人的首領人物，但不是「水陸門」的門主，因爲她和「水陸門」的門主有過一面之識。

即使「水陸門」的門主前來她都不在乎，這些小頭頭她當然更沒有看在眼裏。

是以，明知他們是在那裏等她，她依然加速向前飛馳。

前進中，驀見那個一臉橫肉的彪形大漢，目光一直盯着她。却向着高茂松，壓低聲音問：「你們說的可就是這個穿白衣的妞妞？」

高茂松微一頷首，說道：「不錯！就是她！」

彪形大漢繼續問：「你們只要她身上的解藥，『珍珠劍』決定贈給我們門主了，事成可不能變卦後悔？」

高茂松立即正色說道：「大丈夫一言旣出，駟馬難追，廖堂主你也太不信任老朽了……」

白玉霜一聽彪形大漢是個堂主，當然感到有些意外，但也沒放在心上，繼續向前馳去。

被稱爲廖堂主的彪形大漢一見，立即前迎幾步，望着白玉霜冷冷一笑道：「姓白的小妞妞，本堂主在此候妳多時了！」

白玉霜傲然刹住身勢，先瞄了高茂松和汪常春兄妹一眼，才望着　位廖堂主，沉聲問：「你在這兒等候姑　我，有啥事嗎？」

廖堂主一面賊烱烱的兩眼不停的在白玉霜的週身打量，一面輕佻的一笑道：「姑娘能渡過大洮河，想必已把我們攔截妳的兩個香主給殺了……」

白玉霜淡然頷首道：「不錯！莫說兩個小小的香主，就是你們門主阻攔我，我照樣將他宰了！」

廖堂主一聽，頓時大怒，正待說什麽，他身側不遠處，一個雙手各持一柄娥眉刺的瘦小漢子已怒聲大喝道：「賤婢大胆，居然敢辱罵我家門主！」

大喝聲中，飛身前撲，兩手娥眉刺一分，一刺白玉霜的前胸，一刺她的小腹。

白玉霜冷冷一笑道：「你自己逞能找死，可別怨我白玉霜手辣心狠！」

說話之間，跨步旋身，寒光如電一閃，也以學自華天虎和凌霄鳳的撤劍手法，那柄鋒利無比的尖銳匕首，業已劃過了瘦小漢子的腰間。

瘦小漢子一聲悽厲刺耳慘叫，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身形前撲中，撒手丟掉娥眉刺，兩手立即將小腹捂住。

但是，已經遲了，鮮血如噴泉般由他的指縫間激濺出來，腸臟也跟着流出了肚外。

「水陸門」的人看得大吃一驚，不少人脫口驚啊！

高茂松和汪常春兄妹也都楞了，他們的確沒想到白玉霜的武功竟是如此驚人！

就在大家震驚一呆的同時，瘦小漢子已「噗！」地一聲，一頭栽在地上，頓時氣絕！

白玉霜却望着高茂松和汪常春兄妹，冷冷一笑道：「珍珠劍不是你們家的祖傳寶之嗎？以祖宗相傳的寶物來換解藥救你爹……」

汪常春一聽提到了他爹，神色大變，驚得脫口大喝道：「賤婢納命來！」

大喝聲中，飛身向前撲去，右腕一翻，「嗆」的一聲將劍撤出來，順勢一招「力劈華山」，照準白玉霜的當頭斬下，聲勢威猛，連人帶劍齊下，顯然要將白玉霜置死！

高茂松知道汪常春担心白玉霜抖出他父親終日困在冰窖裏的事，是以才會奮不顧身的撲了出去。

但是他很清楚，根據白玉霜的撤劍手法，汪常春絕不是白玉霜的對手，不由驚得脫口大喝道：「春兒！小心她手中的利刄！」

可惜，汪常春攻擊在先，大喝聲中，白玉霜已旋身斜走，右手匕首一式「撥雲見天」，寒光如電一閃，「沙」的一聲已將汪常春的寶劍削掉。

緊接着，一聲嬌叱，斜身飛起一腿，「蓬」的一聲，銀緞小蠻靴正好踢在汪常春的前胸上。

只見汪常春嗥叫一聲，上身後仰，如飛後倒，所幸汪梅英反應機敏，早在高茂松大聲吆喝的同時便已飛身縱出，這時正好將飛身倒退的汪常春接住。

就在汪梅英接住的同時，汪常春已「哇」的一聲張口吐出了一口鮮血，嚇得汪梅英趕緊挾起他飛身縱回。

白玉霜却手橫光華耀眼的尖銳匕首，傲然沉聲道：「連你爹都自知不是我的對手，見了面都任由我擺佈……」

汪梅英見白玉霜又提到了她爹，只得瞋目厲叱道：「賤婢閉嘴！」

白玉霜冷冷一笑道：「怎麽？感到臉上無光了是不是？」

話未說完，發現那位廖堂主已暗中指揮「水陸門」的人悄悄散開，有的已繞向她的身後，只得瞋目怒叱道：「姓廖的，你最好打消了在我身上拿到解藥的念頭，『珍珠劍』現在華少俠的手裏，他也絕不可能將劍交給你，最後不但你的性命不保，只怕你這些弟兄也將死亡殆盡，而你依然一無所獲……」

汪梅英見那位廖堂主神色遲疑，目光閃爍，知道他有些動搖了，心中一驚，急忙大聲道：「廖堂主，不要聽她恫嚇，先宰了她，還怕收拾不了姓華的那小子，我高叔叔既然說劍已獻給你們門主，絕不會反悔。再說，憑你們『水陸門』的勢力，我們也不敢得罪……」

白玉霜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斥道：「無耻賤婢！這眞是根據女兒的言行，看到老子的敎誨，拿着別人的師門重寶送人情，眞是不知羞耻……」

話未說完，「水陸門」的人已將她團團圍住，而那位廖堂主也一揮手臂，大喝道：「少聽她囉嗦，上！」

圍在四週的徒衆一聽，立有七八人，大喝一聲，飛身向前，手中刀棍娥眉刺，紛紛向白玉霜攻去。

白玉霜傲然卓立不動，她手控匕首，目光冷冷的注視着向她攻擊的每一個人。她已下定決心，出手狠毒，一經被她刺中，即使不死也必殘廢！

圍攻的七八人一見白玉霜傲然不動，不敢欺近貼身，虛晃一招手中的兵器，立即飛身後退！

另外七八人，吆喝一聲，緊跟着撲進，但他們七八人中，有三四人使的是長兵器！

只見使長兵器的歹徒作勢一揮，看似後退，但是一挺雙腕，却直搗白玉霜的全身。

白玉霜也是久經陣仗的人，一看持短兵器的三四人非但沒退，反而作勢等她後退，立即嬌叱一聲，騰身飛起，一式「天馬行空」，右腿飛踢，直蹬就近一人的面門。

那人原以爲白玉霜一定會退，沒想到她竟騰身飛起，迎面就是一腿！

心中一驚，手中棍疾演「直搗天庭」，企圖將白玉霜挑飛。

但是，已經遲了！「叭」的一聲脆響，面門正被小蠻靴踢個正着，一聲嗥叫，搖晃後退，立時來了個滿臉開花。

白玉霜一脚踢中，趁勢飛落，握住就近一人的槍頭纓，手中匕首，順着槍桿削了下去。

又是一聲驚恐嗥叫，握槍歹徒的右手五指立被削掉！

白玉霜一招得手，順勢旋身飛踢，「叭」的一聲又將就近的一人踢倒！

後面持單刀鋼鞭娥眉刺的四人一見，大喝一聲，進步欺身，同時向白玉霜的背後攻去。

白玉霜踢倒了身側一人發現距離姓廖的已經不遠，決心擒賊擒王，一聲怒叱，尖刀直向姓廖的前胸刺去。

但是，就在她飛撲前刺的同時，突然發現姓廖的左右兩邊尚立着兩個手持大木槳的彪形大漢！

果然，那兩個持槳大漢一見白玉霜攻向了他們的堂主，同時大喝一聲，掄槳就打！

白玉霜心中一驚，自知不能硬衝，那樣固然可以刺中姓廖的堂主，但自己也勢必被大木槳砸中。

是以，一聲不吭，點足後蹬，一式「雲裏倒翻身」，身形騰空而起，越過四個歹徒頭上，逕向身後翻去。

但是，就在她身形向後翻飛的同時，即聽到那個姓廖的堂主大喝一聲道：「撤網！」

白玉霜聽得大吃一驚，疾施千斤墜！

但是，「刷」的一聲，一張大漁網已臨空罩了下來。

她身形落地，大漁網也跟着罩在她的頭上！

驚急間她無暇多想，伸臂揮刀疾劃，「沙」的一聲劃開了一個大洞！

但是，勁風臨頭，「刷刷」連聲，一連數張大漁網緊跟而下，令她雖劃破了漁網，却鑽不出網洞！

正在和高茂松照顧着受傷的汪常春的汪梅英一見，那肯錯過這個機會，「嗆」的一聲撤出了背後長劍，一聲不吭，抖手擲了出去！

寒光一閃，接着一暗，白玉霜立時發出一聲尖脆慘叫，那柄劍逕由她的背後貫穿了她的前胸！

白玉霜怨毒的轉首一看，接着厲呼道：「華少俠－」

俠字呼聲甫落，客棧後院的房面上立時响起了華天虎的震驚大喝，道：「白姑娘！」

大喝聲中，一道閃電般的快速身影，挾着一道耀眼彩霞，直向場中撲來。

華天虎自凌霄鳳在後窗傳遞消息離開後，他也走出東房回到了小廳上。

小廳的八仙桌上已擺好了酒菜，但他並沒有吃，因爲他要等白玉霜烤好了衣服一起進食。

他一面坐在椅上等候，一面注意前窗紙上映出的微弱火紅，因而斷定白玉霜正在裏面烘衣服。

但是，兩刻工夫過去了，依然沒有看到白玉霜出來！

再看窗紙上的火紅亮光，早已沒有了顏色，照說，應該烤好了！

由於心中飢餓，不免有些光火，心想：她在屋裏烘衣服，俺站在院中催一聲總不算失禮吧？

於是，憤然起身，強捺心中怒火，望着西屋輕呼道：「白姑娘……」

但是，西屋裏並沒有回應！

華天虎更加光火，索性走至院中，大聲問：「白姑娘？妳烤好了沒有？俺的肚子早餓了！」

說也奇怪，西屋裏依然沒有白玉霜的回應。

恰在這時，店後突然傳來了女子叱喝聲，聽嗓音很像是白玉霜的聲音。

華天虎心中一驚，知道有不少人企圖搶奪她手中的「珍珠劍」，莫非有什麽人把她擄走了不成！

心中驚疑間，業已奔到了西屋門前，用手一推，屋門竟然開了。

華天虎一面推開屋門，一面急聲呼叫道：「白姑娘！白姑娘！」

呼叫聲中已到了內室門帘下，揮臂掀帘一看，那裏有白玉霜的人影，却見後窗門大開着。

華天虎再不遲疑，就由後窗門閃縱出，足尖一點，直飛房面，果見鎭外有十數條人影跳躍縱騰，其中一人，正是身穿白衣。

打量間，身形不停，飛越店後院，直落馬廐的房面上。

也就在他縱落馬廐房面上的同時，白玉霜正巧悽聲呼喊他！

華天虎一見白玉霜罩在網中！而四週圍住的大漢中正有幾人要去活捉她，閃電飛撲中，震耳大喝道：「不要動她！」

大喝聲中，飛身而下。

守在廖堂主兩邊的持槳大漢，一見華天虎飛身撲下，怒喝一聲，揮槳就打。

華天虎一見，閃電撤劍，耀眼彩霞一閃，「沙沙」兩聲，兩柄大木槳立被削爲兩斷。

站立不遠的廖堂主見有機可乘，大喝一聲，飛起一腿，逕踢華天虎的脅胸。

華天虎心急救人，想也沒想，手中劍

一式「江河直下」，順勢一切，立即暴起一聲刺耳慘叫。

那位廖堂主原以爲百無一失，沒想到寒光一閃，彩華耀眼，他踢出的右腿竟由股下齊根被斬掉了，只覺痛徹心肝，兩眼眩花，再也站立不穩，一頭栽在地上。

高茂松和汪梅英一見華天虎到了，那敢再呆在現場，挾起受傷的汪常春，悄悄隱進了草叢中。

華天虎斬掉了廖堂主的右腿已到了場中，一陣劍鞘撥打和腳踢，立即把幾個企圖活捉白玉霜的歹徒踢飛。

「水陸門」的人一看廖堂主斷腿栽倒，那敢再待下去，吆喝一聲「快跑」，抬起廖堂主逕向正東逃去。

華天虎見三四張大網罩在白玉霜的身上，而且巳糾纏在一起，只得用劍連劃，網絲如麵綫般斷落。

看看將網絲扯淨，驀然發現白玉霜面色慘白，額頭流滿了冷汗，而她的胸前小腹間竟滲了一大片殷紅鮮血。

華天虎一看到血，才發現斷落的網絲中尚有一截劍身由白玉霜的胸下小腹上貫穿出來。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由慌的大聲問：「白姑娘！這是怎麽回事？」

白玉霜却悽然一笑，有些乏力喘息着說：「不礙事，人早晚總是要死的，不過，我死也得拉個墊背的。華少俠，把你的耳朵湊過來！」

華天虎雖然不太懂她的意思，但還是把耳朵湊了過去。

白玉霜強提一口眞氣，壓低聲音道：「珍珠劍的奇能變化是：用劍尖劃破中毒的傷口可以解毒，將它放進水裏，只見寶石不見劍身……」

說到此處，喘息加劇，而且不停的咳嗽。

華天虎一見，不由焦急的催促道：「白姑娘，有話回到客棧再說吧，先療傷要緊……」

話未說完，白玉霜巳乏力喘息着說：「我不行了！把這個小玉瓶好好保管着，不管什麽人向你買，一百兩黃金只能給他一小勺……」

說着，又是一陣劇烈咳嗽，並將她在鏢囊內取出的一個血紅小玉瓶交給了華天虎。

華天虎接在手中，不由關切的問：「白姑娘，這個小玉瓶裏是啥？」

白玉霜悽然一笑道：「不要問，只要有人向你買，你就向他要一百兩黃金，而你也只給他一小勺，記住……一定有人……向你買……」

最後一兩句巳有些聽不清楚了！

華天虎見白玉霜聲音顫抖，咬字巳不太清楚，知道她支持不了多久了，只得大聲問：「白姑娘，妳可有話交代？俺一定替妳……」

話未說完，白玉霜巳乏力的說：「有……只一件事……」

事字出口，巳緩緩閉上眼睛，但仍顫聲問：「你師姐……很醜……」

華天虎一聽問到師姐，立時想到師姐臉上經常罩上一層閃亮銀紗的事。他雖然不知白玉霜怎會知道他師姐臉上有非疤即麻的缺陷，但仍黯然應了聲是！

白玉霜一聽，立即吁了口長氣，頭一偏，立時死去！

她這一聲長嘆，不知是欣慰還是懊悔，眞正的心意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華天虎一看白玉霜死了，不由急得連聲大呼道：「白姑娘！白姑娘！」

但是，白玉霜巳沒有一絲反應！

華天虎一股怒火升起，倏的站起身來，並以威厲怕人的目光遊目察看四野。

轉首一看，驀見白天看到的那個黑衣白髮老婆婆，正神情驚愕，面帶悽色的站在十數丈外。

華天虎滿腹的怒火無處洩，一見黑衣老婆婆，「沙」的一聲收了「珍珠劍」，憤然撤出了白玉霜身上的寶劍，同時瞋目怒喝道：「白姑娘說的『墊背的』就是妳了！」

妳字出口，手中劍振臂擲出，只見一道掠地銀虹，閃電般射向了黑衣白髮老婆婆！

站在十數丈外的黑衣白髮老婆婆，正是聽到叱喝聲趕回來的凌霄鳳，而她也正巧遠遠的看到暗中擲劍的汪梅英，不偏不斜刺中了白玉霜，由於距離過遠，她想阻止業已不及。

這時見華天虎拔劍向她擲來，當然了解她這位憨厚師弟此刻的悲憤心情！

是以，一見飛劍閃電射至，上身向後一仰，手中細拐杖疾演「托樑擎天」，「噹」的一聲清越龍吟，長劍挾着一聲破空銳嘯，直向夜空飛去！

華天虎只是一時怒氣難消，又見黑衣老婆婆一直在暗中盯梢，所以才擲她一劍也算是對她警告。

這時一見黑衣老婆婆將劍格飛，立即怒喝道：「今夜殺白姑娘的不是妳，所以才饒了妳，明天如果再讓俺看到妳，哼，妳就是王母娘娘俺也宰了妳！」

妳字出口，俯身托抱起白玉霜的屍體，飛身縱上了後店牆頭，逕自進入店內。

× × ×

華天虎飛身進入客棧後，那位黑衣白髮老婆婆也失去了踪跡。

這時，高茂松和汪梅英才在草叢中悄悄的站起身來。

高茂松驚懼的望着客棧後牆，餘悸猶存的低聲道：「所幸我們藏躲得快，如果那小子看到我們也在場，那一劍很可能擲的就是妳！」

汪梅英知道高茂松的話並非危言聳聽，但却得意的說：「至少是我要了白玉霜的命！」

仍坐在地上倚着高茂松兩腿的汪常春，關切的問：「那女賊身上的解藥呢？」

汪梅英立即憤聲道：「那賤婢臨嚥氣前交給了那個傻小子了！」

汪常春不由焦急的說：「那咱們得趕快想辦法在那小子的身上弄過來呀！」

高茂松立即懊惱的說：「那小子是個實心眼，你不給他一百兩黃金，別想他給你一小勺……」

汪梅英立即恨聲道：「那咱們就動手搶……」

話剛開口，高茂松巳哼聲道：「搶？談何容易！妳有這個把握？」

汪梅英憤聲道：「我不相信我們三個人聯手殺不了那小子！」

高茂松冷冷一笑道：「莫說妳哥哥巳負了內傷，而且不輕，就是他好好的也沒有致勝的把握，何況妳根本不能和那傻小子照面！」

汪梅英立即沉聲道：「怕什麽？難不成他還敢殺了我？」

高茂松兩眼一瞪道：「他爲什麽不敢？妳沒看到他憤怒擲出的那一劍？」

汪梅英依然不服氣的說：「當時他又不在場，他怎的知道是我？」

高茂松不由怒聲道：「妳沒看到姓白的女賊湊在那小子的耳朵上說悄悄話？自己做錯了事還不承認錯！」

汪梅英哼聲道：「我有什麽錯？趁機殺了她難道不應該嗎？」

坐在地上的汪常春立即不耐煩的說：「好了好了，不要再爭了，倒是如何才能拿到解藥？」

高茂松略微沉吟才說道：「現在只有請『神偷』出馬向那小子偷了！」

汪梅英立即不贊成的說：「請『神偷』還不是要花銀子？」

高茂松不由沉聲道：「那總比花一百兩黃金買一小勺好吧？」

汪梅英哼聲道：「我們爲什麽不買通店小二，伺機在那小子的茶酒裏動些手脚，只要二三兩銀子就够了！」

高茂松簡直聽呆了，不由驚異的望着汪梅英，問：「妳還有沒有想到妳的地位和『寒碧谷』的名譽……」

話未說完，汪常春再度不耐煩的說道：「好了！好了！我們就去找『神偷』好了！」

高茂松和汪梅英一聽，只得俯身架起汪常春，逕向正南疾步奔去，瞬間工夫巳消失在昏黑的夜色裏。

也就在他們三人消失在夜色裏的同時，仍穿着黑衣戴着白髮的凌霄鳳，就在不遠處的另一堆蒿草後站起身來。

她靜靜的望着高茂松三人馳去的方向，僅感慨的搖了搖頭，一句話沒說，展開身法，直向東北方馳去。

九隻手罪有應得

華天虎忙了一個上午，才把白玉霜安葬在鎮西一座小陵丘上。

爲了將來她的家人好查訪，特的在墓碑上刻上「甘肅臨州羌羢族少女白玉霜姑娘之墓」等字樣。

他離開白玉霜的墳墓時，曾向墳內的白玉霜表白過，不管是誰，也包括白玉霜的家人在內，如果不能說出「珍珠劍」的奇能變化，他絕不將劍交給他們。

至於小玉瓶裏是什麽東西，他並不知道，但是，只要有人肯出一百兩黃金，他就給他一小勺。

現在他手提着霞光萬道的「珍珠劍」，大步走在官道上，當然十分惹眼，不少人側目偷看並在暗中打量他。

華天虎看也不看，繼續大步前進！

根據他身後跟隨的武林人物越聚越多，自然不乏「飛叉帮」「雙鈎會」以及「水陸門」的人，只是他們都知道華天虎的厲害，吃過他的虧，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絕對不敢下手。

紅日漸漸西下，天光也開始暗下來。前面十數里外巳現出一座樹木繁盛的大鎮蔭影，更遠處即是叠峯重嶺，雲氣蒸騰的黃山。

華天虎一看到數十里外的黃山，精神不由一振！

他決定今晚在前面的大鎮上打過尖後，立即連夜進山。

他這次出宮的任務就是前去「寒碧谷」，不管那位汪老谷主在谷中還是去了長白山，只要將金姥姥特製的解藥交給他的家人就算任務達成了！

由於有了這樣的決定，心中對昨天沒有找個機會將解藥交給汪老谷主的兒女和拜弟，又感到有些後悔了。

現在距離黃山巳經剩了幾十里地，雖然巳經這麽近了，如果再碰到汪老谷主的兒女和拜弟，他仍要請他們順便將解藥帶回去。

心中想着事情，脚下也越走越快，剛剛抹黑掌燈時分，他也進入了大鎮。

兩街商店林立，家家燈火輝煌，街上行人來往，市面十分繁華，酒樓飯館內，鍋勺叮噹，傳出了油鍋烹炒聲，那陣誘人的菜香，不由得你不進去嚐一嚐！

華天虎當然也餓了，就檢了這座正逡出一陣菜香的二層酒樓走了進去。

招徠客人的酒保，一看華天虎一身布衣，本不準備往樓上讓，但看了光華閃閃的「珍珠劍」，立時堆下了笑臉。

於是趕忙拱手，哈腰堆笑，肅手恭聲道：「爺！請樓上坐！」

華天虎點點頭，逕向樓上走去。

酒保雖然請他樓上坐，心裏却仍有些躊躇，萬一這小子腰裏沒有銀子，總不能把他劍上的珍珠給摘下一顆來。

由於正是晚餐時刻，樓上業巳滿座，所有的酒保都忙得像無頭蒼蠅一樣！

在這等情形下，當然就騰不出人手來招呼華天虎。

恰在這時，就近一桌上的四個酒客正好站起來去付帳。

華天虎一看，立即過去坐了下來。

他面對着桌上狼藉的杯盞碗碟，好一會兒才跑過來一個滿面堆笑的酒保，一到近前就哈腰道：「爺！您吃飽啦？」

華天虎心急進山，肚裏又餓，立即沒好氣的說：「俺剛剛上來！」

酒保也忙了一肚子的火，這時見華天虎喝唬他，正待瞪眼，驀然看到了那柄亮光閃射的「珍珠劍」，趕緊堆笑道：「那您想喝點什麽？來點兒什麽餚？」

華天虎知道上酒樓總要來喝點酒，立即道：「酒一壺，菜兩盤，大饅頭四個，還有……」

酒保見華天虎不說了，只得問：「什麽酒？是白乾大麯狀元紅……？」

華天虎立即不耐煩的說：「你認爲好的就拿來！」

酒保應了聲是，抹了一下桌面，拿起叠好的碗盤走了。

就在這時，一個獐頭猴腦，鼠目烱烱的瘦小老人溜到了華天虎的桌邊。

華天虎見瘦小老人掀着唇邊的幾根狗

纓鬍鬚向着他呲牙直笑，以爲他是要小錢的，立即問：「你要幹啥？」

瘦小老人竟一指華天虎身邊的木櫈，細聲細氣的問：「我可以坐在這兒嗎？」

華天虎想到自己剛才上來時的失望和焦急，只得道：「當然可以！」

瘦小老人點頭說了聲謝，一抹屁股坐在了華天虎的身邊，並畏縮的看了一眼桌角上的「珍珠劍」。

華天虎一看，立時提高了警覺，順手將珍珠劍拿到另一邊的桌角上。

瘦小老人立即壓低聲音問：「這柄劍是你的？」

華天虎由於提高了警惕，自然對瘦小老人特別注意，這時見他問劍，又對他增了一層厭惡，勉強搖頭道：「不是！」

瘦小老人聽得目光一亮，盯着「珍珠劍」低聲問：「偷的？」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猛的一拍桌子，大喝道：「胡說！」

由於「叭」的一聲大响，瘦小老人立時嚇得一哆嗦，「啊！」了一聲，一個瘦小身子已跌進了桌子底下去。

全樓一靜，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所有飲酒吃飯的客人，俱都神情驚異的向這邊望來。

華天虎一看，頓時脹得滿面通紅，尤其看到一個老人家被他嚇得跌到桌子底下，心中更覺不安！

是以急忙俯身下去，一面伸手攙扶一面歉聲道：「眞對不起，請恕俺失禮！」

瘦小老人也哆哆嗦嗦的顫聲道：「沒……關係……是我老人家……不對……」

說話之間，一面奮力扳着華天虎的膝頭，一面勉力由桌下爬出來。

恰在這時，東北樓角十數張桌子的對面，突然站起一個蓬頭虬髯，面孔黝黑，雙眼如銅鈴的老人。

只見黑面老人，一面盯着瘦小老人，一面拿起桌邊的一支鐵拐，穿過客人桌間，一拐一拐的快步向華天虎這面走來。

瘦小老人的目光非常尖銳，一眼就發現黑面持拐老人，神色一驚，急忙向着華天虎顫聲道：「小老哥，眞對不起你，我老人家的賊嘴不該說你是賊。我的對頭來了，我得走了，希望咱們永遠別再會！」

一面說着一面慌慌張張的走向了樓梯口！

華天虎原以爲瘦小老人嚇壞了，這時聽說他的對頭來了，心裏才稍微寬舒些！

果然，就在瘦小老人走向梯口的同時，十數桌酒客的對面，突然暴起一聲洪鐘大喝道：「九隻手，你給我站住！」

瘦小老人已奔至梯口，回頭一看，脫口大叫道：「救命呀！」

大叫聲中，一溜烟的跑下樓去。

持拐老人一見頓時大怒，不由怒喝道：「不留下你那兩隻賊爪子你跑得了！」

怒喝聲中，飛身縱起，越過數桌客人的頭上，直向樓梯口落去。

全樓酒客一見，頓時大亂，紛紛發出驚呼和尖叫！

華天虎生具俠肝熱腸，深覺瘦小老人可憐，一見持拐老人飛向梯口，也飛身向梯口撲去，同時大聲道：「有話好說！何必生這麽大的氣？」

說話之間，已到近前，伸手就去阻攔飛身下落的黑面持拐老人。

黑面持拐老人一見，又急又氣，大喝一聲，揮拐就打。

華天虎身形一閃躲開了！

黑面持拐老人神色一驚，雙脚落地，右掌疾出，「霍霍霍」一連就是三鐵掌。

華天虎立即以「金剛掌」相迎，「叭叭」，一一撥了回去。

黑面持拐老人氣得一瞪眼，指着華天虎大罵道：「你這傻小子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華天虎一聽，頓時楞了，鬧不清持拐老人的話是什麽意思？

黑面持拐老人再度一指梯口，怒聲問：「你小子可知他是誰？」

華天虎知道的是跑下樓去的瘦小老人，因而茫然道：「俺怎知道他是誰？」

黑面持拐老人氣得一拐道：「他是個小偷，也是個老賊！」

華天虎神色一驚，道：「你方才喊他『九隻手』？」

黑面持拐老人立即沒好氣的說：「是呀！別的小偷只有三隻手，他老小子却有九隻，你說他偷的功夫厲害不厲害？」

華天虎聽得面色再度一變，趕緊飛身奔回自己的桌前，伸手拿起桌角上的「珍珠劍」，十分安心的笑着說：「還好，他沒有偷走俺的劍！」

黑面持拐老人立即沉聲問：「身上的東西呢？」

華天虎立即含笑道：「俺身上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只有幾兩碎銀子……」

雖說沒有值錢的東西，右手仍本能的伸進了懷裏！華天虎右手向懷裏一摸，「啊！」的一聲頓時呆了！

黑面持拐老人心知有異，立卽沉聲問：「混小子怎麽回事？」

華天虎立即懊惱的說：「他把俺懷裏的小玉瓶偷走了！」

黑面持拐老人立即沉聲催促道：「還楞着幹什麽？追呀！」

華天虎一聽，恍然「噢！」了一聲，飛身縱至梯口，直向樓下追去。

黑面持拐老人正是「武林六奇」之一的「鐵拐叟」，他一見華天虎奔向樓下，也立即飛步跟在身後。

華天虎奔至酒樓門外一看，街上燈火明亮，行人熙攘，那裏還有瘦小老人的踪影？

緊跟下來的「鐵拐叟」立即沉聲道：「那老小子不會等在這兒讓你小子追的，你往西，我往北，誰追到了誰就發嘯通知誰！」

誰字出口，業已向北飛身追去。

華天虎心中更急，應一聲直奔正西。

由於街上正熱鬧，逛夜市的人又多，華天虎一面東張西望一面向前擠，想快也快不了。

華天虎追的方向倒是不錯，「神偷」九隻手逃走的方向正是鎭西。

他這時已出了鎭西口，但他仍焦急的頻頻回頭，他担心的不是華天虎，而是死對頭「鐵拐叟」！

因爲他偷東西已被「鐵拐叟」撞見了好多次，他每次都向「鐵拐叟」發誓幹了

這一票就洗手，否則，捉到了他就剁他的手。

但是，每次都是最後一次，而每次他都能幸運的順利逃走！

這時發現身後沒有「鐵拐叟」的人影，那份高興，不由仰天笑了，只是沒敢笑出聲來。

想想就這麽輕鬆簡單一下子，馬上就可得到五百兩白花花的銀子，實在令他興奮的應該大笑三聲！

他把右手的手掌伸開，竟是一個如血晶瑩的小紅玉瓶，心說不錯，正是高茂松和汪家兄妹所要的東西。

正滿腹高興，欣賞得十分得意之際，脚面上突然撞上一粒小石頭。

他的脚面一痲，小腿同時無力，「哎呀」了一聲，一頭向地上栽去，手中的小紅瓶也不知道擲向了那裏？

「神偷」九隻手雖然武功並不驚人，但小巧功夫却甚了得，看看栽在地上，兩手一撑地面，猛的向前一翻，挺身而起，總算沒有來個狗搶屎！

待他定神一看，驚得脫口呼「啊！」，不由退了半步。

只見眼前道中央，停着一頂八抬錦呢紅轎，兩邊站滿了胖瘦不一的彩衣背劍少女，左邊是他認識的金姥姥，右邊也是他的死對頭之一的刁婆婆！

看清了錦轎和那些背劍少女以及金姥姥和刁婆婆，立時寬心大放，首先自我解嘲的哈哈一笑，指着神情冰冷的金姥姥，笑聲道：「我知道了，剛才一定是妳打了我一飛蝗石……」

話未說完，金姥姥就沉聲道：「少油腔滑調，快見過我家宮主！」

「神偷」佯裝一驚，指着錦紅呢轎道：「怎麽？仙姬老妹子坐在裏面嗎？」

刁婆婆立即怒斥道：「閉上你的賊嘴，『歡樂仙姬』早已被咱們宮主宰了，要想找你的老妹子，待會兒我們宮主自會親手送你前去！」

「神偷」聽得神色一驚，渾身一哆嗦，但仍嘴硬道：「老虔婆，妳可不要嚇唬老夫我！」

話聲甫落，轎內已傳出凌霄鳳的嬌脆威嚴聲音道：「烏梅，把轎帘掀開！」

站在金姥姥和刁婆婆身後的「烏梅」和「小痲雀」，慌聲應是，急忙揮手將轎帘掀開了。

「神偷」九隻手凝目向轎內一看，一雙賊眼倏的一亮，裏面果然坐着一位天仙般的絕色霓裳少女，神情冰冷，靨罩寒霜，正目光威稜的望着他。

一看不是「歡樂仙姬」，心中當然有些慌張，但他詭計多端，經常使詐，目光一閃，「哦！」了一聲含笑道：「果然是位新宮主，可惜老朽久已未歷江湖，記性不大好，忘了在那兒和姑娘見過面了？」

凌霄鳳似乎懶得和他多扯，立即沉聲道：「既然久已未歷江湖，今天怎的出來了？」

「神偷」一聽凌霄鳳威稜聲音，心知不妙，只得道：「我老人家這幾年……」

話剛開口，身穿綠衣的「小翠」已呵斥道：「少在那裏倚老賣老，今天你只要胆敢說一句謊話，我們宮主先剁掉你的雙手！」

「神偷」一聽得心頭一沉，只得提高聲音沉聲道：「什麽倚老賣老？我本來就一大把年紀了……」

凌霄鳳冷哼一聲，說道：「既然自知年事已高，爲何還要向一個後生晚輩下手呢？」

「神偷」佯裝一楞道：「下手？下什麽手？」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面向凌霄鳳，攬杖躬身道：「啓稟宮主，對付這種賤骨頭不能客氣，請允卑職先打斷這老賊的兩條狗腿……」

「神偷」一見一向蠻橫，眼高於頂的刁婆婆居然對轎裏的美艷少女如此恭敬，着實吃了一驚。

由於內心的震驚，不自覺的揮手急聲道：「慢着慢着，老朽在動手之前得先問明白……」

刁婆婆回身瞪着「神偷」，怒聲道：「你想問什麽，快說！」

「神偷」工於心機，故作悠閑的問：「老虔婆我問你，妳現在是什麽職位？」

刁婆婆強捺着性子回答道：「專管違犯宮紀的刑堂堂主……」

「神偷」佯裝一楞，趁機挑撥道：「依妳刁婆婆在武林中的輩份和地位，又身爲『武林六奇』之首，再怎麽說也該給個護法幹吧？」

刁婆婆立即沉聲道：「輩份是輩份，地位是地位，你沒有那麽高的武功，就不能佔那麽高的職位……」

「神偷」故意正色關切的問：「哦？那要怎樣高的武功才能够担任護法的位置呢？」

刁婆婆沉聲道：「至少在我們宮主手下走過三招……」

「神偷」聽得大吃一驚，他那點藝業，就是在刁婆婆的「明珠鑌鐵拐杖」下，能否走過三招都成問題。

但他却在找機會逃走，就在他神色一驚的同時，恍然「噢！」了一聲，特別興奮的說：「那太好了，我願意試試這個護法位置，就請宮主指點我三招吧……」

刁婆婆早已向着他狠狠的「呸」了一口，同時譏罵道：「就憑你那兩隻專偷別人東西的骯髒手，也配向我們宮主請教？你能在我女兒小倩的刀下走過三招就不錯了……」

「神偷」一聽，佯裝大怒道：「老虔婆，妳這麽瞧不起我？告訴妳，泥人還有三分土性呢，來！把妳的女兒叫出來，只要她三招勝了我老人家，我老人家轉頭就走，永遠不再歷身江湖……」

刁婆婆冷冷一笑道：「你今天還想離開此地嗎？告訴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週年忌日，你今天是死定了！」

說到最後，咬牙切齒，怒目暴睜，看神情恨不得一口將「神偷」吃下去。

「神偷」一看，傻了，站在那兒的兩腿已開始有些顫抖。

身旁一身艷紅勁衣，背插單刀，生得刁蠻精靈的藥小倩，立即向前幾步，「刷」的一聲將背後的單刀撤出來，望着轎內的凌霄鳳，叩刀躬身道：「啓稟宮主，小妹願在三招之內砍下他的腦袋！」

「神偷」聽得大吃一驚，葉小倩雖然沒有呼名道姓，但他知道，說的是誰，不由驚的惶聲道：「妳們這是幹什麼？我是招妳們啦惹妳們啦？」

話未說完，「小瑩」「小翠」「小喇叭」已同時興奮的歡聲道：「大總管來了，大總管來了。」

其餘「秋菊」「幽蘭」等人一看，也都歡呼起來！

葉小倩自然更高興，就是坐在轎內的凌霄鳳，也不禁露出了笑容。

「神偷」九隻手見「烏梅」諸女紛紛歡呼「大總管來了」，她們的目光又都望着他的身後，不由也轉身回頭。

回頭一看，大吃一驚，心胆俱裂，只見一身布衣的華天虎，左手握着毫光閃閃的「珍珠劍」，正一臉怒容的急急向這面奔來。

這眞是「寃家路窄，倒楣透頂」，偷了他的東西還可以奉還，偏偏他是這夥母老虎的大總管。

心中一急，決心逃走，覷目一看，二十幾個身穿各色勁衣的背劍少女巳擋在官道的兩邊。

就在他遲疑間，華天虎巳奔到近前。

華天虎早巳發現了轎中的凌霄鳳和立在兩邊的金姥姥和刁婆婆以及「烏梅」等人。是以，經過「神偷」身邊時目光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接着奔至轎前，面向凌霄鳳，垂劍拱手躬身說道：「華天虎參見宮主！」

凌霄鳳望着自己的傻師弟，一直含羞親切的微笑。

這時見華天虎向她行禮，肅手一指「神偷」，道：「你慌慌張張追來，追的可是他？」

華天虎只得憤聲道：「回稟宮主，正是追他。俺本來決定今夜進山，偏偏讓他偷走了俺的東西……」

那邊的「神偷」這時才恍然想起小紅玉瓶方才跌倒時，不知甩到什麼地方去！

覷目偷找，官道兩邊都是小草，這麼黑的天，要想匆忙間發現，那還不是比登天還難？

正在覷目偷找，華天虎巳到了他面前。華天虎恨透了「神偷」，右手向前一伸，怒道：「拿出來！今天你不把小玉瓶還給俺，看俺不將你肚子裏的屎打出來！」

「烏梅」「小翠」諸女一聽，俱都忍不住「格格」笑了！

「神偷」丟了小玉瓶，反而理直氣壯的正色道：「拿什麼？」

說着，並茫然楞楞的將兩手一攤。

華天虎則怒喝道：「你拿了俺的小玉瓶還想賴？」

「神偷」立即正色道：「這眞是天大的寃杜啊！我何曾見過你大總管的小玉瓶來？不信你可以在我身上找啊，只要你搜到，要斬我的手就斬我的手，要剁我的脚就剁我的脚……」

華天虎一聽，也傻了，如果眞是他偷的，他敢說這種大話嗎？

就在這時，驀聞轎旁的金姥姥，和聲問：「大總管，是這個嗎？」

華天虎聞聲回頭，只見金姥姥的右手裏高舉着一樣東西，凝目一看，正是白玉霜交給他的血紅小玉瓶！

神色驚喜，脫口歎聲道：「姥姥前輩！怎的到了妳手裏？」

金姥姥淡然一聲，就用手中的小玉瓶一指「神偷」，道：「是這老賊正托在手掌上欣賞，他一個不小心跌倒了，順手一丟，正好被我老婆子接到……」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瞪着「神偷」怒喝道：「鬧了半天，還是你偷的！」

說話之間，舉起拳頭就要打！

「神偷」聽得連連後退，雙手亂搖，同時惶聲道：「大總管您千萬別生氣，老朽也是迫不得巳……」

華天虎依然怒聲道：「不管你得巳不得巳，先揍你一頓再說！」

「神偷」早巳望着金姥姥，愁眉苦臉的哀求道：「金家老妹子，求求妳，看在咱們多年相識的份上，妳就把小玉瓶代我還給這位大總管吧？」

金姥姥那敢作主，立即轉首去看轎裏的凌霄鳳。

凌霄鳳見天巳起更，大家還要宿店吃飯，只得點了點頭！

金姥姥一見，立即將小玉瓶還給了華天虎。華天虎伸臂接住，順手將小玉瓶塞在腰帶上，依然瞪着「神偷」恨聲道：「今天如不在你臉上留個記號，你永遠不知道改……」

改字出口，「嗆啷」一聲，彩霞如電，就在「神偷」的頭上面前繞了一圈！

「神偷」連聲哀求「不要」，想是光華耀眼，冷焰襲面，嚇得他兩手亂舞，嘷叫一聲「救命呀」，身形快如脫兔般竄向了正南。

大家定睛一看，才發現一個髮髻和一綹狗纓鬍鬚巳掉落在地上。

凌霄鳳覺得「神偷」也算是位前輩人物，居然仍在江湖上非偷即盜，這時見到他狼狽而逃，不由慨然一嘆！

金姥姥則喟然道：「驚嚇他一下也好，說不定會把壞毛病改了！」

刁婆婆立即冷哼一聲，譏罵道：「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他會改的了？」

華天虎「沙」的一聲收了「珍珠劍」，立即向着凌霄鳳，拱手躬身道：「啓稟堂主，現在剛剛起更，俺這就起程前去黃山，三更時份即可趕到『寒碧谷』……」

話未說完，凌霄鳳巳和聲道：「不必了！今天先在鎭上歇息一晚，明天一早我們大家一同去，我要親自見一見那個汪敬山和他的兒女！」

華天虎一聽凌霄鳳要親自前去，立即不安的說：「這次出宮辦辦事，途中偏巧遇到了一個姓白的姑娘……」

凌霄鳳早巳含笑揮手道：「有話回頭到客棧裏再說，現在大家只怕都餓了！」

華天虎一聽，立即躬身應了聲是。

「烏梅」巳指揮着抬轎的少女們將轎抬起，逕向鎭街口前快步走去。

葉小倩巳經過刁婆婆的警告，當着宮主凌霄鳳的面，不要接近華天虎，但她仍忍不住走過去低聲道：「天虎哥，你這把『珍珠劍』好漂亮喲！」

華天虎淡然道：「再漂亮也是人家的東西……」

葉小倩不由關切的問：「是誰的？」

華天虎道：「誰知道『珍珠劍』的奇能變化就是誰的！」

葉小倩繼續問：「聽說那位白姑娘長得很美？」

華天虎不由驚異的問：「妳是怎的知道？」

葉小倩正想說什麼，轎內的凌霄鳳巳經咳了一聲！

這顯然是警告，葉小倩只得道：「我只是隨便問問罷了！」

華天虎「哦」了一聲，也沒再說什麼！由於碰見了凌霄鳳，他也忘了發嘯通知「鐵拐叟」了。

進入鎭街，巳有不少商店關上了門，街人也少多了，只有豪華的酒樓上，仍傳出笙歌和歡笑。

華天虎是大總管，又是唯一的男子漢，這找客棧，選獨院，分配住處的事，自然就落在了他身上。

大家撣塵淨面完畢，酒菜跟着送來。

凌霄鳳、華天虎、金姥姥、刁婆婆，以及葉小倩五人一桌，「烏梅」等人分坐了三桌！

數杯酒後，凌霄鳳首先一指桌角上的「珍珠劍」，道：「這柄劍十分華麗惹眼，容易招引事端，不適合經常帶在身上行道江湖……」

金姥姥立即道：「宮主說得非常正確，最好是在寶劍外纏上一層絲帶或訂製一個劍套……」

華天虎道：「那怎麼可以？如果裝進劍套裏，這把劍的主人就看不到了……」

刁婆婆是老江湖，在暗中看透白玉霜的心意，除了她的師門師兄妹外，只很少有人知道這柄「珍珠劍」的奇能和變化。是以，慢條斯理的道：「俺的大總管，只怕在咱們中原武林裏，再沒有那一個人知道這柄劍的奇能變化了……」

華天虎立即正色沉聲道：「誰說的？『飛叉帮』，『雙鈎會』，『水陸門』，還有『寒碧谷』的人，都說這把劍是他們的！」

葉小倩不由憂急的問：「這麼多人都說是他們的，那該怎麼辦？」

華天虎哼了一聲堅定的說：「他們說不出寶劍的奇能變化來，別想俺給他！」

葉小倩目光一亮，說道：「小妹想起來了！」

華天虎立即問：「妳想起了啥？」

葉小倩興奮的說：「如果他們說這把劍能切金斷玉，削鐵如泥，吹毛立斷，祛毒辟邪，防火避水，自動示警……」

話未說完，華天虎巳笑着說：「那有這麼多好處？那不成了萬能寶劍了！」

葉小倩聽得精神一振道：「這麼說，我提的那些功能裏就有了？」

華天虎接頭道：「都不是這柄劍的眞正能耐！」

凌霄鳳聽說，忙問：「這麼說，那位白姑娘巳將寶劍的奇能變化告訴你了？」

華天虎立即應是道：「他是在快嚥氣的時候才對俺說的！」

凌霄鳳一聽，知道就是白玉霜要華天虎將耳朶湊過去的時候告訴的，因而不自覺的問：「她怎麼說？」

華病虎聽得一楞，立即愁眉苦臉的說：「俺不能說，俺如果說出來，在場的人都是這把『珍珠劍』的主人了！」

凌霄鳳一聽嬌靨頓時飛上兩片紅霞！

金姥姥卻急忙道：「宮主，我老婆子說的沒錯吧，大總管只要經常在江湖上行走歷練，他的頭腦會越來越聰明的。」

凌霄鳳聽了當然高興，她們的暗中跟來，除了保護華天虎的安全，也兼有增長他的智慧作用。

是以愉快的含笑頷首，繼續問：「除了寶劍的秘密外，白姑娘還說些什麼？」

華天虎「噢！」了一聲，道：「她還告訴俺，任何人要買這個小玉瓶裏的藥，一百兩黃金只能給他一小勺……」

勺字方自出口，「啊！」了一聲面色大變！因爲，他伸手去拿塞在腰帶上的血紅小玉瓶時，竟然沒有摸到！

凌霄鳳、金姥姥，以及刁婆婆和葉小倩，不由同時問：「怎麼回事？」

華天虎神情慌張，倏的站起身來，一拍腰帶，道：「俺塞在這兒的小玉瓶又不見了！」

刁婆婆冷冷一笑道：「我說狗走遍天下吃屎吧？金姐姐還說他可能會改？」

金姥姥懊惱的說：「我怎的那麼傻？當時不能把小玉瓶丟給大總管就好了！」

凌霄鳳則有些遲疑的說：「難怪當時劍巳出鞘他還不跑？原來他就等着最緊張的時候下手呢，說來他倒眞的稱得上是個『神偷』……」

華天虎一聽「神偷」，這才恍然大悟，不由怒聲道：「鬧了半天，還是他偷走了！」說話之間，巳經離席，轉身就要奔回廳外。

凌霄鳳喝阻道：「大總管回來！」

華天虎一聽，只得刹住身勢。

凌霄鳳喟然寬慰道：「不要追了，這也許是天意……」

華天虎不由迷惑的問：「偷走了俺的東西還說是天意？」

刁婆婆立即無可奈何的說：「汪敬山不服解藥也能好，只是要受幾十天的活罪罷了，宮主明天去就是看情形要不要給汪敬山解藥，現在『神偷』把解藥偷走了，汪老頭兒也用不着受活罪了，這不是天意嗎？」

華天虎卻迷惑的問：「前輩怎的知道汪老谷主不用服解藥也會好？」

刁婆婆沒想到華天虎有此一問，頓時楞了。他總不能把凌霄鳳昨夜給他送消息時碰見了白玉霜的事說出來吧！

金姥姥一看，急忙含笑道：「是我前兩天才在藥書上發現的！」

華天虎會意的「哦」了一聲道：「那咱們明天還要不要去『寒碧谷』？」

凌霄鳳急忙道：「去，我仍要去見見汪敬山和他的兒女們！」

華天虎卻不解的問：「解藥他們巳經偷走了，咱們還去幹啥？」

金姥姥知道凌霄鳳不便說明前去的目的，旨在查證白玉霜說的話是否正確，因而搶先解釋道：「汪敬山也算是一方人物，咱們宮主既然來到了黃山下，不去拜訪一下，總有些說不過去！」

華天虎點頭「哦」了一聲，卻沒有聽

出凌霄鳳和金姥姥的話意裏，已沒有了在「飛鳳宮」的敬意。

× × ×

天剛黎明，凌霄鳳乘八抬錦呢紅轎，在華天虎的前引，金姥姥和刁婆婆葉小倩的護衛，以及「烏梅」諸女的簇擁下，浩浩蕩蕩出了大鎮，直奔數十里外的黃山。

黃山景色，冠絕天下，不但有奇松怪石，七十二險峯，僅僅雲海一項，即是其他五嶽所沒有的奇景現象。

華天虎等人沿着官道飛奔向前，只見黃山危峯高聳入雲，半山以下，一片凝翠，尤其朝陽初起，映射成片片彩霞。

可惜，他們各人有各人的心事，無福觀賞這等難得一見的壯麗景色！

不足兩個時辰，凌霄鳳等人已到了北山口。

金姥姥以前是「寒碧谷」的常客，立即在前帶路。

穿林越溪，繞峯翻嶺，辰時過半，已看到了蒼松碧綠，仍有雲氣繚繞的「寒碧谷」。汪敬山的山莊就建在谷中的千株高聳蒼松中。

有金姥姥在前引導，大家步速不減，抬着凌霄鳳的錦呢紅轎，沿着林中大道，直向深處奔去！

在前快步疾走的金姥姥，「啊！」了一聲，突然剎住了身勢。

華天虎和刁婆婆，趕緊舉起手來示意「烏梅」等人停止。

轎內的凌霄鳳立即問：「姥姥，怎麽囘事？」

金姥姥急忙囘身，滿面驚疑的恭聲道：「囘稟宮主，『寒碧谷』好像發生了變故！」

凌霄鳳「噢！」了一聲道：「烏梅，把轎帘掀開！」

「烏梅」和「小瑩」同時恭聲應是，順揮臂將轎帘掀開了！

凌霄鳳凝目一看，只見十數丈外的莊門前，正有七八個大漢在已紮好的牌坊上插上白花！

刁婆婆則凝重的低聲報告道：「啓稟宮主，他們好像有什麽人去世了！」

凌霄鳳同意的點點頭，道：「我們過去看看！」

華天虎一聽，口中立即吆喝了一聲：「前進。」

於是，錦呢大轎前進，金姥姥又囘到了她原來的位置。

想是華天虎的那聲吆喝太大了，立時驚動了那些插白花的人，紛紛轉頭望來。

一個身穿孝衣的老莊丁，立即神情迷惑的舉步迎過來。

老莊丁一到近前，金姥姥立即招呼道：「汪福，你還認得我老婆子嗎？」

被稱爲汪福的老莊丁，凝目一看，恍然戚聲道：「原來是金奶奶，小的叩見金奶奶，並向您報喪！」

金姥姥一面肅手請起，一面關切的問：「汪福！你們莊上那位去世了？」

汪福站起，滿面淚痕的說：「就是我家老爺……」

金姥姥聽得神色一驚，不由詫異的問：「你家老爺不是好好的嗎？」

汪福流淚戚聲道：「我家老爺原本就有些不舒服，也請了幾個大夫吃過幾次藥，昨晚三更天，小姐二少爺和高老爺匆匆趕囘來，說是找到了特等好藥，誰知，服了藥之後，不到片刻的工夫，就吐血身死了！」

金姥姥一聽，不由囘頭看了一眼神情凝重的凌霄鳳和刁婆婆。

先是一楞的華天虎，不自覺的恍然自語道：「俺想起來了，原來她說的『墊背的』……」

刁婆婆聽得神色一驚，不由咳嗽了一聲，並碰了一下華天虎。

也曾在江湖上打過滾的老汪福立即沉聲問：「這位大俠你說什麽？」

金姥姥趕緊援場道：「噢！老汪福，你們谷主在莊上嗎？」

汪福只得恭聲道：「囘稟金奶奶的話，我們谷主昨晚痛哭了一夜，只怕現在仍在忙着……」

金姥姥急忙道：「汪福，轎裏坐的是我們『飛鳳宮』的新任宮主……」

汪福一聽，趕緊拱揖躬身道：「小的汪福叩見宮主，並向您報喪！」

說着，屈膝跪了下去。

凌霄鳳立即肅手凝重的說：「老管家不必多禮！你們家翁仙逝，我們都穿着大紅大綠，不便進內恭祭，就請老管家轉告汪谷主，請他節哀順變，保重身體……」

起身恭立的老汪福，趕緊恭聲道：「多謝宮主關注，慢待失禮之處，尚請宮主寬宥！」

凌霄鳳略微頷首，立即望着金姥姥，吩咐道：「我們走吧！」

金姥姥一聽，立即揮了個囘頭手勢，一行人轎，又徐徐的向谷外走去。

這時向囘走的步速就慢多了，想想囘到大鎮上還有幾十里地，每個人都希望能在山口外的小村上休息半日。

出了「寒碧谷」，繞峯翻嶺，剛剛走進嶺下的茂林中，驀見一道纖細白影，逕由斜橫裏直撲過來。

在前開道的「小莉」和「春紅」，立即沉聲喝問：「什麽人？還不止步！」

喝聲甫落，驀聞金姥姥急聲道：「自己人。請她過來！」

只見一個身穿孝衣的女子，生得柳眉杏眼，白白的皮膚，看來已二十六七歲，輕身功夫不俗，徒手未携兵器。

金姥姥還未等孝衣女子來到近前，已先向着轎內的凌霄鳳低聲說道：「前來的是洪字十三號監察使，名叫于貴芝……」

話未說完，孝衣女子已到了近前。

只見她抱拳躬身，恭聲道：「卑職洪字十三號于貴芝，叩見宮主！」

「烏梅」「小瑩」早已將轎帘掀開。

凌霄鳳含笑肅手，謙聲道：「于監察使請起，妳辛苦了！」

身穿孝衣的于貴芝說聲「多謝宮主」，立即站起身來。

于貴芝第一次見到新宮主，不敢大胆打量，但是她僅看了一眼，即驚爲天上仙子。

凌霄鳳也是第一次和于貴芝見面，覺得她還算端莊清秀，先肅手一指刁婆婆和華天虎，介紹道：「這位是新任刑堂堂主和鳳宮大總管華天虎！」

于貴芝一聽，立即抱拳恭聲道：「參見堂主，大總管！」

刁婆婆和華天虎同時還禮，並寒暄了兩句。

于貴芝又見過了金姥姥，才向着凌霄鳳，恭聲道：「啓稟宮主，卑職聽汪福進內報告，才知宮主率衆駕臨，因爲汪敬山中毒猝逝，特冒險趕來稟報……」

凌霄鳳一聽「冒險趕來」，立即面向華天虎，吩咐他道：「四週警戒，五十丈外！」

華天虎恭聲應是，「小痲雀」九人早已向林中四週奔去。

凌霄鳳這才向着于貴芝，肅手道：「請繼續講！」

于貴芝恭聲應是後，繼續道：「首先，汪敬山在甘肅臨州以續弦爲誘餌，玷侮了羌羢族少女白玉霜……」

凌霄鳳聽得黛眉一蹙，不自覺的說：「白玉霜爲什麽說是她姐姐？」

華天虎聽得一楞，鬧不清這是怎麽囘事，但也不敢插言詢問。

于貴芝則正色道：「不，就是白玉霜她自己，當時汪敬山曾親口答應，並向天宣誓保證囘到『寒碧谷』，後馬上派專人前去接她來此成親……」

凌霄鳳蹙眉問：「汪敬山爲什麽沒有馬上派人去接她？」

于貴芝恭聲道：「囘稟宮主，卑職爲徹底明瞭此事，以便向宮主詳報，特的潛入冰窖向汪敬山詢問此事。據他自己說，囘來後看到大兒媳婦業已三十五六，而白玉霜却仍是二十出頭的少女，爲了公公的顏面尊嚴，一直下不了決定……」

凌霄鳳緩緩頷首，顯然覺得汪敬山也確有苦衷！

只聽于貴芝繼續道：「轉瞬一年已過，沒想到白玉霜竟找來了……」

凌霄鳳正色道：「找來了就成親算了，白玉霜何以又下此毒手？」

于貴芝恭聲道：「宮主有所不知，汪敬山依然一味推拖，希望白玉霜就這樣留在『寒碧谷』中。白玉霜罵他食言背信，不願這樣名不正言不順的留下來受委屈，決心返囘甘肅臨州，但是汪敬山却不放她走……」

凌霄鳳不由沉聲問：「爲什麽？旣碍於顏面，何以又強留下來？」

于貴芝恭聲道：「宮主說的極是。但汪敬山仍口口聲聲說喜歡她，白玉霜一氣之下，爲了要汪敬山證明他的愛心眞僞，就命他服下一顆藥丸，結果汪敬山就眞的服了！」

凌霄鳳不由有些生氣的說道：「他闖蕩江湖幾十年，年紀一大把，何以還這麽傻？」

轎旁的金姥姥立即躬身低聲道：「宮主有所不知，西域毒女大都携有助與超性的藥物，卑職認爲，當初在甘肅臨州，汪敬山很可能就是受了白玉霜的迷惑，誤服了她的藥物，所以才鑄下了大錯……」

凌霄鳳雖身爲宮主，但仍是個少女，聽了「助與超性」四個字，艷麗的香腮上不由浮上兩片紅霞。

金姥姥爲了稟陳事由，只得繼續說：「這一次白玉霜前來，汪敬山舊情復燃，必然又向白玉霜糾纏，白玉霜恨他食言背信，認定他是個薄倖人，所以才給他服下一粒毒性藥丸，而不是助與提神的超性藥丸！」

凌霄鳳雖然聽得滿面羞紅，但想到白玉霜曾向她說過，在她們羌羢族的少女們來說，沒有征服不了的男人，他即使是塊頑鐵，她也能把他溶化成水！

由於內心的憂慮，不自覺的望着金姥姥，低聲問：「妳看她會不會……對……大總管……」

金姥姥當然明白凌霄鳳的意思，立即寬慰的說道：「這一點宮主大可放心，他們一直沒有離開視綫之下，當不致於，不過……昨夜如不出意外，就很難說了！」

她那裏知道，白玉霜在荒野亂石中，已向華天虎施展了一次「神仙刦」超性香，只是華天虎已飲過「大酒缸」精心特製的「瓊漿露」，體內已有了袪毒功能，白玉霜所以才沒能得逞。

華天虎雖然站得較遠，一直以目光巡視林內警戒，但聽到凌霄鳳談到了「大總管」，仍忍不住向凌霄鳳望來。

凌霄鳳聽了金姥姥的話當然寬心了不少，立即向着恭立轎前的于貴芝繼續問：「汪敬山中毒後的情形怎樣？」

于貴芝恭聲道：「囘稟宮主，最初每天燥熱十多次，之後，漸次減少，每天七八次，雖然燥熱減少，他依然不敢離開冰窟……」

凌霄鳳聽得緩緩點頭，證實了白玉霜沒有說謊，的確沒有害死汪敬山的意思，因而也斷定，白玉霜對汪敬山依然有情。

只聽于貴芝繼續恭聲道：「昨天燥熱已減至四五次，汪敬山知道活命有望了，神情顯得特別高興，三更時分，二少爺和大小姐匆匆趕囘，立即將帶囘來的奇特解藥給汪敬山服了，沒想到只片刻不到的工夫，汪敬山鮮血狂吐，頃刻不治……」

凌霄鳳聽至此處，不由懊惱的說道：「旣然病情轉好，何必再服什麽奇特解藥呢？」

刁婆婆却解釋道：「症狀雖然轉好，總希望馬上就好，再經高老頭兒說明是得自白玉霜之手，又是自己的親生兒女星夜兼程拿囘來的，那還錯的了。哼哼！沒想到冥冥中自有報應，反而把老命也給送掉了……」

了字方自出口，右後方突然傳來「小翠」喝聲問：「什麽人？站住！站住！」

由於喝聲急促，顯示來人的身法十分快速。

接着傳來一個蒼老尖細的惶急聲音，哀求道：「女俠請快救我……」

金姥姥聽得目光一亮，脫口急聲道：「是『神偷』九隻手……」

說罷恍然似有所悟，立即望着于貴芝，催促道：「妳可以走了！」

于貴芝恭聲應是，向着凌霄鳳一拱手，飛身直奔東北。

也就在這時，只見身材瘦小的「神偷」九隻手，神情慌張面色慘白，額角上業已滲滿了汗水，正由林隙間，亡命奔來。

一身綠緞勁衣的「小翠」，手提寶劍，正一面叱喝着一面在後追趕！

刁婆婆是「神偷」的死對頭，一見「

「神偷」奔來，掄杖就打。

「神偷」的小巧功夫武林著名，「啊呀」一聲，疾演「懶驢打滾」，一面滾向轎前，一面惶急大呼道：「宮主救命呀，宮主救命呀！」

就在他急呼救命的同時，華天虎一個箭步向前，脚尖一挑，立時將他踢了一丈多高。

凌霄鳳一見嬌叱道：「不得傷他！」

也就在這時，換了一身月白孝衫的高茂松，率領着三個身穿重孝，各提寶劍的人已追到了近前。

金姥姥凝目一看，立即怒聲大喝道：「汪谷主不得無禮，請看清何人在此？」

身穿重孝的三人，一是谷主汪久春，一是內傷初癒的汪常春，一是擲了白玉霜一劍的汪梅英！

汪久春三十多歲，唇上已蓄了小鬍子，他這時兩眼紅腫，滿面殺氣，但看到轎側的金姥姥，只得叩劍躬身道：「晚輩參見姥姥，家父已於昨夜西歸了……」

金姥姥黯然地說道：「方才我們已去過『寒碧谷』，業已知道令尊大人仙逝的事，請先見過『飛鳳宮』的新任宮主凌姑娘……」

汪久春聽得神色一驚，他曾接獲武林帖，知道這位新任宮主是以伸張武林正義，保護弱小，剷除強粱邪惡爲己任的正直俠士！

這時候，他向轎內一看，竟是一位國色天香的絕美少女，神情略微一呆，只得拱手道：「寒碧谷谷主汪久春，會過凌姑娘！」

高茂松、汪常春和汪梅英，也跟着拱了拱手，但他們三人的目光，却一直怨毒的盯着躲在金姥姥身後，惴惴不安的「神偷」九隻手。

凌霄鳳略微欠身，謙聲道：「令尊大人不幸仙逝的全盤經過，本宮業已調查清楚了……」

話未說完，汪梅英已憤然一指華天虎，怒聲道：「他特意維護女賊白玉霜，拿了她偷來的『珍珠劍』，還負責女賊的安全，妳不可能聽他的一面之詞！」

華天虎見汪梅英怒顏指着他，十分不高興，正待說什麽，凌霄鳳已向他揮了個退下手勢，只得躬身後退了一步。

凌霄鳳則望着汪梅英，平靜淡然道：「汪姑娘作事太毛燥，其實，事情就壞在妳的身上……」

汪梅英一聽，更加怒不可抑，不由瞪目剔眉道：「妳敢說我作事毛燥？」

凌霄鳳立即含威沉聲道：「我不但敢說妳作事毛燥，我還敢殺了妳替白玉霜和妳父親償命！」

如此一說，汪久春不由一楞，立以詢問的目光去看高茂松和汪常春與汪梅英！

高茂松和汪常春早已低下了頭，汪梅英則依然怒聲道：「她害我父親痛苦異常，難道我還不該殺她？」

汪久春聽得神色一驚，不由瞪着汪梅英，怒聲道：「白姑娘是妳殺的？」

說罷，又怒目看向高茂松和汪常春。

汪梅英依然理直氣壯的說：「不錯，是我殺的……」

汪久春不由氣得跺脚怒吼道：「爹不是一再叮囑我們，由她去吧？」

凌霄鳳淡然道：「人已死了，再說這些話已無必要，倒是請汪谷主問一下她是怎樣殺死白玉霜的？」

汪久春心知有異，不由望着汪梅英，怒聲問：「妳是怎樣殺死白姑娘的？」

汪梅英以爲當時只有「水陸門」的人在場，沒想到暗中還有「飛鳳宮」的人。乘人之危，暗劍擲死，這當然是不光明的事，心中雖然憤恨，依然難自口中說出。

凌霄鳳立即道：「我看還是高老英雄代她說了吧！」

滿面羞慚的高茂松，只得低聲道：「她是在白姑娘被漁網罩住的時候，拔劍擲了過去……」

汪久春大感意外的「啊」了一聲，憤怒的指着汪梅英，顫聲問：「爹在世的時候是怎樣敎誨我們？爲人要心胸坦蕩。」

凌霄鳳冷冷一笑道：「她還準備私下買通店夥或酒保，暗中下毒，將本宮的大總管華天虎毒死呢，所幸被高老英雄阻止了……」

汪久春早已氣得渾身顫抖，不由怒極顫聲道：「妳可曾還想到咱們『寒碧谷』今後如何躋身武林世家，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汪梅英却惱羞成怒的尖叫道：「要不是他把持『珍珠劍』，維護女賊……」

賊字出口，凌霄鳳已沉聲道：「慢着，妳口口聲聲說白玉霜是賊，她偷了你們『寒碧谷』什麽東西？」

汪梅英毫不遲疑道：「珍珠劍！」

凌霄鳳立即道：「好，那麽請汪谷主說，這把劍確是你們汪家的嗎？」

汪久春只得謙聲道：「這把嵌滿珍珠寶石的劍，的確爲家父所珍藏！」

凌霄鳳哂然道：「汪谷主說的珍藏就是指的秘密保存……」

汪久春立即頷首應了聲是！

凌霄鳳繼續道：「換句話說，這把劍的奇能和變化你們也不知道？」

汪久春身爲一谷之主，不敢胡說，這對他未來在武林中的聲望和地位太重要了，只得再度應了聲是。

凌霄鳳一聽，立即贊了聲「好」，並宣佈道：「白姑娘臨嚥氣前曾將『珍珠劍』的奇能變化告訴給了本宮的大總管華天虎，一個月內你們仍可以獲悉的寶劍秘密前去『飛鳳宮』將劍取回，否則，本宮將派華大總管，親赴西域臨州，將劍交給白姑娘的師門或她的家人！」

汪久春趕緊欠身謙聲道：「一切聽憑宮主處置！」

凌霄鳳又看上了一眼躲在金姥姥身後的「神偷」九隻手，繼續望着汪久春，淡然道：「令尊汪老谷主雖中毒藥，但不致死，再過數日，即可離開冰窟過正常的生活了！」

汪久春一聽，不由萬分痛悔的恨聲道：「家父病情的確好多了，有時也可離開冰窟個把時辰，誰知，高叔叔和二弟他們又找來了白姑娘的解藥……」

凌霄鳳立即道：「白姑娘已對我說了，你父親無需解藥……」

汪久春不由關切的問：「那她爲什麽在臨死前還拿出了小玉瓶炫耀？」

凌霄鳳沉聲道：「對這件事你們根本沒用頭腦。她當時中劍之後，曾怨毒的看了令妹一眼，然後在華少俠趕到之時即拿出了那瓶毒藥，就是要陷妳們於不孝，那原本是一瓶毒藥，『神偷』只是根據你們的指示將它偷到……」

汪久春痛苦的道：「這道理我們當然知道，我們只是要問他，他怎的知道小玉瓶裏的藥丸要吃兩粒以上才有效，而我們只給家父服了一粒就鮮血狂吐不止……」

話未說完，凌霄鳳已脫口急聲道：「慢着！汪谷主說小玉瓶裏是什麽？」

汪久春心知有異，急忙回答道：「是四粒黑色藥丸！」

凌霄鳳早已發現「神偷」九隻手神情不安，目光閃爍，一俟汪久春話落，立即怒叱道：「快將九隻手拿下！」

「神偷」九隻手一聽，大驚失色，魂飛天外，嗥叫一聲「宮主饒命呀」，轉身狂逃。

刁婆婆大喝一聲，立即舉杖追打。

華天虎恨透了這個老賊偷，一聲不吭，疾撲向前，身形一閃，飛起一腿已踢中了「神偷」的右肩！

「神偷」立身不穩，「哎呀」一聲栽在地上。

華天虎趁勢一脚蹬在他的背上。

「神偷」九隻手驚得不由惶聲嗥叫道：「宮主饒命呀！宮主饒命呀！」

凌霄鳳立即怒聲問：「快說！小玉瓶裏的藥丸是怎麽回事？」

「神偷」被華天虎踩在地上，背上有如壓了座山，痛徹心肝，這時見問，只得惶聲道：「小的不知道呀！我拿到手就交給他們了呀！」

凌霄鳳知道「神偷」不肯說，立即沉喝道：「不說給我打！」

打字方自出口，刁婆婆早已「叭」的一杖打在「神偷」的屁股上。

「神偷」嗥叫了一聲，只得連聲道：「好了！我說，我說！」

說罷喘了口氣，惶聲述說道：「三年前在武當『龍首大會』上，我因一時技癢，偷了峨嵋大師的一尊紫玉彌勒佛，不幸被汪敬山老兒捉到，他不但不放我，還要求少林寺的慧空大師剁掉我的雙手。」

高茂松和汪常春一聽，不由懊悔的「啊！」了一聲！

凌霄鳳冷笑道：「於是你懷恨在心，正好遇上了這個下手報仇的大好機會，趁機將小玉瓶中的毒藥粉換成了毒藥丸。」

「神偷」一聽凌霄鳳說出了毒藥粉，知道凌霄鳳完全清楚，只得惶聲道：「小的自知一時糊塗，心裏十分後悔，所以才偷偷潛入『寒碧谷』，想趁機告訴汪谷主，不要給老谷主服……」

話未說完，凌霄鳳已怒叱道：「你那裏是想去阻止，分明是前去看看你得手了沒有？像你這種人，雖有奇技，却與武林大衆無益，萬萬留你不得，斬！」

斬字出口，「嗆」的一聲，彩華如電一閃，拚命嗥叫掙扎的「神偷」九隻手，立即顫抖着屍體沒有了聲音，一顆瘦小人頭，隨着噴濺的鮮血已飛到了一丈以外！

華天虎就用手中的「珍珠劍」斬下了「神偷」人頭，接着將劍收進了劍鞘內。

凌霄鳳看也不看，繼續威稜地沉聲道：「汪梅英雖爲女子，但心腸狠毒……」

汪久春一聽，面色大變，惶的急忙拱揖惶聲道：「懇請宮主念她年幼無知，心牽父病，以致處置失當，才擲劍殺了白姑娘，汪久春願向宮主保證，從今以後，永遠不准她出谷一步……」

凌霄鳳依然沉聲道：「死罪雖免，活罪難饒，刁堂主！」

刁婆婆立即閃身轎前，躬身朗聲道：「卑職在！」

凌霄鳳斷然道：「廢了她的武功！」

刁婆婆恭聲應是，轉身挺杖，飛身點向了汪梅英。汪梅英神色悽厲，緊咬牙齒，手橫寶劍，怒目瞪看刁婆婆，顯然要與刁婆婆一拚！

豈知，人影一閃，高茂松已擋在了汪梅英的身前！

汪久春和汪梅英同時驚呼了一聲「高叔叔」，華天虎和「烏梅」諸女俱都看得一楞！

說時遲，那時快，刁婆婆已看出汪梅英不服，又加了兩成勁力的「明珠鑌鐵杖」已「卜」的一聲搗在高茂松的前胸上。

高茂松悶哼一聲，「哇」的噴出一口鮮血，人也跟着仰倒在地上。

急呼「高叔叔」的汪久春汪常春，以及汪梅英三人，急上兩步，急忙將高茂松扶坐起來！

高茂松嘴角噙血，一臉愧色，望着轎中的凌霄鳳，乏力喘息着說：「凌姑娘，妳雖然一句話也沒責備我，我知道，這個天大的過錯，負責的應該是老朽我……」

凌霄鳳非但沒有安慰他，反而冷冷的說：「你能有自知之明，幾十年的歲月總算沒有白活！」

說罷立即沉喝道：「起轎！」

「烏梅」諸女一聽，嬌喝一聲立即將錦呢大轎抬起來，邁開輕快的步子直奔山外！

華天虎的腦裏有着太多的疑問，簡直弄不懂國色天香，美麗如仙子的宮主怎會什麽事都知道？

他雖然想起了凌霄鳳能掐會算，善卜過去未來，難道白玉霜的小玉瓶裏不是毒藥丸她也能算出來？

心裏想着，不自覺的迷惑問：「請問宮主，妳怎的知道小玉瓶裏毒藥粉而不是毒藥丸？」

凌霄鳳看了一眼自己的傻師弟，含笑問：「白玉霜給你小玉瓶時怎麽說？」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正色道：「她說不管任何人向俺買，一百兩黃金只給他一小勺……」

說至此處，目光倏的一亮，突然住口不說了！

接着右拳一揮，興奮的恍然大呼道：「俺明白了！『一小勺』，因爲是藥粉，當然只給一小勺了……」

話未說完，走在大轎四週的「烏梅」諸女，紛紛發出了驚喜嬌笑！

凌霄鳳神氣猶爲愉快，立即以贊服的目光去看金姥姥，似乎在說，妳說的沒錯，我這個傻師弟的頭腦，眞的越來越靈光了！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九

徐玉珊・編繪

岳雲(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　自從岳飛奉旨外出抗敵，岳母和兒媳在家勤儉度日，和睦鄉鄰，處處受人尊敬。



2　岳飛的長子岳雲，已經十二歲，生得體格魁梧，聰明過人。岳母時常帶他到打麥場去看大人攧跤比武，他瞧見那些兵器陳列在架上，恨不得都拿在手上耍耍。



3　岳雲有一姐名叫銀瓶，雖是女孩，也喜好武藝。姐弟兩人時常在庭院中拿着竹木槍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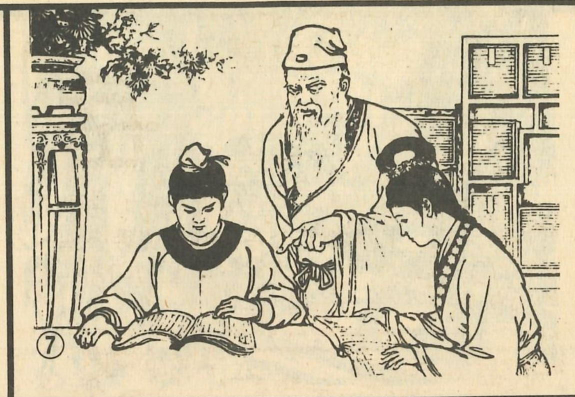
4　一天，岳雲正在打麥場上和孩子們遊戲，銀瓶忽然跑來叫他回家。



5　回到家裏，只見草堂中間鋪了紅毡，祖母上首坐着一位灰白鬍鬚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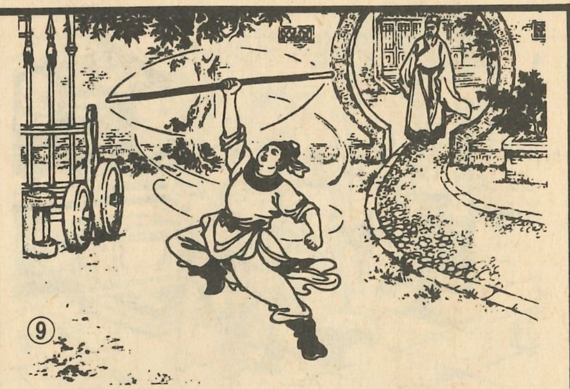
6　岳雲行過拜師大禮，才知道這是相州節度使劉世光代請來的朱老師。



7　老師對於岳雲姐弟管教很嚴，沒有多久，兩人便讀熟了四書五經。



8　正要開講"公羊"、"谷梁"，老師發現岳雲時常中途退席。這天，老師察覺後，尾追了出去。



9　老師直跟到場院裏，看見那裏預先放在槍棒，岳雲一個箭步跳到當地，拾起棍棒先作了個金鷄獨立的姿式，接着，不慌不忙，把棒使得團團飛舞。



10　老師看了暗暗喝采，可是總覺得小孩不該如此貪玩，便把他喊了回去。



11　岳雲回到書房，耳邊聽着老師的講書，心裏頗不耐煩，忍不住站起身向老師發問。



12　老師見他問得離奇，一時回答不出口，岳雲倒很直截了當，說出他的打算。



13　老師被他說得面紅耳赤，遲疑半晌，就帶他去見岳母，請岳母另聘武藝師傅教孫兒練武，並要求告退。



14　岳母再三挽留，怎奈朱老師去意已定，只得讓他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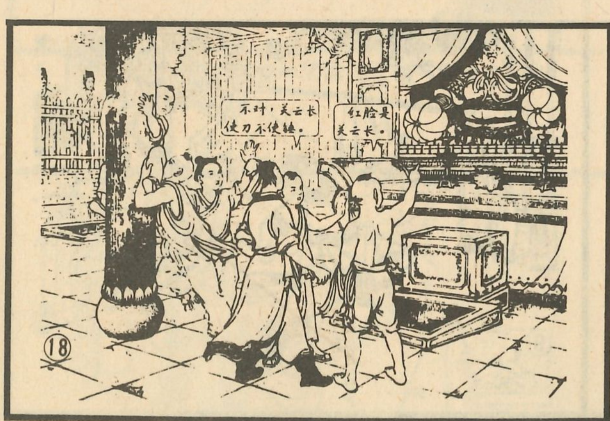
15　老師去後，岳雲更加放任自由。有一天，他和伙伴們在莊外遊戲，忽然刮起了風處一片黑雲從東南方飄來。　，



16　不上一刻，烏雲遮住太陽，瓢潑般的大雨下了起來。岳雲一看不好，便領着大家向莊裏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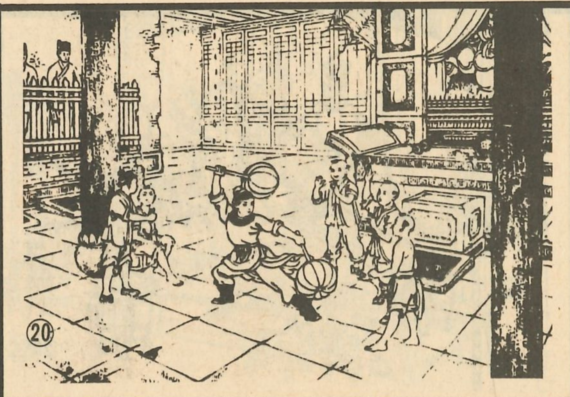


17　他們跑到一座破廟外面，早淋得渾身濕透，就一齊擁進廟裏避雨。



18　孩子們走進大殿，有的盤抱柱，有的看神像，岳雲也在神座前觀看。那泥胎是個紅臉將軍，手使雙錘，雖然破舊，樣子還威風，孩子們七嘴八舌的猜講。

19　岳雲沒跟他們亂猜，他看上了那雙錘，錘比刀槍伶俐，又是兩把，圓溜溜的舞起來多順手。岳雲想着，忍不住就爬上神座，從泥胎手裏把雙錘拔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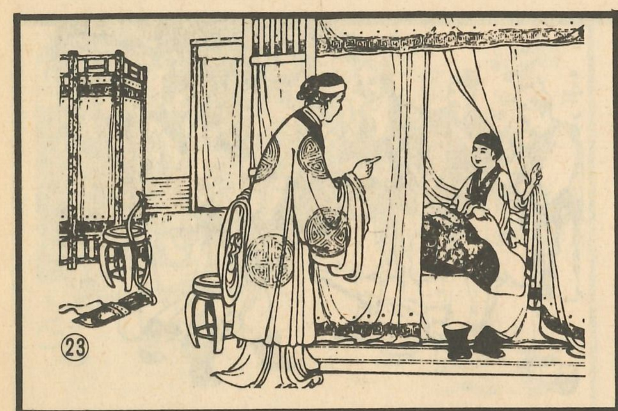
20　孩子們見岳雲拿錘玩弄，都圍起來看。岳雲玩了一回，覺得輕飄飄的一點也不過癮。他想：要是一對鐵錘，該有多好！



21　這時，天已晴了，各自分手回家。岳雲把一對假錘帶回家去。



22　第二天，岳雲還沒起身，鄉裏的地保就來要錘。



23　岳母問明經過，連忙叫醒岳雲，命他還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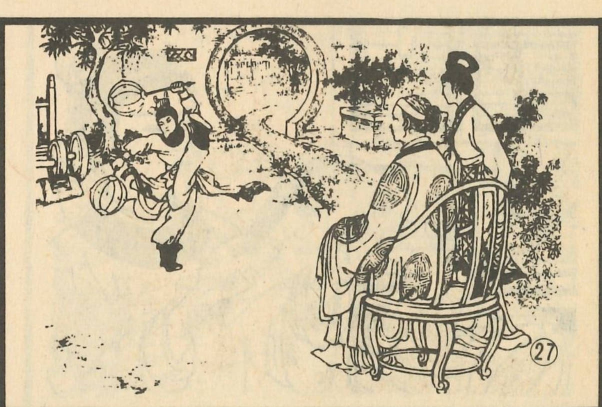
24　岳母見孫兒喜歡弄錘，就叫人到鎮上打了兩把鐵錘。岳雲有了錘，却不知使法，整天在爸爸書櫥裏東翻西找。一天他找到一本唐將李元霸的錘法，十分高興。



25 岳雲依法鍛練，從不間斷。又時常把姐姐請來看他練得對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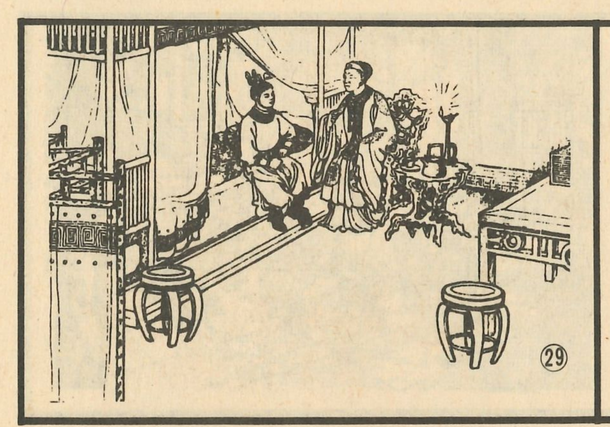
26 三年後，岳雲力氣增加不少，最初鐵錘只是三十斤的，後來增加到五十斤，最後又叫鐵匠打了一對八十斤的。



27 岳母見岳雲練錘很有長進，十分高興，又提醒他說："練武是好事，但是文章策略也很重要，希望你作個文武雙全的人。"



28 岳雲這時已經懂事，把祖母的話牢記在心，因爲沒請老師，他就全憑自修，每天在書房裏翻看兵書戰策，不懂的地方，就拿去問祖母和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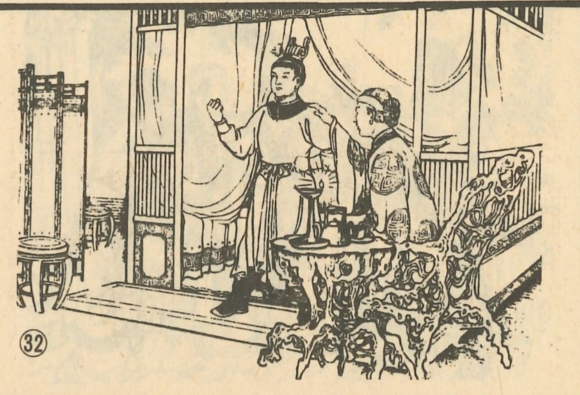
29 岳母見岳雲喜歡看史書，便常給他講歷史上的英雄故事，岳雲每每聽到半夜還不肯睡。



30 岳母講到當代的英雄，就閉口不談了。岳雲很奇怪，偏要她講，岳母被纏不過，禁不住長嘆了一口氣。



31 岳雲聽了，更加不解，便越發盤根究底的問個不住。



32 岳母這才把金兵侵犯中原，徽欽二帝被擄去的事，講給他聽。岳雲聽到半壁江山淪入敵手，朝內奸臣還在主和求降，氣得大罵奸賊誤國。



33 岳母見岳雲發急，又說："但朝中也有像你父親那樣忠心爲國主張抗戰到底的人，只要聖上肯采納他們的主張，國家還是有希望的。"她又勉勵岳雲好好學習本事，將來繼承父親的事業。



34 從此以後，岳雲心裏一刻也不能忘記國家的恥辱。他很想去參軍抗金，可是，剛一開口就被祖母拒絕了。



35 岳雲立下大志，便更加用起功來，不僅兵書讀了很多，連馬上的戰術也學會了。



36 一天早晨，岳雲正預備外出，忽見遠處一個人騎着馬，飛跑過來。



37　走近一看，原來是牛皋。牛皋奉命催糧草，順路帶來岳元帥一封家書。岳雲聽了大喜，要牛皋帶他到牛頭山去找爸爸。



38　牛皋說："吓，小老爺子！你當牛頭山是個好玩的地方啊，眞是小孩子見識。"岳雲忙說："我不是玩，是去打金兵。"



39　牛皋聽岳雲說要去打金兵，心裏好笑，有意試他一試。



40　牛皋佯怒道："你看我黑，竟敢如此胡說，眞是豈有此理，等會兒告訴你媽媽管敎你。"。岳雲見牛皋生氣了，央求着說："牛大叔别生氣，等會兒給你練趟鍾看。"牛皋才樂了。



41　他們說着話已到院裏，岳母帶領家人忙走出來相見。牛皋一張嘴不知回答誰好。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42　岳母請他喝茶，牛皋說："剛才在馬槽子上已喝了一勺子涼水。"岳母讓他吃飯，他說："軍令在身，不能久留。"說着拿出岳飛的家書交給岳母。



43　岳母問作戰的情況怎樣，牛皋說："元帥統領的大軍，常常一以當十，打起仗來不顧性命，殺退敵人才住手。牛頭山一仗，敵人敗陣以後，簡直不敢再來了。"



44　岳雲在旁聽着，又是高興，又是着急，恨不得馬上就到牛頭山去，他忍不住插嘴問道："金兀朮不敢再打，是不是就要退兵？可不能這樣便宜他！"



45　牛皋接着又道："事情也不是那麼簡單，這次我衝營過來，看見金兵正在暗地調動，不知道又玩什麼把戲，金兀朮詭計多端，我們也不能不加防備。"



46　牛皋說完也不休息，起身告辭，岳母命岳雲送牛皋出莊。



47　路上岳雲又不住央求牛皋，帶他回去。



48　岳雲知道牛皋還信不過他，立刻到碾房裏把八十斤的大鍾拿出來舞給他看。牛皋見岳雲勇猛賽過大人，喜歡得不住點頭。

但是，熱心的店夥卻一舉手中的茶壺，殷勤的說：「喏，我給爺特地又提了一壺熱的來！」

蕭苟之一聽「特地又提了一壺」，心中一驚，突然似有所悟，頓時想起客人住進房內，立即送一壺茶來。

心念方動，店夥已發現桌上沒有茶壺，不由驚異的問：「咦？茶壺呢？」

蕭苟之見問，毫不遲疑的回答說：「哦，方才你走後，我又請另外一位小二哥去給我換壺熱的……」

店夥立即迷惑的追問道：「碗也拿去啦？」

蕭苟之急忙道：「沒有，碗在臥室裏！你把茶放下吧，我喝的時候自己倒！」

店夥似乎已相信爲眞，立即放下茶壺哈腰道：「您請吃吧，小的走啦，有事儘管招呼！」

蕭苟之恨不得店夥馬上離去，一方面是饑火高熾，一方面也怕躭久了看出破綻來，是以，一面應着一面相送。

一俟店夥走出門外，蕭苟之立即將門關上，迫不及待的回至桌前，打開紙包就狼吞虎嚥起來。

蕭苟之雖然大口大口的吃着東西，但心裏一直感到不妙，覺得方才應該順便將茶壺接過，不讓店夥進來就好了。

懊惱之餘，雖然覺得僥倖，沒有被店夥起疑視破，但總覺得，只要那個店夥去和大家一商議，或自己一回憶，勢必立即發覺可疑來。

有鑑於此，蕭苟之決定還是隨便吃些東西立即上路的好，先到達「老龍河」渡口才安全，免得途中另生枝節，遇上了更多的麻煩。

心念間，蕭苟之已把大餅和滷肉吃完，由於沒有茶碗只得拿起茶壺來準備嘴對嘴喝。

就在他拿起茶壺準備痛飲的一刹那，心中一動，突然掀開壺蓋聞了聞。

因爲，他爲了防萬一，不得不格外小心，事關重大，絕對疏忽不得。

壺內熱氣蒸騰，撲面冲鼻，除了茶香，似乎沒有什麽怪味。

於是，放好壺蓋，正待放心痛飲，突然神智一眩，茶壺嘩啦一聲掉在地上。

蕭苟之心中一驚，頓時感到不妙，兩手急忙扶住桌子，才將身形站牢，心想，好厲害霸道的濛汗藥！

心念甫落，房外突然傳來驚喜低呼的聲音，道：「夏紅，快去報告姑娘，就說得手了！」

一個興奮的少女應喏聲，接着響起一陣衣袂破風聲。

蕭苟之一聽，萬分懊惱，知道再想跑已跑不了，只得將計就計，順勢向地下一臥，熱熱的茶水立時濕了一身。

就在這時，一陣雜亂的脚步聲，逕向房門前奔來。

緊接着，「蓬」的一聲門被推開了，立即衝進來一羣人。

蕭苟之雖然不敢睜開眼睛偷看，但他聽得出，至少有二十多人。

只聽一個較熟悉的聲音，興奮的笑着說：「就是他，哈哈，這一下子他可跑不了啦！」

蕭苟之雖然聽出聲音有些熟悉，卻不知到底是誰，他揣測可能是山上攔道的三個年青小化子中的一個。

接着另一個人催促道：「還楞着幹什麽，搜吧，早搜出來早去領賞呀！」

依然也是嗓音熟悉的那人阻止道：「慢着，姑娘吩咐過，在她沒到來前，任何人不准先搜。」

突然聽到方才買餅的店夥驚異的問道：「爺，您們是怎麽看到他溜進這屋裏來的？」

另一個人得意的說：「我們就躲在對面房子的窗前看，怎麽會不知道？」

店夥「噢」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麽，想是大感意外的驚呆了。

依然是方才說話的那人繼續得意的說：「本來在後街的小店裏就把他撂倒了，因爲店夥劉三一開門就看傻了，立即引起這小子的注意，所以我家姑娘才不得不現身用計把這小子誘出來……」

話未說完，方才替蕭苟之買餅的店夥也得意的說：「小的表現得不錯吧，他一點也沒看出來我是假裝的客氣，他還給我好幾分銀子呢！」

果然有人冷冷的說：「你老小子也別得意，你知道嗎，這小子的武功十分了得，我們大師兄三人被他一個人打得個個鼻青臉腫……」

話未說完，店夥已嚇得顫聲驚啊了一聲。

就在這時，突然有人緊張的說道：「大家閉上嘴吧，梁姑娘到啦！快閃開，閃開！」

蕭苟之一聽，知道前來的梁姑娘就是方才在後街小客棧中向他迴眸一笑，擲東西示警的那個紅衣美艷少女。

心念間，已聽那個嗓音熟悉的人恭謹的說：「梁姑娘，他中計了……」

話未說完，那位梁姑娘似乎已到了房門，立即生氣的埋怨說：「怎麽攪的，地上那麽濕，還不趕快把他抬到床上去？」

話聲甫落，立即有人吩咐道：「快，快，快抬到裏面床上去！」

接着一陣手忙脚亂，立即把蕭苟之抬起來，逕向深垂門帘的內室走去。

蕭苟之這時雖然很想再看那位梁姑娘一眼，他深知一個不小心，立即功虧一簣，所有的希望也隨之幻滅。

只聽那位梁姑娘嘖嘖兩聲，以極心痛的口吻，說：「看樣子他喝了不少，一定也跌得不清……」

另一個人急忙的說道：「這麽大熱的天，早把他小子烤乾了，抓住茶壺還不猛灌？」

接着一個尖聲尖氣兇巴巴的少女聲音，呵斥道：「什麽小子小子的，還不叫他蕭少俠……」

方才講話的那人立即不高興的說：「什麽蕭少俠？小狗子……」

尖聲尖氣的少女再度兇巴巴的說：「你給我滾出去！」

蕭苟之又被放在床上，似乎也有人點起了燈光，他雖然眼睛閉着，但兩隻耳朵張着，尤其對那個尖聲尖氣兇巴巴的少女特別注意，因爲他覺得這個少女的聲音非常熟悉。

繼而一想，頓時恍然大悟，那個少女正是「千面諸葛」老鬼精的女兒，上次硬把他關在門外不讓他進去的少女。

蕭苟之一想起了那個少女的身份，不由暗自哼了一聲，心說：上次妳賞了我閉門羹，這次我還妳全泡湯，咱們比着瞧好了！

心念間，已聽那位艷美的梁姑娘，埋怨道：「你來時就該帶個茶碗來……」

話未說完，店夥已委屈的說：「小的知道這裏沒有茶碗，當時就要拿一碗，是『春綠』姑娘說，小狗子精得很，一拿碗他就不喝了……」

又是那位尖聲尖氣的少女兇巴巴的呵斥道：「什麽蕭苟之蕭苟之，蕭苟之的大名也是你可以叫的嗎？」

店夥一聽，忙不迭的連連歉聲應是。

蕭苟之聽到「千面諸葛」的女兒一直護着他，心裏多少舒坦些。

又聽那位明媚艷麗的梁姑娘，憂慮的說：「他的功力不錯，要不是口渴喝的太多了，不會暈厥得這麽快……」

蕭苟之一聽，不由在心裏笑了，同時也暗爲自己失手把茶壺跌碎了，否則，他們掀開壺蓋一看，茶水依然是那麽多，騙局立時便揭穿了。

心念間，被稱呼「夏紅」的少女，可能是個丫頭，說：「小姐，您看他要昏睡多久？」

只聽那位美麗的梁姑娘，憂慮遲疑的說：「看他跌在水地上的情形看，最快也得明天傍晚才能醒來！」

只聽那個尖聲尖氣的少女，脫口驚啊道：「哇，要那麽久？那我們什麽時候回去呢？」

美麗的梁姑娘無可奈何的說：「只有等到他醒來以後再說了！」

話聲甫落，接着有人恭聲問：「梁姑娘，現在要不要搜他？」

那個尖聲尖氣的少女搶先道：「當然要搜呀！一個雪白的小紙包，裏面的藥粉是粉紅色……」

話未說完，已有人開始解蕭苟之的腰帶，另一個人則搜他的胸內及口袋。

蕭苟之所幸不怕搔癢，否則，這麽多隻手在他身上亂摸，他不哈哈大笑，才怪呢！

一陣沉默之後，外間突然傳來那個尖聲尖氣的少女，焦急不耐的沉聲問：「喂，怎麽攪的，這麽久，搜到了沒有？唉！快一點兒嘛！」

聽來有些熟悉的人，也不由焦急迷惑的說道：「沒有哇？不知道他放到那兒去了？」

蕭苟之一聽，不由在心中得意的笑了，心說：你們這些人如果能搜出來，你們就成了神仙了。

依然是那個尖聲尖氣的少女，焦急的問：「鞋墊底下臭襪子？衣服夾層後領子？都撕開看一看嘛！」

有些熟悉的那人不禁生氣的說：「所有的衣褲都透着燈光照過了……」

話未說完，已聽外間尖聲尖氣的少女，立即兇巴巴的說：「我去搜，我就不信他會吃了……」

驀聞那位艷麗的梁姑娘，脫口嬌叱，說道：「春綠，妳這個死丫頭，妳怎麽能搜？……」

尖聲尖氣的少女「啊」了一聲，想必嚇得止住了脚步。

但是，佯裝暈厥的蕭苟之一聽，卻險些驚喜的由床上跳起來。

因爲他根據那聲「死丫頭」，知道尖聲尖氣兇巴巴的少女就是丫頭「春綠」，而那位明媚艷麗的梁姑娘，當然就是「千面諸葛」的女兒了？

蕭苟之一想通了這一點，頓時心花怒放，他本來去不去見「千面諸葛」都無所謂，如今，爲了她，爲了這位美艷無儔，貌似春花的梁姑娘，爲了「千面諸葛」這位機智高絕，水陸功夫了得的唯一女兒，他明天中午以前，一定要趕到「千面諸葛」的家。

心念間，搜索他的幾人已匆匆潦草的爲他穿好了衣裳，俱都絕望的走了出去。

只聽那個被稱爲「夏紅」的丫頭，失望的問：「怎麽？眞的沒有搜出來？」

幾個搜索的人同時也頹喪的說道：「沒有……」

兇巴巴的「春綠」立即憤聲道：「都是死人，難道他吃到肚子裏了不成？」

美麗的梁姑娘立即低叱道：「不要胡說，那是一包巴豆粉，他吃了腹瀉不止，還能由大茂山跑到『女兒關』來？」

話未說完，立即響起幾個人的低笑。

只聽那位梁姑娘繼續無可奈何的說：「好了，搜不出來算了，等他醒了我來問他！」

驀聞那個「春綠」丫頭，焦急的問：「小姐，要不要灌他一些解藥咱們現在就追問？」

蕭苟之聽得大吃一驚，心知要糟，如果被他們灌了解藥，一切就完啦！

心中一急，不由悄悄將眼睜開一條縫，油燭高燃，滿室明亮，只是一個人也沒有。

再看前後窗，但都敞開着，徐徐的夜風在室中流動着，燭苗徐徐搖晃。

打量着，又聽那位梁姑娘低聲道：「不用了，他也辛苦了一天了，就讓他睡到天亮再說吧！」

接着一靜後，又聽梁姑娘關切的問：「他身上沒有碰傷的地方？」

嗓音有些熟悉的那人說：「沒有碰傷的地方，只是衣服都濕了！」

梁姑娘立即道：「那沒什麽，待一會兒就乾了！」

說此一頓，突然又鬆了一口氣說：「好，大家折騰了一天了，也該去休息了，留下兩個人在這兒照顧着，其餘的人都去吧！」

接着響起數聲恭謹應是聲。

又聽梁姑娘續叮囑說：「你們兩人在這兒好好照顧着，有事馬上去通知我！」

隨着兩聲恭謹應是聲，梁姑娘等人已走出了房去。

蕭苟之一聽，立即悄悄繫上腰帶並結上鈕扣。

就在這時，只聽外間一人埋怨道：「眞他娘的掃興，本來到手的銀子，結果他娘的沒影兒了！」

（未完・上）

湖海恩仇錄／展鵬·文 可飛·圖

苗疆雙姝

孤苦乞兒 忠肝義胆

這是一座破廟，破得很可憐，連個菩薩神像也不知去踪。但是，別看是破廟，哈，依然有廟主——當然不是出家人。還有不少住客，說住客倒不如說是乞兒來得準確。

人，眞是個奇怪動物，人多高低，那是不錯，而乞兒也有窮富之分，難免可算怪事。在這兒，你就可看到，住的乞兒不算多，大約有十來廿個。可是有的住廂房——好，當然也好不到那裏——而有的睡廊下，平常時候，也不至於有什不便，犯到下雨、下雪天，這就令那些窮丐是苦上再加個苦字。

雨，最怕的是綿綿秋雨！秋，已在警誡着他們，是他們苦難日子的開始，一下雨，糟糕啦！不少人是連晾衫的地方也沒有，濕了依然濕。可憐，睡的地方也不乾燥，稍大的雨，那他們祇有睡在水中的地方。

可是，不論何種天色，更不能出門求乞——這份子錢可不能少，也決不可拖欠一個子兒。

誰知道乞兒有他比他人更苦的時候。

也不知是誰說的：「做慣乞兒懶做官」這句話的。

這一次，一連下了三天雨，連綿不絕，天氣是越來越冷，他們是明白到老天爺將會轉凍，一下來，唉，得大冷了……有餘糧的，不在乎，能等天開晴。可是，乞兒又能有幾個能有餘糧？而餘糧又多得到那裏？三天後能抖抖簌簌的出門求乞的，祇有七八個，十來個是在等死了。

可是，有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小乞丐，不論是風吹雨打，不論是天陰天晴，他可困不住，依然的往廟外走，雨中跑，每天，他總有本領，帶回來包子、肥鷄……照理，十四五歲的孩子，正在長發之時，該吃得多。但是，他却一回來，先照顧那個垂死的老丐，這老丐還有個女兒，年紀有那麼廿一二歲。老實說，破衣敗絮，面垢髮蓬，神仙或者可以看得出她是美是醜，是人，總是把她當作個醜八怪，臭叫化算了。

今天，小乞丐取出包子，又將鷄殺了，用泥封了烘……這是正宗，名聞全國的叫化鷄……

本來，老丐已奄奄一息，唉，人，不知什麼的，一聞鷄味，竟然會活了過來，兩鼻嗡動，聞着這香味，然後，雖說困難，可也說出個鷄字來……

小乞丐是不在乎，先撕下一隻鷄腿。那是一隻鷄的精華部份。另一隻，他塞在那少女手中，人啊，誰沒個良心？鷄是人家的，看小乞丐脚底血印，瘦得無肉的脚膀上到現在血還在下滴，分明，爲了隻鷄，他是吃盡了苦，能好意思坐享其成，將兩隻腿父女分吃？

「姊姊不餓，鐵弟，你自己吃……」

「玉姊姊，我捱得起，不餓。眞，我騙你，就是騙了親生娘老子。」孩子在賭神罰咒了……其實，誰不知道，孩子食量大啊……連半餐也餓不起。女兒家吃得少……但是，死也說不過孩子。因爲，他還偷來幾隻包子……他吃了三個，還留了二個給老丐父女。

正在此時，廟主來收租了，其實，他已三天爲雨所阻，一進門，聞得了鷄香，所謂廟主，就是團頭，也是化子頭，他可是比有錢人還舒服。反正，錢是有週圍十里的化子代他討。每個化子身上，收了三文、五文。也眞能好個當官作府的。現在，先來吃鷄。尙幸鷄腿巳先讓老丐啃了一大半，而少女的一隻還有大半隻未動，團頭一看，也不客氣，更不嫌髒——化子能嫌什麼髒？它把搶過來，怪笑聲中，順手還摸了少女胸前一下，少女可嚇得幾乎暈了過去。

一邊吃，這團頭可一邊笑，笑得眞他娘的比鬼哭還難聽：「什麼時候來的，好像還沒掛號吧？今年多大啦？哈哈，看來還蠻有些意思，怎麼樣，跟咱家回去，姓高的可不會待虧你……嗯……」姓高的越問，越貼近少女的面……也不知什麼一來，姓高的祇覺得眼前金星直冒……辨一辨滋味？依稀聽得「啪」的一聲……這可斷定了，自己挨了打……不輕的打，這不是造了反！化子竟然打化子頭，這不等於百姓造了皇帝的反……

「是他娘的誰？」

「是你小祖宗！」

「啊，我幾時有個小祖宗……」一邊問，一邊尋。他眞可能一下打昏了頭，這才問出這句話來。

「今天有的！」小乞丐還在說，那你可眞是討了打……

姓高的是丐帮中人，命令他管轄十里，就是說：他已是個二袋子弟。沒些三脚貓，能壓得衆？挨打是一個不留神，也不可能是色迷心竅而疏於防備，而今，他守歛心神，看清形勢，打他的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孩，他生性陰沉又殘狠，試問：孩子能討得個「好」去？

「是你打我！」

「哼！小祖宗想打你也不是一天二天了！」

「喔，與我有仇吶！」

「不，我恨你的爲人！你算是咱們的頭？你幾時理過我們死活。你幾時令我們在風雨飄搖中有碗薄粥湯……你祇是死命的要錢，錢，錢……。看見我們稍微有些好東西，也不理是偷來，摸來，捱了打掏來的，你總得分。你……憑什麼……還要欺侮玉姊姊……」

「哦……有志氣，也挺有正氣……我他娘的，不打得你志氣跟正氣似屁一樣放盡，你老爺就不姓高……」

別看他說話溫溫吞吞，可是出手却快得萬分。不見他人轉步移，而雙手已將個小乞丐抓住了。

小乞丐年紀小，所謂初生之犢不怕虎，再說，他自己也有兩膀子氣力，七八年的化子做了，也煉成他一身銅皮鐵骨。何況；他本來心高氣傲，姓高的抓住他，他能就此罷休？拚命的想掙……不想咯咯兩聲，饒是小乞丐硬朗，也無法受得這折骨之痛——他一聲也不哼，昏死了過去。

「怎麼樣，不出聲啦，裝死啦，有那麼便宜……」姓高的看來還是個點穴的能手呢，一按一弄，隨手將小乞丐擲出，可憐，到這個時候，才聽得小乞丐一聲哼……醒了。

這一醒，痛楚立即有了感應。到底是十四五歲的孩子，而雙臂骨被折，能不痛得哭出來……不想，那邊又傳來姓高的說話：「哭了，什麼，痛了吧！小鬼，告訴你，還沒痛夠呢……」

「有本領的，殺了我！」小乞丐在竭叫了。

「殺了你，不好玩……嘿嘿嘿——！」

該死，姓高的當個孩子是玩物了……步聲動，而那邊撲過一個女化子，正是那個所謂玉姊姊：「團頭，你……饒過了他吧……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沒爹沒娘的……夠他可憐了，您就高抬貴手……」

「你與我閃開，否則，你老子先消遣你，信不信？剝了你的衣服，綁起來給大家看……」

無恥，陰毒，人之中，那會有這種畜生，禽獸。少女讓他一嚇，竟然嚇得昏了過去。一倒，還好，倒在老父的懷中！老丐是眼見如此變故，他眞恨不能死……孩子是個好孩子，爲了自己竟然捱了這樣的苦……

「咯」又一聲，可憐的孩子，又讓姓高的折了一小腿……後來，他却連連的施展那種絕滅人性的連環截骨法，孩子是連哭叫的機會也沒有，又再痛暈過去……

「你們看見了沒有……」姓高的向衆訓話了。因爲，事情一展開，那些個化子全巳出來了。因爲，他是團頭，你們得聽他的收規，取錢，今日，中間有這樣個插曲，他們又有誰敢走？

「哼……誰得罪了姓高的，有他的好看……」

「可……團頭……孩子這一來，全身廢啦……」

「帮中本有殘廢一門，怕什麼？」

「能……大發慈悲……」

「住口——太爺今天還有別的事情幹，否則，我還得消遣他一段時間呢……先把份子錢拿出來……」

好，算是絕了。份子錢，那些可憐虫早巳備妥，等他來收，那沒什麼。孩子一份，與這一對父女可抓了黑，爲什麼？他們這幾天全仗孩子養活着呀！又巧的是：他倆到破廟，沒與團頭打照面，今天……

你倆可別急，這個天殺的另有打算。因爲，他可看上了那個女化子，事實俱在，化子多而化子婆少。夫婦化子，還能不打花鼓，走四方……併個雙擋，說說唱唱……就因爲化子婆少，姓高的那能放過一半個女的。看官老爺們：實實在在，化子是人，也有性……如此，本來沒有半個女的，來了一個，豈不等於奇珍異寶？誰還管她年輕、貌美與否？所以，姓高的巳抓住了剛由昏迷中甦醒過來的少女：「跟我走！有你的好處！」

姓高的做夢也想不到，今天一天碰上了二個好種。一個被他整治得寸骨寸傷，而那女的，更好，一起身，奮身一躍，頭往廊柱上撞。頭與石柱較量，肉頭能有便宜？當場頭破血流……倒於地下，這兒的少女倒地，那邊的老丐嚥了氣……您說：可憐不可憐……

姓高的可沒事人一般，哼哼冷笑了兩聲……想走了……不料，門口有個戴大斗笠，雨衣的文士，對他冷冷的笑。這笑竟然會如此陰狠殘忍的人，會心裏骨裏冷出來。但是；姓高的明白，江湖道上，各門各派，沒人「肯」干涉丐帮的事，事實上，丐帮是江湖一大帮，常言道得好：「帮有帮規，門有門法」。互不相涉，因此，姓高的依然走他的路，可是門口爲此君阻煞，何况他還牽了一匹大馬。這可令他大不方便了，他想出口請讓，可人家先開了口：「走了？」

「呃——」姓高的可有些攪糊塗了，不走，還等在這兒幹什麼？錢巳收了，人也收拾了，死的死了，傷的傷了，是該走了啊……

「就此一走了事？」

姓高的不知什麼的，覺得此人之說話，有些異樣，聲音不是十分難聽，却令自己心跳加劇，尤其是他說一個字，他心會一跳，第二字心跳加倍，由此類推，六個字幾乎令他的心跳出了口……這算什麼講話……

不對，撞見了江湖能人，不能强上，强上眞能沒了命……人、是個性完全相反，越是殺人不手軟的，越是怕死，姓高的他對小化子，毫不容情，無所不用其極，可是，想到自己也要死時，他比任何人害怕。

「大俠……你可弄錯了……我——祇是在執行敝帮之帮規。」這言中有意，你，別與咱們丐帮鬧別扭。

「是誰訂的這樣的帮規？」

「咱們幫主……」

「帮主姓什名誰？」

什麼？大哥……你連丐帮帮主之姓名也不知，你眞應了廣東人一句俗語：「好打有限。」丐帮爲天下第一大帮……可你却大概瞎了眼睛昏了神，憑你這樣，能走江湖？還大模厮樣的騎了匹馬……眞他媽的該死了卅年！那能活到今朝？想到這兒，姓高的又神氣了。

「閣下連敝帮帮主之尊姓大名也未知，請吧！」這聲請，意思是你就少管閒事了。

「嘿嘿嘿——」

不對，這笑聲又令他的心跳了……

「你可知我是誰？」問得很嚴肅，可是姓高的，他那會知道？所以，他搖了搖頭……「我姓什名誰？」問得更嚴肅了，可憐，姓高的越發的不能回答……爲什麼，他巳感到喉間作癢，分明想吐血，而所以會吐血，根本是這個看來面目冰冷的傢伙，不知用什麼功夫，逼出來的。

「如此，你又怎能怪我不識貴帮主……啊！你說……」

可憐，姓高的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忍受，口一張，一股血箭，直噴半空，並且，口角還有血在湧出，而人巳倒在血地。祇見他在地上，來回的翻滾騰跳。其實，姓高的，你一着地，即使你功力不夠，也該收束心神，靜臥不動，而今，你這樣的翻滾……可憐，你比那小乞丐更苦了。因爲，你勢必將全身筋脈翻滾折斷……骨折還可接駁復原，筋脈一斷，此生祇能做個癱瘓兒了。

「怎樣，味道不好受吧！如果，我不看在鐵掌伏龍之面，我早巳將你首級割下，送給他看看，他門下竟然有這等昧良無恥之徒，混跡其中，也可要他知道，再不切切實實整頓家規，哼哼，丐帮從此再不能稱雄於江湖。」

斗笠客是從容的走進廟殿，在場人個個看得心驚肉跳，誰也不能明白，此君用的什麼手法，竟然將個趾高氣揚，目中無人的團頭，弄得狼狽——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這團頭巳是寸步難移了——一見他走進來，有些人是走開了，有些人是避得遠遠的。而斗笠客先到老丐身邊，一蹲下駢雙指直點老人之「歸元」位，半晌，他嘆了口氣，分明，老人巳眞的死了。然後，他再看了看那少女，一探脈，一按寸關尺，冰冷的臉上，算是露出一絲笑容來。想來少女頭破血流，還有活命之機。

最後，他走到這個倔强而又可憐的小乞丐身前。冷冷的對他說道：「孽由自作，鬼精靈，害得我走了不少寃枉路，否則，也不至於攪成這個樣，現在我問你，痛不痛？」一邊說，一邊撫摸孩子之全身。

孩子依然是倔强的，他祇說了聲：「不痛……」然後不再言語了。但是，你說是這樣說，其實，額角頭上，黃豆大的汗珠，成串地掛下！你說痛是不痛？

半晌，斗笠客由佩囊中取出豆大一粒火紅丹丸，一駢雙指，將孩子的嘴張開，丹丸入口，一運眞氣，不必津液，就此滑入咽喉，溶入內臟……孩子一直不哭的人，當斗笠客如此對付他——救治他時，他哭了。

「沒出息，大丈夫哭什麼啊！」

「我對不起你……不與你……捉迷藏……我不會害死……人……我該死……」

好，孩子果然是個好樣的，才十四五歲的孩子，他以別人的生死爲己事，這就難能可貴。如此冷漠陰沉的斗笠客，也不禁爲他動容。

「老的是壽元巳盡，死是免不了，活也活不多幾天。至於那個小姑娘，天賦不薄，雖然一時性烈，撞柱破皮，血是流了，死却死不了，大可放心。」

孩子一聽，心神一寧，可能是藥性巳到，人，巳睡着了。

「足下是何門派？竟敢來干涉丐帮之事！」

哦，那裏來的架樑……」斗笠客是一長身，一看，面對面，祇有一人。不大對，事實上，他聽得有二三個人進廟門，與傷者用切口，說暗語。並且，這兩三個人並沒走遠。啊哈，埋伏在一邊，再一寧神一聽，果然，廊簷中有悉索之聲，人跡巳知，也就不必在乎。至於對面此人，嗯，分明是化裝……你看他白髮盈顚，而眉黑有彩，雙目烱烱，唇紅齒白。一身化子打扮，全是錦衣綢緞，胡亂補上幾塊破缺——這那裏是化子，直似貴介公子。眞不明白，丐帮幾時發了財，而令化子的打扮也不同了。

「喂，你是啞的？還是聾的？」

「俺既不啞、也不聾，我得要等上面兩位一起下來，打個羣架，旣熱鬧，又有趣！」

話聲未完，祇聽見「嘶嘶」之聲，自天而降。借一抹光綫，可以看出，下來二條乃是中原未見，連雲貴苗疆，也極少見的惡蛇七星勾子。斗笠客是博學多聞，一見兩條蛇身的白點，又大又鮮明，這分明是其毒無比，七星勾子又名鐵綫簾，道家名爲黑騰蛇，極難豢養，別說爲其咬上，那怕纏住，甚或爲其身上腥液所中，也能令你死於非命，而今，丐帮中人竟然有了這種人……丐帮門規之鬆懈，更可視見其一斑。

斗笠客現在可不敢大意了！多年不用之兵刃又出了手。瞬時間，一泓秋水，舞起斗大一個圓圈……而兩條七星勾子却是毫不在意，並且，墨信吞吐之間，騰跳飛舞在斗笠客之四週圍！最厲害的是這蛇，竟然不畏斗笠客之利劍。除了一碰而外撞外，根本不能將蛇擊斷，甚或刺斃。

還有更可惡的事呢，現在，這三個化子是同時露面，手中各執竹杖，他們明知無法可以近得此人之身，他們要耗盡他的眞力。因此遇到七星勾子被擊退時，他們就近的，用蛇杖點撥，總之，這兩條蛇是主角，直將個斗笠客弄得一籌莫展，尙幸斗笠客是個深沉耐得住氣之人，否則，早巳因氣憤而難免現出漏洞，落個重傷，甚或身亡。

不過，誰也該看得出，長此以往，斗笠客總難脫身。並且，被困時間越長，危險也越重。就在這個時候，半空又飄來幾聲鈴聲！然後是人語聲：「看來仲道友難以脫困了。」

「我看也是如此。可惜，你我太知道他的脾氣，不喜歡有人助他，否則，我早就先砍了三個賊花子，再去對付這兩條惡蛇——」

「是商家賢昆玉？我姊妹也來了好一會，殺了三個賊化子可以，這兩條蛇，萬不能傷……仲大哥，務請劍下留情。」

奇了，人，其實來了不少。並且，誰也知道自己個性，更奇怪的是那一對姊妹，說話更不合理。人命不在乎，蛇命却要緊……突然，斗笠客想起了師門至交後人，苗疆雙艷的姬金花、姬銀花，還有……

斗笠客額角竟然見了汗……

但是，事逼勢緊，他是再無考慮之餘地，事實上，這三個賊叫化也着實可惡，自己那會這樣糊塗，中了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迂腐之論，而毫不變通。是該先殺三叫化，然後，再對付這兩條惡蛇。主意已定，身法立變，與蛇硬碰硬鬥，因爲有三叫化之竹杖相助，一個蜺身，避開惡蛇，他的秘魔劍，號稱迅疾第一。現在，又在氣憤頭上，更如驚虹閃電，祇見劍光一揮，好，血光立現。這一來蛇陣立解。因爲，蛇，始終是虫物，即使訓練有素，也不能如人通靈，血光現，血腥味立即爲蛇信所探到。那會客氣，雙雙向那死尸報到。尙幸是死尸，否則，更增三分恐怖之味……

兩條蛇吮血有聲——本來頗爲高大身子，不多時，立即變成一具枯骨。

另一面，尙餘兩化子可嚇昏了，也亂了套。本來，分三角形輔助雙蛇，現在，蛇未死，却先吸乾同伴之血，再想到雙蛇噬人之慘狀，兩人竟然會屎尿下流，不顧一切地向廟外逃去……

人，下流到如斯地步，斗笠客也不禁一聲苦笑，殺這種人，未免太令人有被辱之感。不過，這兩條蛇……就在此時，一對千嬌百媚的廿二三歲苗裝少女下來了……一見斗笠客，各各笑嗤嗤的叫了一聲：「仲大哥……」

半空則又傳來所謂商氏弟兄的對話聲：「勉弟，看來這場戲有得做下去了。」

「琪哥，不至於吧！有你我在場，姬家姊妹總不見得來個倒搶親！」

斗笠客可有些呆呆的，對空中一揚手：「商家兩位大哥，還不下來，眞好意思看我的戲……」

「你不叫，我弟兄也眞不敢下來——」聲隨人到，祇見一對年約廿七八歲的俊俏少年，一身短打扮，背上各各斜插一支光華泛隱的銀槍。一隻魚皮佩囊，斜跨右邊腰股之間。個個笑嘻嘻的向斗笠客雙手作揖。

斗笠客是苦笑了笑道：「賢昆仲好氣色！」

「不如老兄你，喜氣透華蓋……」

奇怪的是他們在敘談笑語，這一對千嬌百媚的苗疆女子却在忙。是雙蛇吸飽了血，抑或另有外情，外人不得而知。祇看見這一對姊妹對住雙蛇，口中不住嘀咕，似念咒又似唱歌，一邊唱，一邊却由她倆之佩囊中，擲出一支支烏木也似的短棒。極快的，佈成一個圓圈。這可算得奇怪，兩條如此兇惡靈活的七星勾子，不知撞了甚麼邪，竟然會一些些改少靈動之勁，然後，祇在盤旋遊移了！再後來，四隻巨眼，慢慢的閉上了……

姬氏雙花到此地步，也不客氣，各各

戴了一雙形似黑紗所織之手套，一些也不怕的，將兩條蛇各裝進一個鹿皮囊內。每隻佩囊中放下了烏木幾段，然後叮嚀叮嚀的，走到了斗笠客之面前：「仲大哥！你好？」

「不好！」斗笠客是冷冰冰的吐兩出個字。

「我們來得不好？」

斗笠客搖了搖了頭。實在，他自己明白，姬氏雙花眞的不來，自己能否脫出雙蛇之厄，是個極大疑問。再說；自己爲了避她倆，足跡不履苗疆，突然，他的臉面上有了一些笑容：「你我有約，不得相互追踪……」

「大哥，我們不是來追踪你的啊！適逢其巧啊！」

什麼？適逢其巧？

「眞，我們是來追踪這兩條惡蛇的啊！這兩個該死的狗才，他們竟然是丐帮中人。其實，他們在苗疆出現時，那像個窮人，實在是個大客商！出了五千両香粉，二百担鹽，還有梳啦，鏡啦！可就要兩條七星勾子。

「本來，泰米族中少主是捉到了兩條。是爲我倆捉的，以便合治毒蠱靈藥。可讓他們先以利，後以情的騙了去。等到我倆發現，就不得不追踪前來。尙幸我們對七星勾子之蛇味有感應，因此，追到了此地……」

斗笠客越聽將個頭低得越低。商氏兄弟可開了口：「仲大哥，你，實在不該矯情！」

「你懂得些什麼？你們不矯情，大可去啊，而且一對配一對——」斗笠客出道以來，從來沒有如此出言沒有分寸的；實在他是急昏了頭。待到發覺不對時可是言出如矢，一發就難收回。現在，看，出事了！

姬氏雙花眼中已蘊滿了淚水。但是，她們依然是滿面笑容，祇不過慢慢的開始跪了下來——雙手極快的，已取出了三柄金刀，三柄碧玉叉——

商氏兄弟大叫不可！

斗笠客也不能不跪了下來，大聲道：

「金花，銀花，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討厭我們啊，討厭到骨頭裏去了啊……」

「不，我從來沒討厭過你們——看……」斗笠客到底是秘魔門中之唯一健者，秘魔俠本來講究的是快、疾、迅、準。而今，姬氏姊妹是心痛情切之際，那能避得過這別具竅門的秘魔小擒拿手。每人之三刀三叉，全讓斗笠客一手攫去。並且，出手奇快，在場人根本沒看出個來龍去脈，斗笠客之雙臂已釘滿了刀叉。

「你這……算什麼？」金花花容失色了。

「恨極了我倆，更恨極了我倆……」

「不，是我懺悔。是我說錯了話。是我傷了你倆的心。這戮命刀、絕滅叉該我受……」

「快不可開口——」

「如果你倆能夠原諒了我，我就不開口——」

「神主在上，我姊妹倆，決不再怪文郎！」

好，既然如此，斗笠客他慘笑一聲後，再不出聲。商氏弟兄却好，祇見他倆各出一掌，這就可見兩人之功力，不多時，六柄金刀、六柄碧叉各各隨血飛起。

嗨嗨，就在此時，祇見一條高大黃影，如飛鳥襲到，向商氏兄弟背後，一人一掌。此時商氏弟兄祇顧救治至交好友，那會想到這個時候突來勁敵。雖說憑兩人之功力，已將斗笠客自刺之刀叉彈出，不過，他倆尙未回過氣來。黃影已飛到，這一股勁風已可知此君之功力可怕。如果眞是自己的老對頭，那麼，兩人非受重傷不可了。

說時遲，那時快，兩人的念頭尙未轉好，而兩聲嬌笑中，一股香味傳來，分明，姬氏姊妹已出了手，商氏兄弟雖說放了一半心，可也不能太托大。一聲怒叱，兩人已將斗笠客帶了走。不然，耳邊又聽得「刮」的一聲怪叫，黃袍人回身就走。對不起，明見其來去如閃電，並且，更看清來人非別，正是自己老對頭；北邙山山主黃魔柯君桀。

老實說；憑黃魔之功力，他的劈山魔掌，饒是一等一的好手，不中則已，一中則無可倖免。又何況，此君來去似風，一擊即走，永難追踪。今日，他那會一個盤旋，又跌撲於地。這可說是從來未有之奇事。

斗笠客仲文德却明白。因爲，他親眼看到兩姊妹雙雙搶出，各擧佩囊，一阻老魔……而佩囊中正是兩條鐵勾籐——七星勾子，本來兩條毒蛇爲雙姝之伏龍香制住。而今，憑黃魔之開山劈石之掌力，好，將雙蛇驚醒了！蛇性善噬，那會放過，老魔之雙掌就此爲蛇各咬一口。上文已說過此蛇奇毒，你怎可以爲其咬中。即使是一等一好手，也無法可以支持，因此，他一個盤旋，又跌撲在地——現在，他是再無法可以起身了。

「老魔頭，你這是偷襲——」

「你！你們用毒——物……又算得什麼……」

「老魔——」是姬金花在開口：「我們祇不過阻你一阻，希望你們憑眞本事打一架而已。想不到，你自己招惹了七星勾子——與我何干——」

老魔一聽是七星勾子，不禁心魂俱震。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以爲可以一擊成功，不想反而成全了老對頭——柯君桀其實不怕死，祇不過死在毒物口中，可眞不是個味。還有，本來，他還可憑仗本身之功力抵禦，一聽七星勾子，老一輩人，那個沒聽過七星勾子之厲害。並且，毒入血液，再透骨髓，那時候，這個苦痛決非人所能抵擋。因此，如此驕橫不可一世的老魔也會流下淚來。

「商大哥，你看如何？」銀花在問。

「你又想在仲大哥面前做好人，哈，隨你，說實在，我們可不怕他一個人，想當年他十三妖徒在時，尙且爲我弟兄一擧殲滅，一個孤老兒，不殺也罷……」

「既然如此，我倆就救他一命，不過，老魔，你可不得呼天搶地叫救命啊！」

黃魔柯君桀是個年老精、鬼老靈的人，他明白七星勾子其毒無比，世上決無解藥可令其無恙。現在，聽了這番說話，心

中又疑又驚，當然，他不想死，希望有活命之機，但是，這二個看來貌美似花，除了苗家裝束外，一些也看不出是江湖道中人，她們那能救得了自己？

再一想，蛇在她倆手中，自己就是吃了她倆的虧，而讓毒蛇所噬……眞可能由她倆手中討得命活……至於什麼呼天搶地，自己這大年紀，這深厚之功力，還眞能忍不住痛？唉，柯君桀呵柯君桀，須知你兩掌被噬，必需刮骨療傷。世上，祇有關雲長一人，能談笑自若的受此療毒法。因此，後人稱關侯爲天人，華陀爲神醫，至於黃魔你，當然，你有你的魔火，魔燈，魔箭，魔刀，却沒有尅制七星勾子之奇毒，當姬氏姊妹，一人一手，用一柄小金刀劃開掌心時，一股奇痛，直透心田，可憐，這一陣痛，痛得老魔兩眼發黑，分不出東南西北，不一會，也可說兩姊妹之出手極快，很快的將老魔掌心四週之內劃了個井字形，將井字中間方塊挑出，可憐，祇見黑血如墨，流個不停，黃魔那裏曉得，這一陣血已將他的功力流走了一大半。

然後，雙姝又取出一對火紅如珊瑚之玉石，繞住掌心四週團團滾轉，到這時，柯君桀算是心神方定，又半晌，掌心一涼，好似有藥膏敷在傷口上，老魔這才算脫離苦海。不過，如此江湖名流，已經心神俱震，涕淚交流了，再靜坐一會，而耳邊已响起兩姝之語聲：「七日內，不可妄動眞氣，不可動酒涉色，否則決死無疑，莫怪我姊妹言之不早——」

老魔冷冷一笑，到底是一代魔宗，他是支持起身，向兩姝看了一眼道：「不謝，是我狂妄，謝你，心中實在不忿，來日方長，後會有期……」說完，他依然大袖飄拂，揚長而去。

「唉，」商琪不禁嘆了口氣，對雙姝道：「你們苗家，果然厲害，從此之後，老魔頭的功力起碼毁了一半……」

「咭咭咭，誰叫這老不正經的，死命的跟在我姊妹身後啊，如果不是爲了兩條七星勾子，早就和他打了起來。銀花還主張用碧蟾粉毁他雙目呢！是我阻止……」

「爲什麼？怕仲大哥又怪你們濫用毒藥？」商勉一邊講，一邊笑了起來，而斗笠客是依然冷着一張臉……商琪不禁嘆了一口氣道：「不是說仲大哥不俊朗挺拔，祇不過，老是冷着一張臉，哈，眞可謂人結人緣，姬家姊妹，可偏會喜歡這張冷臉子……」

商勉接口道：「如果仲大哥再是笑臉對人，唉，我眞怕不知有多少江湖女流，爲他神昏顚倒呢！」

「今天你弟兄把我挖苦得還不夠！」

「不！不，不，祇此一遭，大哥可不能發脾氣！」

「要我不發脾氣也成——」

商勉大叫道：「琪哥，你可別中他的計——」

仲文德的面色更冷了，商氏弟兄一見如此情形，曉得不答應此公之事，眞能翻了臉，商琪苦笑了笑：「仲大哥，我弟兄之本領，你是知道的，別逼我們做力之不及之事。」

「力之所及，你們不會推托。」

「你我知交，焉有推托之理。」

「好，這個孩子交給你倆……」仲文德手一指，指的正是那個可憐的，被折磨得極凄慘的小孩子，然後，又對姬家雙姝道：「將她帶上，進入苗山。」

商氏弟兄是面有難色，不過，却抝不過仲文德之情，將孩子扶了起來，現在，孩子可並無折骨之苦，祇不過身體軟弱無力。

而金花則極快的抱了那少女在臂彎中，走出了廟門，仲文德取出幾両銀子，要其中比較忠厚的化子，代死去的老人安排，然後，一行人走了，廟中依然是一片凄然，而雨還在下——

光陰似矢，此言不虛，一晃眼，又過了三四年。

三四年中從未有人聽說苗疆雙姝與仲文德之事，連商氏弟兄也失了踪，其實，商氏弟兄爲其老父禁閉在終南山，大松岩，爲了他弟兄誤交匪友，商氏弟兄眞有說不出的寃苦。但是商奇清是最討厭苗疆十三門中人，尤其是什麼蠱、毒、蛇、陰……提起就得捱駡，商氏兄弟素來口齒伶俐，嗨……就怕這個老頭，好吧，不准出山就不出山，至於這個小乞丐，應該如何安排呢？

「當養個小厮，不准他習我商門的武功！」

又打癟了。反正孩子吃慣苦，又加體質極佳，多走山路，多砍山柴，也是鍛練之道，兩弟兄祇能對錢靑打了幾百個招呼，因爲，萬一山水有相逢，見到仲文德，那不是太有負所託。

不想孩子可挺硬氣，也眞講理：「沒幾位，我早就死了，就算當叫化，對，我會討，我會耍賴皮。可，人越學越壞，更且沒個容身之地，此地可好啊，安居樂業，我，還求個什麼？習武——」講到這兩字，挺硬氣，挺聰明的孩子，竟會流下兩行眼淚來。商氏弟兄以爲他感激流淚，誰想到這孩子別有段傷心事……

孩子砍了三年柴，三年來，他的身材越來越高大，因在山中奔跑騰跳，砍柴挑水，人，越來越結實。

沒人敎他輕功，可是那些個斷澗，小溪，他是一躍而過，孩子嘛，又沒個伴，商氏弟兄可憐他，還能說個二三句話，其他家人，全當他是個小厮，試問：能有什麼好面孔看，祇有一個例外，就是那個厨娘。

人在長大，食量就得增加，吃得太多，給家人多說幾句閒話，如果沒有厨娘代他偷偷的留着些貼餅，米團，孩子眞能餓壞了。

也因此，他在山中，砍柴不得不快，餘下時間，打山鷄，捉野兎，有時打得多，這就可看得出孩子的機警勁。他就放在陰涼山洞中，可以分幾天烤吃……嗨嗨，最近，他打的野味，時時不見了，他這個惱火啊，是誰來湊我的現成！好吧……等等……

有心那怕等不着，果然，有一天，在正午不到，已時左右，來了個文士，說他文士，因爲他穿了件長衫，實在，又破又髒，和乞丐沒大分別……一到，眞熟手，一按封洞石塊，推開了，手一伸一掏，一只肥山鷄已讓他拿了出來，前面有條小山

溪，他是取水，燒水，浸鷄，拔毛，開腔，然後，烤山鷄，本來，他是十分的火冒，不知什麼一來，看見是個乞丐，他的火慢慢的，慢慢的，熄了。

「大風起兮四飛揚，笨旦捉鷄我來嘗，乾瞪眼兮鼻生烟，予在一邊喜洋洋……」

喏，這可沒火引火了，乞丐大爺，你吃鷄嘛就吃了吧，還要胡謅大風歌，試問，就算是個泥人也有個土性，錢青可再也忍不住了，大吼一聲，人似飛鳥般由樹隱處跳下，伸手想搶餘下半只鷄，對不起，「嗖」的一聲響，手背上結結實實的捱了一下重打，痛得他幾乎眼淚直標，錢青可有股死牛勁，打我，怪我一時不察，好，我再搶，看你怎生打得我？錯了，孩子啊，你不明知而故犯，那還好，一動强，對不起，這一打，打得比第一下更重，眞可能把你的手背經脈擊斷。

錢青捱了這一下，沒法忍了，一手握住手腕，一手死命的揮，希望血脈通和。可一看那個文士，乞丐，他可是笑瞇瞇的撕着山鷄肉，一面又在唸他的詩不詩，文不文：「一擊不退，再擊不走，蠢乎哉，蠢乎哉……」

錢青是個不太會轉彎的人，他死命的顧住道理，自以爲，山鷄是他打的，屬於他的，你要，該問我，不告自取，此之謂偷，偷了人家的東西還打人，天下有你這種不講理的人？

錢青侃侃而談，文士却大笑道：「明明是你偷，當面的偷，還說我偷？此妄人也乎？請問，如何說是敝老夫子偷……」

「因爲，這山鷄是我用山石擊落。」

「擊在那裏？」

「前胸……我打山鷄，練就俺的眼力，專打鷄胸！」

「可惜，鷄胸已爲我吃了啊，毀屍滅跡，無可查對了啊？我問你，其他，你又怎可說明，此鷄屬之於你？」

「這洞是我藏物之地……」

「哈哈哈，小弟弟，我說此洞實在是我屬物之地，其中尙有三只山鷄二隻野兔，一只獐子……」

錢青簡直讓他氣昏了頭，伀……竟然拿他的一家一當全據爲己物了，他怎能罷休，不，要爭回來，突然，他想起來，還有二只山鷄，也是前胸中石，對，取出來對證……

「不必了，小弟弟，還有二只，我早已換了酒了！」

現在是無憑無據，無理可講了，自己的東西，讓人家受用，自格還得捱打，天下那有這個道理，簡直是昏天黑地，烏烟瘴氣。孩子雖說少閱歷，好在量大，試想他在十四五歲時，經已捨己爲人，現在，他嘆了口氣，想走了，因爲爭下去，也不見得有什麼結果，山不是自己的私產，山中的東西，當然不能算自己的，想到這兒，他走了。

嗨！你想走，那個文士乞丐可不准他走了。

「喂，小傢伙，想走了……」

「不走，還在這兒賴死……」

「打得不痛……」

「總不成與你打過？」

「是男子漢，就該如此。」

「我該挑柴回去了，沒時間與你多糾纏……」

「好！」

錢青可不明白這個好，到底是好在那裏，爲什麼要叫好，現在，他是眞的趕回去了，把柴綑好，然後挑水，突然他想起，唉，看來，天道有理，不可太貪，也不可多造殺孽，夠了，就算了，多打多殺，結果自己沒吃着，反捱了兩下打，廚娘講得對啊，佛說報應，佛說因果，眞有些道理……

一宵無話，第二天他又上山砍柴，看見有山鷄飛起，他將懷中的三角尖石，自己揀磨而成的，祇一擲，果然一只山鷄應聲而下，他想跑下去拿，嗨，寃家又碰上了頭，誰？那個文士，笑嘻嘻的說：「自天而降，不取罪過。」

錢青一見是他，他微微嘆了口氣道：「夠了？」

「不錯，那邊洞中還有半只獐子未動，可以湊乎一天。」

「明天呢？」

「有傻瓜會代我打的啊！」

「明天我不打呢？」

「那你就自認是傻瓜了。」

「唉，先生，你說得不錯，我本來是傻瓜啊！」

「不能！不能……」那文士邊說已抓住了錢青的手，別以爲錢青眞的是傻瓜，他可早已看出文士是個風塵異士。憑自己的機警，被打了一下，不足爲奇，第二下，打得又狠又疾，這已是奇怪，而今天，他祇說不能、不能四個字，脚也不見他如何移動，自己離他本來有丈來遠，憑四個字的時間，自己已在他掌握之中，自己也是武林之後，如今家毀人亡，即使那時小，耳沾目濡，也聽得不少武林異聞，他……分明是個江湖奇士，不過，丐帮，唉，他想起丐帮中人，他不得不有些反感，所以，他不希望與他纏下去，並且，打算明天換個地方打柴——反正這一片山頭，他是十分熟悉，至少，比文士更熟。

因此他不置可否的走了！耳邊祇聽得文士的嘆息，他，根本不在意。

第二天，他到了大松岩的山凹陰僻之處打柴，打好挑起，走出山口，啊，祇見文士橫臥在山石上看天色，一見錢青出來，宛如見了救命恩公般，一躍而起道：「幾只，幾只……」錢青一聽，幾乎當面一巴掌，你是在等吃白食了。不過，這孩子天性總是淳厚的，對他苦笑了笑道：「一只也沒打到，先生，你……別纏住我成不成——」

「不纏住你，我可沒得吃啊！」

「先生，」錢青一臉正經地說：「須知我是個奴僕厮養，我那會有長時間來侍奉你！」

「我放他商奇清的驢屁，他有資格當你奴僕厮養，走，跟我走！」

「啊，我跟你走？唉，先生，你可知我一生最恨——」

「是乞丐……不，是丐帮！」

「對……你……那會知道的……」

「因爲我是丐帮中人。」

「那麼，你就不該勸我走，明知我不會走。」

「可是，你就不想報你父叔兄嫂之仇了！」

錢青嚇得幾乎跳了起來，說句實在話，這件血海深仇，他埋藏於心中已有十來年了，他從來沒對人說過，而且背後的刀傷，現在算好了不少，以前，逢到風雨陰晦之時，他會痛得爬不起身來，再說，有一頓，沒一頓的，他在人世間翻了七八年……他被逼做叫化，他幾乎死在那個團頭手上，我，從來沒講過，嫂嫂臨死說得明白：「有苦自己知。」

對啊！我一直是有苦自己知。而今，他，那會知道的，廚娘對我好，我半夜夢醒，我哭過，廚娘安慰過我，但是，我依然沒說過，他！那會知道。

「好吧！」錢青實在不明白，今天到底有什麼好處。

「那個少女狄依依在苗疆中了，我們無法可以找到她，也不必我們找，她比你好得多，至於你，我可是化了不少功夫才找到了你，別看大松岩，有名有稱的，可也眞難找。後來，再知道是商老老的家宅，我更不方便啦。祇能在暗中查訪他的弟子，這個商清奇，不知安的什麼心腸，竟然把你當着小厮，認眞放他娘的春秋大驢屁！」

本來即使着得破，可也是個斯文中人。那會提起商清奇如此的惡罵？錢青幾次想阻，可阻不住此君之連珠炮發。總算他停了口，錢青才算說出幾句話：「高家沒人欺凌我，再說：兩位大叔也已經費盡口舌……」

「所以我罵高清奇老賊呀！」

「我自甘情願的。」

「爲什麼？」

「總比當乞兒强，比當假乞兒更强！」錢青將心中話全倒了出來。

「不壞，說得有道理，因爲這個，我得帶你走！」走字出口，可憐，錢青的手腕一麻，柴担斧子全下了地。人，莫明其妙的讓那文士乞丐拖下了山。

文士的步法快得出奇。有幾個斜坡，錢青直覺得騰雲駕霧般，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祇覺得越來越黑，人，竟然走在荊棘中……半晌，耳邊隱聞有一陣陣敲鉢之聲傳來，文士在錢青耳邊說一句：「祇准聽，不准說話！」好，人，已進入一個大祠堂內。

此地，全是化子。有大化子小化子、老化子，女化子……不過，看得出。每個化子的面容嚴肅。看來，他們是在等人！文士一現身，祇聽得鬨的一聲道：「帮主駕到！」

錢青到現在才算清楚此公之身份，原來是丐帮帮主。江湖人稱鐵掌伏龍，又名伏龍先生的齊不淨。

現在的文士、雖然依然是乞丐的樣子，但是，隱隱然有王者之風。但見他長眉雙挑，一對俊目，炯然有光。臉上是黑些、瘦些，也顯得骯髒些，可掩不住他一身英風俠骨。

本來，四面是擊砵聲，現在，寂靜無聲，可見帮主之威嚴。半晌，齊不淨他掃了四週一眼，沉聲發言：「掌刑龍頭朱長老！」

衆丐中走出一個蒼髯老人，手執刑杖，來到帮主齊不淨面前作了一揖。「屬下在。」

「請問，帮中弟兄，可有人破壞了帮規？」

「據老朽所知，沒人敢壞帮規！」

「好，退下，允許衆告……」

所謂「衆告」，是丐帮的一條例規；祇要帮主允諾衆告，那麼，祇要有憑有據，那怕是沒袋弟子，也可上告，不過，不准誣告，一被反坐，原刑加身。被告者該等級，誣告者反坐。被告者該禁閉，或該三刀六洞，誣告者受一樣待遇，所以，衆告其實是清理門戶。

破廟秋雨之事，到今日才開衆示告？那麼，這個帮主也未免太糊塗了吧！其實，不，當錢青受苦之時，伏龍先生剛剛遠奔祁連，捉拿叛徒血鉢子。血鉢子想不到自己的事會驚動帮主，爲此，他是會同星宿七煞，連擺三道埋伏。那想到伏龍先生方今江湖上第一神掌，爲了怕有疏失，更帶了帮主輕易不請出之神龍令，費了二年時間之追殺，星宿七煞死了四個，血鉢頭依然爲齊不淨一神龍令，打得他嘔盡心血而死！

然後，他趕回中原。可是，一路上却已發現不少帮衆犯規者有之，惡討强索者有之，更有人做出强姦少女之事。而有些竟然穿得不像個乞丐，倒像個富家翁。伏龍先生是個深沉而有權謀之人，他發現枯廟之中還有幾個活證人，他四出兜尋。現在，將個錢青帶來了。實在，他是帶來個活證人。

衆告之時，當然你辯我狡。甚至於穿得富泰，掌刑龍頭也有話說：「本帮向分淨、汚兩帮……」

「我不是早已曉示於衆，化子，就得像個化子，怕汚穢，怕難看，就不該入我丐帮……」

話已說明，掌刑龍頭，他已失了職。至於犯規，强討、惡索、强姦……在場人，即使有人指證，誰也知道，這是犯帮中大規。如果證實，三刀六洞是小事，一個不巧，針封示衆也有份。所以，他們能賴則賴，能避則避。

「你們可記得大王壩寒山廟的事！」

這件事那會不記得？團頭高成死於非命。祇蛇蝎星君簡氏弟兄能逃了活命。他們全在此地，他們祇說是苗疆三仙門中持毒爲惡，他們見義勇爲，不敵而落個人敗虧輸，更折了個兄弟。

「你們見義勇爲，就得嘉獎！」

「帮主慈悲！」

「可惜事情大有不合，你們可認識這位小俠！」

簡氏弟兄那會認識他，一個小孩子，而且平臥在地，他倆才搖頭！一聲龍吟，伏龍先生是手一揚，也不見他用什麼暗器，簡氏弟兄就此被封了大穴，跪在地上，祇有抖索之份。

「朱長老，我且問你，私入苗疆，豢養七星勾子，用以害人，其罪該怎辦？」

「那有此事？」

「你還在包庇這批孽障！哼哼，如此說來，採紫河車，姦汚幼女之事，眞的是你所作？」

「這…你—不可……」

「血砵頭有供詞在此！」

「他胡言亂語，希圖脫罪，我那有私莊——」

「我幾時講過你有私莊？血砵頭寫在供詞上，你看也未看，已經說了出來……好聰明，也眞天眞，怪不得近年來，帮中規律大亂。全是你在中間搗鬼。帮中眞弟兄，將那些惡徒，替我看住！」

閧然一聲中，朱維中也發了性，一聲厲吼道：「淨衣弟兄，站出來！」

果然，也有一大片乞丐圍在朱維中身邊。但是，即使如此，汚衣的眞正丐帮弟兄是多過淨衣派……

「齊不淨！」好了，現在是連名道姓的叫了：「你以爲先帮主轉位之時，人人心服了？實不相瞞，有三長老，八方位主者不服氣。他們要我推倒你。其實，對付你已很久了。今日，竟然你自己濫用職權，哈哈，看，是你強，還是我們興旺！」

語聲未畢，祇聽得噓溜溜，噓溜溜的叫聲四起。祇見朱維中手中舉起一只斗大金盒：「齊不淨，你該看清楚了，這是我謊報失去的聚毒金盒，你或者有袪毒之方，可惜，你的手下大一半難逃刦運。我看，你還是交出伏龍令，將帮主之位讓了吧！」

是丐帮中人差不多沒人不知聚毒金盒之可怖。金盒一出，經已十停中人走了三停，可見人，怕死的不少。但是，丐帮素以忠義傳帮，這七停人是跟定了帮主了。

半空中突然傳來一聲嘶啞語音，錢青首先聽出，咦這是厨娘的聲音啊！一條青影落下，果然是厨娘。錢青對她本有極親熱之感情，不過做夢也想不到，她有武技，她會出現：「伏龍先生，我決不是來干涉你們的帮務事，我是爲了他而來。」

「你是誰？」

「不必多問，不過，對付這聚毒金盒嘛，我可有辦法，朱維中，你專門在暗中興風作浪，你勾結了北海鐵飛龍，借出了你的五毒聚煞散，毀了南天七虎……並且、將瓢水潑在玄玄觀中。我是本不想，也不必想理江湖事。可讓七虎門中唯一的幼兒感動。佛說情不可動，此言不錯，所以先來理清丐帮之事，然後，再談其他。」

朱維中一見這個毫不起眼的厨娘，竟然會心驚肉跳。依稀，他記得見過此人：可是，此時豈容你思憶前事。伏龍先生本來就恨極朱維中，身爲丐帮長老，竟然有此禽獸之行爲。而且，三年來已組織了不少黨徒，自己一直當他爲左右護法，而背後插刀的，就是眞正的兄弟。想到這兒，一聲長笑，一道奇形異虹出手，正是丐帮之寶：伏龍令。既迅又疾，並且，更有一股奇形吸力，將對方吸來，試問，交戰之時，一寸一尺也錯不得，你如讓對方之吸力吸住，這不是等死。

朱維中手捧金盒，其實他也不敢輕易的開啓。因爲，其中一粒聚毒珠不在。一開之後，能發不能收，到時候，盒中所豢養的天地間奇毒至惡之萬千金蛛，勢必會亂走各地，那怕走漏一只，爲禍人間無窮。朱維中說淫兇可惡，假僞虛作，可也不敢闖出這個大禍。因此，他大聲對伏龍先生道：「此盒一開，這禍，算是你闖了。你逼我闖了。」這是朱維中色厲內荏的恐嚇。可是，伏龍先生也明白，如果眞的一啓聚毒寶盒，自己，的確有罪。

「你讓他開開看……」半空有人在說話。

在塲人個個嚇了一大跳，那能說得那麼輕巧，「開開看。」這一開，還得了？所謂金蛛，刀槍不入，又堅又硬，踏不殺，劈不死。祇有一個辦法，火！可是，一放火，金蛛會亂竄亂走，何况：她又善於擇角簷吐絲避身。說到底這一開，眞可說是糟了天大的糕。人，全怕死，可是，死在金蛛所吐之絲或咬噬一口，那苦痛不去說它，人，立即變成五顏六色的屍身，而且，這屍骨不可用手去沾碰，一個不留意，老兄，你可變成第二個。你說可怕不可怕。

朱維中是聽見這句話：「開開看。」到底薑是老的辣，人家說到這句話，可能眞的有治蛛之法，說不定盒中那粒聚毒珠已落在此人手中！

朱維中還在舉棋不定之時，突然面前，勁風一現，雙手已出，向他的聚毒寶盒攫到。不對，朱維中到底是丐帮刑堂龍頭。這多年來，他學功走入邪路，竟然學道家御幼女補內精的陰功。功力不乏，來人奪盒，他以爲是帮主伏龍先生，後來看清是個厨娘打扮的中年婦人，他又不怕了，雙手捧盒，一移一側，而體內所積功烝，運於右肩，向那婦女撞去。本來，他以爲，即使是伏龍先生，也難免爲其太陰烝所撞傷，至少撞開幾尺……唉，現在，不知撞了什麼鬼，明明是太陰烝撞出，祇覺得婦人之手掌一按，按得正是好地方：「肩井穴」，還有好的事，太陰烝竟然就此爲她一按回了巢。他自己明白，太陰烝祇能外爍，决不可內歛。一受內歛，他的心臟六腑，全如中了一重拳般，幾乎想嘔。其實，他能眞的嘔出血來，倒也不壞，最可怕的是：不嘔，而血聚內臟。

朱維中突然想起六年前，剛開始練這太陰烝。用幼女之血，及其元陰，調攝本元，走第一個時，他依稀爲一中年婦人撞了一撞，又聽得她說過：「看在你師父份上，提醒你一句，祇怕羣陰聚歛，折而不散，外力再一壓，你的死期至矣！」

難道是她？心有別思，而手中一慢，明明雙手捧緊的聚毒金盒，不知什麼一來，爲人奪走了。他之所以能挾持丐帮徒衆，自己的聲威是一部份，最足以爲徒黨信服的，就是這只聚毒金盒。

金盒一失，等如江西人舞死了馬騮。還有什麼可稱豪的！講本領，你十個朱維中，不及一個齊不淨。又何况，人家得道者多助，自己，想到這兒，他想跑了。好在目前自己的徒黨未散，閧然一亂，飛刀的飛刀，毒蛇的毒蛇，雖說不至於能傷害伏龍先生之徒黨，至少可以殺出重圍。想到這兒，他打一呼哨，想溜之乎也。

他忘了太陰烝內歛未洩，他才打呼哨，不對了，全身宛如被千萬枚燒紅的尖針，遍體刺射，痛得他幾乎叫出聲來。

「齊不淨，不必去理他了，對付那些叛徒是了！」

「此人是罪魁禍首啊！」

「他本身已在煉獄中了！唉，中了玄玄道人的什麼啊？否則，依他之天賦，如果心眞理淨，那會走到這地步。此人天賦原本不錯，悟性又佳，用功極勤，否則鐵神龍也不會收他爲徒，現在…可惜了。」

「前輩。」伏龍先生恭敬地叫着。

「我不是你前輩，本來，我祇是個方外人而已，不過，錢青與我有緣，我已暗用佛門正氣，代他打通各個竅穴，將來大可傳你衣缽。此人心情開寬，不過，要他往好的地方看，好的地方學。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在下早有此意，不過，朱長老……」

他還想保全這個龍頭。

「無藥可救！」說吧，摸了摸錢青之頭，對他笑一笑，然後，一搖雙肩，人以一道青霞般，向前射去，一晃無踪。

「留下本帮金盒，留下本帮金盒……」別看朱維中目前雖說是遍體苦痛，可是依然未忘亂中起事，亂中逃生。不錯，這金盒是丐帮之物，金盒的確不該由此人帶走。連伏龍先生齊不淨也有此意。

半空中却傳來此婦語聲：「金盒本非爾教之物，否則，也不會失去聚毒金珠。豈不聞爾教中有『珠出盒還』四個字遺言。今日，就讓你見識見識這聚毒金盒之厲害。更讓你們見識眞正之金盒靈魂……」

此婦語聲才畢，而雙手一擲，好，可見此婦早有心思，這一擲，擲在朱維中那帮人之間。還有一件奇異處，盒一開，萬千金蛛已圍成個蛛陣，將這批叛徒團團圍住。

現在，誰也可看到了金蛛之眞面目。一只只又肥又大。並且，一見天風，幾乎暴漲了一倍有餘。全變成拳頭大小，混身金條顯然，有的十三條，有的十一條，祇奇怪的是：决無十條以下的。口中巨齒似剪，而且還竟然有十三條足……稍具江湖知識的人，六足蜘蛛，身已具毒。足肢越多，其毒愈深。現在，每一只蜘蛛竟具十三足，分明是道家所謂，普天下其毒第一之「文蛛」！一等一的好功夫也難以抵擋這毒蜘蛛之一口啊！這一來，你推我讓，你叫我號，其實；朱維中，你年紀不輕，帮中地位極高，自己該知自己事，身爲太陰烝反撞，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你就該挺身撲地，以身喂蛛。唉，越是地位高，越是金寶多，越不捨得死，朱維中他那捨得這多年來積聚的莊宅院田，並且，還有不少似花同蕊的美人，他不想死，今日一叛，不能擊倒伏龍先生齊不淨，他以爲，破門出帮，隱姓埋名，也夠他這一輩子的享受。因此，他最是鑽在人堆中，希望避過這場浩刦。

可是伏龍先生看不過眼。還有一個人也看了不忍，誰？錢青是也；他大步跨出，他想以身喂蛛。然後救得幾人是幾人。

奇怪，一陣極難織的吹竹聲傳來，有幾只蜘蛛明明已開始向錢青進攻，一聽得這吹竹聲，莫明其妙的全翻了個天，蛛腹朝天。

金蛛之所以被稱之爲天下毒物第一，現在就可看出些端倪。原來，蜘蛛賦性兇殘，更喜自相殘殺。除非旗鼓相當，你我兩不可犯，這才互不噬殺。否則，有機可乘，就難保活命。並且，越吃得多，越長得快，威力也跟着增加。今日，這幾只蜘蛛一翻身，好，立即有幾只大蜘蛛，爬了過來，一只對付一只。可惜，因爲想對付錢青，牠們先成了同類中的食物。

伏龍先生究竟熟悉江湖門道，曉得有專制這類毒物之能手到來。既肯帮錢青，看來决不會利用金蛛來殘害自己一面人。

果然，又是一陣擊折聲，這聲音宛如兩木相交，可有說不出的刺耳之感。地下那些蜘蛛却聞聲而舞。不，簡直如同貼地飛行一般，向那些叛徒進攻，不一刻，祇見爲金蛛咬中之人，那金蛛是死命不放，吮吸有聲，伏龍先生耳音極佳，知道毒物吸血。而被吸者一個個慘叫號呼，分明被吸者之苦痛决非筆墨可以形容。

事到如今，身爲帮主，豈能容外人來作賤自己弟兄。齊不淨已脫去長衫，露出一身精瘦似鐵之骨架，一聲極嚴厲的呼喝：「傳法刀！」看來，齊不淨用己身代帮衆求命了。本來，這是說得通，帮衆犯罪，帮主疏忽，該由帮主代帮衆……一身抵一帮，因爲，他是帮主啊！

「齊不淨，本來，連你也得死！祇是你的確身有要務而帮事所託非人。我師父命我代你一清家規。這班人，那一個沒背幾條無辜之人的命債。再可問問他們，那一個不是有三妻四妾……殺，祇不過殺些江湖惡棍而已，你又何必代他們可惜？」

「掌刑龍頭是有罪，其他掌捧龍頭，掌缽龍頭，他們祇是一時所誤——」

「他們今年幾歲啦，是孩娃子？沒頭沒腦的？」半空中此女還在娓娓而談。可憐，叛衆已倒了一大片！

齊不淨是個城府極深的人，他知道目前，是無法可以多說閒話，還有，太河倒持，利器爲人所用，再一想，先帮主實實在在，再三關照，聚毒金盒，决不可用。因爲，此物無尅制之物，祇有讓金蛛在其中互相殘殺。决不可私自開啓。更不可使以拚命。朱維中如此狠毒，他也祇不過言語相逼，這婦人却輕而易舉的一招、一槍，然後，說什麼讓我們見識見識。好，鬧得遍地蜘蛛，現在那不見人影的女人，分明可制伏金蛛，她却要代我清理門戶。好，除非你不露面，否則我可與你沒個完。

可惜，地下是一具又一具的乾屍，連朱維中在內。簡氏兄弟當然不在話下，而一只又一只的肥穴色紅的蜘蛛，極奇怪的，宛如人飲醉了酒一般，搖搖欲倒，但是，旁邊還有不少蜘蛛在，一見如此情形，牠們就此一擁而上，分食那些肥大蜘蛛。

正在此時，又是一陣吹竹聲，越來越近，祇見一個身穿紅衣的少女，一手持一杖六角形的青色東西。一手將那聚毒金盒分開，放在地下，這正是天生一物尅一物。如此兇殘可惡的金蛛，一見青光，就如見了親人一般，不論口中有物、無物，乖乖的，爬進了那兩只仰天的金盒中。青光越來越暗，少女是再也不怠慢，一扣一合將聚毒金盒合緊，然後她是邁步四走，憑她手中的六角青光，在地下深縫之中，捉出幾只藏伏之金蛛。誰也看得出，她是滿面香汗，而六角青光始終不離手。

這些丐帮子弟，連伏龍先生也祇是看的份。不過，其中却有一個三袋弟子中站碩，看出少女面有焦愁之色。他雖然本領不高，却心細愼密，暗中留下了三分心。其他人，祇以爲她在搜索金蛛吃力而已。

那曉得一道白影，其疾如風，向聚毒

金盒撲到。此人，如果伏龍先生專心一致，那麼，此君決不能脫出重圍。就因爲他自己對少女巳有心病，待到他看清白影，竟然是江湖有名魔頭，白衣神魔茹天君時。他又亂了心神，明知金盒在其手中，比在丐帮中要恐怖萬分時，他竟然將輕易不用的伏龍掌抖開，預備與白衣魔來個兩敗俱傷。不想就在茹天君雙手將及金盒時，三點寒星，疾如星火時，向茹天君雙目打到。茹天君一看是三柄戮魂刀時，不由一凜。而後面一股極强勁的罡風擊倒，茹天君明知自己是來混水摸一次魚，欺那少女初出山，實有可取之道，這才不顧一切的衝鋒犯險而臨。一見三柄戮魂刀，他不由心魂皆飛。後面又有罡風逼到。分明是伏龍勁。人，不可犯衆怒，茹天君不愧是當代魔頭之魁首，來得快出手快，避得快，走得更快。可惜，今天，你還是上了當。

當他飛身而起，展開飛影身法，爲其讓過伏龍先生之一擊。人，巳上屋簷，耳聞叮鈴鈴聲响，白衣神魔曉得不對，一股金黃絲影巳纏住他左肩……茹天君知道巳中金蛛絲網，現在，決不是討價還價的時候，好個白衣魔，竟然在如此情況之下，毫不遲疑的，自斷一臂，但見一道血光中，白衣魔一聲厲嘯搖曳長空中，人巳一晃不見。

這時候，丐帮中人這才看清，來了兩位着得花理胡哨的苗家少女，一見紅衣女，她倆笑啦！「交給我吧！你不是要去看看小朋友的……」紅衣女低了頭，將六角青光交給兩苗女，然後走到錢青的面前。

這一來，錢青可莫明其妙了……她要看的小朋友是我？紅衣女可」口：「小弟，你不認識我……」

錢青紅着臉：「不是不認識，實任……我，唉，我一生孤寂，實任不敢有個體面的朋友！」

紅衣少女撥開了前面劉海髮。哦，看見了一個不小的傷痕，「總該記起，我撞柱自盡之事……」

啊，這可想起來啦！她是那個乞女，還有一個老父，自己偷鷄，偷包子……是姓高的團頭折斷四肢……「你是依依姐……」是的，當時記得，她叫狄依依！

「是啊，我就是狄依依。如果不是那位好心婆婆提說，我還眞認不得你了……三年來，你長得這麼高，這麼大了。爲了你的事，師爺，幾乎與商家翻了臉。」

「爲啥？」

「不讓你學功夫啊？後來，聽高大叔說，你叔叔與高清奇有過節，什麼過節，誰也說不出來。他明知你是錢家七虎後人，所以，收留你，巳是天大的恩惠……師爺爺罵高老爺子是個小氣鬼，祇配一輩子在山凹裏……」

一對患難朋友，雖然年齡相差有七八年。可眞像一對小姊弟……狄依依現在是頸光衣淨。全是個小姐打扮，至於小錢青呢，他可是個僮奴裝，但是依依一些也不在乎，在她心目中，他還是個仗義、機靈、正氣、倔强的小伙子。

「依依，我們該走啦……」兩姊妹的語聲依然是嬌聲嬌氣。

紅衣人一聽師命，她可是不敢有所違拗，匆匆的，由懷中取出一個小石盒，對錢青道：「這東西，算是姊姊給你一些留念，我不懂，但是，師爺爺說，丐帮中人有用。聽說你是會投入丐帮門下，這一石盒，可能對你有些用，本來，我做了些衫衫褲褲，可有你長得這快……沒用啦。青弟，有空，你到雲南獨龍山來找我再談吧……你師父會怪我們自作主張，代他清理門戶，其實，我也是逼不得巳。希望毀了白魔，免得將來他們五星聚會，對江湖不利而巳，何況；這些人實在也該死啊！」

「依依，有完沒完，快走……」

「青弟，再見了，記住來探我──」

錢青捧住個石匣，宛如呆了一般，事實上，他一門死盡，把狄依依當作自己親姊姊。但是，他得投入丐帮門戶，爲什麼，厨娘說的。厨娘是個眞好人。他明白，也因此，她的話不會錯……所以，他祇能呆呆的看着狄依依隨了苗疆雙姝走了。

可是，師父却在詢問申嘉碩……

「這三把戮魂刀那裏來的？」

「是弟子救了一個垂死的老道，他送給我的，帮主，弟子決不會做半點昧良無恥之事。如有半點寃枉，三刀六洞，全身釘封，決不肯違！」

「一個垂死老道？」

「是，他的左手手背上有三點血紅大痣……」

「那會給你一個乞兒……」

「老道，病得讓人趕出了客店。當時天時下雪……弟子把他背到了藏身之所，化來了一壺酒，偷了一只狗……」說到這兒，他叩一個頭：「弟子該死，不過實在，老道餓得、饞得可怕，爲完他心願，這才殺狗飲酒……」

「你化了多少酒？」

「十斤！」

「那能化那麼多？」

「代酒棧主人做了一日苦工……」

「你自己可曾飲？」

「老道嫌不夠，弟子那裏飲得着？」

不問了也不必答了，伏龍先生齊不淨看住三把刀。哼道：「想不到人稱刀魔刀祖宗的三元道人，竟然死得這麼慘……」

「帮主怎知他死……」

「分明中了仇家埋伏，中了傷。他自知其命不久，不想爲仇家追踪而來，死得更慘。所以他以傷毒加熱毒，死了……不死，他肯將他戮魂刀傳授於你……」

申嘉碩不敢再說了，因爲，當時，事實却是如此，至於狗肉與酒，是道人再三哀求自己化來的。因爲他想死前，吃喝個痛快，申嘉碩巳想盡了辦法，用自己的眞氣，用自己所懂得的療傷治毒辦法，可是，祇有令老道更加苦痛。實在無法可想，他祇有依照老道的辦法，讓他滿意歸天。

在老道將死之前，他取出三柄銀光閃爍的短刀，交給了申嘉碩。邊喘氣邊笑道：「眞拿不出手，可惜，老道也祇有這些家當。可是，你好好的練，也夠你縱橫江湖一輩子。」申嘉碩將老道裝入了蓮花缸中，叩了幾個頭，每年，我還會去一次，叩頭化紙……

「如此說來，老道死了多年了……」

「有四年了吧！」

伏龍先生又嘆了口氣道：「獨來獨往果然好，祇可惜臨死之時無倚靠……其實

，他是該入我丐帮門……」

丐帮！現在可亂成了一片。雖說叛徒巳清，門戶巳理，但是，出了不少空缺，就算四、五袋弟子也死了一大堆，別說七八袋長老了。

掌刑的死了，掌缽的，掌杖的也難倖免，丐帮可說是從來未有之變，現在該怎辦，丐帮素常是以年資，以積功德爲升級之基。環顧四方，確有資格升級，申嘉碩是勉强可升一級，那麼其餘的又如何？

伏龍先生不愧爲武林奇才。上一代帮主的傳授，可說沒揀錯人。他沉着地說了一聲：「寧闕無濫。」沒有就沒有，按功、按德，按資歷既然是丐帮之升級之道，他決不能因一時之不全而胡亂提升。那麼多年的兄弟，尙且能犯這大的帮規，誰敢保證新來的兄弟不變？

因此，他鄭重的宣佈」這個意見：希望各兄弟能積功積德，積資按歷。將來順理成章的升級，甚或長老。至於缺了三個長老，尙幸掌簿龍頭在，掌德龍頭在，所缺三個就由自己與掌簿、掌德兼！當然，此次有不少弟兄寧一死以保帮主，忠義可嘉。命掌簿龍頭盛嘯，記錄在案。若再有德行被記，立即升級，如此發落，無人敢不服，個個以棒拷缽以示歡迎。由於死屍在野，命人用鐵鉗排齊，一蓬火化了之。

丐帮走天下，大會巳散，各人各向自己地頭走去。錢青却讓齊不淨叫住了：「我是受人之託，這才將你由大松岩帶出。但是；入我門下，既不富貴榮華，也不能錦衣美食。做化子，就該像個化子。現在，你尙未入門，還可自由自在，入我門下，到那時，可什麼也由不得你了。你看如何？」

「我本來是個小化子！」

「這個我知道，並且，我也聽見狄依依的說話。你是好心腸、熱心人。這極符我門之規，可是；你更得記住，目下，你依然是個沒名份的化子。任何一個同道，均比你高一級。你可不能以下犯上，一有此事，立即逐出門牆，你可明白！」

「是！」

其實，錢青何嘗沒有他自己的想法。再說三年來，讓厨娘的一再提說佛經玄義，錢青現在是比任何人肯忍、肯耐。並且，不露圭角。齊不淨是無論如何想不到，她師姊──那個厨娘，竟然介紹一塊眞正的金子給他。

本來，先從小循環法習起，伏龍以爲，錢青沒武藝根抵，小循環經訣起碼得學一年。錯了，錢青祇一個月，就巳學得精藝無比。這是伏龍訣打根基的功夫啊，齊不淨眞有些不相信。但又不能不敎下去，第二套是九玄大循環訣。所謂九玄，有八十一個套子。單學一套一循環，起碼一個月。要套子盤套子，循環復循環，饒是你天份聰穎，也得八十一個月……一個不得法，眞可練你一輩子。那想到錢青不知是什麼來的，如此奧妙繁複的九玄大循環訣，竟然在三個月之中，練得精進萬分。現在，江湖上二三流的角色，想對付他，除了他臨敵經驗不足之外，根本難以對付得了。伏龍先生目下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怕這孩子來臥底，不過，突然一想，師姊說過，她巳用佛門正法，代孩子打通奇經八脈，肘骨曲拗之處。因此，他變成了一個習武之胚子。

孩子祇怕心術不正，即使有狄依依之事可證，人小，知許未開，人大了，會變的啊，應讓他下山去走走……記起來了，狄依依不是送給他一個石匣，匣中是什麼？當時亂哄哄，事後又忘了，對，先看看這是個什麼東西？

當錢青取來石匣，打開一看，齊不淨呆了。這是本門失踪巳三代的法刀。十三柄金光閃閃的小刀，他也祇聽聞前輩談起過，這十三柄法法刀之形狀，然後，積功圖滿，立可升爲帮主，錢青，分明可作爲未來帮主。不過，越是這樣，越得令他外出，考驗他爲人品德之一斑。

錢青自今日起，正式的是個乞兒了，以前，他還可與貪財奴、店主要刀撒賴，甚至於偷鷄摸狗。現在，他不能了，規規矩矩的討，並且，天下窮人有多少？入帮更加多，他是謹奉師命，見一個、頂一個禮。有年老、半癱的，他代討，代安排，甚至於，有不少人看見他背人笑。

「什麼，挨不慣啦！」

錢青回頭一看，是申嘉碩，他對申之形象極佳，因爲，他仗義，他又有三柄戮魂刀，他更在白衣神魔出現時，先發制人，而令白衣神魔吃了大虧，一見是他，當然十分討近，親熱。

可是，最近的申嘉碩有些變。酒、肉、鷄、鴨，裝還裝在破蔴袋中，但是，清規的丐帮，決不可有這些。再說這些東西，討他討不來，化也化不着，那當然是必有來源。

「你看了奇怪了！那也好，告我去！」申嘉碩臉色變，不，連面容也變了，變了陰邪狠厲。錢青從來沒見過他有這般面色的，他不禁呆了一呆！

「什麼，不敢告？」

「申先生是我前輩，帮下焉敢胡言亂語！」

「其實，我也不怕你告，你以爲你師父還能幾年活？」

這算什麼話？錢青不是個木腦袋，突然，他怕第二次的陰謀又會出現……不成啊，帮中長老巳凋殘殆盡，那能再出一次窩裏反！

錢青可是十分誠懇的對申嘉碩道：「申前輩，你是有功於帮之人，你可不能有所行錯踏差……」

「放你的屁……行什麼錯，踏什麼差？老實說，所謂帮主，公平正義。現在，他滿腹私念……我有功，這三柄戮魂刀幾乎毀了白衣魔君。我有功，該升……可是，打一個呼嚕，全部記簿，你說，這算不算公平？還有，你……」

錢青讓他講糊塗了，這又關我這個新入門的人什麼事了。

「刀。」

「刀？」錢青更加一凜。

「這一匣金刀，現在那裏？」

「在帮主師父手中……」

「爲什麼給他！」

「這……」錢青就算是聽慧機警，他也弄不清申嘉碩到底在攪什麼鬼、眞，刀是帮中之物，狄依依姊姊說得十分明白，是帮中物不讓帮主收藏，又該由誰收藏？

「他詐了你的法刀！」

唉！到今天他才聽說，這是什麼法刀。就算法刀又怎樣！

「上三代祖師早有遺命，誰找到法刀誰作帮主，傻旦，你是不是讓他詐了！」

錢青幾乎笑出聲來。但是，他更看清申嘉碩是個權勢慾極强之人。他不想辯，不過，既然他有酒有肉，那邊的老化子，看來有不少日子享受過好東西了，問他討些喂喂那個老化子吧。因此，他紅了臉：

「前輩，可否分些酒、肉……」

「那可以，不過，我先放交情，你總得懂還情吧！」

「如有所命，弟子決不推托……」

「言出如風！決不抵賴！」

錢青見他面色鄭重，總以為是江湖上爭戰之事，而看到老人的咀在動，看他饞得可憐，他祇能點了點頭。

當夜，錢青自己是滴酒不沾唇，雞肉不入口，祇啃了幾塊硬大餅，並喝了幾口冷水，稍一紮束，他算是舒齊了，等申嘉碩的命令，不想老申却是一口酒，一口肉，再不撕了些雞，吃個不亦樂乎。

「孩子，不吃飽，可做不了事……」

「弟子已夠了！」

「好，月已偏西，是時候了，走！」

說走就走，兩人之身法一般的快捷。這可令申嘉碩大吃一驚，什麼，才半年不見，他那會學得這好的功夫。

不久，來到一個大莊院前，錢青有些疑心了：「前輩，到底來幹什麼？」

「此地是北海鐵飛龍的住宅！」

錢青陡的一凜，什麼？你引我到仇人的家門前，幹什麼？

「現在，你我兩人，說實在，無法可打得贏他們，但是，偷偷摸摸的進去，蠻好。裏面有兩個千嬌百媚的女孩子，你我一人一個，你看如何？」

採花……這是帮中大規，不能！

「別他娘的婆婆媽媽，北海鐵飛龍是你的仇家……你可憐他們什麼？」

「不是婆婆媽媽，更不是發慈悲。鐵飛龍是我滅門之大仇，我與他們，勢不兩立，但是暗殺，非英雄之所為。搶人女子，污人清白，更非江湖人該作該為。申前輩，我勸你回去——」

「我偏不回去！」

「我不能以下犯上，但是我會喊！」

「你敢！我不殺了你！」邊說，三柄銀花閃爍的短刀，已在申嘉碩之手中往來盤旋，錢青可也犯了倔强本性，一聲喊：

「有人强人潛入……」屋宇還未出口，「嗖」的一聲，戮魂刀已向錢青之肩井穴飛到。戮魂刀又快又勁，別說今日之錢青，那怕三年後，要避此刀還有困難。因此，「噗」的一聲，肩井重穴，確讓錢青勉力避過，但右肩頭依然中刀。刀鋒快，刄鋒薄，一中刀錢青眞可說是暈得一暈。但是，他依然沒忘了叫醒宅中人，申嘉碩已迴身飛走，看來，他已警醒了宅中人。他心一放，神一散，人，再也支持不住了，仰天一交，跌暈在地——

醒了，首先聞得一陣奇香，這種香可說是他生出娘胎以來，從未聞過！再看，自己竟然睡在香褥之間。他跳了起來，老實說，肩頭中刀，分明已為人包紮妥當，年輕小伙子，那會吃不起這些痛！人，一跳起，可已為人按住，「小伙子，別那麼性急啊！」

「前輩是誰？」

「北海鐵飛龍啊！」

「啊！」小伙子幾乎哭了出來！暗角落裏，傳來了一陣嬌笑：「不禁嚇……」

錢青可明白，自己為申嘉碩引來，是說過，此地是鐵飛龍的住宅，那麼……

「叫冤枉了吧！」一個白髮皓眉的老人家笑嘻嘻的對他說。

「你……殺了我吧！」

「那又何必，毀了筋脈，養個廢物也挺有趣！」是那個女的，看看清，依稀像狄依依。再看看，不對，依依沒有她那麼鋒芒畢露，美是挺美，可惜，美得令人不敢親近。還有說話太狠……事實上，他可眞怕廢了筋脈，成個廢物。

外面有人聲來，那老人却在叫：「伏龍兄，令高徒快給我孫女嚇死了……」

錢青聽得十分清楚，外面來的人一個是師父，還有一個是申嘉碩。莫非申嘉碩讓師父捉住了？再一看，兩人並肩而來，他幾乎氣昏了頭：「師父……別中計！」

「師弟，你這一刀可痛……」

錢青想，你別來貓哭老鼠假慈悲……他還想叫，他又怕那少女廢他武功，幾方面的擠在一塊兒，反而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祇不過齊不凈滿面笑容的對他撫頭而言：「你是個好孩子，好好養傷！」

「但是他們是我滅門之仇家！」

「錯了！是你申師兄佈的局，希望你能在怨仇交迸下而做出犯規之事……申師兄是為師命他佈就的圈套，引你入彀。但是，你寧可死也不肯做小人，犯門規。這就可取，好好在此將養三天……」

「我能在此活三天？」

一陣哄堂大笑。「賢契，你以為老夫是北海鐵飛龍？錯了，本來，我是早已出手毀了北海玄冥島，現在，可讓給了你了！老夫乃鐵面壽星皇甫景。與你師莫逆，是我設的計，就該由我來講理，安心養傷可也——」說罷與伏龍先生及申嘉碩走了，臨走之時，申嘉碩再三向錢青賠禮認不是。錢青反倒沒事了。因為，他明白這是師父試驗之擧，能怪誰……

三天內，他祇是見那少女携同俏丫環服侍他，使他老大不好意思，三天後，他像逃難一樣的，跟隨師父離開了壽星莊。

自今天起，錢青是開始練習大伏龍掌、大攝元勁。齊不凈是萬分高興，因為，丐帮雖然依然七零八落，不過，他不怕，至少，帮主之位，已有傳人。還有一個可喜處，申嘉碩之為人也為其看得清晰，此人是帮中不可多得的人才。還有，錢、申兩人並不因一刀之仇，反因一刀而成為莫逆之交。

五年後，江湖上出現一對鐵丐。來無影、去年踪，聲震大江南北，而橫行四海。自號無敵的鐵飛龍也不得不稍歛鋒芒。

不過，明眼人是一看即知，這對鐵丐是不會放過北海玄冥島的。因為，江湖事怎可瞞得住人，漸漸的已有人漏出了底，那鐵丐，其中一個，正是南天七虎之後，錢家僅存的後裔錢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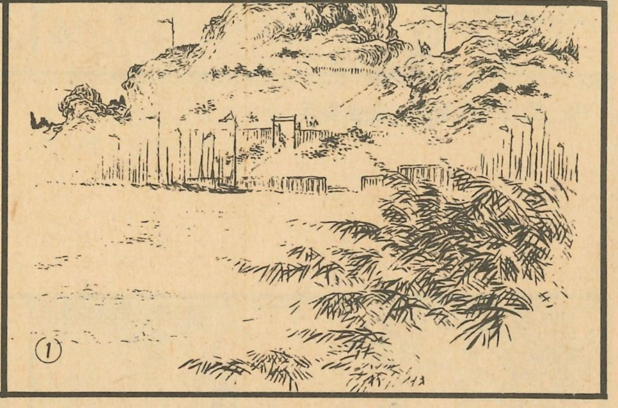
以後事，咱們睜大眼睛瞧吧！（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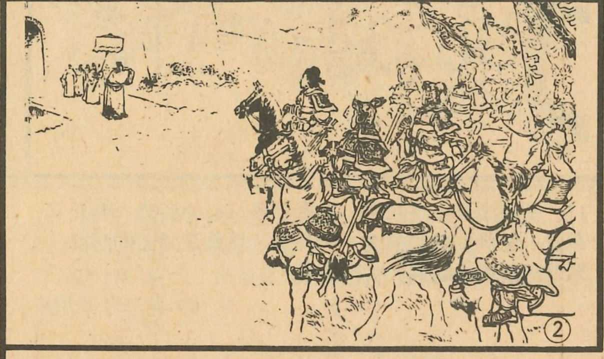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藕塘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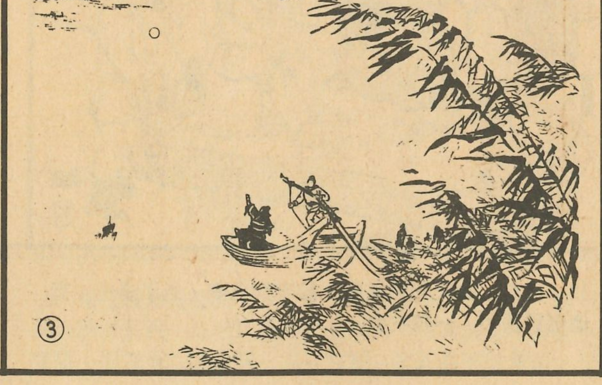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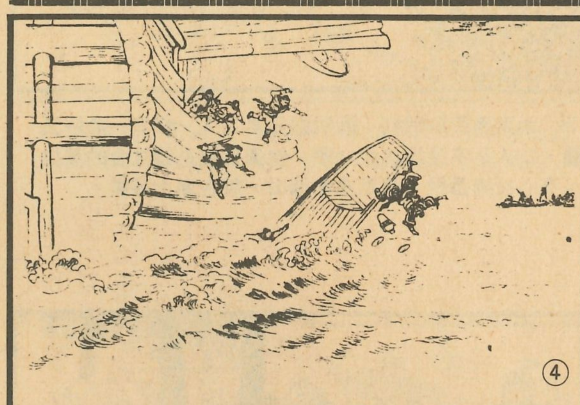
1　太湖沿海的居民，在北宋末的時候，因為官府捐稅繁重，無法求生，就公推漁民楊虎為首，在太湖東山佔山結寨，抵抗官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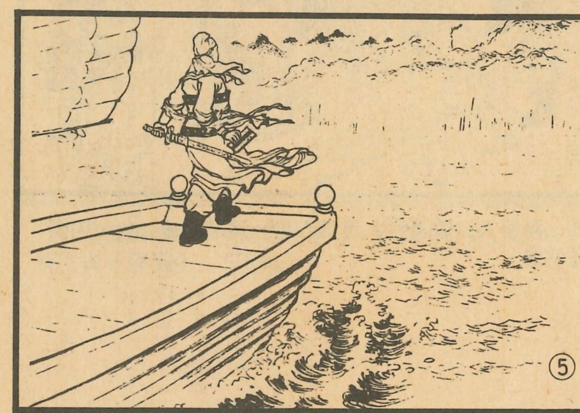
2　岳飛在愛華山大破金兵以後，正準備北渡黃河，收復燕雲十六州，忽然接高宗聖旨，加封他為五省大元帥，並調他到太湖征討楊虎。岳飛接旨後，命牛皋、王貴、湯懷、張顯四將領兵作先行。牛皋等走了幾天，來到了平江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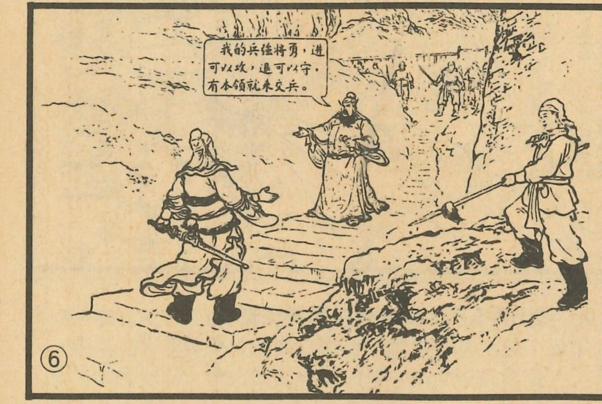
3　牛皋等四員大將將士兵分成四路，在太湖邊上防守。這天正是中秋節，夜裏，牛皋吃醉了酒，乘着酒興，叫水手把船搖進湖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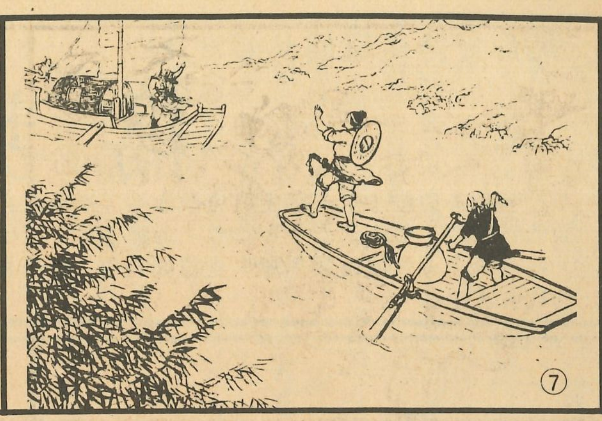
4　牛皋不知深淺，一直向前闖去，不料遇上楊虎派來巡湖的戰船把小船撞翻，牛皋落水被擒。水手們把他押回大寨。



5　幾天後，岳飛帶兵來到太湖，聽說牛皋被擒，大驚，急忙派湯懷到太湖東山下書，勸說楊虎釋放牛皋，歸降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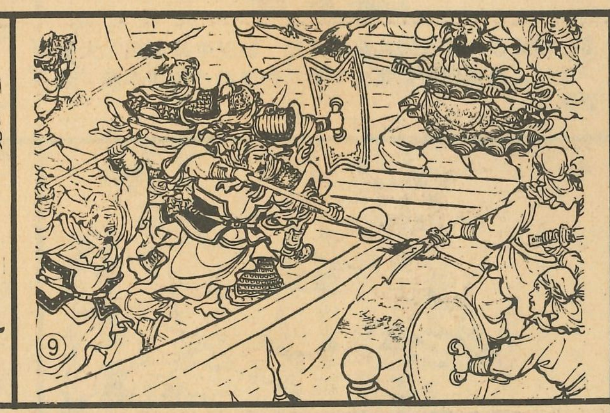
6　湯懷見了楊虎，說明來意，楊虎不肯歸降，並且要在五日之後和岳飛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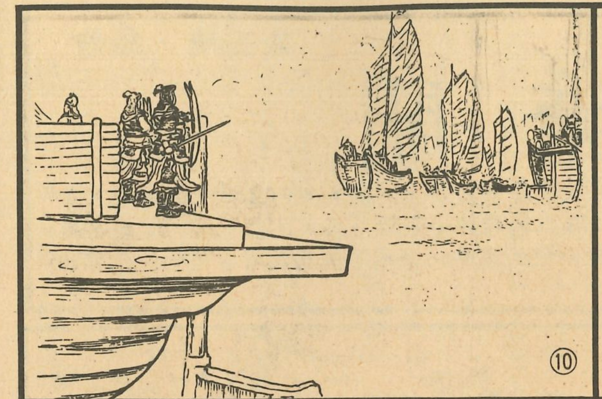
7　太湖漁民耿明初、耿明達兄弟二人，都有一身好武藝。二人早有投軍抗金之意，知道岳飛是個抗金的英雄，有心投奔岳飛，聽說湯懷進山，就在湖上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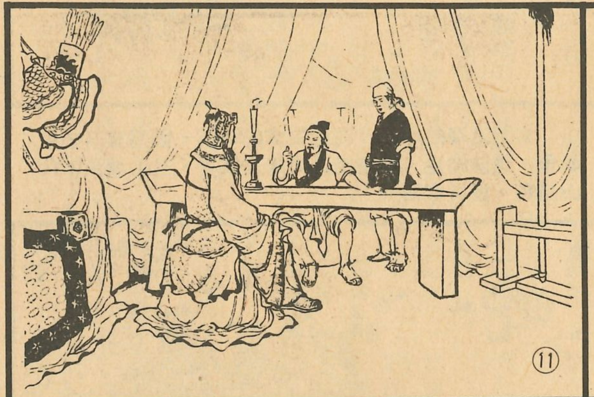
8　兩個人迎着湯懷，說明心意。湯懷帶着二人，回營見岳飛。



9　到了第五天，岳飛出兵和楊虎交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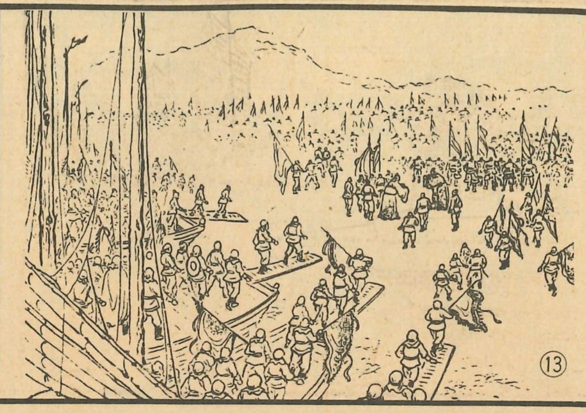
10　雙方不分勝負，各自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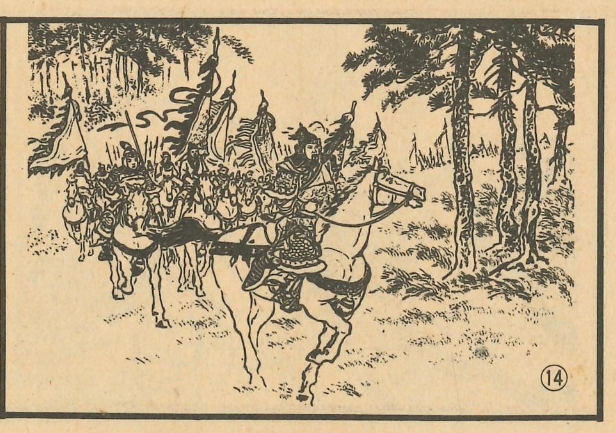
11　岳飛獨自坐在帳中，思念牛皋，心中煩悶。耿氏兄弟說，他們從前和楊虎一同打魚，都是江湖上的朋友，願意勸說楊虎罷兵。岳飛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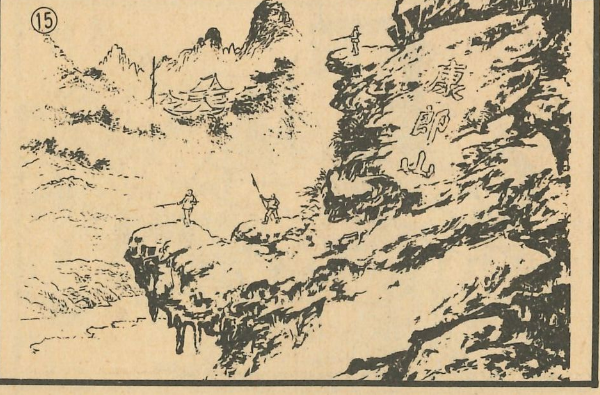
12　次日，耿氏兄弟坐着小船來到水寨，見了楊虎，勸他歸順岳飛，一齊抗金。



13　楊虎原也有抗金之意，於是答應釋放牛皋，然後收拾人馬，來見岳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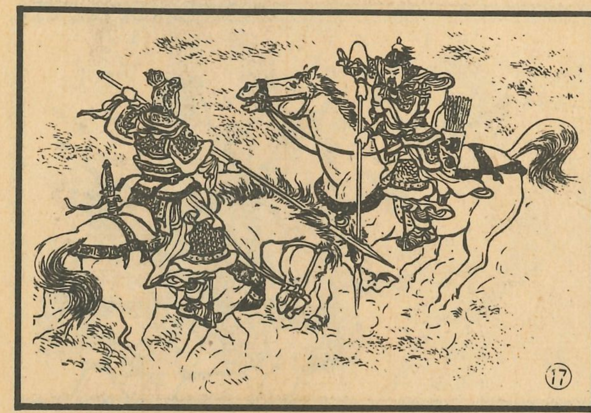
14　岳飛見太湖已平，就帶領衆將到金陵去見高宗。高宗傳旨：楊虎、張國祥、董芳、阮良、耿明初、耿明達六人都封爲統制：接着又命岳飛到鄱陽湖去征討余化龍岳飛即日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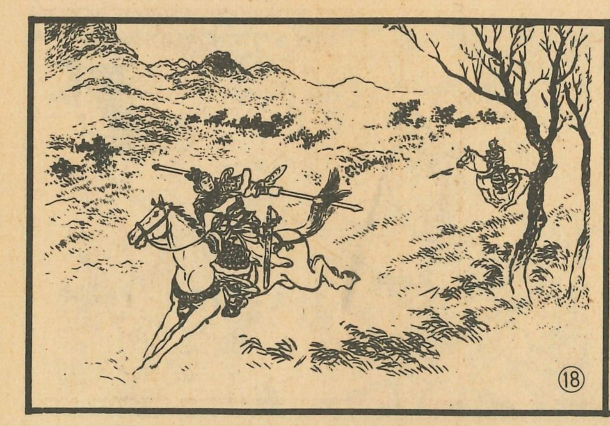
15　余化龍本是習武出身，因爲痛恨官府欺壓百姓，就糾合附近居民，佔領鄱陽湖的康郎山，招兵買馬，抵抗官軍。因爲他武藝高强，連敗官軍，官軍都不敢惹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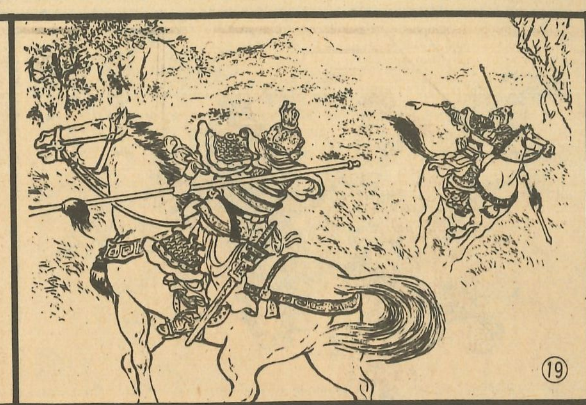
16　岳飛到了康郎山，派牛皋作前隊先鋒。牛皋在山前放炮吶喊，帶兵搶山，被余化龍一陣衝殺，大敗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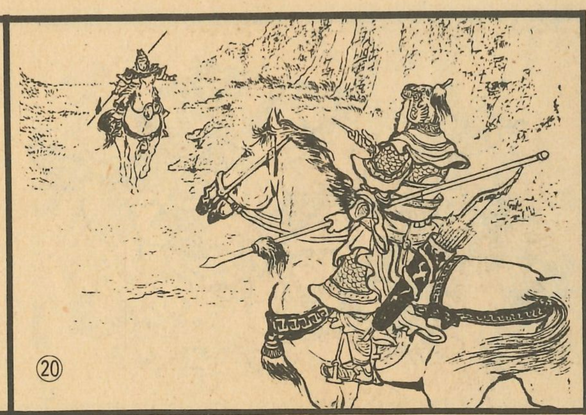
17　岳飛親自出陣，來戰余化龍。兩個人都是好槍法，戰了四十個回合，不分勝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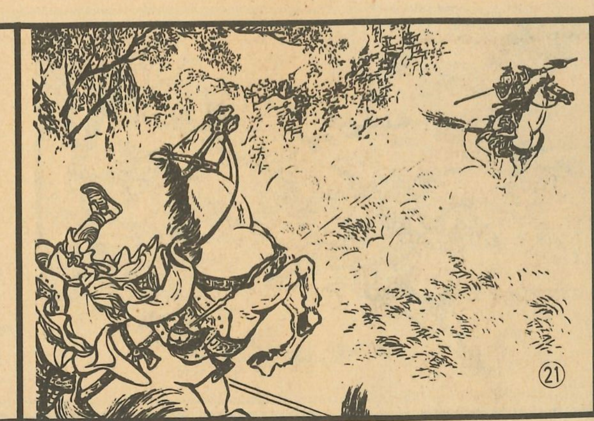
18　第二天，又戰了一天，仍然不分勝敗。到了第三天，余化龍覺得單凭槍法難以取勝，就想智贏岳飛。兩下交手沒幾回合，余化龍就敗回山裏，岳飛拍馬追去。



19　岳飛交戰時見余化龍槍法不亂，却敗回山去，知道有詐，追過山口，果然余化龍一鏢打來，岳飛用手接住；轉身打回去，余化龍接鏢再打回，却又被岳飛接住了。



20　岳飛笑他的本領不高，勸他歸服，合力抗金。余化龍大叫："如果能拿我下馬，我就帶兵歸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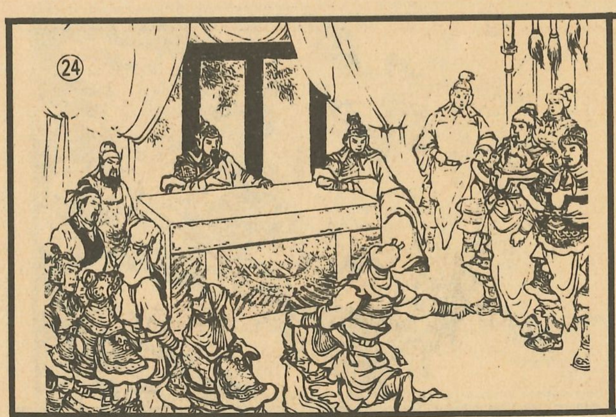
21　岳飛乘他不備，一鏢把馬鈴打斷。那匹戰馬吃了一驚，跳將起來，把余化龍掀翻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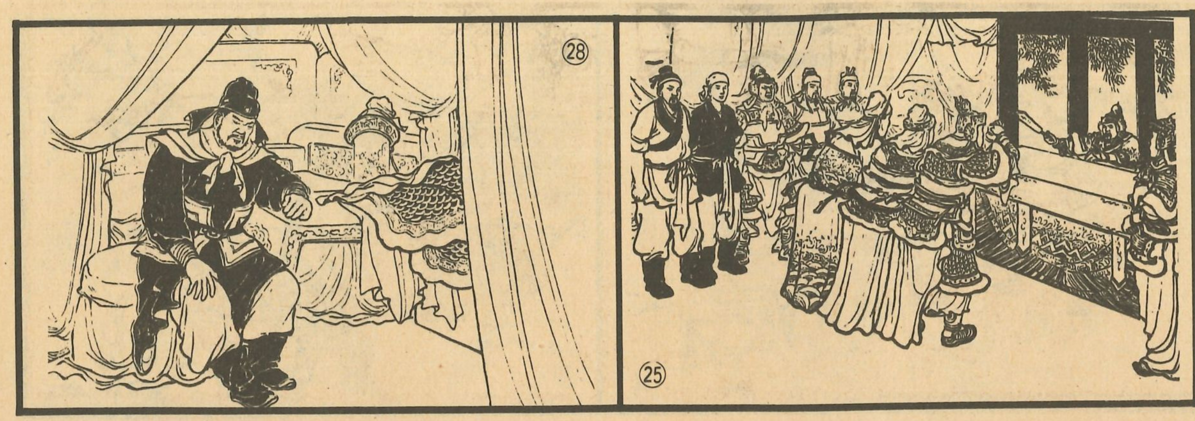
22　岳飛連忙下馬扶起余化龍，說他的戰馬沒經過大陣，所以失驚，叫他換了馬匹再來決戰。



23　余化龍見岳飛如此重義，深受感動，情願帶兵入伍，合力抗金。岳飛對他很器重，當下就和余化龍結爲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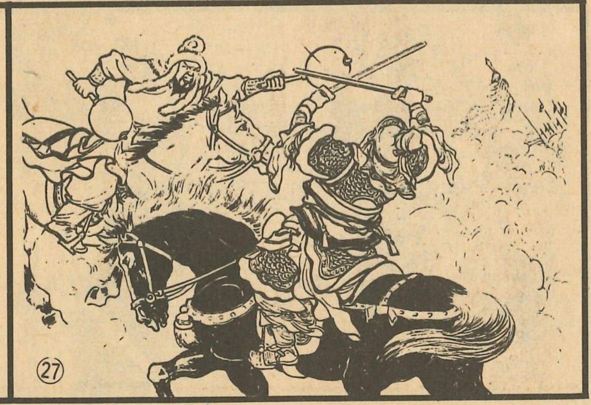
24　岳飛和余化龍正在帳中慶賀，忽然探馬來報，金兀朮差元帥斬着摩利之攻打藕塘關；差駙馬張從龍攻打汜水關



25　岳飛正想北上抗金，聽說金兵來犯，立刻傳令叫牛皋去救汜水關，余化龍、楊虎隨後接應。兵將們聽說要出戰，衝上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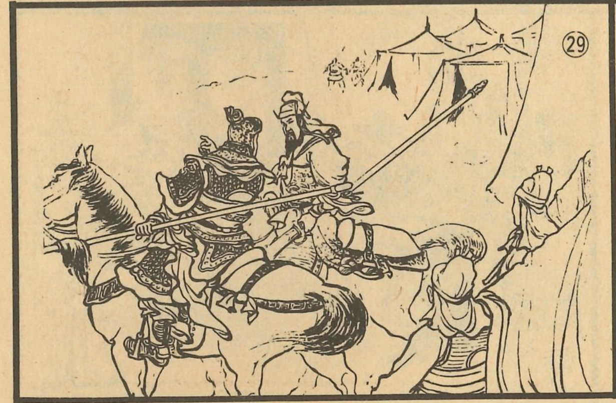


26　牛皋到了汜水關，關口已被金兵佔了。牛皋心中焦躁，吩咐軍士不要理鍋造飯，立刻去搶關。他自己一馬當先，衝上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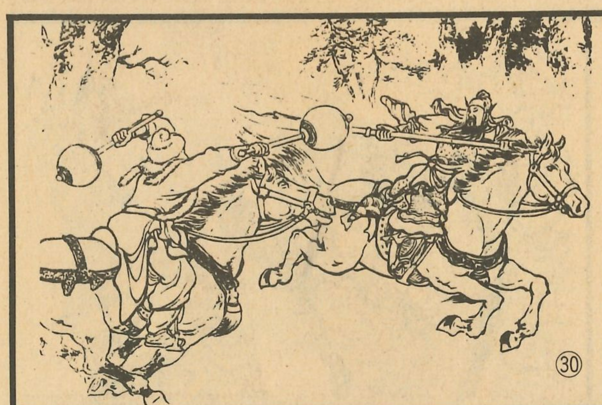


27　張從龍出關迎敵。牛皋戰了十幾回合，張從龍的錘重，牛皋招架不住。

28　牛皋敗下陣來，在路旁扎住營寨。牛皋心想，自從太湖落水以後，連打兩次敗仗，實在晦氣，心中十分不快。



29　第二天，楊虎和余化龍到了關前，見牛皋在路旁下寨，知道他又打敗仗了。兩個人便商量搶關，一齊到關前叫陣。



30　張從龍出來迎敵。楊虎和他戰了二十回合，回馬便走，張從龍隨後追來。



31　冷不防余化龍發了一鏢，把張從龍打死，宋軍乘勝奪回汜水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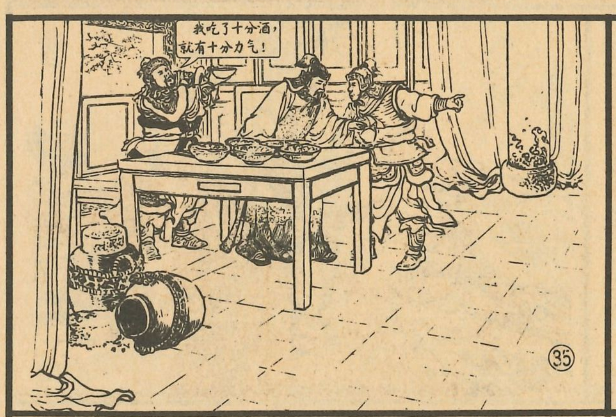
32　牛皋還在煩惱。余化龍、楊虎情願把功勞讓給他，牛皋不肯。岳飛領兵到來，牛皋進帳請罪。岳飛說這次可以寬恕，叫他領兵去救藕塘關，立功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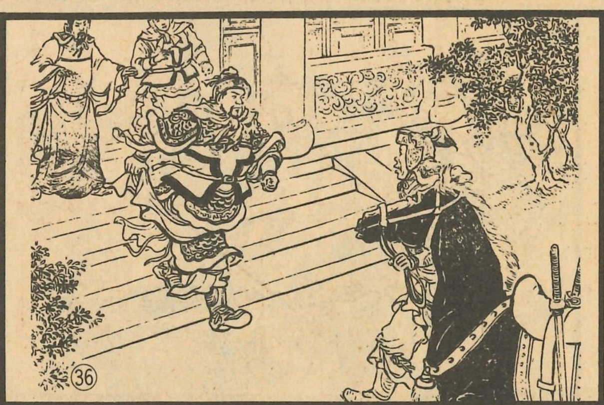
33　牛皋來到藕塘關，總兵金節出城迎接。



34　金節設筵相待。牛皋心中不快，連吃了二十碗酒，還是一連聲叫人添酒。金節因爲軍情緊急，勸他少飲，牛皋只是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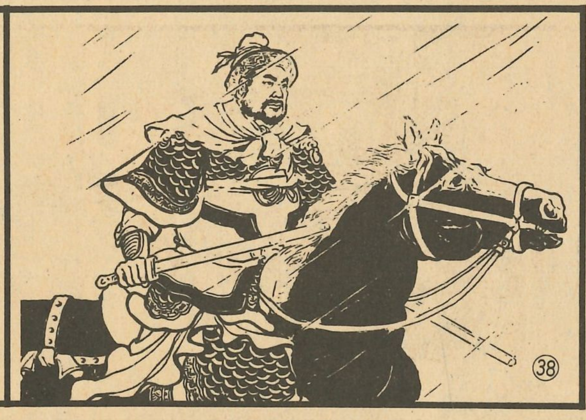
35　牛皋見軍士進來和金節悄悄說話，心中疑惑。金節說，是金兵前來犯關，因爲看他醉了，不敢相告。牛皋大笑，又飲了許多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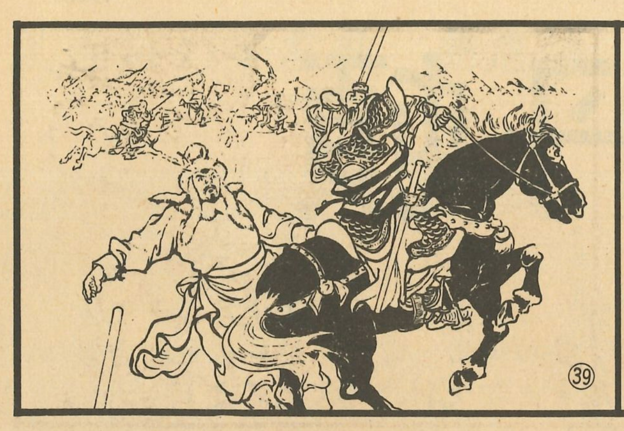
36　牛皋吃得大醉，歪歪斜斜走下大堂，上馬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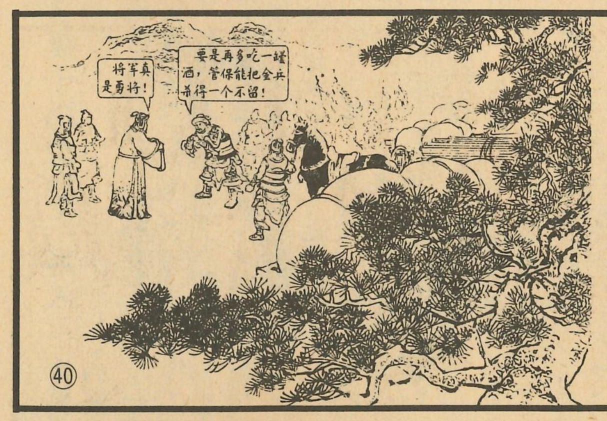
37　金兵的元帥斬着摩利之見關裏出來一員武將，坐在馬上東倒西歪，頭也抬不起來，心中好笑，一點也不在意。



38　牛皋方才聽說金兵犯關，酒已醒了一大半；出得關來，被風一吹，又清醒了許多，此時他更加惱恨金人，一面想爲國殺敵，收復失地，一面想立下功勞，給自己增些光彩。



39　急切之間，牛皋忽然計上心來。他故意裝醉，東扭西歪，把馬挨到番將面前，乘番將不備，抽出鐧來一下把他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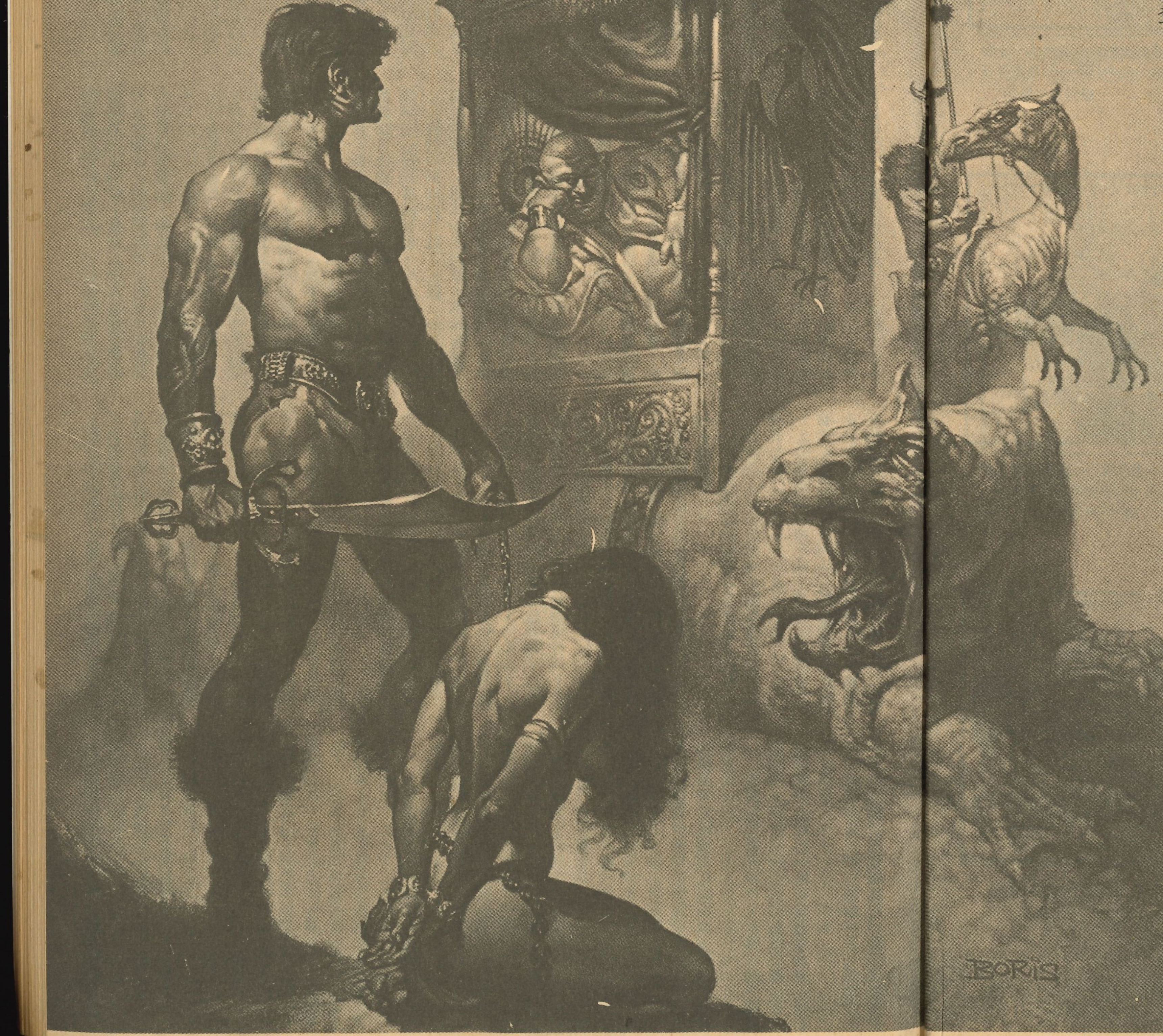
40　牛皋指揮三軍，乘勝追擊，趕了二十餘里，奪回許多馬匹糧草。金節在關上看了，心中敬服，趕快下來，迎接牛皋進城。　　　　（待續）



上兩圖爲本故事主要人物

戰神丹頓

二十世紀也有戰神，力大無窮，原來他吃了瘋子腦漿而變成超人的，創下了豐功偉績，當列根總統派他秘密調查美國軍火走私的私梟，他却受制於現代武器之下。



吃了瘋子腦漿變成超人

美國境內有些秘密地方，重門深鎖，不准任何人入內，有些科學家以及有名氣的醫生聚在一起研究人體的奧秘，在紐約市區對面的一個渡假勝地「長島」，就有這種神秘的屋宇，一連有三座園林別墅屹立在高崗上面，林木極多，還有高崖峭壁，峭壁下面就是大西洋，波濤洶湧，這樣子的地方是最合隱居的了，簡直可以說是「世外桃源」，可是，躲在屋裏過活的醫生和科學家都相當忙碌，他們很有興趣去研究人類的壽命，體能以及各種心理反應，至於那些房屋，外面懸掛一塊鐵牌，寫下一個相當古怪的名稱，叫做「精神病研究院」，下邊還有一行細字，這樣註明：「院內瘋子特別多，敬請貴賓留步。」

雖然它只是寥寥數語，已經可以阻嚇一些充滿了好奇心的遊客，不敢按動電鈴求進。

有一晚，該研究院的一名高級名醫史康威博士打電話到市區，透過傳呼機，找到國防部副部長安德拉斯，他很冷靜的說：「副局長，湊巧你因公到紐約來，再好也沒有了，我的研究已經成功，懇求你撥冗駕臨長島鯊魚角的精神病研究院一敍，如果你肯駕臨，任何時間都可以，晚上更好。」

幹秘密勾當的人，大多數是在夜間活動的，五十多歲的安德拉斯立即說道：「湊巧我今晚有空，可否現時就到你那邊去呢？」

「那就更好了，無任歡迎。」史康威博士說。

四十五分鐘之後，安德拉斯已經置身於精神病研究院裏面，司機同行，汽車停放在廣場上面。

史康威博士把他們二人迎入，讓司機單獨留在研究院的餐廳以及酒吧那邊，他在前引路，把這一位貴賓帶到園林那邊，站在大鐵籠前面，先行亮了燈，然後說：

「這個大鐵籠分左右兩邊，各養一頭屬於猿猴類的動物，左邊的是黑猩猩，右邊的是狒狒，牠的外貌跟烏猿相似，最大的分別就是上下兩排牙齒，狒狒不單是牙齒結實，還有兩隻獠牙，普通的猿猴絕對不是他的敵手，可惜牠的體型太細，只有一百磅，難以跟大動物較量，如果沒有特殊處理，牠決非體重四百磅過外的黑猩猩敵手，我想你欣賞牠怎樣咬死黑猩猩的雄姿，只要我按動電掣，使鐵閘自動升起來，她就會展開攻勢。」

說完，他按動電掣。

大鐵籠當中有一塊很粗的鐵絲網，它緩緩的上升，逐漸隱沒，鐵籠分不開左右的兩邊了，黑猩猩只是漫不經心的向狒狒望了一眼，毫不在乎，可是，狒狒却吱吱的叫，不時露出上兩排雪白的牙齒，怒容滿臉，似乎想向黑猩猩撲攻。

這種景象是很罕見的，安德拉斯不自覺的集中精神看牠。

他始終不相信狒狒有勇氣向黑猩猩挑

戰。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就像火山爆發一樣，狒狒渾身是勁，疾走過去，躍高幾呎，然後跌下來，雙臂纏住黑猩猩的頸子，疾忙俯下頭來，張口便咬。

牠的動作快如閃電，黑猩猩猝不及防，竟然被牠咬斷了頸上的動脈，鮮紅的血如泉噴出來。

黑猩猩怒吼一聲，雙手齊出，打算抓住狒狒撕成兩截，可惜牠出手太慢，狒狒只是咬了一口就離開了牠，躍下飛奔。

黑猩猩雖然身受重傷，仍想報復，在牠喪生之前把狒狒殺掉，牠在鐵籠之內到處追逐，始終沒法抓住對方，逐漸力竭聲嘶，頹然倒下來，喘息不已，看來牠難以活命了，狒狒咬着黑猩猩，確是難以置信，目擊這一次決鬥之後，安德拉斯向身邊的史康威博士望了一眼，說：「你是否替狒狒注射了迷幻藥呢？」

「沒有，我在這幾天之內，沒有替牠注射任何藥物，只是在一年之前以特殊的飼料送給牠吃，使牠的體力發展到極限，勇氣倍增，搏鬥之際，眼明手快，僅此而已，牠能夠戰勝黑猩猩，只是牠的體能發展到極限，初時我只是研究精神病，料不到發明了這種聖藥，如果列根總統肯依照希特拉的指示去做，包管美國人在世界上面稱霸，他也變成舊日威震萬邦的中國秦始皇。」

安德拉斯有點明白他的意思，卻又不完全領悟，說：「史康威博士，當年希特拉認爲德國最純粹的人種是日耳曼族，世界上品質最劣的人種是猶太人，如果趕盡殺絕留在德國的猶太人，只限日耳曼民族跟同族男女通婚，那就可以永遠保存純種的日耳曼人，到時德國有力稱霸，你希望列根總統依照這一條路走，是否指此而言呢？」

「正是如此，不過，我必須補充一句，希特拉的種族主義只是指德國未來的發展而言，我的神秘藥物並非指美國人一代代的發展下去，可能變成最厲害的民族，而是指那些人吃藥之後，逐漸發生變化，兩年之後，就是超人，到時他的戰鬥力强大無比，甚至七十多歲的列根總統吃了這種藥也可以變成超級的體育家，一雙手能夠舉起一千磅重的槓鈴。」

安德拉斯向他打量了一眼，說：「史康廉博士，雖然你是個很有名氣的醫生，曾經寫過幾本關於精神病的專書，可是，你說出來的一番話卻使我懷疑你的精神有問題，你可能走火入魔，發狂，本人並未覺察，我勸你作全身檢驗，特別重視大腦的電波反應。」

史康威聽了，絕不介意，說：「安德拉斯博士，剛才你已經看過狒狒戰勝黑猩猩的一場決鬥了，你爲甚麼這樣迂腐，總是不信任我呢？你不單是對我失去信心，而且懷疑我患了精神病，更加荒謬，我不埋怨你，因爲你對人體的構造茫無所知，閒話休提了，今晚我邀請你駕臨，並非研究我是否患了精神病，只是對你說知，我已經研究出一種妙藥，可以令到一個人的體力發展到極限，如果美國戰士的體能都有這樣超卓的變化，不消說，美國人肯定可以在世上稱霸，你只是今晚到訪的客人，對我所知不深，爲了證明我的學說有效，我想邀請院長巴提亞博士以及女護士長艾倫娜跟你見面談談，除非你認爲這兩個相當重要的醫學高級份子，都患了精神病，甚至你認爲這一座研究院所有人都患精神病，否則，你應該遵守你的本份，替美國的國防部盡一點力。」

他暗示美國人的體力增强，美國戰士所向無敵，到時在戰場上面稱霸，理所當然，國防部急於創造秘密武器，如果美國人的體質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轉變也是秘密武器。

既然史康威博士所講的話如此肯定，安德拉斯只好順着他的意思去做，暫時留步，讓他派人喚醒那兩個人，重新入座茶敍，展開一番關於醫學上的談話。

過了一會，四個人在研究所裏面交談，院長巴提亞博士六十五歲，博學多才，涉及史康威所研究的超級體能藥物，他很坦白的說：「我不知道這件事情發展下去可能有甚麼後果，我只能對你們說知，他是成功的，吃進那些藥物的人，的確可以令到體力增加很多，簡直有資格稱做超人，至於那些藥物，講出來可能使你們吃驚，它並非普通人吃的任何一種肉類，而是瘋子的腦漿。」

安德拉斯果然大吃一驚，說：「院長，你有沒有記憶錯誤呢？腦漿怎麼可以進食呢？」

「腦漿是可以吃的，東方人很喜歡吃豬腦，美國德薩斯州的人認爲焗牛腦是無上的妙品，滋味好，兼且補腦，既然豬腦牛腦都可以吃，當然人腦可以呢了，吃瘋子的腦漿如果加上了適當的調味品，跟牛腦相似，不值得大驚小怪。」

「爲甚麼在人腦當中偏偏要揀瘋子的腦進食呢？」安德拉斯衝口而出的說。

「問得好！根本上一個健康正常的人不容易發揮的智力，只是瘋子例外。也許你們都聽見過這個故事了，一個老嫗在火窟誤會一個夾萬是她的孫子，她急於救他，把那個重二百磅的夾萬抱起來，從火窟衝出戶外，如果沒有那一場大火，她想抱起五十磅重的東西也辦不到。瘋子往往是體力驚人的，因爲他能夠把身上潛力發揮到極限。」

「那麼是否每一個瘋子的腦漿都是補品呢？」

巴提亞院長聽了，臉露微笑，說：「想解答這個問題，最好直接向史康威博士查問。」

史威康博士接上去，說：「爲了研究人類的腦漿，不瞞你們說，我使用注射毒藥的方式殺了五十八個瘋子，然後找到最適合作爲試驗品的一種腦漿，從表面看來，似乎所有人的腦漿相同，不管他是否瘋子，在事實上，那是有差別的，護士長艾倫娜小姐負責保管那些腦漿，現時我們試跟隨她走進腦漿貯藏倉庫，看看她收藏的東西。」

說完，她首先離座，安德拉斯以及其他兩人，隨後離座，由她在前引路，進入冷藏庫，由她把一個玻璃瓶拿出來，送給各人欣賞。

直到那時，她然後開口：「各位現時看得到的腦袋是最純良的一種，別的腦漿

收藏在車輪狀的玻璃貯藏器之內，它並不適用，勉强使用它作爲人類或野獸的飼料，那些動物很快就會發狂，回說到人類的身上吧，我們只是盼望找到一種食物使他的體能發展到極限，如果他吃了它發狂，那是沒用的，史康威博士不單是製造超級的野獸，他還製造超人。」

輪到史庫威博士開口了，他緩緩的說：「我在十二年前收養了幾個孤兒，他們全是八九歲，正是開始發育的時期，我分別給他們吃進特殊的飼料，包括瘋子的腦漿在內，大多數孤兒沒法像正常的孩子那麼發育，不是變成畸形，就是瘋子，只是丹頓那一個孤兒十分成功，如果你們有機會看見他伏虎屠龍的本領，恐怕你們會讚不絕口，我打算拜托一個十分接近列根總統的人，帶他給總統看看，安德拉斯先生是最適當的人選了，未知他能否替史丹頓引見？」

說完這一句，他把視綫投在安德拉斯的臉上，等候對方答覆。

安德拉斯想了想，說：「好的，我願意引見，你收養的孤兒現時在甚麼地方呢？我想先行看看他。」

「當然你要先行看看他的，可惜現時他已經被我送到中東阿拉伯酋長國去，讓他顯顯本領，如果你們對他發生興趣，可以回到那邊看看她。」

安德拉斯忽然改變態度，說：「好，過幾天我跟你回到中東看看他。」

史康威博士聽了，喜形於色：「你跟我的乾兒丹頓見過面之後，相信你對他更加有信心。」

巴提亞院長忽然開口：「安德拉斯先生，如果你能夠留步，希望你今晚在客房睡覺，睡前你可以看看我們的成績。」

他說的話似乎有深意存在，安德拉斯略爲感覺得到，點了點頭。

史康威叫人把他帶到一間客房，它相當豪華，作爲招待貴賓之用，司機也留下來，睡在另外一處。

凌晨一時，忽然有人打電話到第一號客房，自稱是巴提亞院長。

他好像有些話要說，卻又不便在電話裏面交談，安德拉斯會意，邀他到客房一敍。

過了一會，巴提亞進入客房，關上了房門，很鄭重的說：「史康威這個人的神經健全，心理不健全，這種情況相信你也感覺到了，從一個心理不正常的人所養育出來的孩子，即使是發育齊全，心理上仍是有問題的，因此之故，我命令他把孩子送到別的地方生活，而且不准那個孩子住在美國，因此之故，他才把丹頓送到遙遠的地方，至於他怎樣跟中東的酋長浮沙攀上了關係，我不知情，我只是勸告你小心他的兒子丹頓，他不斷的進食瘋子腦漿，本人茫無所知，實際上他的心理已經發生極大變化，不可不防。」

「你認爲丹頓可能有甚麼不正常的變態心理呢？」

「我可以肯定的指出他含有征服慾以及虐待狂的成份，將來他可能兼患嗜殺狂，同時有可能變成色魔，他無法跟任何一個女人發生戀愛，如果他慾火如焚，就會辣手摧花，史康威博士不斷誇獎他，認爲他是美國青年當中最强壯的一個，可能屬實，你別輕視這一點，倘若那個孩子眞的患了虐殺狂，再强壯也是沒用的，希望你不要把他帶返美國，向列根總統推薦。」

安德拉斯說：「多謝你的勸告，我到了中東，一定很小心的觀察他，我不會很隨便把他介秘給列根總統認識，你放心好了。」

這是事實，安德拉斯沒有跟史丹頓見面之前，難以判斷他是否變態，故此順着對方的口吻說一兩句應酬的話算數。

爲甚麼他想看看丹頓呢？只有他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殺牛鬥猩猩戰巨龍

三天之後，安德拉斯以私人遊覽性質作伴，跟史康威博士一起踏進航機，從紐約機場起飛，目的地是中東的阿拉伯酋長國。

那個國家由二十個阿拉伯酋長組織而成，定名「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一共有二十多個酋長，各不相讓，那一個酋長的實力最强，便可稱霸，那些酋長爲了炫耀自己的實力，往往重金禮聘一個武林高手做禁宮的侍衞隊長，不過，這個人是否容易找尋的，除了他本人的勇猛之外，還要冷酷無情，天生是一名冷面殺手，因爲他負責看管一批美女，如果他生得英俊，天天跟艷麗佳人纏在一起，便有可慮，想找一個目不邪視的勇士，難似登天，實情如此，胖胖的浮沙酋長偶然到紐約遊覽，透過中間人介紹，結識了史康威博士，目擊史丹頓神勇無比，驚奇不已，立刻聘他做御林軍統帥兼禁宮的侍衞隊長，史康威博士也想乾兒丹頓在海外揚威，博了一個頭銜，然後把他推薦到列根總統，故此很樂意叫丹頓陪伴浮沙酋長一起到中東去。

那是兩年前的事了，丹頓在浮沙國內所向無敵，就快在中東舉行的一次廣場比武，千人參加，是有史以來沒有發生過的大屠殺，可能一千的武士全部喪命，如果死剩一個人，他就是阿拉伯酋長國的總教練，突然升任高官，那一場決鬥肯定是精彩絕倫的了，史康威博士早就想到中東觀光，同時在座欣賞一千個武士混戰的奇景，既然他有此想，安德拉斯是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的身份，也想同行，於是兩人與高采烈的乘坐航機在阿拉伯酋長國的首都「阿比札比」機場降落，剛剛走出機場，浮沙國的酋長已經派人迎接，讓他們在一座豪華的大酒店休息，當晚還設宴款待。

流沙酋長體型胖碩，一根頭髮也沒有，早已是一名禿子，照情形看，他年壯力强的一段時間，必然是個很出色的武士，進入中年，發胖了許多，美女如雲，不斷的消耗體力，他沒法揚威耀武了，他喜歡揀一個美國的勇士返國，担任重要職位，因爲他有這種顧慮，如果他讓國族的武士貼身保護他，此人一旦變心，他就性命難保，反而異族的武士可靠，故此他極端信任史丹頓。

史丹頓不負所托，雖然他有一股天生的神力，仍然朝夕練武，夜間獨宿，似乎蓄意幹一番事業，故此沒有絲毫涉及情慾的幻想，那是他受到浮沙酋長特別器重的

另一原因。

說到那個胖酋長控制的一個地方，叫做「浮沙」，名符其實，顯然境內聚居的地方仍有小山以及河流，包圍整個土地的都是一片浮沙，只是沙中僅有小路可以走動，萬一錯脚踏在浮沙上面，整個人被浮沙吞噬，有如跌進地獄，有了這個天然做成的屛障，異族的人，從來不敢侵入，他的泥土也不會向外擴張，由於境內盛產很值錢的金剛沙，只靠這種礦沙，已經使他富裕，他有資格做阿拉伯酋長國的元首，可惜他的居民只有兩萬，比不上別的大族，跟他競爭的有五個酋長之多，初時他們只是想各酋長派出一名勇士決鬥，戰勝的人是統治者，後來，消息傳出，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元首或酋長都感到興奮，揚言派人挑戰，隣境沙特阿拉伯的勇士更多，終於演變爲千人混戰的局面，並非限於阿拉伯戰士參加，即使白人也可以參加，不過，異族戰士如果參加先要寫下一份志願書，說明他是自願，死傷不計，如果他眞的戰勝羣雄，他就要做阿拉伯酋長國的總教練，不能推卸責任。

史丹頓雖然是美國人，留居中東已久，朝夕在烈日投射之下活動，膚色晒到變成紫棠色，站在臉前，恍如一座銅像，看來絕對不比阿拉伯的戰士吃虧。

他另有一個地方居住，並非召見，不會走到浮沙酋長的臉前，有一天，浮沙酋長派人召見他，說：「你就快要代表浮沙族的戰士出戰了，那是一場有史以來最殘酷的決鬥，我想派你參加，你的意思怎樣呢？」

「我當然是很高興的，因爲它可以表現我的武功。」

「好極了，你需要甚麼武器呢？」

「我習慣了用單刀作戰，刀尖長而尖，可以衝刺，又可以斬劈。」

「是的，你最適合使用那一類的屠龍刀，到時我會給你一把寶刀，傳說它的確是曾經斬死過一條毒龍的武器，你有寶刀在手，如虎添翼，我很放心，照例一個武士出戰，如果獲勝，他可以得到額外的賞賜，你想得到甚麼賞賜呢？」

「我想得到一個白種女人，她是你買回來的奴隸，叫做曼麗。」

「你只是看過她一次吧了，你從來也沒有對女人動心，爲甚麼你突然會愛上她呢？」

「我並非愛上她，因爲我是美國人，她也是美國人，我不忍心看見她被人鎖禁在天牢之內，鬱鬱而終。」

浮沙酋長想了想，說：「好的，如果你獲勝，我就把她賜給你吧，她同時恢復自由。」

「多謝酋長的賞賜，我必然盡力而爲，把敵人趕盡殺絕。」

浮沙酋長向他打量了一眼說：「丹頓，以你的武功來說，殺一百幾十人是綽綽有餘的，可是，殺一千個人就不同了，就算每一個人你都可以手起刀落，你仍會因此弄到筋疲力倦，你想達到目的，應該乖巧一點，在廣場發生混亂之際，你不必見人就殺，只是盡力保護自己好了，到了那些人互相厮殺死傷纍纍之際，你然後展開猛烈衝刺，那就不會太過吃力，記得這一點，即使你傾全力去保護自己，仍要不斷揮刀，如果你停手，就有弓箭手向你發射鋒利的箭，因爲比武場內有這個規矩，不能夠停手，更不能夠走出圈子之外，他們認爲某一名武士是儒夫，有權把他殺掉，你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我決不是儒夫。」丹頓很堅決的說。

他正想告退，浮沙酋長忽又開口說道：「丹頓，你的誼父史康威博士跟美國的國防部副部長安德拉斯前大乘搭航機到來看你，同時想看看你參加千人決鬥的壯觀場面，我想帶你去看看他們，同在一起飲酒吃餐，到了出戰的一天，他們必然替你打氣。」

丹頓點了點頭，再度向他道謝。

後天的晚上，他參加那個宴會，吃得很開心，他穿得齊齊整整，仍然透露文明社會居民應有的儀態，跟他落場搏鬥的姿態大不相同，看樣子，他仍是相當英俊的，安德拉斯忍不住問問身邊坐着的史康威博士：「你說他出類拔萃，跟普通人大不相同，其實他穿上了衣裳仍是美國人一貫的作風，不見得他落場交手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你派他參加千人決鬥，似乎太過殘忍了，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史康威說：「我不覺得殘忍，因爲他是必勝的，如果你看見過他的武功，你的想法也會改變過來。」

兩人的座位跟浮沙酋長相隔不遠，故此他們的談話，酋長完全聽得到，突然臉露微笑，說：「我可以叫丹頓先生在你們的面前表現他的武功，他的確是能夠做別人所沒法做得到的搏鬥，讓我想想吧，叫他表演一些甚麼武功好呢？他已經是最雄壯的一名戰士，讓別的戰士跟他搏鬥，簡直是以卵擊石，看來太過乏味，還是由他跟野獸搏鬥吧，雖然在我的領土之內沒有獅子，却有黑牛，大猩猩以及兇猛的龍，我想叫他把那些猛獸逐隻殺掉，還是赤手空拳的搏鬥，你們坐着欣賞好了。」

說完，他叫人把鐵柵移到那些酒席的前面放置，它可以保護貴賓的安全，沒有一頭黑牛或大猩猩可以跳過鐵柵的，因爲牠們都是相當沉重的動物。

很快就佈置妥當，丹頓奉命跟猛獸作戰，毫無懼色。

他很快速的脫下上衣和內衣，上半身裸露，下半身只穿長褲，鞋子也沒有脫下，他似乎把那種搏鬥看得很輕鬆。

因爲他脫去上身所穿的衣裳，兩條粗大的手臂以及很寬廣的胸部顯露出來，充份表現出他是個肌肉極度發展的男士，只看他的體型，已經值得喝采。

座上客報以熱烈的掌聲。

掌聲如雷，還沒有終止，黑牛被帶到大堂了，牠正是鬥牛勇士用長劍刺死的那種公牛，體型雖然健碩，却是很靈活的，兩隻牛角之間的距離很小，如果有人站在牠的面前，閃避不及，立刻被尖角刺死，故此鬥牛勇士俱是携帶一塊紅布的，他們必須利用紅布在牛的眼前晃動，使牠覺得眼花瞭亂，俟機出劍，先刺牛背，再刺牛腦，從來沒有人赤手空拳跟蠻牛搏鬥的，沒有紅布也沒有劍，怎樣弄死一頭公牛呢？各人看了這樣子鬥牛的情況，都替他揑

一把汗。

丹頓始終是那麼冷靜，沒有移動脚步，反之，黑牛就不同了，牠好像懂得站在前面的人是最大的敵人，傾全力衝刺，突然俯下頭來，一聲不响的向前飛奔，對準他的軀體中部直衝過去，攻勢極度凌厲。

座上客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像到他憑甚麼招式可以化解黑牛的攻勢，浮沙酋長也猜不透，別人更加難以忖測了，只是全神貫注去看他每一個小動作而已。

衆目睽睽，只見他看見黑牛俯頭直衝過來，牛頭快要接觸到他，退後一步，右拳快如閃電，從高處劈下，只是一拳，剛剛劈在牛的一雙角中間，該處是牛腦的位置，牠很凄慘的喘息不已，怒吼一聲，便即寂然倒下，眼見牛腦以及牛血一齊湧出來。

那一拳劈爆牛頭，然後看得見白色的腦漿，它的力量跟鐵鎚打擊同樣犀利，直到那時，他們才鬆一口氣。

丹頓本來是跪下發拳的，殺了黑牛，他緩緩的站起來，向各人拱手，說了一聲：「獻醜！」

浮沙酋長首先鼓掌，座上客紛紛拍掌，掌聲迴環不絕，浮沙酋長站起來，說道：「丹頓先生答應替我們做三種表演，殺了黑牛，他還要跟六百磅重的大猩猩決鬥，那一場決鬥更加出色，請你們細心欣賞吧！」

只是這一句，各人沉靜下來。

普通的黑猩猩只有四百多磅重，丹頓有二百四十磅重，看來不會相差太遠，要是叫他跟一頭特別巨型的超級大猩猩搏鬥，猩猩本身是野獸，腕臂極粗，比他重四

圖爲創造戰神丹頓的史康威博士。

百多磅，他完全沒有機會取勝，因此之故，座上各人更加替他担心，以爲他能夠戰勝黑牛，未必可以擊倒大猩猩，甚至有些人向浮沙酋長求情，請酋長不要讓他跟大猩猩搏鬥。

其中有一名貴賓所講的話更加動聽，說：「浮沙酋長，你已經決定派他出戰了，只有三幾天，他就要跟一千人決鬥，他應該好好的保存體力，更加不要受傷，如果他跟大猩猩決鬥過份消耗體力，或者受了傷，將來出戰，豈非更加吃力？還是停止這一場搏鬥吧。」

浮沙酋長搖了搖頭，傲然說：「我認爲丹頓可以很輕易的殺死大猩猩，如同殺死黑牛，只是跟巨龍搏鬥，他才有點吃力，你們用不着替他担心。」

既然浮沙酋長也是那麼有信心，別人實在不必插手管這件事，所有嘉賓不再開口，很冷靜的欣賞「第二種表演」。

當晚有五十多個嘉賓入座，分作四張大桌，各有各在桌旁落坐，有如中國人擺酒請客。

因爲丹頓要做多次表演，四張圓桌分列左右兩邊，中間留下一條相當闊的通道，另外有鐵柵保護嘉賓，黑牛或者大猩猩都不能夠跳過鐵柵的，故此座上客不必替自己担心，只是替丹頓担心，說也奇怪，丹頓竟然絕無懼容，很有氣勢的站着，恭候大猩猩向他挑戰。

那一頭大猩猩本來是囚禁在鐵籠之內，看來相當馴良，可是，牠被人打開鐵籠放出去，突然發覺是一個彪形大漢站在他的前面，用一雙手拍打自己的胸膛，摹仿牠經常做的動作，等於向牠挑戰，勃然大怒，在喉嚨之內發出低沉的吼聲，直衝過去，打算把他撞倒，然後殺他。

牠的姿態改變得太快，換過另外一個人，可能被牠撞倒，還沒有爬起來已經被牠踏死，可是，丹頓跟一般武士不同，能夠在最危險的一瞬採取快速動作替自己解圍，怎會死得那麼快呢？只見他的身形一閃，大猩猩就撲了個空。

牠發覺對方在眼前消失，懂得那個敵人一定是轉身走到牠的背後，立刻轉身，由於牠的體型笨重，即使轉身也比對方慢得很多，到了牠整個身體轉到定的時候，丹頓已經轉到牠的背後了，如是者一人一獸團團轉，彷彿走馬燈，大猩猩雖然暴跳如雷，始終沒法取勝，因爲牠失去了攻擊的目標。

丹頓的身手這樣靈活，在場目擊的人，驚奇不已，憑着身手敏捷，無疑的他佔了上風，可是，他必須殺掉那一頭大猩猩然後結束這一場惡鬥，他憑甚麼本領取勝呢？仍是一個謎。

丹頓早就胸有成竹，他先行戲弄大猩猩，等候對方已經露出疲態，然後展開最厲害的一次衝擊，它必須又快又準，故此他一點也不焦躁，大概是十五分鐘之後，他才飛躍出擊，整個人飛向黑猩猩的背後，用一雙脚鉗住牠的身體，俯下頭來，張口狂噬。

雖然他的牙齒並非特別尖銳，由於上下兩排牙齒俱是堅强有力的，一再嚙咬，大猩猩沒法擺脫他，急得手舞足蹈。

牠把手臂向背後伸過去，仍是沒法捉

住敵人，頸上痛得十分厲害，不由自主的咆哮不已，丹頓雙手一鬆，從牠的頸上鮮血如泉噴出，可能牠的血管已被咬斷。

在座的一個獸醫看在眼裏，趨前稟告：「酋長，那一頭大猩猩受了重傷，不宜再鬥了，把牠送回鐵籠關起來吧，讓我替牠治療，越快越好。」

大猩猩被人送回鐵籠，仍是流血不止，看來相當可怖，獸醫得到浮沙酋長允許，把牠醫治，離座作伴，跟大猩猩一起走開，結束了這一場惡鬥。

丹頓兩戰獲勝，威風凜凜的站着，浮沙酋長很冷靜的說：「他仍未算得上是一個勝利者，還有最後一場惡鬥。」

這句話從他的口中飛出來，嘉賓愕然，特別是看見過那個酋長坐在巨龍背上出遊的人，聽了這句話，更加驚異，巨龍重達三千磅，凡夫俗子怎能跟牠搏鬥呢？所有人都替丹頓担心，剛才向酋長進言勸告他不宜叫丹頓三番四覆跟野獸搏鬥的一個嘉賓，忽又開口，請酋長三思，就算他不肯替丹頓着想，也要替巨龍着想，因為那種珍貴的野獸十分罕見，宮中只有兩條，不宜讓丹頓殺死其中的一條。

這個人頗為擅於詞令，浮沙酋長的態度有些猶疑，似乎他想停止最後一場搏鬥了，料不到座上客當中忽又有人干預，有一個酋長身份的嘉賓，站起來說：「浮沙酋長的話一向是作準的，從來沒有收回成命，怎可以中途退縮呢？如果那一位丹頓先生真的是浮沙族第一名好漢，你應該盡量發揮他的才華，一條龍算得甚麼？死了一條，買過另外一條好了，難自這一點錢你也吝嗇嗎？」

顯然他想借刀殺人，希望丹頓死於巨龍的爪牙之下，大概他是阿拉伯酋長當中的一個，過幾天千人决鬥，他也派出勇士參加，故此他希望削弱對方的實力，然後，慫恿浮沙酋長叫丹頓向巨龍挑戰。

浮沙酋長本來想停止人龍搏鬥了，給他逼到無法轉彎，索性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對丹頓說：「我的勇士，你還有力量一戰沒有？」

「我當然有力量一戰，不管對方是巨人抑或巨龍。」丹頓傲然說。

「不用武器嗎？」

「是的，我有很强的自信心，即使沒有武器也可以把巨龍殺掉。」

「再好也沒有了！」浮沙酋長聽了，略為放心，吩咐侍衛通知看管巨龍的人把牠帶出來。

那一條巨龍重達三千磅，形狀古怪，眼睛很大，張開了大口，比較鱷魚大得多，牠上下兩排牙齒都有獠牙生長，更加威武，一雙手也是很粗壯的，還有尖銳的爪子。

看清楚點，頭上有兩隻角，一大一細，彷彿犀牛。

如果牠突然發威，可能把鐵柵衝破，令到嘉賓受驚，甚至有些人死在牠的爪下，因此之故，丹頓只是看見牠走出來就發動攻勢，向前飛奔，正式向牠挑戰。

巨龍怒吼一聲，把頸子的肌肉一伸一縮，突然向前撲攻，另一方面，張牙舞爪，如果丹頓不是及時閃避，一定喪命。

龍的體型巨大，眼睛也大，反應却是很遲鈍的，牠吃飽了之後懶洋洋的毫不起勁，只是逐步走動，故此浮沙酋長有胆在牠的背上放下一個鐵鑄的小亭，他就坐在亭內。

那一條龍不斷的攻擊，總是沒法傷害丹頓，牠絕不提防頓丹竟然那麼勇敢，飛躍到牠的頭上，雙手抓住牠最大的一隻角，牠絕不能夠把一隻爪伸到頭上的，故此牠屈居下風。

各人定眼看時，只見丹頓忽然從牠的頭上躍下，剛剛跌在牠的大口，他們看了都嚇得要命，以為丹頓死定了，只要巨龍閉上了嘴，他就非死不可。

這一層道理，丹頓當然懂得，他有巧妙的安排，可以使那條龍無法把闊大的嘴閉合，他用一雙脚撐住龍的下排牙齒，再把一雙手向牠上排牙齒撐到盡，牠就失去了自立的力量，任由他擺佈。

丹頓當然不是逼牠張開了口那麼簡單，下一步的攻勢就是雙手雙脚一齊發力，務求那條龍的嘴角肌肉擘開，因此受傷。

牠竭力支持，無法鬥得過丹頓的神力，終於口角流血，頹然倒下來。

獸醫救活了大猩猩，那時他已經回到原來的座位，認為那條龍的體力耗盡，必須急救，站起來說：「各位已經看見丹頓先生怎樣征服那一條龍，牠是酋長的坐騎，不必殺牠，索性判丹頓獲勝好了，我立刻施救，牠可能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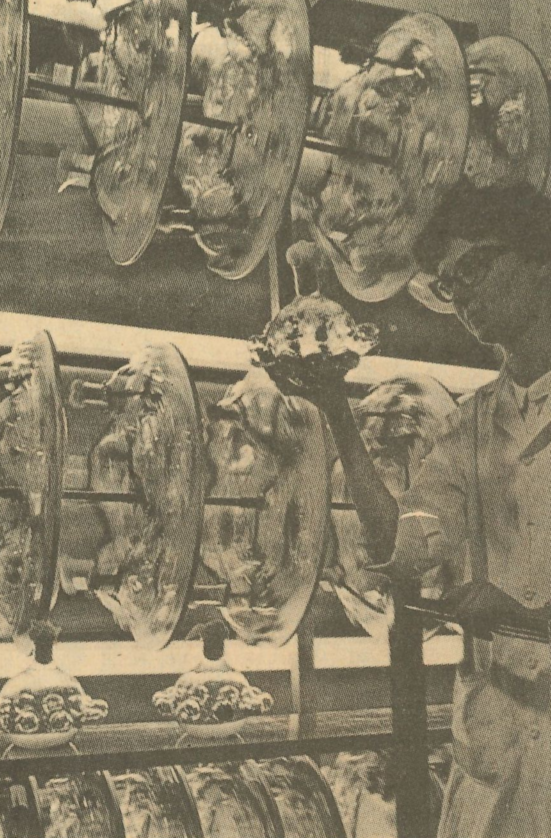
各人聽了齊聲喝采，認為丹頓戰勝了巨龍，酋長順勢打個手勢，叫丹頓回到他的座位飲酒吃肉，整個大堂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企圖運用借刀殺人的「呼勞」族酋長蘇克，看見丹頓很輕易的闖三關，暗吃一驚，當時他逼於臉露笑容，向浮沙酋長道賀，但心裏却密密的盤算，準備在競技場派出二十名武士圍攻丹頓，務求把他置於死地，此人心腸毒辣，可惜座上客無一知情。

古戰場千人生死鬥

阿拉伯酋長國的面積並非很大，它的地位却是很重要的，因為它是波斯灣凹入的一處海岸，在安曼以及沙特阿拉伯的中間，新興的國家「巴林」也受制於它，它不一定永遠守中立，如果它投靠蘇聯，影响人局，故此酋長國當中那一個酋長躍登元首，相當重要，千人决鬥可以找到結論了，根本上阿拉伯的國家相當複雜，政治形勢也是很隱晦的，千人决鬥隨時可以演變為集體屠殺，故此在競技場的守衛一概不准携帶手槍或手榴彈，只用弓箭維持治安。

競技場是一塊乾硬的土地，較早的時期，它是古戰場，充滿了血腥，到了武士集體决鬥之際，由沙特阿拉伯的親王「居樂」主持，講清楚在場的武士沒有階級或國籍之分，誰是死剩的一個，即可封為二十世紀的戰神，做三軍的總教練，各人不准携帶小刀或飛鏢之類的暗器，刀槍劍戟或盾都可以看做武器，有鐵鍊的鐵鎚也可以使用，不過，每人只准携帶一種武器，一經接觸，不能罷手，如果競技場內有人縮手或逃走，立刻亂箭射死。



護士長托起一個玻璃瓶，說：「瓶內所貯的是瘋子腦漿，吃了它，任何人都可以變成超人。」

他講了許多話，武士集齊在競技場內，每人跟隣人相隔十呎，他結束了談話之後，便即擊鼓吹角，三十個人一齊大叫：「開始比武」，本來是毫無動靜的場地，聽到鼓角之聲，戰士磨拳擦掌，跟着下令比武，各自亮出武器，向隣人襲擊，他的隣人毫不考慮就發招應戰，一片刀劍交加之聲震動晴空，山鳴谷應，站在高處觀看，只見各種武器迎着陽光發出奪目的光芒，很快就有人倒在血泊裏面，殺人的武士又被別人所殺。

體型雄壯的武士，比較受人注目，丹頓渾身是勁，沒有盾牌，只有一柄屠龍刀，威風凜凜，有如鶴立鷄羣，他更加受到觀衆特別重視了，此外，還因他頻頻被人圍攻，十分驚險，更加吸引座上客的視綫，簡直可以說三百多名貴賓不約而同的把視綫投在他的身上。

比武剛剛開始，他就受到三名武士作品字形的包圍，本來千人决鬥的規矩是單對單搏鬥的，不准圍攻任何人，可是，當時競技場內秩序混亂，整個場地是山谷最低之處，觀衆俱是在高處俯瞰的，人頭湧湧，根本上難以看出某幾個人圍攻一個，實情如此，丹頓吃了大虧，他不單是被三名武士圍攻，準備向他圍攻的武士有二十名之多，他們是「呼勞」族酋長的精英份子，傾巢而出，務求把他置於死地，這種情況，危機四伏，僥倖他手中所握的是一柄寶刀，削鐵如泥，如果沒有它，他未必距夠脫險。

向他挑戰的三名武士相當刁鑽，雖然他們各握武器，那是正好用以尅制單刀的，各握一個盾以及一條十二呎的長矛，並非開始進攻就用長矛衝刺，先行用盾逐漸推進，希望三個盾聚在一起，壓住對方，然後用矛衝刺。

雖然每一條長矛都有十二呎長，把它收緊，只是握住它的中間，它就變成六呎長的矛了，擅於用矛作戰的人，不管握住它任何一截，都可以展開凌厲的衝擊，他們施展圍攻這一招，只是打頭陣，如果失敗，還有另外幾次一連串的攻勢，他們甚至下了那麼大的决心，必要時同歸於盡，

可是，丹頓對付他們，絕不退讓，他發覺有幾個盾牌向他緊壓之際，不理會它是木製抑或是鐵鑄，衝過去揮刀便斬，毀了一個鐵盾，順勢向横發招，連劈三刀，三個鐵牌先後被寶刀劈斷，隨即閃電出擊，握矛的人只是在長距離作戰有利，太過近的距離，它就比不上刀子，他們很快就打輸了，有一個人被屠龍刀攔腰斬斷，其餘兩人也受了傷，倒在地上打滾。

丹頓認為他們不堪一擊，哈哈大笑，他正想走前兩步把受傷的武士殺掉，眼前一條金影閃過，他豎起了寶刀，才知道它是一條鐵鍊。

照例鐵鍊的末端必有一件沉重的鐵鑄兵器，否則，它就難以揮舞自如，可是，對方以為第二綫出擊的五個武士，所握的鐵鍊却像長長的繩子，沒有鐵鎚，一共有五條鐵鍊向他拋擲，先行纏住他的屠龍刀，再又纏住他的一雙手臂，此外，還有一條鐵鍊纏住他的腰，他失去了戰鬥力，只有一雙脚能夠自由的活動，寶刀也跌了下來。

這種處境十分不利，他屈居下風了，可是，他的頭腦異常靈活，發覺受制於人，寶刀也拋掉，唯一可以逃生的戰略，就是發脚飛奔，很快他就打定了主意，向戰士的陣形之外飛奔。

五名武士分別把鐵鍊纏住他，另外一隻手緊握刀子，打算一窩蜂似的飛奔過去，手起刀落，把他斬為肉醬，想不到丹頓盡快突圍而出，他們合力去扯緊鐵鍊仍是鬥不過他，反而被他拖住走。

奔走的速度加强，他就反客為主，五個人不肯罷手，仍然緊握鐵鍊反而被他拖住走，分別伏在地上，走了一程，沒法忍受，逼於鬆手，他立刻恢復自由。

他還沒有走近那些人，找他們算賬，他們已經分別被附近的武士殺戮，起初用長矛作戰受傷而倒地的兩名武士也死在別人刀下。

他剛剛恢復自由，立刻轉身，直朝着原路走回去，搜索他拋掉的屠龍刀，途中有人擋住去路，給他一拳打翻，沒有人能夠阻止他。

突然，他發覺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名武士沒有盾牌，只握單刀，那一把刀正是他拋掉的屠龍刀，喜出望外，立卽飛奔過去。

握刀的人正是想誘他向前馳奔的，這傢伙是呼勞族二十名武士當中的一個，除了他，還有七個武士恭候，等待他走近，然後出擊，長兵器包括矛和戟，短兵器有刀劍斧三種，另外有人握着鍊鎚作戰，那些兵器的品質不同，很難同時招架，換過另外一個人，置身於這種絕境，沒法逃生，他却絕不理會，突然凌空跳躍，彷彿飛

鳥，越過人叢，撲向握着屠龍刀的人，雙脚沒有落地，已經在空中踢出最厲害的穿心腿，對方猝不及防，只能揮刀砍劈，那一招穿心腿是從側面踢出去的，分別踢向對方的胸背，這傢伙只知用刀去削對方的左脚，不提防丹頓收回左脚，右脚踢向那個武士的後心，只是一脚已經把他踢到倒地打滾，屠龍刀也拋掉。

丹頓急於取回屠龍刀，沒有殺他，一個箭步，飛躍到刀子的旁邊，右手向下撿起它，對方的武士剛剛走近圍攻，他立刻用刀擋格，一經交手對方任何武器都被寶刀削斷，他沒有留步，姿勢向前一刀刺去，快如閃電，每一次發招就有一名武士喪生，碰上了對方握着鍊鎚，他先行斬斷鐵鍊，然後出擊，總是立刻分出勝負，呼勞族的二十名武士，覺得他們絕對不是他的對手，趁早逃出圈子，他沒有追上去，那些人已經被弓箭手在遠處發箭，先後中箭身亡。

他殺死十多名武林高手的一段時間，別的武士也是互相糾纏搏鬥，殺傷了很多人，地上橫躺着一排又一排垂危的武士，他也感到有些疲倦，暫時不想打鬥了，在屍叢當中緩步行走。

如果有人向他挑戰，他當然是奉陪的，既然他的身邊沒有敵人，暫時沒有戰意，不足為奇，殊不料他這樣做被弓箭手看了發生錯覺，以為他宣告罷戰，觸犯法紀，發箭向他遙射，連續有五枝鋒銳的箭射出，幸而他的聽覺特別靈敏，一滾再滾，然後避開它。

向他射出暗箭的弓箭手，沒法傷害他，不肯認輸，索性結集了六個人一起發箭遙射，那時他已經提高警惕了，索性放下屠龍刀，在屍叢中檢了兩個鐵盾，左右手各握一盾，借此磕開飛箭，儘管箭如飛蝗，仍是沒法傷害他。

他無意中跟弓箭手決鬥，耽擱了一些時間，到了他發覺對方不再發箭的時候，競技場上面剩下來的人更可少了，他不喜弓箭手對他再度發生誤會，只好檢起屠龍刀，向死剩的武士那邊走去。

他發覺前面不遠之處有兩名武士互鬥，其中有人倒地，剩下來的一個，手提鋼叉，向他走近，他正想迎戰，那個人忽然開口，喊了一聲：「丹頓。」

跟着他說下去：「丹頓，你有一把寶刀在手，佔盡上風，我看見過你用刀斬斷一柄鋼叉，有如斬柴，我沒有寶刀，當然不是你的對手，遲早死在你的刀下，我有一個請求，你可否答應呢？」

「好！你說出來吧，在原則上我答應你。」

「丹頓，我想給你一個機會去證實你的武功超卓，天下無敵，如果你肯跟我交換武器決鬥，你握我的鋼叉，我握你的刀，你仍然殺我，我就死得十分痛快。」

「好，我們立刻交換武器。」

「丹頓，你有可能死在我的手上，不會後悔嗎？」

「我決不後悔，因為死的是你！」丹頓傲然說。

這一個武士姓甚名誰呢？代表那一族出戰？丹頓却茫無所知，他只是覺得對方是戰場上面死剩的幾個武士之一，有些份量，應該尊重他，故此答應他提出來的條件，此外，丹頓心裏有數，認為此人並非他的對手，故此毫不考慮就答應了交換武器。

他先把寶刀拋過去，那個武士也把鋼叉拋給他，交換武器之後，大叫一聲，兩人不約而同的衝過去。

他把鋼叉虛晃一下，身形一閃，對方劈來的一刀，便即落空，跟着他仍是採取攻勢，每一招都是出手狠毒，却又盡量避免那一柄鋼叉跟刀鋒接觸，直到十多招過後，他才製造機會，把鋼叉當胸刺去，使對方一刀劈斷它。

那個武士只知屠龍刀可以輕而易舉的劈斷鋼叉，不知道那一柄鋼叉被劈斷之後，剩下來的半截仍是武器，更不知道半截鋼叉剛剛被寶刀劈斷，脫手飛出去，正好插進他的胸膛，有了寶刀仍然打輸，他就是這樣子死在半截鋼叉之下，無話可說，眼睛翻白，便即歸西。

丹頓每次殺人都是很精采的，換過武器，仍可獲勝，那就證明他的武功超卓，寶刀的輔助並非最重要的條件，他很勇敢的站着，比較遠的一處只有幾個半死半活的武士在地上掙扎，完全沒有受傷的武士，只是他一個，因此沙特阿拉伯親王「居樂」當衆歡呼，宣佈他是最偉大的戰士，封他做「戰神」，上上下下，歡聲雷動，不單是丹頓本人興奮，流沙酋長高興，坐在貴賓座位的兩個美國人也是很愉快的，稍停，掌聲以及歡呼聲逐漸減弱，他們二人竊竊私議。

安德拉斯說：「丹頓果然厲害，我隱約地感覺到他是很有用的一員虎將，只就可惜這一點，我認為浮沙酋長一定不肯放他走的，你有甚麼打算？」

史康威博士想了想，說：「不瞞你說，我眞的有一個打算，相信居樂親王一定設宴欵待嘉賓，我們相信被邀請，人太多了，談話不便，晚上我們回到酒店房間再談，為了避嫌，我們最好盡量減少接近丹頓，將來他執意回到美國，浮沙酋長不會埋怨我們。」

「好的，我必然依照你的意思去做，你一向是足智多謀，希望這一次你能夠找到一個妥善的辦法，達到目的，把一個活跳跳的丹頓帶返紐約。」

當晚居樂親王果然設宴欵待嘉賓，當衆稱賛史丹頓是舉世無雙的武士，封做戰神，如果有人認為他不值得這個榮銜，隨時向他挑戰，不過，雙方可以徒手出擊，也可以各持武器，只是不准使用現代軍火，包括手槍步槍手榴彈。

他們只是對戰勝的人致敬，沒有一個人對戰敗喪生的武士哀悼，事實上，那些人品流複雜，國籍參差，座上客未必認識他的，死了就算數，的確是沒有甚麼人感到不安於心，那一次，盛筵一直拖到午夜，然後散席，凌晨一時，安德拉斯跟史康威博士先後回到酒店房間休息，兩人同在一個套房歇宿，有足夠的時間交談，改穿睡衣之後，安德拉斯就向史康威查問究竟有甚麼妙計可以令到史丹頓回到美國去，浮沙酋長沒法阻攔，同時不會下毒手加害他。

史康威博士說：「你未必看得出來，



圖為戰神丹頓在風雨交加之夜攻入西奈半島，威震天魔石。

我却看得很清楚，被我塑造的勇士丹頓，跟我期望中的丹頓，的確有些不同，我希望那一個丹頓是硬綳綳的鐵漢，絲毫沒有感情，想不到他竟然發生重大的改變，愛上了一個奴隸。」

「相信你從浮沙酋長口中獲悉這件事，我也略有所聞，那個奴隸是美國女人，年輕貌美，身型臉貌都是不錯的，他已經踏進了求愛的年齡，愛上了一個女人，並非大錯，何必埋怨他呢？我想知道你打算怎樣使他擺脫浮沙酋長的控制，暫時別談他的戀史好不好？」

史康威博士笑了笑，說：「我必須談及他的戀情，因為這件事情跟我的計劃有關，他的戀愛越深越好。」

聽了這句話，安德拉斯頓有所悟，說：「我明白了，你想把她綁架，回到美國去，如果他眞的愛上了她，便會自動返美，是也不是呢？」

「大致上確是如此，不過，這個計劃仍要考慮到浮沙酋長的反應，一定要他肯讓丹頓返美，才可以辦得到，反之，他一怒之下，殺了丹頓，那就弄巧反拙。」

安德拉斯說：「那個大胖子不會如此冷酷吧？」

「很難說，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保留他珍惜對丹頓的這一份感情，因此之故，我們不能夠不容許他跟丹頓一起到美國去。」

「是的，你這個想法不錯，可是，我不能夠不多問一句，我們怎樣去把她綁架呢？」

「我沒有說過綁架她，我的意思是由她自動選擇返美的途徑，她走了，留下一封信，到時丹頓閱讀之後自然追踪，浮沙酋長是否同在一起返美呢？那是另一個問題。」

兩人商量了很久，有了一個原則，翌日的晚上，由安德拉斯出頭，單獨跟艾倫娜見面密談，慫恿她離開中東，她早有此想，當然是一口答應，依計行事。

那時她雖然跟丹頓熱戀，並非同在一起生活，因此之故，她跟安德拉斯晤談，他毫不知情，她忽然失踪，他也是茫無所知。

她留下一封信告別，除了寫下許多句感恩不淺之外，還很婉轉的對他說知，有一個美國人叫做「雅廸」，是紐約大馬戲團的股東，她以前是該馬戲團的台柱，表演空中飛人，因為她嗜賭，輸了巨欵，誤交匪帮朋友，喝醉了失塲，離開馬戲團，還被匪帮朋友賣給中東的酋長，她不想永遠留在中東，也不想他為了她離開浮沙酋長，故此她寧願單獨返美，回到紐約大馬戲團過活，叫他徹底忘記她。

照安德拉斯以及史康威的想法，她忽然失踪，丹頓過份想念她，一定會到紐約找她，故此他們二人沒有跟隨她一起離開阿拉伯酋長國，免得浮沙酋長對他們引起猜疑，此外，他們留下來可以多找時間接近丹頓，希望丹頓尾隨着他們一起回去，他們所想的事情果然變成事實，跌進情網的人，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他只是跟他們二人談過兩次，下了決心暫時返美，他還對浮沙酋長講清楚，此行只是到美國找她，跟她見面之後，然後盡快乘搭航機回來。

浮沙酋長沒法勸他罷手，只好答應他，但却聲明同行，於是這兩個人跟安德拉斯以及史康威博士同搭航機到紐約去，浮沙酋長另有兩名侍衛同行。

四個人一起，抵達紐約機場，進入美國，安德拉斯是國防部的副部長，職位很高，他把丹頓以及浮沙酋長兩人安置在阿拉伯人在紐約停步認為最高級的一間「王子酒店」裏面，佯作尋訪艾倫娜的模樣，暗中到馬戲團找尋團長奧西商量，問他可否加插幾項精采絕倫的表演，藝員只收少許的酬金，還對他說知，準備在馬戲團帳幕之內表演的人叫做史丹頓，最近曾經在中東參加千人決鬥獲勝，被封為二十世紀的戰神。

除了說出有煽動性的談話，安德拉斯還送上丹頓裸露上半身的照片，讓奧西欣賞他的肌肉美。

任何一個馬戲團的團長都想吸收一些有份量的藝員，做出一些驚人絕技娛賓，奧西亦無例外，不過，他有些困惑，反問一句，為甚麼頂尖兒的角色只收每天一千美元的酬金，安德拉斯說：「我讓他表演絕技的目的並非為了賺錢，而是想吸引列根總統，他可能演出一週就不再演了，到時請你原諒。」

「列根總統一向在白宮辦事，他會走到紐約的長島看馬戲表演嗎？」

「列根總統一向是很喜歡欣賞各種雜

技表演的，我保證他一定會駕臨長島，欣賞你主持的馬戲團，特別是丹頓表演的一些絕技，更加有力吸引他。」

「好的，我答應你，讓他以客串的性質登台，他喜歡做甚麼表演呢？由你策劃好了。」

最後，奧西有了決定。

安德拉斯得到團長的同意，回報史康威博士，另一方面，由史康威博士跟艾倫娜接觸，準備丹頓出場表演之際走出來，跟她的心上人團聚，不過，這一個小敍必須安排在列根總統欣賞他表演的精采節目之後。

一切辦妥，安德拉斯以國防部副部長的身份，進入白宮，求見列根總統，馬副官替他安排在夜間見面，他跟總統晤面，說：「這幾天我到中東調查美國軍火走私的案件，覺得有些困難，實在不容易找到綫索，無意中我發覺有一個美國人可以利用，故此我在總統的面前舉薦，敬請總統到紐約的長島欣賞他的奇技，如果總統認爲他可用，不妨收他作爲總統的私人保鑣，順便派他暗中調查美國軍火在中東的走私路綫。」

他覺得這番話列根總統一定聽得進耳，果然不出所料，列根總統聽了之後點了點頭，說道：「安德拉斯，你的眼光一向不差，相信你不會找錯人，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憑甚麼你說這個人是適當的臥底人選呢？」

「我並非請求總統派他到中東投入走私的匪帮，作爲臥底，只是想總統派他調查，事實上他可以名正言順的調查它，必要時可以單獨出戰，隻手擒魔，他叫做史丹頓，是最近中東阿拉伯酋長國千人決鬥的獲勝者，被稱爲二十世紀的戰神。」

列根總統的眼睛一亮，說：「你推薦的人是他嗎？一個人怎能殺掉九百多名武士呢？如果他在紐約出場表演，我眞的想見見他。」

列根總統一向有這種雅興，碰上了出類拔萃的人，可供驅遣，他就千方百計招他進入白宮，名義是總統的貼身保鑣，其實是總統的特務殺手，如果外邊有甚麼奇異的事情需要展開深入調查，總統不想它交給保密局處理，便即派出屬於他的特務，有資格做這個職位的人，並不多見，故此列根總統對丹頓發生興趣，另一方面，總統認爲一個人能夠殺掉九百多人也是很難入信的，更加想見見他。

安德拉斯說服了列根總統，順便問清楚列根總統最近的幾天那一天有空可以撥冗到長島欣賞馬戲團各種精采表演，確實了行程，然後告退。

剛剛走出總統府，他就立即打長途電話通知團長奧西，早作準備，並且吩咐奧西切勿把這個消息張揚，作爲吸引觀衆的宣傳手法，萬一有刺客出現，他就担當不起。

最後，他跟史康威博士作出更加精采的安排，希望借此令到列根總統對丹頓另眼相看。

丹頓從空中襲擊刺客

「長島」是紐約市中心區對面的一個小島，它特別長，彷彿劍魚的嘴，伸入太平洋，雪白的沙灘長達一百七十五哩，每一處沙灘都可以游泳或潛泳，一向是渡假勝地，凡是有巨型馬戲班到紐約表演，有資格稱做馬戲團的，必然在長島演出，因爲它的地方特別闊大。

紐約大馬戲團的團長奧西，在巨大的篷帳之內對觀衆講述他的精采節目，丹頓有三項節目表演，本來是在接近完場之前的一段時間演出，由於列根總統駕臨，故此他先行演出，第一項表演充份表現出他的體型優美，他裸露上半身，擺出許多種姿勢，身上一條條肌肉跳動，有如活的戰神。

奧西叫人把一個六呎高的臂力機抬出來，讓他發拳打下去，那個機器只能夠承受一千五百磅的壓力，他一拳就把它打爆了，跟着他一拳打裂五呎高的堅冰，雙手撕開椰子的外衣，這還不算，他蹲在一張圓桌下面，各人都看得見那張圓桌放在玻璃片之上，有人彈琴，同時有八個美女站在一起，奧西宣佈那張白鋼玻璃片承放了圓桌，椅子，鋼琴，還有九個人，合共有四千磅重，用四條鋼柱承住，丹頓可以蹲在玻璃片下面，雙手舉起那一塊白鋼玻璃片，即是舉起四千磅，放下之後再舉起它，連續三次，臉不改容。

丹頓果然做得到那些表演，座上客齊聲喝采。

丹頓的第三次表演是空中飛人，他並非攀登吊在空中的鋼架表演，只是抓住繩子在空中飛來飛去，離地四十呎，下面沒有安全網。

列根總統讚不絕口，認爲丹頓確是他眼中所見最出色的男子漢。

丹頓仍在空中飛來飛去，突然，他好像飛鳥似的由高空飛撲下來，手上沒有繩子，似乎失手，也像是他故意在空中飛下來。

很快觀衆就明白他爲甚麼在空中飛下來，因爲他發覺馬戲團的座位當中有人走出來，拔槍向列根總統瞄準，如果沒有他把刺客撲倒，總統可能遇害。

那個刺客被二百多磅的丹頓由空中撲擊，立刻跌倒，手槍也被掉，他的腦袋跌破，腦漿和鮮血一起流出來，煞是可怖。

慘劇發生了之後，座上客才知道列根總統也在場觀看，險遭毒手，十分感謝丹頓。

安德拉斯認爲那種地方不宜久留，陪同列根總統一起走開，負責暗中保護列根總統的兩名貼身保鑣同時離去，只是史康威留下，因爲他要站在丹頓的身旁，回答警方盤問丹頓的問題，盡可能的擺脫嫌疑，使警探高級職員相信那是一宗意外。

丹頓說道：「我在空中表演，飛來飛去，當然要全神貫注下面的動靜，突然看見有人拔槍，我不知道總統在場，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拔槍的人必然是兇手，故此急急忙忙的從空中飛下來，及時制止他，他因此跌破後腦喪生，這純然是意外死亡。」

這一場戲劇化的表演只有兩個人知情，他們是史康威博士以及安德拉斯。

如果沒有這場勇擒刺客的演出，列根總統對丹頓仍是半信半疑，有了它，他就

對那個勇士相信不疑了，決心聘丹頓做貼身保鑣。

依照史康威博士的計劃，打算把丹頓介紹給總統之後就大量培植英才，使美國增加了許多個超人，可是，他沒有機會接近列根總統之前，安德拉斯已經比他搶先一步，夜間謁見總統，把一捲錄音帶啓播，它是他在長島精神病研究院歇宿的一晚，院長巴提亞博士跟他交談的紀錄，院長十分肯定的指控史康威博士患了相當嚴重的變態心理，長期吃瘋子腦漿的人，必患變態心理，甚至發狂，認爲史康威博士改良人種的計劃十分危險，千萬不要實踐。

列根總統聽完錄音帶投訴之後，說：「原來如此，無怪丹頓的體力達到驚人的程度了，既然他有這個特色，我不會聘請他做貼身保鑣了，你認爲最適合他做的一項工作是甚麼呢？」

安德拉斯早有另外一個計劃，直到那一瞬，他才透露出來，說道：「我認爲最適合他做的一項工作就是秘密在中東沙漠地區調查美國軍火走私，事實上他在摩洛哥沙漠威名遠播，還得到浮沙酋長的重視，派他到那邊去，等於得到浮沙酋長全力支持，比較派一營軍隊的實力更大，既然那邊形勢複雜，外人不宜插手，國防部派出去調查的人以及保安局的人俱是有去無歸，可見軍火私梟的力量十分强大，說不定那邊的美軍高級長官有人支持，不妨派丹頓到那邊去，即使失敗，不過死了丹頓一個！」

這番話頗有道理，列根稍爲考慮，便說道：「好的，我答應這個建議，現時我想再問一句，假如丹頓一去不返，怎樣辦呢？」

「他不會一去不返，因爲他心愛的美女艾倫娜，現時仍在紐約，我可以撮合他倆，盡快結婚，婚後只是丹頓一個人到遠東去，艾倫娜獨居華盛頓的官邸之內，他就意惹情牽，必然盡快完成任務回來。」

「好，就這樣辦，我一次過給他二十萬美元，包括了結婚費以及出差費在內。」列根總統很快就作出決定。

經過安德拉斯分別向有關方面拉攏，又說服了浮沙酋長，保證丹頓結婚之後一定回到阿拉伯酋長國，叫他暫時忍受，沒有人搗亂，這一條妙計當然是很順利的進行。

最沒趣的是史康威博士，安德拉斯不但是不肯替他引見列根總統，還說列根總統最講究衛生，一定不肯把瘋子的腦漿看做補品，史康威博士不敢輕舉妄動，他只好一聲不响，希望丹頓從中東回來，再行定奪。

當時丹頓只是依照一般人結婚的方式去做，跟艾倫娜甜甜蜜蜜的過活，旬日後，他才對她說知，他已經答應過列根總統到中東去，秘密調查美國軍火走私的首腦份子是誰，走私路綫的起點以及終點是甚麼地方，那個任務十分危險，她絕對不能去，此外，爲了使列根總統對他的信心更加堅定，她必須留下來。

既然環境上有那麼大的壓力，艾倫娜沒法使他留下來，只好依他照的意思去做了。

結婚後半個月，他就跟浮沙酋長飄然而行，安德拉斯或史康威博士沒有同行，免得多生枝節。

安德拉斯是國防部副部長，經常想表現自己，希望做出一些工作使他看來勝過正式的國防部長溫伯格，既然由溫伯格多次派遣最有份量的人到中東調查軍火走私俱是失敗的，假如他推薦的戰神丹頓能夠成功，列根總統一定對他另眼相看，故此，他瞞着史康威暗中進行這一項活動，在浮沙酋長啓程回到中東的前夕，他還邀請酋長單獨在一間餐廳密談，講清楚列根總統的心態，認爲兩伊戰場多次發現伊朗使用美國軍火，包括戰機，坦克以及最新型的過山炮，證實有人把美國軍火暗中賣給伊朗，已經知道美國的國防部軍用物質及武器倉庫失去了價值二百億美元那麼多的軍火，却又無法查出私梟的來龍去脈，懷疑那些軍火由西奈半島登陸，經過阿拉伯沙漠，再由波斯灣出海，對岸就是伊朗的領土，阿拉伯酋長國可能是私梟運送軍火必經之路，希望他協助丹頓，查探私梟那一帮人是誰，把他們一網打盡，到時列根總統可能撥出巨欵單獨救濟浮沙那個地方，使他軍威大振。

浮沙酋長頭腦簡單，信以爲眞，傾全力相助，丹頓回到阿拉伯酋長國有兩個月之久，然後獲悉在沙漠區有一派邪教叫做雷電教，負責偷運軍火，所向無敵，雖然那些人所運送的是現代軍火，他們却使用古代武器作戰。

丹頓把那一次秘密情報稟告浮沙酋長，派出一千精兵，趁着雷電教武士在雷電閃爍的暴風雨之夜偷運，趁機截擊，在天魔石交鋒，大獲全勝，可是，他們突然碰上了催淚性的氣體，無法支持，紛紛倒下來，覺醒之際，全部被縛，變成階下囚，而把他們俘虜的軍隊，正是西奈半島的美軍。

浮沙族武士全部被綑縛，只有一個人例外，他就是丹頓。

西奈半島，美軍最高的統帥哥烈達少將，對他盛意拳拳的欵待，又把國防部長溫伯格的一捲口述錄音帶啓播，借此證實那一批軍火以及以前多次偷運的美國軍火都是得到溫伯格部長同意的，賣給伊朗的軍火其實是殘破的物資，送到戰場，不堪一擊，美國國防部暗中賣出軍火換來的石油，却是完全沒有虛假，那種交換顯然是對美國有利的，它是最高的秘密，列根總統也不知情，而國防部副部長安德拉斯更加不知情。

獲悉偷運軍火的眞相之後，丹頓硬着頭皮說道：「統帥，我以本人的名譽和性命作出保證，這個秘密至死也不會洩漏半句，也不會向列根總統剖白，希望你把浮沙武士釋放，我帶他們離去，永遠不再回來。」

丹頓能夠在千人決鬥中獲勝，率領一千名精兵出擊，却慘敗而回，沒有人明白這件事情的眞相，甚至浮沙酋長也是不明白。

他担心浮沙酋長不放人，在另外一晚，夜深狂風，他穿過阿拉伯沙漠，抵達西奈半島，在少將的安排下，乘坐軍用專機回到華盛頓，此後，他一直沒有露臉。

（全文完）

大寶藏

騙中騙傳奇故事／左慈・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年輕人應錢幣商朱豐之約，前往朱豐開設的錢幣店，但年輕人到達錢幣店時，店門已關閉，年輕人久等不見朱豐回來，便離開了，但在停車場上，他看見朱豐暴斃在地上……朱豐離奇死亡之後不久，他的財產被拍賣，年輕人也到拍賣場去看，只見一個叫阿道爾夫・希特勒的人和三位阿拉伯人喊價，一直喊到七千萬美元，突然有警官衝進來，向主持人耳語，主持人立時宣佈這次拍賣的珍品全失竊了……年輕人回到酒店，奧麗卡在房中等候，她告訴年輕人她正在追踪叫阿道爾夫・希特勒的怪人……年輕人決定去找希特勒請他讓出幾枚金幣……

以為鴻鵠至　自投陷阱中



年輕人笑了一下，道：「我要見希特勒先生，有事情和他商量！」

那護衛員又道：「事先有約麼？」

年輕人道：「沒有！」

護衛員上下打量着年輕人，伸手指了一指，道：「先在秘書那裏去登記，等候通知，希特勒先生可能不見你，也可能和你約定時間！」

年輕人依他所指看去，看到一間房間的門打開着，有一位淺金頭髮的美人，正在和幾個中年人講話。

年輕人不置可否，向那房間走了進去，他看到那淺金髮的美人，在那幾個中年人的手中，收回一張表格來，說道：「我在請示希特勒先生之後，再和你聯絡，希望你們等在登記了號碼的電話旁，不要離開！」

那幾個中年人唯唯答應着，走出了房間，在護衛人員的監視下，走進了電梯，年輕人看到了這種情形，不禁「嘿」地一聲，而那位美人兒，也抬起頭來，將一張表格，向前推了推，道：「你必須填上表格上的每一項，才能決定你是否能見到希特勒先生！」年輕人將表格取起來，看了一看，心中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那表格的詳盡之處，只差沒有了填表人六歲以前，曾經做過什麼事！

年輕人用手指輕彈着那份表格，向那金髮美人說道：「希特勒先生不是想與世隔絕的，這樣子，誰還肯見他？」

金髮美人冷冷地一哼，道：「你可以不見他！」

年輕人已經將表格放回桌上，而且，也準備一笑置之了，可是，他究竟是一個好事的人，覺得就這樣離去，心中多少有點不服氣，所以他在放回表格之際，略俯着身，向那金髮美人道：「本來，我想見他，只為了告訴他一句話，請你轉告他也是一樣！」那金髮美人自顧自整理着文件，連頭也不抬起來，像是根本未聽到年輕人的話，年輕人笑了笑，道：「請你告訴他，我知道他想見的人的下落。」

金髮美人抬起頭來，用奇怪的眼色，望了年輕人一眼，而年輕人已經轉過身，走了出去。

年輕人進了電梯，電梯向下落去，他心裏只覺得好笑，他曾見過很多人鬧排塲，可是鬧到這等程度，連來求見的人，幾乎要將三代履歷全填上的，他還未曾見過，所以他才決定與之開一個玩笑。

年輕人剛才對金髮女郎所講的那一句話，其實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他只不過根據幾點事實，推斷那位希特勒先生，在各地貴重物品的拍賣塲中出現，可能是急不及待地希望有人知道他，那可能有很多目的，也可能是一種叫他要找的人來見他的方法。總之，就算他那句話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至少，也可以叫對方困惑一陣，那麼，他開玩笑的目的就達到了。電梯到了大堂，年輕人走了出來，直向大門走去，可是急驟的脚步聲，起自他的身後，年輕人立時機警，他轉過身來，兩個大漢忙不迭在他的身前站定，年輕人望着他們，作了一個令他們鎖定點的手勢。

那兩個人中的一個道：「先生，你想見希特勒先生？」

年輕人一怔，他迅速地轉着念，在那一刹間，他也不知道那兩個人的來意是甚麼，他立時道：「本來是的，可是在看到了那份表格之後，我改變了主意。」

那人一副道歉的神情，道：「眞對不起，現在，希特勒先生請你去！」

年輕人感到極度的意外，但是他也立即明白了，他臨走時，向那金髮美人講的話，原意只不過是開一個小玩笑，但可能歪打正着，剛好道中了那個神秘莫測的希特勒先生的心事！

年輕人不禁笑了起來，道：「他要見我？」

那兩人忙道：「是的，請你立即跟我們來！」

年輕人揮了揮手，道：「可以的，但不是現在！」

那兩個人現出愕然的神色來，年輕人立即道：「我等他填好了那份表格之後，等我看過了再決定！」

那兩個人的臉上，一直維持着一眼可以看出是裝出來的，但是總算是十分客氣的微笑，可是年輕人這句話一出口，他們兩人臉上的笑容就僵住了！以致看來變得十分滑稽。而年輕人則出現一個表示抱歉的笑容來，用一個十分漂亮的姿勢，轉過身，向外走去。

年輕人料到那兩個人一定會向前追來的，但是那兩個人一定被年輕人的那種態度嚇呆了，所以直到他出了酒店的門口，那兩個人才氣喘喘地追了上來，一個身形較高大的，立時攔在年輕人的身前，道：「請等一等！」

年輕人冷冷地道：「怎麼，表格已經填好了麼？」

身形高大的悶哼一聲，道：「先生，你究竟想怎樣，不妨直說。」

年輕人聽得對方問得這樣直截了當，他也不禁一怔。他要那位希特勒，也照樣填上一份表格，這自然是開玩笑，而他本來的目的，也只不過是為了要見這一個人，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如果再鬧下去，是不是見得到這位希特勒，只怕很有問題了。

他想了一想，道：「我其實不想甚麼，不過想起剛才那位秘書小姐的神態，有點氣惱。」

那兩個人想是也想不到對方轉彎轉得如此之快，怔了一怔，才道：「眞對不起，但是希特勒先生，也有他的苦衷，要是他不那樣的話，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見他，先生，請！」

年輕人點了點頭，跟着那兩個人，走向電梯，直上了頂樓。

當他們從電梯中走出來之際，那位美麗金髮小姐，早已等在電梯門口，年輕人向她微微一笑，在那兩個人的帶領之下，逕自向前走去，到了一扇另外有兩個壯漢守着的門前，帶他來的兩個，和守門的壯漢略一點頭，守門的壯漢將門推了開來。

走進門去的，只有年輕人一個人，而且，當年輕人一走進去之後，門就在他的身後關上。

年輕人略定了定神，他是憑着一句自己也沒有下文的話，才能來到這裏的，等一會兒如何應付，他已經有了個盤算，但是究竟應該如何應付，還得看對方怎麼說，才能隨機應變。

他打量着房間的情形，頂樓的大套房，是「國家元首」級的，華麗寬宏，自不必說，年輕人才走進了幾步，就看到希特勒走了出來。

希特勒穿着一件黑底綉金，東方式的吸烟服裝，口中咬着一根雪茄。

年輕人一看到希特勒先生咬着一支雪茄，便不禁呆了一呆。

本來，像希特勒這樣的有錢人，吸食雪茄，是極其普通的一件事，可是年輕人看到之後，就有一種怔愕之感，那也是有理的。

因爲自從在拍賣場上，那人自報姓名之後，年輕人就自然而然地，將他和那個同名的德國元首，連在一起，雖然年輕人的心中，也知道這樣想，其實是很糟，而且極可笑的，但是他却總不能消除這個印象，他這時所以有驚愕之感，是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個德國元首，不但自己不吸烟，而且是最恨人吸烟的！

在年輕人略發怔間，濃郁的烟香，已經和希特勒先生，一起來到他的面前，希特勒先生上下打量着他，年輕人也用同樣的目光，打量對方。

看來，希特勒先生，和在拍賣場上看到的，並沒有不同，只不過這時，他的臉上有着一種硬擠出來的歡迎的笑容，他們兩人，像是兩頭狹路相逢的老鼠一樣地打量對方，最後，主人擺了擺手，道：「請坐！」

年輕人坐了下來，主人坐在他的對面，將一隻銀烟盒打了開來，向年輕人作了一下手勢，年輕人也作了一個拒絕的手勢，自己取出了烟來。

年輕人是不會先開口的，而那位希特勒先生，似乎也不想先開口，大家都吸着烟，又再將烟噴了出來，簡直就那樣的僵着。

等到年輕人手上的烟，烟灰已積到一吋光景時，看來希特勒倒還沉得住氣，仍然坐着一動不動，年輕人心中暗嘆一聲，看來他得先開口了。

年輕人輕輕咳嗽了一下，道：「希特勒先生，你的名字使人想到——」

希特勒揮了揮手，道：「這純粹是巧合，事實上，我取這個名字的時候，那位希特勒，根本還沒有甚麼人知道他。」

年輕人淡笑了一下，說道：「閣下有這樣的名字，當年是遭到了不便，還是方便？」

希特勒皺了皺眉，道：「我們討論的，好像不是爲了我的名字吧！」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也不盡然，先生——」

他才講到這裏，直視對方，然後用一種十分肯定的語氣說道：「我倒認爲，你是故意用這是名字的，目的是在引人家注意。」

希特勒一動也不動，並沒有出現年輕人預期的震動，可以說對年輕人的話，一點反應也沒有。

年輕人仍然維持着微笑，可是他的心中，却不免有點緊張，在他的經驗而論，知道所有的人之中，最難應付的人，就是不動聲色的人！

年輕人又道：「很多人都認爲，那位德國元首，在盟軍攻入柏林之前，就已經逃走了，留在柏林的，只不過是他的替身而已。」

希特勒不在意地笑了一下，像是這件事，全然與他無關一樣，道：「先生，你剛才對我的女秘書說——」

年輕人欠了欠身子，道：「我知道你的一些事，你要是——」

他們兩個人，每人都只將話講一半，希望對方能夠接下去，可是看來，誰也不是那麼容易上當。希特勒立時冷笑着，道：「你知道甚麼，只管講出來，如果我認爲對我有價值，你就可以得到報酬！」

年輕人苦笑了起來，他知道甚麼呢？他其實甚麼也不知道，可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却又非說一些甚麼不可，而且，他還得裝出胸有成竹的樣子來。

他向前略俯了俯，道：「希特勒先生，你在找一個人，是不是？」

希特勒仍不動聲色，只是用他灰黃色的眼珠，望定了對方，年輕人覺得在他的逼視之下，喉頭有點發乾，他索性無中生有地道：「我知道這個人的下落。」

年輕人在半小時之前，就是憑着這句話，才能見到這位古怪的希特勒先生的，這時，他講來講去，其實還只是那句無中生有的話，並沒有甚麼新的講出來，可是這一次，他這句話一出口，他却看到希特勒將手伸向烟缸灰，在不斷地彈着烟灰。

希特勒雖然沒有出聲，可是他的那種小動作，却充份說明了他心中相當緊張，對某一件事，希望獲得答案，而且還十分焦切，這是一個人的行動所表現出來的語言，自然瞞不過年輕人的眼睛。

然而年輕人的心中，也在思潮起伏，他知道自己，誤打誤撞，已經說中了對万的心事，這位古怪的希特勒先生，的確是在找一個人。

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在找甚麼人呢？以他的財力而論，要找一個人是十分容易的事，全世界的私家偵探，都可以爲他服務，照說是不應出現甚麼困難的！

在年輕人的思索之間，希特勒已經恢復了鎮定，吐出了一口烟，道：「好，那麼，請你告訴我，她在那裏？」

希特勒先生講了這一句，略頓了一頓，年輕人心中又是一動，直到這時，他才知道希特勒要找的，原來是一個女人。

而在年輕人還沒有回答之前，希特勒又道：「同時，你可以提前所希望得到的報酬！」

年輕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個古怪的傢伙，極想知道這一個女人的下落，這個女人是甚麼人呢？是奧麗卡公主？年輕人一想到這裏，立時不由自主地搖搖頭，心中道：「不會，雖然奧麗卡在追踪他，但是看來他和奧麗卡扯不上任何關係。」

化心思去猜想他在找的女人是甚麼人，那實在是決不會有任何結果的事，但是如果根本不知道他要找的女人是甚麼人，又怎麼能繼續混下去呢？

年輕人又咳嗽了一下，在那一剎間，他突然生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念頭來，無論如何，他得假設一個女人，才能無中生有地講下去，希望能夠多了解對方一點，那麼，假設一個甚麼女人呢？從對方的名字上着想，假設的女人，最好是伊娃了。那個有着淡金色頭髮的美麗女郎，曾經是德國元首希特勒的情婦，而據說，他們是在柏林被圍攻，最危急的時候，在地下室中結婚的，結婚後，立即就自殺了！

有了這樣的一個假設，年輕人心中立時覺得輕鬆起來，再要說下去，就容易得多了。

年輕人一面迅速地轉着念，一面道：「當然我希望得到你的報酬，不過我不能保證你可以見到她！」

希特勒又有點焦急，道：「爲甚麼？她在哪裏？你說，她在哪裏？」

年輕人決定將自己的假設，進行到底，假設眼前這個希特勒，就是德國元首，他逃了出來，匿隱了多年，又經過了整容，甚至改變了他的習慣，這時，他想找回他生平唯一愛過的女人。

（在他作這樣假設的時候，他自己也覺得好笑。）

年輕人又想，在當時危急情形下，德國元首可能是在倉猝間一個人逃亡，沒來得及攜帶他心愛的女人，而最先攻進柏林直搗元首的秘穴的是蘇聯紅軍！那麼——

當他想到這一點之際，他不禁高興起來，覺得自己的想像力很豐富。

他又向前俯了俯身子，道：「先生，你聽說過『契卡』？」

年輕人在這樣問的時候，預期着對方的反應，一定還十分冷淡的。

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位希特勒先生，却陡地挺直了身子。他不但挺直了身子，而且，他的面肉，也在不住抽動着。

過了半晌，希特勒才道：「是的，我聽說過，但是這個組織，在列寧死了之後，就被解散了！」

年輕人笑了笑，道：「是的，這個名稱的組織被解散了，但個另一個同樣性質的組織，在史太林的控制之下，更嚴密地組織起來，而且，在他們的內部，還是沿用着『契卡』這個名字，這個組織，就是使西方情報機關，傷透了腦筋的蘇聯國家安全局。」

希特勒先生乾笑了起來，任何人都可以聽得出，他的那種笑聲，並不是覺得對方的話好笑而笑了出來的，全然因爲對方的話，令得他有一種極端的無可奈何之感，他才會這樣乾笑起來的！

年輕人也不禁有點吃驚，他本來全然是在胡言亂語的，而他一切胡言的根據，是全在於眼前的這個希特勒，是眞的德國元首，可是如今，他講的話，似乎全觸動了對方的心事，那樣說來，豈非……

就在年輕人吃驚之際，那位希特勒先生，已經站了起來，道：「我明白了，謝謝你，你要甚麼，請告訴我！」

年輕人又怔了一怔，一時間，他倒提不出甚麼條件來，只好道：「隨便你吧，先生。」

希特勒先生擺了擺手，已經作出了送客的姿勢，年輕人只好向門口走去，當他離開那房間之後，那位女秘書已經走了過來，手中拿着一張支票，交到了年輕人的手中，道：「這是希特勒先生給你的！」

年輕人接在手中，看了一看，不禁吹了一下口哨，支票的面額是十萬鎊。

他自然不會在乎十萬鎊，可是，他做了些甚麼？他只不過講了一番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話，而且，就算他講的那些鬼話，希特勒先生又在他的話中，領悟到了什麼？難道他以爲他要找的那個女人，眞的落在蘇聯特務的手裏了？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年輕人拿着支票，一直向前走着，那位女秘書，也一直送他到了電梯前，年輕人轉過頭來，向那位金髮美人望了一眼，笑道：「你知道嗎？你的臉上如果有笑容，那就美麗得多了！」

女秘書笑着，作了一個接受讚美的神情，年輕人順手將那張支票，塞進她的手中，道：「這算是我送給你的禮物，謝謝你的微笑！」

在女秘書的極度錯愕間，年輕人已踏進了電梯，而電梯的門，也隨即關上了。

出了電梯，穿過酒店的大堂，向外面走去，年輕人的心中，仍然是一片惘然，當他快到了門口之際，奧麗卡公主突然在他的身邊出現，掀起了寬邊帽子，向他作了一個鬼臉。

年輕人忙拉住了她的手，說道：「來，我有話要對你說，關於你追究的那個怪人！」

奧麗卡不屑地說道：「你對他知道多少？」

年輕人笑道：「可能比你更多——我剛才見到了他，和他交談了二十分鐘！」

奧麗卡現出滿臉不相信的神色來，但是她仍是被年輕人拉着，來到了酒吧。

酒吧中，人不多，很適宜促膝談心，年輕人一面啜着酒，一面將剛才的經過，毫無保留地對奧麗卡講了一遍，包括他自己的假設在內。

奧麗卡怔怔地聽着，等到年輕人講完，她才道：「他，他究竟是什麼人？」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這正是我想問的問題。」

奧麗卡斜着眼，將頭湊向年輕人，年輕人可以感到她口中噴出來的那股暖意，而奧麗卡的神情，也十分神秘，壓低了聲音，道：「他就是那個希特勒！」

年輕人也壓低了聲音，道：「看來，這是唯一的答案！」

奧麗卡又道：「他要找的那個女人，就是伊娃！」

年輕人也道：「對，他生平只愛過一個女人！」

兩人互望着，盯着眼，然後，又突然一起大笑了起來，他們這時，忽然大笑，當然是認定了他們剛才所說的，全然是絕不可能之事的緣故！

就在他們縱笑之際，一個身形高大，儀表非凡的人，向他們走了過來，而且，他自己拉開椅子，道：「爲什麼事那麼好笑？」

他一面問，一面坐了下來，奧麗卡和年輕人互望了一眼，坐下來的是土耳其皇，奧麗卡立即道：「陛下，看來你不是無意之中遇到我們的！」

土耳其皇道：「是，我知道你——」他望着年輕人，「你剛才見過那位希特勒先生？」

年輕人點頭：「是的，你是不是想打他的什麼主意？陛下？」

土耳其皇笑了起來，搓着手，道：「我想兩位不致於插手？」

年輕人又和奧麗卡互望了一眼，同時搖着頭，土耳其皇十分高興，年輕人說道：「你有什麼計劃，是不是可以講出來聽聽？」

土耳其皇立時作出一個狡猾的神情，搖着一隻手指，道：「當然不！」

年輕人笑着，道：「我教你一個法子，可以使你立即會見希特勒先生，而且如果你應付得宜，你還可以得到一張十萬鎊的支票。」

土耳其皇幾乎跳了起來，道：「眞的，請你告訴我！」

奧麗卡道：「條件是你的計劃！」

土耳其皇苦笑了起來，道：「現在我究竟是在向誰講話，他還是你？」

奧麗卡立時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土耳其皇望了望年輕人，又望了望奧麗卡，喃喃地道：「恭喜，恭喜！」

年輕人的臉上有點發熱，心頭也怦怦跳着，當然他不會是害羞，而是奧麗卡的那句話，使他感到了興奮和刺激。

奧麗卡又道：「怎麼樣？」

土耳其皇嘆了一聲，道：「我實在還沒有具體的計劃，但是那個怪人，好像有用不完的錢，當然，得想辦法，帮他用一點。」

奧麗卡道：「對！帮他用一點！」

年輕人皺着眉，道：「如果利用人家的感情，我不是十分同意！」

奧麗卡道：「怕什麼，給他一點希望，總比他完全沒有希望好！」

土耳其皇叫了起來，道：「我不明白你們在講點什麼！」

年輕人向土耳其皇招了招手，土耳其皇忙伸過頭來，年輕人在他的耳際，低聲說了幾句，土耳其皇極其高興，道：「好，我這就去，我甚至可以代他到莫斯科去，只要他肯出錢！」

年輕人和奧麗卡已一起站了起來，離開了酒吧，土耳其皇怎麼和希特勒打交道，他們都沒有興趣過問，因爲在他們來說，一切都只不過是遊戲而已。

走出酒店，奧麗卡一直依在年輕人的身邊，他們毫無目的的慢慢走着，誰也不說話。

自年輕人和奧麗卡相識，共聚以來，很少有這樣平靜的時候，他們慢慢向前走着，說着一點無關緊要的話，漸漸地來到了一座大噴水池之前，他們又自然而然，在噴水池邊，坐了下來，望着一股股的水柱。

年輕人很欣賞這一刻光陰，他講着自己這些日子來的興趣，也提及了朱豐，更提及了這次拍賣會，和朱豐的珍藏，出乎意料之外的多。

奧麗卡公主靜靜地聽着，她甚至像一個小女孩一樣，伸手去兜住噴泉噴出來的水，神情開朗、快樂。

等到年輕人的話，告了一個段落，奧麗卡忽然眨着眼道：「你難道不覺得，一個藉藉無名的錢幣商，竟然有這樣豐富的珍藏，這一點，不令人感到奇怪麼？」

年輕人略想了一想，道：「當然，我感到奇怪，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講到這裏，搖了搖頭又道：「而且他死得很離奇，兇手也沒找到——」

奧麗卡忙道：「他住在那裏？」

年輕人仍然搖着頭，道：「我不知道，我從來也沒有問起過，我只是和他在他的店子中碰頭的！」

奧麗卡忙道：「帶我到他的店子裏去看看！」

年輕人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奧麗卡完全若無其事，道：「不爲什麼，只是覺得奇怪，而我的心中，是最藏不下奇怪的事情的！」

年輕人又皺了皺眉，他心中却有點覺得不對勁，是由於奧麗卡忽然對朱豐產生了濃厚興趣這一點而來。

但是，他還是無可不可地點了點頭，答應了奧麗卡。

他們離開了噴水池，繼續向前走着，不多久，就走進了那個商場，可是，當年輕人帶着奧麗卡，來到了朱豐的錢幣店門口之際，兩人都不禁笑了起來。

那家小古董店還在，可是朱豐的錢幣店，已經不見了，代之而設的，是一家服裝店！

他們笑着，又向前走了開去，令得旁人莫名其妙，來到了商場的出口處，奧麗卡停了下來，掠了掠頭髮，道：「很高興和你見面，再見。」

年輕人呆立着，不出聲。

他和奧麗卡的每次見面，大大小小，總有一場風波，這次，奧麗卡什麼也沒有，就這樣要分手了，在別人而言，這是很正常的，但是對奧麗卡來說，那却是一種反常，年輕人剛才就有點感到不對勁，這時，這種感覺更甚了。他微笑着，道：「你住在那裏，我送你回去！」

奧麗卡伸手在年輕人的胸口，輕輕一推，神情溫柔，聲音動聽，道：「不必了，謝謝你！」

年輕人趁機握住了奧麗卡的手，道：「你眞的沒有要對我說的了？」

奧麗卡微笑着，搖着頭，她的雙眼之中閃着光，道：「眞的，沒有了！」

奧麗卡眼中閃耀的那種光芒，更令得年輕人不放心，但是他却沒有說什麼，只是默默點了點頭，兩人一起來到商場出口處，奧麗卡揚手，一輛有穿制服司機駕駛的大房車，立刻駛了過來，奧麗卡來到車前，向年輕人回眸一笑，登上車，車駛走了。

年輕人在商場門口，只站多了半分鐘，立時截了一輛街車，十分鐘之後，他走進一家汽車出租服務公司。這家公司的業務是汽車連司機出租給人的，年輕人在奧麗卡登車之際，留意到了車尾的一塊小招牌，就是這家汽車公司出租的。

一個女職員有禮貌地接待青年人，年輕人道：「我知道貴公司和每一輛車的司機，都有無綫電聯絡，我想知道其中一輛車子，現在在什麼地方？」

女職員現出難爲情的神色來，年輕人笑着，取出了一張大鈔來，塞進女職員的手裏，女職員開始有點不知所措，但隨即微笑着走了開去，三分鐘之後，她就回來，微笑道：「車子到了一家拍賣公司的辦事處。」

年輕人呆了一呆，奧麗卡到那家拍賣公司去幹什麼？但是他立即明白了，奧麗卡是去查誰要委託拍賣行，拍賣朱豐的那批珍藏！

十五分鐘之後，年輕人也走進了那家

拍賣公司的辦事處，也不能確知奧麗卡是不是得到了她所要的資料，但是奧麗卡已經離去了，奧麗卡要做一件事，是很少肯不達到目的就離開的，所以他可以猜到，奧麗卡成功了！

他走向離他最近的一個職員，道：「剛才有一個金髮美人來，是哪一位和她接頭的？」

那職員指了指坐在最裏面一張桌子後面的一個禿頭男子，年輕人就向着那禿頭男子，走了過去，伸手在桌上敲了兩下，等到禿頭男子抬起頭來，他就道：「剛才那位小姐得到了什麼答案，我要同樣的一份！」

禿頭男子現出慌張的神情來，年輕人俯身，道：「別怕，她給你什麼報酬，我付你同樣的。」

禿頭男子忙低聲說道：「低聲點，低聲點，這是不合規矩的！」

他一面說，一面眼珠轉動着，東張西望，然後在一張紙上，迅速地寫了一個數字，年輕人用身子遮着自己的雙手，取出鈔票來，向禿頭男子眨着眼，將鈔票塞了給他，禿頭男子抽出一張表格來，推向年輕人。

那是一份拍賣委託的表格，由委託人填寫的，年輕人第一眼就看到，拍賣物件一欄之中，填着「大批珍罕錢幣，目錄另詳」。

他迅速地看下去，委託人一欄上的名字是朱蘭，年輕人剛看到了地址，在身後聽到了脚步聲，禿頭男子慌忙用一份文件，將那表格蓋上。

年輕人向禿頭男子笑一笑，轉身走了開去。

不出他所料，奧麗卡果然是來找朱豐的承繼人的，朱蘭，那是一個女人的名字。但是年輕人却不明白奧麗卡的目的是什麼。

他也知道，奧麗卡這時，一定是去找那位朱蘭小姐了。他離開拍賣公司，來到了住所，並不進去，立時上了車，照着那個地址，疾駛而去。

那地址是在郊外，當車子駛上了車輛稀疏的郊外公路之後，年輕人加快了速度，朱豐的住所，竟然會在那麼遙遠偏僻的郊區，這一點倒是年輕人實在料不到的。

等到車子快駛到目的地時，夕陽已經西斜，眼前是一片金紅色，在一片晚霞之中，年輕人看到了那幢孤零零，豎立在圍牆之中的房子。

圍牆是灰磚砌成的，灰磚已經剝蝕了，近牆脚處，生着厚厚的青苔，由此可知它年代的久遠，那屋子的樣子也很古怪，不中不西，看來有一股陰沉之感。

年輕人停下了車，向前看去，看不到奧麗卡的車子，也看不到有別的人，當他車子的引擎聲停止之後，除了清風微微吹拂，和圍牆內幾株大樹上，傳來一兩下歸鴉的叫聲之外，簡直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那幢古老大屋，在晚霞的籠罩之下，却是一樣不減其詭秘。

年輕人略想了一想，下了車，在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上向前走着，來到了圍牆脚下，然後，又貼着圍牆向前走着，他期望他在這樣走的時候，可以聽到圍牆內傳來的犬吠聲。

可是他什麼聲音也聽不到，四周圍仍然那樣寂靜，這種寂靜，更使他心頭，增加一種莫名的詭異之感。

轉過了牆角，年輕人來到了大鐵門之前，鐵門看來很厚重，但是所有的鐵枝，全生着銹，從鐵門中可以看到那個被圍牆圍住的大花園，那個大花園，在全盛時期，一定很引人入勝，但這時看去，却一片荒涼，一個明明是大噴水池之中，一點水也沒有，反倒長滿了雜草。

這時，晚霞已迅速地轉爲紫色，映在屋子面前，大廳的那一排亮窗的花玻璃上，閃閃生光。

年輕人想在門旁尋找門鈴，可是却找不到，他只好伸手去推鐵門，鐵門倒是一推就開，只不過在鐵門被推開之際，發出一陣軋軋的聲響。

年輕人走了進去，碎石鋪成的道路上，長滿了野草，年輕人來到屋子的石階之前，褲脚上已經沾上了十幾顆攝衣、刺芒草，他未曾跨上石階前，先大聲道：「有人麼？」

沒有人回答，年輕人一面俯身除去黏在褲脚上的攝衣，一面又連喊了幾聲，最後一聲，簡直是大聲叫了出來的，可是，仍然還沒人回答。

這時，晚霞的一切色彩，都已經迅速地消失了，暮色自四面八方，壓了下來。

在走進鐵門的那一剎那間，年輕人就有一個感覺，這屋子是根本沒有人住的，現在，這種感覺，更加强烈，可是他的的確確，記得是這個地址，而且，當他走到石階之前的時候，他至少可以肯定，在他來到之前，一定有人來過，因爲在那條小路上，有不少野草，分明是才被人踐踏過的。

得不到回答，他只好走上石階，到了明窗之前，又伸手敲了兩下，然後，伸手推開了亮窗，在暮色朦朧中，看到了那屋子的大廳中的情形。

一看到大廳中的情形，年輕人就不禁吸了一口氣，大廳中的一切陳設，全是典型中國式的。

那種典型的中國式的陳設，使年輕人引起一種遙遠回憶。他的童年，就是在一幢那樣的大屋中渡過的，他世代當大官的祖先，留下了這樣的大屋，他記得自己怎樣爬在又硬又大的紅木椅子上，用刀去刮鑲嵌在椅上的大理石，想看看那天然像人一樣的花紋，被刮深了之後是什麼樣子。

他也曾躲在那巨大的八仙桌下生悶氣，直到沉沉睡去，他也曾呆呆地站在那種比人還高的自鳴鐘前望着鐘擺，奇怪它何以能不停地擺動。

年輕人慢慢向前走着，他的脚步很輕，而屋內比外面更靜，所以，那座巨大的自鳴鐘，所發出來的「滴答」聲，聽來也格外響亮。

年輕人走了七八步，抬頭看看掛在正中的一幅大中堂，那是一幅巨大的鷹，在昏暗中，看來展翅欲飛。年輕人並不期望這樣的屋子中會有電燈，是以他只是站在黑暗中，大聲道：「有人麼？」

他的聲音，只引來一陣空洞而短促的回音，年輕人皺了皺眉，轉到了樓梯口，

抬頭向上望去，樓梯上更黑，可是年輕人立時看到，在樓上，有一個人，手扶在樓梯的扶手上，看他那種姿勢，像是想下樓來，但却又決不定是不是該下樓來一樣。

一看到有人，年輕人不禁怔了一怔，他以為屋子中一定是沒有人的了，而如今，屋中有人，他却這樣自說自話闖了進來，那多少令得他有點不好意思，他忙道：「對不起，我在外面時——」

他想解釋一下，他在外面，已經大聲問過好多次了，可是他的話還未曾講完，就聽到了一下極其微弱的呻吟聲。

那一下呻吟聲，在黑暗中聽來，簡直令人悚然，年輕人立時意識事情不對了，他向着樓梯上竄了上去，或許是由於他向上竄去的時候，震動了樓梯，那個人的身子突然向前一衝，向前直仆了下來。

但年輕人在那一刹間，也已來到了那人的身前，恰好將他扶住，他看不清那人是什麼樣子，但是却可以感到，那是一個女人。

他扶住了那女人，那女人又發出了一下極微的呻吟聲，接着，就以低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道：「我……不會說的，我什麼也不會說的。」

年輕人扶着那女人，走了幾步，一脚踢開了一扇門，扶着那女人進去，將那女人放在床上，天色已十分分黑，年輕人先燃着了打火機。

當年輕人打着了打火機之後，他就看到，屋中是有電燈的，他立時找到了電燈開關，亮着了電燈，而當電燈一亮，他轉過頭去看時，不禁呆住了。

那女人半躺在床上，一雙眼睛睜得極大，但不管她的雙眼睜得如何大，誰都可以一眼看得出來，那女人死了。

而且，誰也可以看得出來，那女人是怎麼死的，她身上的衣服，全都已經碎成一片一片，而露在外面的肌膚，都又青又腫，她是在遭到了極其殘酷的毒打之後致死的。

年輕人只覺得血向上湧，他完全可以看得出，那女人是被一種軟棍子打傷的，只有毒打的專家，才用那種棍子打人，令得年輕人憤怒得不可言狀的是，那女人的雙手，緊緊地握着，但是在她的指縫中，可以看到，她手中緊揑着的，是一片湖藍色的輕紗。

而奧麗卡公主所穿的衣服，正是湖藍色的輕紗。

年輕人雙手緊握着拳，不由自主，大叫了一聲，轉身立即衝出了屋子，衝下樓梯，衝出了大廳，衝過花園，來到了他車子中。

然後，他以極高的速度，駛回市區，他的耳際，一直在嗡嗡作响，他眼前所看到的，只是那女人慘死的樣子，而他的心中，也只想到一個人……奧麗卡。

年輕人在那家酒店的門口，急刹車，停下了車，打開車門，不理會酒店職員的叫嚷，推開了兩個人，就走進了酒店的大堂，在電梯門口，他又粗暴地將另外一個人推開，跨進了電梯。

電梯升上，停下，年輕人走了出來，他直來到一扇門前，用手握住了門柄，旋轉着，他全部氣力，都集中在門柄上，門雖然鎖着，可是也給他轉得發出一陣「格格」的聲响來，幾乎那柄鎖都要給他折了下來。

接着，他聽到門內傳來奧麗卡的聲音，道：「怎麼啦，什麼人？」

門立時打了開來，年輕人閃身擠進去，奧麗卡望着他，一臉錯愕，還未曾來得及開口，年輕人的手已經揚了起來，重重一個耳光，打在奧麗卡的臉上，奧麗卡發出了一下憤怒的悶哼聲，身子向後連退了三步，跌倒在一張沙發上，可是她立時跳了起來，順手抓起了她的手袋，將手袋翻轉，手袋中的東西，全露了出來，她立時抓住了其中的一根十吋長的軟棍，向年輕人狠狠撲了過來。

年輕人不等她撲向前，就迫向前去，一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揚手又是一個耳光，打得奧麗卡又向前直跌了出去，跌在地上。

奧麗卡在向前跌出之際，年輕人已順手將那根短棍奪了過來，他額上青筋綻起，在他的一生之中，好像還未如此憤怒過，那個死在古老大屋中的女人，他根本不認識，而年輕人也很難解釋他這時候何以如此憤怒的原因，或許是為了他剛才享受過奧麗卡溫柔的一面，對這一面充滿了希望，但是又立即看到了奧麗卡殘酷醜惡的一面之故，所以他才會變得完全不能控制自己。

當他握着短棍，向奧麗卡走過去的時候，奧麗卡現出極其駭然的神情，一面迅速地站了起來，一面尖聲大叫道：「你瘋了……」

她叫着，順手拿起一隻大水壺，向着年輕人，疾拋了過來。

年輕人一揚手，短棍打在水壺上，水壺破裂，壺中的冰水，淋得年輕人一頭一臉，年輕人教冰水兜頭一淋，陡地停了下來。

雖然他還是一樣發怒，但是他至少已從剛才那種激動幾乎瘋狂的情形之中，醒了過來。

他手中握着短棍，盯着奧麗卡，奧麗卡站在他的面前，也惡狠狠地盯着他。奧麗卡半邊俏臉；又紅又腫，可是看她的情形，憤怒使她忘記了疼痛。

接着，奧麗卡就以一種極其尖厲的聲音叫着道：「哼！我叫你死，叫你慢慢地死。」

年輕人用力抛出了手中的短棍，冷笑着，鐵青着臉，道：「就像你打死那屋子裏的那個女人一樣，你究竟想得到什麼？又在玩點什麼把戲。」

奧麗卡陡地一怔，伸手掩住了被重重掌摑過的臉頰，像是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但是她立時道：「你這頭老鼠，你一直在跟踪我？」

年輕人冷笑道：「不錯，我知道你決不會不生事的。」

奧麗卡陡地轉過身去，年輕人也待轉過身來去，可是刹那間，他呆住了。

他看到奧麗卡的肩頭在抽動着，而且，他還聽到了奧麗卡的啜泣聲。

奧麗卡在哭！

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奧麗卡決不是一個會哭的女人，但奧麗卡當然不是

全然不會哭的，人，只要在極端傷心的情形下，她感到需要哭的時候，她自然一樣會哭了。

這實在是出乎年輕人意料之外的事，年輕人站着不動，奧麗卡也一直哭着。

足足僵持了五六分鐘之久，奧麗卡的哭聲，才漸漸止了，她挺了挺身，向前走去，來到了臥室的門口，停了一停，道：「我本來不必向你解釋，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我沒有殺人，在我到那屋子的時候，那女人已經受了重傷，快死了。」

年輕人的口角，向上翹了翹，他當然不相信奧麗卡的話，那女人手中的湖藍色輕紗，奧麗卡手袋中的短棍，這一切，全證明了奧麗卡是兇手。不過他望着奧麗卡挺直着的背影，心中也不免起了一絲懷疑：奧麗卡如果殺了人，她決不會否認，如果她連殺了一個普通的女人都要否認的話，那麼，她就不是一個要建立自己王國的奧麗卡公主了。

那麼，是不是表示奧麗卡眞的沒有對那個女人下毒手呢？如果下毒手的不是奧麗卡，那麼又是什麼人？這一連串的事情，又有着什麼的錯踪複雜的內幕和聯繫？

年輕人的心中很亂，他還想說幾句話，可是什麼也說不出來。

奧麗卡已推開臥室的門，當她推開臥室門之後，她並沒有立時走進去，而是停了一停，然後又聽得她道：「剛才的一切，你一定要償還，我不會放過你。」

她說完了這句話，一步跨了進去，接着：砰地一聲，臥室的門，已重重關上。

年輕人站着，漸漸冷靜下來，他開始感到，自己可能做錯什麼了，他挾着極大的怒意而來，怒意是由於看到了在那屋中被殘酷毆打致死的女人而產生的，他以為是奧麗卡下的毒手，但如果不是呢？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他並不是一個喜歡後悔的人，因為不論做錯了什麼，後悔並沒有用處，問題是在於做錯了事之後，所引起的後果，應該如何應付！

年輕人還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眞的做錯了什麼事，但是他却知道，他已經介入了那件事中，他還不知道那是件什麼事，只知道和這件事有關的幾個人：朱豐，朱豐的承繼人（可能就是死在古屋中的那女人），那個希特勒，奧麗卡，甚至土耳其皇，全和這件事有關，然後，再加上他自己！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離開了酒店的房間，他進來的時候，幾乎是撞進來的，但是在離去的時候，他却輕輕地關上門。

走出了酒店的大門，陽光耀目，年輕人的心中，却一片陰沉，只是低着頭向前走着。

年輕人想找他的叔叔去商量一下，可是他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他自己全然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切的瑣事，和與之有關的人物，看來是完全沒有關連的，但是他却又隱隱感到其中有某些聯繫。

他低着頭，沿街走着，走了很久，才站定，抬起頭來，定了定神，才知道已經離開酒店很遠了，他又慢慢走回酒店去，去找回他的車子。

就在他又回到酒店的大門口之際，他看到奧麗卡公主在幾個人的簇擁下，盛裝走了出來，年輕人忙將身子閃在一邊，奧麗卡戴着一頂大寬邊帽子，而且，還戴着面紗，目的可能是不給人看到她臉頰上的指印。

那四個男人，擁着奧麗卡，上了一輛極華麗的的房車，駛走了。

年輕人可以肯定奧麗卡沒有看到他，但是他却看得很清楚，他還看到，那四個男人之中，有兩個很臉熟，只不過略略一想，年輕人就想到，那兩個男人，就是希特勒先生的手下。

年輕人很有點惘然，他也不知道何以希特勒先生會派人來請奧麗卡，他找到了自己的車子，在駛回家途中，經過一個電話亭，他已經駛過去了，又退了回來，下了車，打了一個電話通知警方告訴他們，在郊外的一幢古老大屋之中，有一個女人死了。

年輕人回到家中，喝了很多酒，蒙頭大睡，等到他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早晨了。

攤開報紙，報上的標語是「古屋艷屍」，而且警方也查明了死者的身世，是朱豐的承繼人朱蘭，朱豐也是遭謀殺的，所以警方對這件案子，十分重視，希望接見向警方報訊的那個男子云云。

報上也有提及那次錢幣拍賣，說朱蘭可以得到幾千萬美金的拍賣所得，但是她死了，沒有遺囑，也沒有親人，這筆錢成了沒有主人。

年輕人放下了報紙，怔了半晌，這眞是有點不可思議了，一般來說，謀財害命，但是朱氏父女死了，沒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好處，那麼，兇手又是為了了什麼呢？

年輕人想不透，實在想不透，他有點精神恍惚地起了床，就在他坐上餐桌準備吃早餐時，僕人領着一個客人走了進來，客人是土耳其皇。

土耳其皇看來精神煥發，笑容滿面，他也不等主人客氣，就拉開一張椅子，在年輕人的對面坐下了來，自己替自己斟了一杯咖啡。

年輕人皺了皺眉，土耳其皇笑道：「怎麼樣，不歡迎我麼？」

年輕人淡然一笑，道：「無所謂，但是記着，別向我提出任何要求！」

土耳其皇笑道：「你比你叔叔還厲害，不錯，我正是有事來的，但不是求你，只是合作，三個人的合作！」

一聽到「三個人的合作」，年輕人的身子，不禁震動了一下，連他手的中咖啡，也洒了一點出來。土耳其皇「哈哈」笑了起來，道：「看來，你們之間，有一點不愉快，是不是？」

年輕人已經料到，所謂「三個人合作」，除了他和土耳其皇之外，另一個是奧麗卡，如今土耳其皇又這樣說，那更加沒有疑問了。

年輕人之所以震動，是因為他知道，任何事情，如果有奧麗卡參加，那就決不會是小事情，不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奧麗卡不會有興趣，尤其在經過了昨天的不愉快事件之後，聽土耳其皇的語氣，好像奧麗卡已經同意了「三個人合作」，那麼，更可以知道那決不是一件小事了。

（未完・二）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嚴拾生想阻止練青霞不要急躁，等候和燕十三聯繫過之後才採取行動，但練青霞心急一定要夜探避暑山莊，看歐陽天聰重建爐灶製造毒氣的工作進展如何？另方面找師傅問個究竟，見到曹建後，雙方打話，才知道曹建是來自東瀛，取得皇上信任掌管神武營，訓練死士爲己用，包括練青霞在內，現在說出來，準備製造毒氣，收歐陽天聰爲他効命，希望練青霞歸順，還有半天，毒氣製成，先在京城放毒，要脅皇上從沿海岸各省撤兵，使倭奴登陸長驅直入，練青霞雖然反對，無能爲力，打鬥被擒。嚴拾生找到燕十三長孫無忌告知一切……

皇上能果斷　調動神武營

長孫無忌道：「幸而神武營並非完全是他的人，練青霞調查打聽下來，到避暑山莊之前仍然能夠平安無事，可見她打聽的對象都是經過仔細選擇，又全是可靠的。」一頓轉顧嚴拾生。「他那樣暗示你，亦是表示我們可以借助神武營的那些人。」

燕十三接道：「我以爲你最好還是進宮一趟，再加上皇帝的意思，一切都方便。」

長孫無忌微喟：「皇上到底還年輕，常德郡主與曹廷勢不兩立，去見他們，一個話說不好，只怕打草驚蛇，於事無補。」

燕十三沉吟道：「朝廷的情形我並不清楚，這件事你多費心思。」

長孫無忌點頭。「神武營跟我們禁衞也是一向敵對，憑我要調動他們也是沒有可能的事，也許他們全都是鐵血男兒，但目前我們並無憑據，只憑一面之辭，要他們倒戈相向，對付他們的頭頭，實在有些異想天開。」

燕十三道：「問題的確在口說無憑，一個弄不好，我們方面先來一番內鬨可就㾓煩了。」

長孫無忌沉吟着突然道：「燕兄也隨我走一趟如何？」

「我？」燕十三一怔。「我可是一個江湖人。」

「就是江湖人，成功的希望反而大一些，再說練青霞借助燕兄的大力帮忙，在朝廷也已不是一個秘密。」

燕十三還在考慮，嚴拾生旁邊已大嚷：「難得有這個機會進皇宮一開眼界，你就是不答應我也要去的了。」

燕十三笑笑。「也好，反正沒有人知道我是什麼樣子。」

嚴拾生「哈哈」大笑，突然一下停下來，大搖其頭。「不成，我現在已經有些緊張，到時必定緊張得要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燕十三道：「有什麼要緊？」

嚴拾生道：「話可不是這樣說，燕十三名滿天下，一見原來是一個出不了大場面的人，豈非大大影响形象，以後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燕十三反問：「你怎知道我現在一些也不緊張？」

「若是這也看不出，我們相交這許多年是白交的了，事不宜遲，你還在考慮什麼？總之，我一定在你左右，必要時一定帮你一把就是了。」

「你還是不肯錯過這個進皇宮去大開眼界的機會。」燕十三微笑。

嚴拾生也不否認，長孫無忌當然不會拒絕，在他來說多一個人去總是好的。

×　　×　　×

皇宮的宏偉嚴拾生當然歎爲觀止，他雖然是一個老江湖，去過很多地方，不是沒有見識之輩，又何曾見識過一個皇宮這樣的地方。

長孫無忌既爲禁衞統領，一向負責萬歲的安全，要將燕十三嚴拾生帶進去當然是輕而易舉。

要見皇帝却也不是一件難事，可是皇帝尚未見到，常德郡主便出現了，對長孫無忌的不來見她而去見皇帝，顯然很不高興。

對燕十三她也顯然不放在眼內，尤其是燕十三若無其事的態度，更令她心頭冒火。

嚴拾生看見燕十三那樣，當然是跟着，只苦了長孫無忌，連連向他們示意。

燕十三始終沒有反應，他不是不知道看見常德郡主應該怎樣，就是不習慣。

常德郡主等了好一會，終於忍不住問：「你就是燕十三？」

燕十三淡應道：「正是——」

常德郡主接問：「你在江湖上很有名。」

「只是江湖上的朋友抬舉。」

「這裏不是江湖。」

「江湖人所在就是江湖。」燕十三竟然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

長孫無忌大吃一驚，下意識作勢要阻止，隨即一聲苦笑，他當然明白，燕十三話經已出口，要截也截不住的了。

常德郡主當然面上立時變色，一直沉下去，冷冷的看着燕十三，冷冷的突然問：「

你是否已清楚我到底是什麼人？」

燕十三笑了，道：「我的記性一向都很好。」

嚴拾生接道：「若是這也記不了，豈不是白痴？」

燕十三道：「她只是要提醒我們一些事。」

常德郡主說道：「我要殺你們易如反掌。」

嚴拾生不由頸子一縮，回對燕十三道：「早該不開口，本來是只殺你的，現在連我也要殺掉了。」

燕十三淡然一笑，道：「郡主要殺我們只要一句話，可惜現在不是說那句話的時候。」

嚴拾生接一句：「現在是要商量如何解決毒氣那件事的時候。」

常德郡主冷笑道：「宮中多的是高手，沒有必要江湖人插手。」一頓目光轉到長孫無忌面上，語聲再一沉。「你說是不是？」

她以為長孫無忌一定會站在她方面說話，那知道長孫無忌竟應道：「事實證明，沒有他們相助，事情絕不會這麼快便找到綫索。」

常德郡主一怔，接問：「我派你南下，難道一些收穫也沒有？」

長孫無忌說道：「我南下的情形，已經說得很清楚的了，完全是燕兄他們帮忙，又得神武營練青霞相助，才有現在的收穫。」

常德郡主目光一閃。「怎麼，不完全是你的武功機智，馬到功成？」

她是暗示長孫無忌承認她說的才是事實，長孫無忌當然看得出來，却淡然應道：「微臣並未這樣說。」

常德郡主更怒，沉聲道：「那是我聽錯的了。」

長孫無忌道：「也許是微臣口齒不伶俐，以致有這種誤會。」

常德郡主氣在上頭，方要再說什麼，皇帝已經傳旨出來，着燕十三長孫無忌入見。

常德郡主索性往殿內走去，長孫無忌看着搖了搖頭，與燕十三嚴拾生一齊跟前去。

長孫無忌脚步放得很慢，突然嘆息道：「燕兄沒有必要跟她過不去的。」

燕十三也歎息一聲。「宮中大小事情難道都是要看她的意思？」

長孫無忌苦笑。「皇上只是一個大孩子，你以為他能有多大主意？」

燕十三沒有作聲，在未見到皇帝之前實在不想作任何說話，在他的心念中，做皇帝的人應該天生是做皇帝的材料。

長孫無忌彷彿明白燕十三的心意，也沒有多說什麼，往前繼續行去。

× × ×

內殿也是一個很嚴肅的地方，皇帝只是一個人留在內殿，靜坐在龍椅上，等着衆人進來。

常德郡主當先走進，目光一掃，便問：「人呢？都跑到那裏去了？怎麼不在殿內侍候？」

皇帝緩緩道：「朕以為這是國家大事，閒雜人等不宜留此。」

常德郡主一怔：「你以為他們會將秘密洩漏出去？他們怎會這樣做？」

皇帝說道：「能夠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你這是教訓我的了，你眼中還有我這個姊姊？」常德郡主那裏還像一個郡主，語氣也是惡狠狠的。

皇帝身子往椅上一靠，曹廷勢力龐大，不能不小心。」

一提曹廷，常德郡主火氣更盛。「你還說這個人，若不是聽信這個人，事情怎會弄到這樣？」

皇帝很冷靜的道：「他能夠有今天的地位，當然有他成功的地方。」

常德郡主接說道：「以我的意思，現在便下旨削除他的職位，將他拿來午門處斬。」

皇帝道：「能夠這樣做，當然是最好，但這個人這樣聰明，一定早已作好安排，一個處理不好，就是暫時能夠解除毒氣的威脅，縱虎歸山，也是後患無窮。」

常德郡主道：「我們佈下天羅地網，他能夠跑到那兒去？」

皇帝道：「天羅地網，談何容易？」

常德郡主道：「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多說話的？」

皇帝一怔，沉默了下去，長孫無忌早已跪拜一旁，聽到這裏，也奇怪的望着皇帝，一直以來，皇帝的確是從未這樣多說話。

常德郡主看見皇帝不說話，才轉過頭來，向長孫無忌道：「你站起來說話。」

長孫無忌沒有立即起來，目光望着皇帝，他到底是一個很有分寸的人。

皇帝也就在這時候手一抬道：「你起來。」

長孫無忌這才站起來，常德郡主看着心中有氣，却沒有立即發作，目光轉向燕十三嚴拾生。「你們是這樣見皇帝的？」

燕十三尚未開口，嚴拾生搶着道：「這個人以我所知還沒有跪拜過任何人。」

常德郡主接問：「你們當這裏是什麼地方？」

嚴拾生道：「這裏不是皇宮？」

常德郡主一氣再氣，一時間竟然說不出話來，皇帝也就在這時候道：「江湖人到底是江湖人，百無禁忌，瀟洒得很。」

常德郡主應聲望了他一眼，他立時又沉默下去。

燕十三看在眼內，稍為沉吟，道：「我們的來意，皇上大概也清楚的了。」

皇帝難得有人再打開局面，立即道：「你們這一次在南方調查所得，已經很清楚，回到京城這幾天，莫非又已經找到綫索？」

燕十三道：「已經找到了。」

皇帝接問：「你就是燕十三啊？」

燕十三應聲：「正是——」

皇帝目光轉向嚴拾生：「那這一位就是嚴拾生了。」

嚴拾生受寵若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皇帝接又問道：「聽說你追踪練青霞去了。」

嚴拾生這下子心情才穩定下來，應道：「回皇上，我們一直走在一起。」

「那麼練青霞呢，現在那兒去了。」

「她—」嚴拾生一個字出口，燕十三身子已拔起來，直撲頭頂的承塵。

長孫無忌身形同時展開，往殿外掠出去。

常德郡主脫口驚呼道：「你們在幹什麼？」

皇帝却出奇的鎮定，就像是沒有發生過什麼的，嚴拾生一旁看得清楚，眼瞳中也不禁露出了詫異之色。

燕十三這片刻已然手按着承塵，凌空移動了三個位置，寶劍在手，削斷了其中一塊承塵的風軸，一雙脚立時從那塊承塵內跌出來。

燕十三反手一劍插進那個人的右膝內，一按，那個人再也支持不住，從承塵內墮下。

那是一個太監裝束的人，凌空尚未掉在地上，已向燕十三發出了十四枚暗器。那些暗器與那個人發暗器的姿勢都有異一般，是神武營的一套。

燕十三在那個人落在地之前已落下，劍勢未絕，從容將暗器擊下。

皇帝即時喝一聲：「小安子，你這是幹什麼？」

那個叫做小安子的太監沒有回答，翻身撲向最接近的常德郡主，一柄軟劍同時抖出來。

他動作雖然迅速，燕十三更加迅速，身形一閃已擋在常德郡主之前，寶劍一揮將那柄軟劍削斷。

常德郡主雖然沒有受到任何損傷，已嚇得不由自主的尖叫起來，也就在她的尖叫聲中，小安子已經向燕十三刺出了十多劍，那柄軟劍雖然被削斷，但仍然能夠發揮相當的威力。

燕十三寶劍連接十七劍，小安子手中已只剩下一截劍柄，他怪叫一聲，身形滾動，一股濃烟同時從地上冒起來，迅速將他的身子裹住。

燕十三同時衝入濃烟中，一入即出，將小安子也拖出濃烟外。

小安子一條右臂被燕十三抓住，怎也掙扎不脫，燕十三隨即喝問：「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小安子張口，一枚暗器從口內射出，疾射向燕十三面門。

燕十三及時偏頭避開，再看小安子，嘴巴已合上，一縷黑血從唇角淌下，頭一偏，便毒發身亡。

燕十三一聲冷笑，將屍體拋開，雙袖一捲，兩股內力湧出，將那團濃烟裹起來，身形接展，揮袖將濃烟送出了殿外。

長孫無忌同時從殿外掠回來，雙手各抓着一個宮女的後頸。

那兩個宮女赫然就是侍候常德郡主的其中兩個，手中各握一柄利劍，但穴道被長孫無忌扣着，力道用不出，只有聽由長孫無忌處置。

常德郡主驚魂甫定，一見又嚷起來：「沒有我的命令你怎麼傷害我的人？」

長孫無忌道：「她們沒有郡主的命令却竟敢在殿外偷聽，而且還隨身携帶了利器。」

常德郡主怔住，皇帝這時候亦問那兩個宮女。「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那兩個宮女眼瞳中露出怨毒之色，一齊開口，說出了一句很奇怪的話。

嚴拾生一聽大叫。「她們是倭奴。」

常德郡主脫口道：「那有這種事？」

「事實在眼前。」燕十三接上口。

常德郡主應聲冷冷的看了燕十三一眼，沒有再作聲。

燕十三接道：「既然是倭奴，問她們也是多此一擧，殺掉算了。」

長孫無忌冷然一笑，雙手內力透出，那兩個宮女悶哼聲中，當塲喪命。

皇帝看着歎了一口氣。「曹廷的勢力果眞是可怕到這個地步？」

常德郡主立即接上口。「還不是你太信任他才令他有這個勢力。」

皇帝搖頭。「他老謀深算，志在必得，一直以來又並無過份，若非毒氣這件事，也看不出原來他早有預謀，與已倭奴勾結。」

長孫無忌接道：「所以以微臣之意，毒氣的出現，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否則到他羽翼豐富，變生肘腋，噬臍莫及。」

皇帝歎息。「毒氣的出現，傷殘無辜性命至多，無論如何也不是一件好事。」

長孫無忌怔住。皇帝接問燕十三。「承塵上可還有藏着其他倭奴？」

燕十三道：「皇上若是不放心，我可以再搜索一遍。」

「有你這句話，朕完全放心了。」皇帝目光一轉。「禁苑內倭奴是必潛藏不少，但要將他們找出來，却也並不是一件難事。」

長孫無忌道：「禁苑內的上下人等都有詳細的記載，調查便清楚明白。」

常德郡主搶着道：「這件事我自會處理妥當。」

皇帝沉吟着接道：「目前最重要的還是——」

常德郡主截道：「將曹廷抓起來。」

「這個人要抓相信並不容易，目前急須解除的還是毒氣的威脅。」皇帝說的話倒也是中肯。

嚴拾生聽着忍不住問：「皇上已經知道曹廷在他的避暑山莊內製煉毒氣的事情了？」

「什麼？」皇帝脫口叫出來。

「他瘋了——」常德郡主接嚷。「京城是什麼地方，他怎能夠在京城附近弄這種東西，萬一一個不小心弄不好毒氣洩漏出來……」

燕十三截道：「那倒霉的只是避暑山莊內的人，若是弄好了，他喜歡在那兒施放便在那兒施放，才是要命。」

常德郡主不由問：「他會在什麼地方施放？」

燕十三道：「這可要問他了，但可以肯定一點，毒氣若是施放，禁苑不難首當其衝。」

「那怎麼是好？」常德郡主接問，緊張得手足無措的。

皇帝反而很冷靜，緩緩的說道：「無論毒氣選擇在什麼地方，也不會隨便施放的。」

嚴拾生道：「我可不是這樣想。」

皇帝道：「他急着製煉毒氣一定有他的計劃目的，否則大可以將歐陽天聰安排到秘密的地方，大批煉製毒氣，才配合採

取行動。」

燕十三聽着暗暗點頭，接問：「然則皇上已經猜到他的計劃目的了。」

皇帝尚未答話，常德郡主已截道：「你這個年紀懂得什麼，別胡亂主張惹出禍來。」

皇帝看着燕十三，沒有作聲，常德郡主接道：「以我的意思你們現在會合軍兵殺入避暑山莊，將曹廷的人殺掉，若是他也在就更好，快快的也抓起來殺掉。」

長孫無忌只是看着皇帝，道：「微臣的意思也是避暑山莊必須走一趟，就是不能夠抓住曹廷也將歐陽天聽解決，以免後禍。」

皇帝想想。「你準備帶什麼人去？」

長孫無忌道：「禁衛必須保護皇宮的安全，而且其中是否暗藏着曹廷的人有待查明，微臣的意思是請皇上下旨，由微臣率神武營的人進行這件事。」

「神武營的人？」皇帝也有些意外。

常德郡主又叫起來。「神武營的完全是曹廷的人，怎麼還要用他的人？」

長孫無忌道：「神武營的人果眞完全是曹廷的人，就是這一股勢力已足以令他做任何事情，就是所有毒氣爲助也大有可爲。」

皇帝道：「朕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們如何確定那些人才可靠？」

長孫無忌說道：「練青霞往見曹廷之前，已經調查清楚，將結果交給嚴拾生的了。」

常德郡主截道：「練青霞是曹廷的徒弟，她的話你們也相信？」

長孫無忌道：「微臣堅信練青霞不是一個倭奴，也不會受倭奴利用。」

常德郡主道：「曹廷難道就是一個倭奴了？」

燕十三道：「就是一個奴倭也不足爲怪。」

常德郡主大搖其頭。「他那兒像一個倭奴，我可是一點也看不出來。」

嚴拾生脫口道：「若是連你也看出來，這一個倭奴如何還能夠在中土立足？」

常德郡主瞪了他一眼。「然則那一個是倭奴你是一眼便能夠看出來的了。」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當然，倭奴總有他們的特徵，只要細心一看——」

下面的話尚未接上，他已經看見燕十三對他眨眼睛，到底是一個聰明人，下面的話到了嘴邊便變了。「多少總能夠看出來，可是那些特徵並不難掩飾，給他們知道有人要追查他們的底細，及時加以掩飾，要分辨可就困難了。」

常德郡主目光已轉落在燕十三面上，她已經發現燕十三向嚴拾生示意，原是要抓住嚴拾生說話的破綻，加以利用，現在當然知道是沒希望的了。

她却是很奇怪，對燕十三竟然只有一份奇怪，那份怒意不知何時已然消除。

燕十三無疑是她一生之中唯一對她不尊重的人，非獨說話，連態度也毫不妥協，毫不讓步。

她以死要脅，燕十三一樣無動於中，她雖然之前沒有接觸過江湖人，不清楚江湖人到底是怎樣子，對燕十三這個江湖人却實在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有一份莫名其妙的特殊好感。

燕十三沒有理會她，連看也沒有多看她一眼，看見嚴拾生沒有再誇口下去踏進常德郡主的陷阱，很自然的笑了笑。

常德郡主心頭那刹那不由怦然一跳，燕十三的笑容在她來說實在洒脫。

皇帝也就在這時候道：「朕也覺得練青霞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長孫無忌接道：「她出身神武營，對神武營的人至爲熟悉，調查所得應該是絕不會有問題。」

皇帝沉吟道：「她所以這樣做，當然是担心神武營的人被曹廷利用。」

長孫無忌道：「但可以肯定一點，無論我們是否調動神武營的人，一有所行動，曹廷方面必是有消息。」

皇帝道：「京城內外他是必已遍佈眼綫，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們要將他的眼綫完全清除是絕沒有可能的事，而我們却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長孫無忌道：「這時候我們是不能顧慮這許多的了。」

皇帝點頭，再沒有多說什麼，立即下旨由長孫無忌調動神武營的人。

與之同時，皇帝亦下旨由長孫無忌認爲可以信賴的禁衛配合常德郡主，將潛藏在禁宮的倭奴找出來，以絕後患。

× × ×

領旨出到殿外，長孫無忌才鬆一口氣，嚴拾生更就忍不住連翻了三個觔斗。

「皇帝原來是這樣子，在未見到之前，眞還有些心驚肉跳，不知如何是好。」

嚴拾生打着哈哈。「可是我這樣回到江湖上，有誰會相信我見過皇帝？」

長孫無忌忍不住問：「你沒有做官的打算？」

「就是做了官，也要回到江湖上，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嚴拾生再翻一個觔斗。「這句老話難道你沒有聽過。」

長孫無忌道：「只要你還有做官的打算便成。」

嚴拾生道：「我却絕對可以肯定姓燕的對做官一些興趣也沒有。」

燕十三應聲道：「你就是興趣還大得很。」

「也不太大。」嚴拾生又打了一個「哈哈」。「只是從來沒有嘗試過做官的滋味，難得有這個機會，若是推辭不做，未免太對不起自己了。」

燕十三道：「這對我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嚴拾生一怔道：「原來你也有興趣做官？」

燕十三搖頭。「我是說你做了官之後，總有一段日子不會在江湖上走動，在我身旁出現，最低限度我也樂得一個耳根清靜。」

嚴拾生大笑。「不管你怎樣說，官我是做定了，也許做官會比跟在你身旁更快活、」

燕十三道：「最好就是了。」

嚴拾生突然笑容一斂，歎了一口氣。「我一直當你是好朋友，原來你不是這回事？」

燕十三笑問：「又是什麼事不對？」

嚴拾生道：「這麼多年來，你就是沒

有告訴我原來不喜歡我跟在身旁。」

燕十三道：「這可是你說的。」

「難道你不是這意思？」

「你跟在我身旁有什麼不好？最低限度有什麼不妥總有你照應，逢凶化吉。」

「那你在我做官之後小心了。」

燕十三笑笑。「官場據說比江湖還要凶險。」

「那官做完之後，我再跑到江湖上豈不是可以通行無阻，一切應付得來更加簡單。」嚴拾生又大笑。「做官有這麼大的好處更非要做不可了。」

燕十三點頭，道：「這個官你去做好了。」

嚴拾生打着「哈哈」，接連又三個觔斗翻到前面去。長孫無忌看着道：「做官最怕是沒有興趣，否則，一定會做得很舒服。」

燕十三道：「難得看見他這樣興奮，我們做朋友的其實應該加以鼓勵，不應該潑冷水的。」

「但正如你說的，官場凶險，不過他既然運氣一向這麼好，自然吉人天相，步步高陞。」長孫無忌接道：「皇上對他的印象不也是很好。」

燕十三道：「看來是的。」

長孫無忌接着問道：「你覺得皇上怎樣？」

燕十三不假思索道：「不是你說的只是一個大孩子。」

長孫無忌道：「我也很奇怪，之前他不是這樣的，也沒有這麼多說話。」

燕十三道：「這相信是常德郡主的影響，皇上自幼被她左右，難免顯得有些平庸。」

長孫無忌道：「常德郡主今天也在，可是明顯的已不能夠左右皇上的意見。」

「大概皇帝到底是做皇帝的材料，到有事發生的時候，就會顯示出來。」燕十三吁了一口氣。「今天見到他，我放心許多了。」

「以你看，常德郡主又如何？」長孫無忌接問。

「之前不知，今日所見，只是一個一般的女人，胆識不大，遇事便手忙脚亂，完全沒有分寸，皇帝若是受她支配，後果不堪設想。」燕十三說話得很重。

長孫無忌沉吟着：「之前也不是這樣的，但之前宮中一直都平安無事，看不出她處事的態度也是眞的。」

燕十三道：「曹廷方面，我看不會這麼容易解決，日內必然有更大的危機出現，到時候我們便可以清楚看見皇帝是否眞正皇帝的材料了。」

長孫無忌四顧一眼。「這些話也只是我們說的，若是別人聽在耳裏，傳到其他人耳中，痲煩可不少。」

燕十三笑笑。「長孫兄久在宮中，自然很明白宮中的環境與其他人的心態。」

長孫無忌一怔，苦笑道：「燕兄見笑了。」

燕十三道：「這可是不容易習慣，對我來說，所以我還是回到江湖去，做一個江湖人。」

長孫無忌道：「相信沒有人能夠左右燕兄的心意。」

燕十三微喟。「人在江湖，很多時是身不由己的，也不見得快活到那裏去。」

長孫無忌歎息。「做人可不容易，我也不是現在才有這種感覺。」

話口未完，嚴拾生已然翻身躍回來。

「我還以爲你們在說做官的道理，怎知道還是在說做人。」

燕十三道：「官也是人。」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可是人上人。」

燕十三笑罵。「你這個官還未做已經學會了打官腔了。」

嚴拾生接道：「那你以後在我面前說話可要小心着了，一個話說錯了，有你好看的。」

燕十三大搖其頭，他雖然聽出嚴拾生在說笑，可是說出這種笑話來，可見對做官已有很大的興趣，要他打消做官的念頭是不可能的了。

長孫無忌到底是過來人，如何不明白嚴拾生的心態，看看燕十三不由笑出來。

燕十三笑應。「能夠笑的時候我們是應該多一些笑容的。」

嚴拾生道：「你又說到那裏去，以我們的本領，再配合朝廷的支持，還有什麼應付不來。」

燕十三道：「事情能夠越早解決，當然是越好，至於是否解決得來，很快便有一個答案。」

嚴拾生道：「你還是在助長曹廷的氣勢。」

燕十三道：「我只是說事實。」

長孫無忌接說道：「曹廷是不能低估的。」

嚴拾生笑罵：「你到底在替什麼人說話，到底站在那一邊的。」

長孫無忌大笑，心情可一些也輕鬆不來，曹廷能夠有現在的地位，能夠掌管神武營，能夠在朝廷，甚至在江湖上也有一定的實力，所花的心血絕無疑問多得很，以他的老謀深算，應該早已作好了準備，要一舉將他擊倒，是沒有可能的事。

目前他們必須從速解決的，只是毒氣的威脅。

一想到對付曹廷，長孫無忌不由又想到練青霞，雖然練青霞對曹廷也未必完全了解，但在他們來說，沒有比練青霞更清楚的了。

最低限度他們不會馬上找到避暑山莊，更不可能那麼快便清楚神武營的情形，若是練青霞一早便跟他們合作，事情說不定現在經已解決。

練青霞却單獨的找曹廷，在他們來說這實在是最不智的舉動，可是一想到練青霞與曹廷的關係，長孫無忌亦無話可說。

他絕對明白練青霞的心情，也因而對練青霞的好感又深了幾分。

一個人能夠恩怨分明其實並不容易。

練青霞現在的處境到底怎樣？再想到這方面，長孫無忌的心頭不由沉重起來。

練青霞在神武營調查的時候，非獨選擇了適當的對象，而且也作好了適當的透露，是以長孫無忌帶着聖旨到神武營召集神武營的高手，大家都沒有表現太大的詫異，又是聖旨調動，當然更無話可說。

（未完・廿四）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夫人指示徽幫楊公奇探聽萬松山莊衆豪俠召集武林門派會議的內容，江南之事，由楚琬姑娘負責，徽幫要和她連繫，最後對南宮靖——花豹侯元喬裝，威脅爲其効力，收南宮靖爲乾兒子。其實南宮靖化名宮飛鵬，仍在漁村地窟療傷，已癒十之八九，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三位金蘭姐妹陪同留在地窟，另孫小乙喬裝老頭兒在上面把風，充當厨子，此處離碧落山莊頗近，這天合當有事，先來卡藥師的女兒叫卡藥姑要找沈雪姑，再來宓副總管帶人要捉卡藥姑，孫小乙暗中將宓副總管點了穴道，繼而秦總管又來和他們打鬥在一起，未分勝負……

上天台求藥

孫小乙一縮頭，又是一個觔斗翻出去六七尺遠。

秦總管一心要先斃了孫小乙，淩空躍起，身在半空目光如鷹，看準了孫小乙發掌。

孫小乙雖然機警，一個觔斗翻出去六七尺遠，但秦總管居高臨下，六七尺遠近，他在撲落之勢，只須稍偏，依然可以對準他頭頂擊落。

孫小乙眼看苗頭不對，秦總管一道掌風有如泰如壓頂，還是對着自己當頭劈來，他連氣也不敢透，趕緊又是一個觔斗打橫裏翻出。

秦總管身形瀉落，再一點足，又朝孫小乙平飛過來，他一身功力，已臻爐火純青之境，掌力自然收發由心，這下追擊過來，右掌挾着一道淩厲無匹的風聲，先人而至，大有飛瀑席捲之勢。

孫小乙這一陣連翻觔斗，已經距茅屋極近，他心頭一害怕，不暇多想，立即縮起頭頸，迅速絕倫一連兩個觔斗，朝茅屋

找殺手厮殺

中翻了進去。

這一陣工夫，秦總管一直追擊着孫小乙，兩人一個來回連翻觔斗，一個起落如飛的追擊，令人目爲之眩，卡藥姑手仗長劍，竟然跟不上去，心中空自替孫小乙着急。

再說孫小乙一下翻進大門，只聽那邊有人說道：「小乙，不用慌張。」

話聲入耳，便有一道柔和的風聲從身邊掠過，朝身後追擊而來的掌風截去。

孫小乙聽到話聲，心知來了救兵，急忙一躍而起，喜極大叫，道：「沈大姐，妳來得正好，再遲一步，我孫小乙就沒命了。」

目光抬處，除了沈雪姑、南宮靖、李小雲、祝小青三人也都出來了。（南宮靖、李小雲此時依然易着容，以宮飛鵬、宮飛雲兄弟爲名）。

秦總管一道掌風，原是銜尾追擊而來，孫小乙翻進茅屋大門，掌風也像電閃雷擊，湧撞到門口。

區區一座茅屋，如何擋得住來勢洶湧的掌風？但就在孫小乙一團人影滾進大門，茅屋大門內立即迎出一道無形的陰柔勁氣，正好封塞住大門。

這下，原是一瞬間的事，當眞是說時遲，那時快，秦總管追擊過來的掌風來勢奇猛無匹，大有把這座茅屋掀翻、劈碎之概。

事實上，以秦總管的能耐，這一記用足了十成力道，也確有把茅屋掀翻，劈碎之能；但怎知掌風和從大門中迎出來的一道無形陰柔勁氣乍接，大概是柔能克剛吧，這一下就像撞在一個深不可測的雲堆裏，柔如流水，無處可以着力。

不，這道本來無形的陰柔勁氣，被掌風這一衝擊，立生反應，形成了極强靱的震力，你撞來有多大的力道，悉數原璧奉還，反彈回去。

沈雪姑一掌出手，連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內力，在短短三十天之中，竟然精進何止倍蓰？心中不禁爲之一呆，同時也粉臉一熱，不禁泛起兩片紅霞。

她當然想得到自己功力精進，是最近三十天來，和南宮靖合練「太素脈訣以陰導陽」的成果。

易經上曾說：孤陽不長，獨陰不生。這三十天中，自己施展「以陰導陽」，就是把兩人體內眞氣合而爲一，由南宮靖督脈傳入自己任脈，循環運行，達到坎離相交，水火旣濟。

這本來是道家仙侶合藉雙修的玄功，自然可以使自己功力倍增了。

她感到羞澀的是她和南宮靖並無夫婦之名，雖無合體之歡；但事實上，她和南宮靖兩人體內，都有了對方的眞氣（她本是太素純陰之體，如今有了南宮靖的乾陽眞氣，南宮靖體內也有她的太素陰氣），豈不已和夫婦一樣了嗎？

秦總管自然更爲驚凜，自己追擊過去的這道掌力，足可以把孫小乙置之於死地，忽然間從茅屋木門內湧出來一股無形的陰柔勁氣，不但接住了自己的掌力，還突生反彈，把掌力悉數回敬過來。

要知擊出去的掌力，如果遭受對方內力反震，一個控制不住，輕則內腑受傷，重則一身眞氣立被震散，委實非同小可。

秦總管做夢也想不到茅屋之內，還隱藏着功力不在自己之下的勁敵。

一時無暇多想，立即雙腳一頓，一個人冲天而上，拔起三丈多高，反彈回來的一道掌風，宛如黃河決口，呼然有聲，從他腳下湧撞出去，但聽「砰」「砰」兩聲，兩個被孫小乙制住穴道的黑衣武士，手捧枯枝，定在那裏，因距離門口較近，首當其衝，被掌風撞上，像草稿人般直飛去一丈開外，才跌落下來。

秦總管飄身落地，右掌當胸，目光直注門內，發出一聲尖細的一聲大笑，說道：「屋內果然另有高人隱身，怎不請出來讓秦某見識見識，躲躲藏藏的算得什麼人物？」

話聲甫落，只聽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接口道：「我們一直住在這裏，幾時躲躲藏藏了？」

隨着話聲，從木門內走出一身白衣，面蒙輕紗的沈雪姑，她身後跟着南宮靖、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等四人。

秦總管目光一注，冷然道：「老夫還當是誰，原來竟是你們。」

他在一個月前見過這幾個人，自然識得。

沈雪姑冷傲的道：「你是不是很感意外？」

秦總管右手捋鬚，嘿然道：「妳和姓宮的小子沒死在老夫人掌下，老夫確實有些意外。」

沈雪姑冷哂道：「你們老夫人在『九陰摧心掌』中暗含『魔火煉形』，固可灼傷練功之人的內腑，無藥可救，但總是邪魔外道，如何能傷得了我？」

秦總管聽她一口叫出老夫人在「九陰摧心掌」中暗含「魔火練形」，心頭暗暗一凜，忖道：「奇怪，此女究竟是何來歷？如何叫得出老夫人練的神功的呢？」

卡藥姑看到沈雪姑從茅屋中走出，心中大喜，急忙飛身縱來，叫道：「雪姑妹子，妳果然在這裏！」

沈雪姑含笑說道：「卡姐姐，妳沒事吧？」

卡藥姑道：「我聽閻佛婆說的，妳失蹤已有一月，昨晚我找上碧落山莊，依然沒找到妳，卻中了姓宓的一掌，幸蒙這位孫老丈及時出手相助……」

祝小青抿抿咀，嗤的笑出聲來。

卡藥姑眼波流動，看了四人一眼，問道：「雪姑妹子，這幾位……」

沈雪姑替她一一介紹了，當着秦總管，她不好說出南宮靖，李小雲的姓名來，是以依然說他們是宮氏兄弟。

大家正在寒暄之際，孫小乙忽然咦了一聲道：「秦總管和姓宓的居然不戰而退，一起走了！」

大家回頭看去，秦總管和宓副總管果然業已走得不見蹤影。

卡藥姑說道：「他左臂傷在孫老丈指下，如今又有雪姑妹子和宮少俠昆仲，祝姑娘等人出現，他自知不敵，才悄悄退走了。」

孫小乙一怔，道：「他左臂傷在我指下？」

卡藥姑奇道：「孫老丈沒看出來嗎？他左臂一直垂着舉不起來，只以一隻右掌應敵，老實說，若非孫老丈出其不意，先傷了他一條左臂，只怕我們更不是他的對手呢！」

孫小乙喜得跳了起來，手舞足蹈的道：「在下竟然傷了老賊一條左臂，哈哈，好不痛快？」

一面卻朝卡藥姑連連拱手道：「卡姑娘，妳一口一聲的叫在下老丈，在下可担當不起。」

卡藥姑愕然道：「不叫你老丈，那叫你什麼呢？」

祝小青咭的笑道：「卡姐姐叫他孫小弟就好。」

孫小乙連連點頭道：「對，對，在下叫妳卡姐姐，妳就叫我孫小弟就好了。」

卡藥姑望着他道：「孫老丈說笑了，這怎麼可以？」

沈雪姑笑道：「卡姐姐還叫他老丈呢，我們這幾人當中，他的年紀最小了。」

卡藥姑驚異的道：「他臉上易了容嗎

？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呢？」

沈雪姑道：「這是宮二弟的傑作，他是奇胲門的傳人。」

卡藥姑道：「宮二俠原來是奇胲門的傳人，難怪神乎其技！」

李小雲道：「卡姐姐誇獎了。」

沈雪姑道：「秦總管心機極深，他匆匆退去，連手下人都不管了，必然另有緣故，我們形迹已露，這裏已經不能再住下去了，還是走吧！」

李小雲道：「大哥傷不是還沒有完全復原嗎？」

南宮靖道：「沒關係，我差不多已經好了。」

李小雲道：「差不多，總是還差一點了。」

沈雪姑含笑道：「宮二弟，你不用急，宮兄三十天來，已經練會了療傷神功，子午二時，只要和我抵掌對坐，即可療治不用再躲在地窖下面了。」

孫小乙道：「大姐，這些人被我制住穴道，要不要替他們去解開呢？解穴手法，我可不會……」

沈雪姑道：「我們只管走，讓他們留在這裏好了，我這制穴手法，被制住的經穴，六個時辰自解，用不着解穴。」

卡藥姑問道：「雪姑妹子，你們知不知道這姓秦的是何來歷？」

沈雪姑說道：「不知道，此人武功極高，心機極深，我們除了只知道他是碧落山莊的總管，連他叫什麼姓名字都沒有人知道。」

「就是咯！」卡藥姑道：「我看他武功不在我爹之下，但武林中從沒聽過有姓秦的人，八成連他姓秦都只怕是假的。」

李小雲道：「不但姓秦不是他的眞姓，我看連他的面貌都是假的。」

卡藥姑道：「對了，宮二少俠精擅易容，所以看出他的臉上易了容了。」

李小雲微微搖頭道：「他不是易容，可能戴了假面具。」

孫小乙道：「難怪他一臉死板板的，一點表情都沒有。」

卡藥姑道：「宮二少俠說得不錯，我和他動手之際，不止一次彈出『難得散』，他都一無所覺，我想他戴的面具，很可能還有防毒作用了。」

祝小青問道：「卡姐姐，『難得散』是什麼呢？」

卡藥姑笑了笑，道：「那是家父特地爲我配製的一種迷藥，只要彈出少許，就可以把敵人迷倒，難得二字，是取難得糊塗之意，要敵人難得糊塗，就是把他迷翻了。」

孫小乙哈的笑出聲來，說道：「讓敵人難得糊塗，妙極！」

祝小青道：「你想跟卡姐姐要了？」

孫小乙涎着臉道：「不知卡姐姐肯不肯呢？」

李小雲道：「女孩子行走江湖，怕遇上壞人，萬一武功不是人家的對手，就只好請他難得糊塗一次，你小老頭要它幹什麼？」

沈雪姑問道：「卡姐姐，妳找我有什麼事嗎？」

卡藥姑道：「自然有了，我爹前幾天接到黃山萬大先生的請柬，說有重大事情相商，爹趕去之後，才知道萬大先生，蒼龍寧勝天，和八卦門掌門人封居易，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武功門掌門人崔介夫等人，都被人下了對消散，只要你用一分力氣，就消耗一分，已經不能再使用武功，爹也找不出對症的解藥來，只有昔年葛仙翁的百草丹，或許可解，爹才想到妹子身上，要我來找妳，不知是不是能找得到萬仙翁？」

沈雪姑沉吟道：「聽說葛師伯十年前去了東海，從此就沒有消息，只怕連家師都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行蹤。」

卡藥姑道：「那怎麼辦？我爹一籌莫展，就盼望着妳呢！」

沈雪姑笑道：「我去有什麼用？卡伯伯都解決不了，我更不濟事了。」

她接着「唔」了一聲，又說道：「如果能找到了因師姐的話，她可能會有辦法的……」

卡藥姑急着問道：「她在那裏呢？」

沈雪姑道：「天台青竹庵。」

卡藥姑道：「那麼我們就上天台青竹庵去。」

沈雪姑道：「事情有這麼急嗎？」

卡藥姑說道：「怎麼不急？據萬大先生猜測，不僅他們幾個人中了對消散，就是一月前無故失蹤，後來又被釋放回去的人，像田五常、邢鏗，暴本仁，霍五，和皖南三俠等人，回去之後，就杜門不出了，而且連他們無故失蹤之事，都諱莫如深，不肯吐露隻字，很可能也是被人下了對消散，一個武林中人，不能再用力氣，就等如廢人，再有人加以警告，自然什麼都不肯說了，這樣下去，整個武林，豈不逐漸癱瘓，沒有人敢出頭，就只好任人宰割了。」

李小雲聽得猛然一怔，她想起一個月前夜探碧落山莊，卡藥姑說的這些人，豈不都是老夫人釋放的人？

這就說道：「卡藥姑說的這些人，豈不都是老夫人釋放的人？

這就說道：「卡姐姐說的這些人，就是被碧落山莊刧持去的，釋放他們的那天晚上，我們正好去夜探碧落山莊所以全看到了，我大哥也是那晚中了碧落山莊老夫人一掌，幸虧有大姐（沈雪姑）在場，我們才能安全退出，這麼說，江湖上發生的事，全是碧落山莊在暗中搗鬼了。」

南宮靖一直沒有開口，直到此時才道：「這還用說？」

李小雲聽到爹也可能中了碧落山莊的對消散，心頭自然十分焦急，說道：「那眞該快些上天台青竹庵去才是。」

沈雪姑道：「我也只是說了因師姐可能會有辦法，因爲了因師姐原是葛師伯從山下抱來的孤女，託家師扶養的，葛師伯從前曾和家師說過，此女將來可傳妳衣鉢，也可以傳我醫術，我記得小時候，葛師伯曾教她讀了不少醫書，如果她眞的傳了葛師伯的醫術，那就可以對『對消散』的解藥，能想得出辦法來，但也只是可能而已，不是一定有把握的事。」

卡藥姑道：「那總是有此希望，也許她眞的有辦法呢？」

沈雪姑含笑道：「好吧，你們既然都這麼說，我們這就上天台找她去。」

孫小乙道：「我們自然一起去了。」

一行人都有一身極好的武功，邊走邊說，腳下自然不會太慢。

但等他們們遠去之後，林間忽然走出一個身穿綠袍的矮小老者，此人赫然正是碧落山莊的秦總管。

他面露詭笑，雙足一頓，化作一道長虹，劃空朝來路投去，好快的身法，眨眼之間，就已失去了他的蹤影。

原來他竟是一路綴着衆後人身來的，以他的功力，縱然跟在衆人身後，而且還保持了相當距離，但只須運功諦聽，方才沈雪姑等人說的話，自可清晰聽到了。

× × ×

當天旁晚時分，沈雪姑、南宮靖等一行人趕到鳳陽城，在南大街的招商客店落腳。

上燈時分，鳳陽城可是萬家燈火，絃管處處，着實繁華，南大街和西橫街交岔處，是城裏首屈一指的徽州館天香樓。

現在沈雪姑、卡藥姑、祝小青三位姑娘也都改穿了男裝，而且臉上也經李小雲替她們略加修飾，本來姑娘家彎彎的柳眉，變成了兩道斜飛的劍眉，臉上也稍稍加深，就顯得男子氣概多了。

一行六人，沈雪姑依然穿的是一身白衣，南宮靖，卡藥姑，李小雲，祝小青四人是天藍長衫，只有孫小乙還是扮作老頭，作了衆家公子的老管家。

這一行人走在一起，使人一望而知是一羣晉省去參加鄉試的應考相公了。

走上天香樓樓梯，一名堂倌立即把六人領到東首臨街的一張桌上，哈着腰道：「公子爺，這張桌子可好？」

孫小乙道：「你們還有比這裏更好的座位嗎？還不快去沖茶來？」

堂倌唯唯應是，趕緊退了下去，不多一回，就沏了六盞茶送上，一面問道：「諸位公子……」

孫小乙不待他說下去，一揮手道：「公子們不喜嚕嗦，你去吩咐廚下，揀拿手的做來就是。」

堂倌又應了兩聲是，又道：「不知公子爺們要喝什麼酒？」

孫小乙道：「花雕好了。」

堂倌退走了之後，沈雪姑笑道：「小乙眞像是一個老於世故的老蒼頭。」

李小雲道：「只是對人兇了些。」

孫小乙聳聳肩道：「小的這是仗着諸位公子的勢，嗨，不是這樣，人家就會瞧不起咱們。」

祝小青道：「這就是一般人口中的豪奴了。」

孫小乙道：「豪奴就豪奴吧。」

祝小青發現李小雲一直目注大街，好像在注意着什麼，心中覺得好奇，忍不住問道：「二哥，妳在看什麼呢？」

李小雲朝她微微一笑道：「妳馬上就可以看到了。」

祝小青道：「妳幹麼賣關子呢？」

李小雲眼角一動，低聲道：「人家已經上來啦。」

祝小青回頭看去，只見從樓梯口上來一個身穿天藍長衫的英俊少年。

這人生得劍眉斜飛，目若朗星，鼻正口方，唇紅齒白，好個一表人材，加上他手中拿一柄色呈紫紅的竹扇，緩步行來，更顯得他的風流瀟洒，俊逸脫俗。

祝小青看得粉臉飛紅，輕輕啐了一口說道：「妳喜歡看就多看他幾眼好了。」

李小雲朝她笑了笑道：「三弟，這人妳應該認識。」

她們在地窖中結爲姐妹，沈雪姑是大姐，李小雲是二姐，祝小青是三妹，如今改穿男裝，就以二哥，三弟相稱了。

祝小青紅着臉道：「我應該認識？這話怎說？」

李小雲附着她耳朵，悄聲道：「這人有雙重身份，對妳來說，他的雙重身份，妳都很熟。」

祝小青搖搖頭道：「我不懂。」

李小雲道：「待會妳就會懂了。」

卡藥姑道：「妳們兩個說什麼悄悄話呢？」

李小雲道：「這時候還不能說。」

卡藥姑道：「聽起來好像很神秘！」

這時，樓梯上又有人上了來，那是一個身穿淺紫長衫的少年，生得臉如傅粉，唇若塗硃，和先前藍衫少年同樣的英俊瀟洒。

他身後緊隨着兩名青衣小童，也生得眉目清秀，十分伶俐模樣。

天香樓上一般食客，看得暗暗驚異不止，今天不知是什麼風，竟然吹來了這許多英俊少年。

先前五個讀書相公（沈雪姑一行），已是喬裝俊美少年，如今又來了兩個美少年。

大家目光忍不住看看沈雪姑這一桌，又看看上樓來的兩人，幾乎沒一個不是千中挑一的人選，所謂光風霽月，明珠玉露，都聚集在一起了。

却說那穿淺紫長衫的少年剛上得樓來，堂倌也趕忙迎着上去，剛哈着腰，叫了聲：「公子爺！」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緊隨在淺紫長衫身後的兩名青衣書僮忽然閃到公子身前，左首一個叱道：「走開，誰叫你攔着咱們公子的？」

堂倌一呆，趕緊哈着腰應「是」，退到邊上。

這時那較先上來的藍衫少年已經站起身來用摺扇在空中指點着含笑道：「賢弟快到這裏來坐，愚兄已經等候一回了。」

淺紫長衫少年果然舉步朝他的桌子走去。

李小雲看他舉步之際，腰身輕輕扭動，不覺輕咦一聲，道：「他會是女子喬裝的？」

祝小青要待問話時，正好堂倌送上酒菜。

孫小乙一把接過酒壺，說道：「諸位公子，小的給你們斟酒。」

在五人面前各自斟了酒，也在自己杯中斟了一杯。

祝小青道：「在諸位公子面前，也有你喝酒的份嗎？」

孫小乙聳聳肩笑道：「出門在外咯，小的是陪諸位公子喝的。」

那邊淺紫長衫少年坐下之後，藍衫少年吩咐堂倌，要過酒菜，等堂倌退下之後

，他目光掠過酒樓上的食客，不期而然落到沈雪姑，南宮靖等人這一桌上。

這也難怪，全堂食客，都是些俗不可耐的商賈中人，只有這一桌上，是五個英俊少年和一個老蒼頭，當然最使人注目了，但他也只是目光一瞥，就轉過臉，看他神情，對六人似有不屑一顧之意。

祝小青披披咀，說道：「這人好生狂傲？」

李小雲悄聲道：「妳當他是誰呢？」

祝小青問道：「他是誰呢？」

李小雲壓低聲音道：「他就是南宮靖咯！」

祝小青一怔，回頭望望南宮靖（她望的是宮大哥），詫異的道：「妳說他和宮大哥同姓同名？」

李小雲低笑道：「不是，他和宮大哥只是面貌長得一般無二而已。」

祝小青又看了宮大哥一眼，問道：「他……」

李小雲低笑道：「他現在乃是用了大哥的面貌。」

祝小青道：「妳怎麼知道的：」

李小雲道：「那是我的傑作，我自然知道。」

祝小青哦道：「原來他就是……」

在地窖中，李小雲早已把前因後果都說給大家聽了。

李小雲連忙攔着說道：「妳知道就好了。」

卡藥姑看着她們兩人，問道：「妳們又在說些什麼了。」

沈雪姑突然以傳音入密說道：「二妹，他們已經在注意我們了。」

一面舉杯，一面說道：「大家快些吃吧，菜上來得快，再不快些吃，都快涼了呢。」

南宮靖也舉起杯，道：「沈兄，我敬妳。」

沈雪姑一個月來，在地窖中，脫去衣衫，和南宮靖同練「太素脈訣以陰導陽」神功，並無羞澀之心，那是專心一志的在運功療傷，但不知怎的，出了地窖之後，她就和南宮靖生分了似的，很少和他說話了。

那是因爲地窖之中沒有天光，看不到人，還能泰然處之出了地窖，面對了面，心裏是有些異樣。

異樣者？也就是男女之間的微妙感應也。如果心裏沒有什麼的話，就不會有異樣了。」

南宮靖和她裸裎相坐，已經有一月之久，見了她，心裏也難免有些異樣，好在他平日也很少說話，是以大家並不覺得如何。

這回在南宮靖來說，沈雪姑一來對自己有過兩次救治之德，二來她是李小雲，祝小青的大姐，要敬酒，自然該先敬她的了。

這也沒錯，但沈雪姑看他舉杯敬自己的酒，四目相投，不覺粉臉爲之一熱，只好和他乾了一杯，說道：「謝謝宮兄，我們不用敬來敬去了，我看大家還是隨意吃喝的好。」

孫小乙道：「對，對，小老兒若是敬各位公子的話，你們只喝一杯，小老兒就得喝上五杯，如果五位公子再回敬小老兒一杯，一下就喝下十杯，那不把小老兒灌醉才怪，沈公子說的話沒錯，大家隨意吃的好。」說着，就舉筷大吃起來。

那邊桌上，藍衫少年對紫衫少年似乎正在大獻殷勤，雖然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但藍衫少年不住的挾着菜餚，連說話好像十分溫柔，和紫衫少年有說有笑的。

紫衫少年却顯得有些矜持起來，拿起酒杯只是略爲沾一沾唇，就是菜也吃得不多。

李小雲看在眼裏，心中暗道：「這紫衫少年不知是什麼人？看她舉止斯文，怎麼會和這個登徒子在一起的。」

一回工夫，他們兩人先行吃畢，由一名青衣書僮取出一錠銀子往桌上一放，藍衫少年和紫衫少年便自起身下樓。

藍衫少年經過沈雪姑，南宮靖等人桌前，臉色冷峻的昂首而行，鼻中還輕哼了一聲。

沈雪姑等他們下樓之後，低低的道：「此人好像對我們含有很深的敵意。」

祝小青說道：「沈大哥，妳當他是誰呢？」

沈雪姑問道：「他是什麼人？」

祝小青咭的笑道：「他是南宮靖的面貌，但他不是南宮靖。」

沈雪姑看了南宮靖一眼（南宮靖改名宮飛鵬，臉上也易了容，沈雪姑有沒有見過他的本來面貌），說道：「他是花豹侯元？」

祝小青笑說道：「沈大哥果然聰明得很。」

卡藥姑笑說道：「妳們到底在打什麼啞謎？」

祝小青道：「我們說的不是啞謎。」

孫小乙道：「小老兒也聽不懂。」

祝小青就把花豹侯元意圖非禮，適逢南宮靖、李小雲經過，把他制住，那時正當大家懷疑南宮靖就是旋風花，就把他臉上易成了南宮靖，大概說了一遍。

卡藥姑道：「他到現在還以南宮靖自居嗎？」

李小雲笑道：「我師傅的易容藥物，沒有敝門特製洗容劑，是無法把它洗去的，大概可以維持一年之久，一年之後，才漸漸褪去。」

沈雪姑沉吟道：「他當時並未看清南宮兄和三弟的面貌，當然不會認出你們來，但他方才臨走時對我們桌上似有極深敵意，還冷哼了一聲，那是爲什麼呢。」

孫小乙道：「他在幾位公子面前，自漸形穢，心有嫉妒，才冷笑的。」

沈雪姑微微搖頭道：「我看不會是這樣。」

李小雲道：「就憑他侯元，還能怎麼樣。」

大家站起身來，由孫小乙付了酒帳，就回轉客店，一宵無話，第二天便繼續上路。

中午在小溪河打尖，旁晚時候快近石門山，只見路旁停着十幾輛鏢車，兩邊大樹底下，沿着小溪邊，坐了二三十個一身勁裝的鏢師和趟子手。

這時天色將黑，鏢車不急着趕路投店，却坐在路旁，事情顯然大有蹊蹺。

沈雪姑朝孫小乙道：「小乙，你去問問他們，前面有什麼不對嗎？」

孫小乙答應一聲，彎着腰走向前去，快和鏢車接近，你還沒有開口，一名趟子手已經先開口了，他喂了一聲道：「老管家，你們要去那裏。」

這要是換在平時，孫小乙準會扭着頭道：「咱們要去那裏，關你什麼事？」

但這回是大姐要他去問他們的，他可不敢這麼衝了，搔搔頭皮，說道：「自然是去明光鎮的了。」

那趟子手道：「就是你們這幾個？」

孫小乙道：「你這位老鄉，問這些做什麼。」

那趟子手道：「我勸你們還是趕快回頭的好。」

「回頭？」孫小乙睜大雙眼，問道：「回頭到那裏去？」

趟子手道：「回頭自然是回小河去向民房借住一宿了。」

孫小乙不懂的道：「我們爲什麼要回小溪河去！」

「我原是一番好意，」趟子手道：「你沒看見咱們大夥都停在這裏嗎？」

孫小乙搖搖頭道：「你們大夥停在這裏，我們就不能過去了嗎？」

那趟子手不禁有氣，哼道：「你們要過去，誰也不會攔阻你們的，你們只管去好了。」

孫小乙也哼聲道：「我們過去，本來和你無關，但你老鄉剛才說要咱們回小溪河去，這話是你老鄉說的，你總要說說清楚。」

他本來是個倔强小子，但學倔老頭也眞像。

那趟子手不耐的揮着手道：「沒什麼，算我多管閑事好了。」

「邊上另一個趟子手道：「老管家，老何說的沒錯，他原是一番好意。」

孫小乙道：「他就是好意，也總該和老漢說個清楚，光說要咱們回小溪河去，老漢不問明白，怎麼去跟咱們公子說？」

另一個趟子手道：「事情是這樣，再過去百來步，石門上貼有一張黑帖，今晚禁止一切行旅從那裏經過。」

孫小乙道：「這是什麼人有這麼大胆？官道大路，什麼人都可以通行無阻，咱們五位公子都是有功名的人，這回趕去赴考，若是禁止咱們通行，只要一張名刺，就可以拿他送官究辦。」

先前的趟子手冷笑道：「黑帖可不理會你什麼官府，不信你去試試？」

「笑話？」孫小乙道：「黑帖難道比官府還大？」

另一個趟子手道：「連咱們鏢車都停下來要在這裏過夜，你們幾位公子，都是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秀才遇上兵，有理還說不清，秀才若是遇上强盗，只怕連命都保不住了。」

孫小乙故作吃驚的道：「你說前面有强盗？」

另一個趟子手忽然壓低聲音說道：「這張黑帖是萬點星的，比强盗還要厲害上百倍！」

「萬點星」這三個字，聽到孫小乙的耳朵裏，心頭不由暗暗一驚，忙道：「老鄉怎不早說？這個……老漢也作不了主，還得跟公子稟報一聲才是。」

一面趕忙回身，走到沈雪姑前面，低聲說道：「前面石門上張帖了萬點星的黑帖，今晚不准行旅從那裏經過……」

「你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

沈雪姑點着頭，一面問道：「萬點星是什麼路數，你知道嗎？」

祝小青道：「我知道。」

她是賣花婆的女兒，跟娘行走江湖，見聞自然較多。

沈雪姑道：「妳說出來聽聽。」

祝小青道：「萬點星本來就姓萬，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兵刄是支細長長劍，只要一劍出手，就有千萬點寒星，才叫他萬點星，他是江湖上一名最厲害的殺手，據說從沒有人能在他劍下走得出三招的，好了，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了。」

「夠了。」沈雪姑點頭道：「這人既是殺手，必然作惡多端，他禁止行旅通行，想來又是在幹殺人勾當了，走，咱們既然遇上了，就去把他除去，替民除害，也是一件好事。」

孫小乙欣然道：「小老兒替公子們開路。」

彎着腰朝前走去。

先前和他說話的兩個趟子手中的一個，眼看孫小乙又走了過來，不覺問道：「老管家，你們不回小溪河去嗎？」

孫小乙忽然腰背一挺，說道：「我家公子說的，萬點星作惡多端，又敢阻擋咱們公子的去路，如此目無法紀，不把他拏下，送官究辦，以後不知還要殘害多少無辜百姓，所以決定前去曉以大義，要他棄邪歸正，從此做個好人，老漢就是替衆家公子開路的。」

說完，大踏步朝前走去，但只走了三四步，他又彎下腰去。

那兩個趟子手相互看了一眼，也就不再出聲。

沈雪姑、南宮靖等一行六人，經過鏢車，直向石門行去。

卡藥姑較爲細心，她看到這二三十名鏢局中人，看自己等人的時候，每人眼光之中都有一種說不出詭譎笑容，心中暗暗感到奇怪。

只要是人，都有幸災樂禍之心，不論人家吵架也好，打架也好，圍觀的人一定很多。

自己六人，打扮成手無縛鷄之力的讀書相公，居然不理會萬點星禁止行旅通行的黑帖，朝石門走去，這些鏢師，趟子手輕視自己等人，認爲是自找死路，還說得過去。

但他們每人的眼光之中，流露出來的詭譎笑容，既不是輕視，也不是嘲笑，而是含有敵意和得意的自然流露。

他們怎麼會有這種詭譎的笑容呢？

卡藥姑心中忽然一動，等走出七八丈遠，就朝沈雪姑低低的道：「我看這些鏢師，趟子手大有可疑。」

沈雪姑頷首道：「他們本來就是碧落山莊的人！」

李小雲、祝小青同時驚詫的道：「會是碧落山莊的人？」沈大哥，妳怎麼看出來的呢？」

沈雪姑微笑道：「妳們行走江湖，所以經驗不足，那就是缺乏細心觀察，這些人或坐或立，在那裏休息，神情應該很自然，但他們看到我們走近，每個人都在暗作戒備，一手按在刀柄之上。」

祝小青道：「他們懾於萬點星的威名，看到有人走近，自然要預作提防了。」

「好！」沈雪姑又道：「那麼妳們有沒有看到這些人佩的是什麼兵刃嗎？」

她不待她們開口，接着又道：「鏢局，不是一個門派，所有鏢師、趟子手來自不同的地方，他們的武功自然也各不相同，使用的兵刃也應該因人而異，但他們身邊的兵刃，却全是扑刀，可見他們都是久經訓練的人，所以會大家使用一種兵刃。和咱們作對的是碧落山莊，只有碧落山莊的武士使的都是扑刀，由此可以證明他們是碧落山莊武士喬裝的了。」

李小雲對這位大姐由衷的佩服，說道：「沈大哥，那我們要如何對付他們才對呢？」

沈雪姑微哂道：「我們連秦總管都不放在眼裏，這些等而次之的武士，又何用放在心上。」

祝小青道：「看來那萬點星就是他們請來對付我們的了。」

沈雪姑道：「我早就料到那天秦總管不退而退，必有花樣，却想不到他居然僱用殺手來對付我們。」

正說之間，只聽孫小乙啊了一聲道：「在這裏了。」

一行人行近石門，天色業已逐漸暗了下來，但大家都是練武的人，目力比平常人強得多，自可清晰的看清石門左壁上張貼的一張黑帖。

那是黑紙上用白粉寫的字：「一切行旅，今晚禁止通行」，下面是「萬點星」三字。

孫小乙哼道：「這龜兒子口氣果然不小，老漢就把你撕了！」

正待伸手去撕黑帖！

卞藥姑急忙喝道：「小乙，住手，這帖子可能有毒！」

孫小乙聽得吃了一驚，急忙收回手去了。

沈雪姑冷笑一聲，素手揚處，朝那石壁上的黑帖遙遙拍去。

她這一掌不帶絲毫風聲，但她手掌拍出，立見顏色，石壁上登時石屑紛落，連同那張黑帖也隨着變成紙屑，和石屑一起洒落地上。

南宮靖道：「沈兄好純的掌力。」

沈雪姑每次聽到他的話聲，心裏總有一些異樣的感覺，不禁臉頰微微一熱，含笑說道：「我最近也感到內力精進了甚多，那是這一月來和你一起練功的功效，我想你的內功也應該精進才是。」

南宮靖點點頭道：「沈兄說得極是，兄弟也有這樣感覺，似乎比以前進步了不少。」

沈雪姑心中暗道：「你那裏知道我們練的『以陰導陽神功』，乃是玄門合籍雙修的功夫。」

但這話她自然沒有說出口來。

孫小乙已掠在衆人面前，朝石門谷中走去。

這石門山，就因谷口有兩座壁立如門的石崖而成名。谷中兩峯夾峙，高逾百仞，中間只有一條僅容兩騎並行的崎嶇道路而已。

沈雪姑道：「小乙，這條路十分險峻，你小心些，不要逞能搶先，和我們距離不可太遠。」

孫小乙掉頭道：「公子爺放心，小老兒只是替大家領路，會留心的，江湖上這些小毛賊，還不放在小老兒眼裏呢！」

入谷漸深，天色也愈來愈黑，這樣走了約莫三里光景，谷道至此，稍見開朗，那是兩山中間一片數十畝大的平地，青草如茵，細流涓涓，好像是讓你走完三里長的崎嶇坡路，好在這裏坐下來休息。

孫小乙探首四望，說道：「萬點星不讓行旅通行，他應該等在這裏才是，怎麼連鬼影子也不見半個？」

話聲甫落，突聽一聲怪笑傳了過來，說道：「老小子，是你沒看到大爺，大爺在這裏已經等候你們多時了。」

孫小乙抬頭朝聲音來處眺望，却依然看不到人影。

南宮靖突然轉臉朝北首的一座石崖上喝道：「閣下大概就是萬點星了？」

孫小乙仰臉看去，心中暗道：「原來他躲在石崖上。」

那人應聲說道：「不錯，我正是萬大爺。」

南宮靖微哂道：「閣下既已等候多時，怎不下來，讓大家見識見識？」

「好！」聲音入耳，但見從七八丈高處陡然飛起一道人影，雙臂划動，像一頭大鳥，凌空飛撲而下，風聲颯然，那人已經落到衆人面前一丈遠處。

這人是個瘦高個子，一身黑衣，連頭臉都蒙着一個黑布面罩，只留出兩處眼眶，雙目炯炯發光，打量着衆人，冷然道：「你們就是沈雪姑、卞藥姑和宮飛鵬兄弟一行人了？」

孫小乙走前一步道：「你消息倒是靈通得很，怎麼知道咱們幾位公子的？」

黑衣人嘿然道：「消息不靈通，怎麼會在這裏等你們的？」

孫小乙霎着眼睛，望望他，說道：「你眞是萬點星？」

黑衣人笑說道：「難道還會有假的不成？」

孫小乙道：「你把面罩取下來，給我老人家瞧瞧。」

黑衣人豁然大笑道：「萬某自然會讓你見上一面，但不是這時候。」

孫小乙道：「那要什麼時候？」

黑衣人道：「萬某一向不以眞面目示人，但爲了使死在萬某劍下之人可以瞑目起見，萬某殺人之後，照例一定會取下面罩，讓他見見我的面貌，所以凡是看到我眞面目的，已經都是死人了。」

這話聽得南宮靖勃然大怒，沉聲道：「萬點星，你劍下已經死了不少人吧？」

黑衣人道：「不錯，萬某就以殺人爲謀生之計，殺的人當然不少了。」

南宮靖道：「你可知濫殺無辜，殺孽深重嗎？」

黑衣人大笑道：「各行各業，做生意講究公平，除人以外，虫魚鳥獸，莫不弱

肉強食，這也算是上天安排好的，萬某雖以殺人爲生，但也有一條規矩，不殺沒有武功的人。萬某賺的是血腥錢，但是性命相搏之事，我勝了他，賺到應得的報酬，他勝了我，自然也可以取我性命，萬某藝不如人，決不皺眉，這有什麼不對？」

南宮靖雙目之中射出兩道森寒如電的冷芒，沉聲道：「果然死有餘辜。」

黑衣人目光一凝，沉喝道：「你說什麼？」

南宮靖一抬手，刷的一聲抽出長劍，冷然道：「你拔劍。」

黑衣人怪笑道：「你要和萬某動劍？可以，萬某從不和無名小卒動手，你先報上名來。」

南宮靖道：「宮飛鵬。」

黑衣人道：「很好，你正是萬某黑帖上有名的人。」

黑衣人說到這裏，口氣一頓，又說道：「萬某劍出傷人，你就沒有發劍的機會了，萬某和人家動手，一向讓人家先出手的，這樣你才可以死而無憾，你還不發劍嗎？」

李小雲看大哥要和萬點星動手，心頭一急，叫道：「大哥……」

沈雪姑急忙攔着道：「妳不用替他担心。」

李小雲道：「大哥傷勢還沒有完全康復……」

沈雪姑以「傳音入密」說道：「其實妳大哥的傷勢早就好了，因爲我們一起練『以陰導陽』神功，我發現內功精進了甚多，就想到妳大哥的內功，自然也在精進之中，所以勸他務必練完三十六天，再有三天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李小雲喜道：「原來如此，妳怎麼不告訴我呢？」

只聽南宮靖仰首朗笑一聲道：「好，宮某那就先發劍了。」

右手抬處，寒光如電，筆直刺出。

這一劍毫無變化，只有直刺而出，在會劍的高手來說，速度並不算很快。

就在南宮靖劍勢甫發，黑衣人的長劍也出鞘了，寒光乍現，就幻起無數點流動的寒芒，一齊飄洒過來。

他果然不愧萬點星這個外號，這一劍雖然沒有萬點，但至少也有十七點寒芒。

你別看南宮靖方才刺出的一劍，只是筆直刺出，毫無變化，但等到黑衣人劍勢一震，十七八點寒芒宛如一簇寒星，流動飛洒而出之際，他劍勢也隨着加速，但見一道劍光化作一圈銀虹，把對方飛洒而來的寒芒一起圈住。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電光石火般一閃之間，登時响起一陣叮叮金鐵交鳴，兩人各自震退了一步。

這一招交接，說明了兩人功力悉敵，劍上力道，也難分軒輊。

黑衣人目光之中，不禁流露出訝異神色，他直到此時，才知道對方才出手一劍，不過是因自己讓他先發劍，他雖然先發劍，但表示並不想佔自己的先機，所以才直刺而出，毫無變化的。

這一招雖然平分秋色，但細算起來，還是自己先發劍，他直刺的劍招，那時已經用老，而對方却能隨手一圈，就化解了自己的攻勢，自己豈非輸了半招嗎？

這可以說是他（黑衣人）成名以來第一次遇上了勢均力敵的高手，心頭感到暗暗震驚，目注南宮靖，口中發出一聲怪笑，說道：「閣下果然高明！」

這短短六個字出口，突然間寒芒飛閃，一片流星般的劍光，密集刺出，流動寒光，幾乎把南宮靖一個人都籠罩住了。

不，南宮靖忽然劍交左手，揮起一道尋丈銀虹，夭矯如龍，朝一片劍芒圈去，又是一陣連珠般的金鐵交鳴，劍光寒芒，剎時盡斂。

兩人身子各自穩立原處，誰也沒被震退，只是南宮靖本來右手執着的長劍，如今換在左手之中。

南宮靖輕哼一聲道：「江湖上久負盛名的殺手萬點星，原來也不過如此。」

黑衣人兩次交手，發覺南宮靖只使了一招劍法，第一次是右手使出的，第二次換了左手使劍，但這兩招劍法，俱是守勢，只不過化解了自己的攻勢而已，雙方勢均力敵，看不出對方有何勝過自己之處？

聞言不覺怒笑道：「閣下也未必能勝得了萬某。」

南宮靖忽然大笑一聲，左手嗒的一聲，把長劍納入鞘中，說道：「宮某就是不使長劍，三招之中，一樣可以勝你。」

黑衣人道：「閣下口氣倒是不小！」

南宮靖笑說道：「閣下可是要賭上一賭？」

黑衣人道：「你要如何賭法？」

南宮靖道：「宮某如果三招之內，若是勝不了你，生死任憑處置。」

黑衣人不假思索，接口道：「好，閣下如能在三招之內，勝了萬某，生死也悉憑處置。」

南宮靖道：「一言爲定。」

黑衣人道：「自然一言爲定。」

南宮靖道：「好，你可以發劍了。」

黑衣人方才已和南宮靖交過手，對方功力，最多也只和自己在伯仲之間，他要三招能勝自己，實在無法相信，但雙方賭約，有言在先，當然不是兒戲之事。

他心頭縱然不信，也不敢輕視了對方，右手長劍倏擧，接連三振，左足虎然跨上，這一瞬間從他劍尖幻起的一片流動寒芒，就像急風驟雨般飄洒開來，由一丈方圓擴展到一丈五尺光景。

這一輪密集如雨的劍芒，沒有人看得清他一共發了多少劍？

這是生死之爭，他自然要把他最拿手的功夫全力使出來了，萬點星確有他名不虛傳的絕招。

南宮靖一個人就像站在狂風暴雨之中，萬點飄洒如雨的密集劍芒，集中朝他頭頂，左右，前後洒落。

南宮靖當然不會站着挨刺的，他果然沒有使劍，只見他靑衫飄逸，就像在大雨之中躲雨似的，東閃西閃，硬是從漫空飄洒雨點的縫隙中鑽來鑽去，密集的雨點，竟會一點都沒沾上身子！

劍雨，可不是眞的雨，眞要沾下一點，豈不送了性命？

李小雲先前還在替大哥担心，現在她臉上有了笑容。

（未完・22）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倩雖然找到了無名公子，正想同他回去，不料皇甫天華、王師古也是奉命來捉無名公子，說他是扶桑人，要押送回國，免敗壞皇甫世家的名聲，雙方爭奪，上官倩雖仍操勝劵，趕走皇甫天華，却未防範謝紅梅也是奉了副教主之命，將無名公子用馬車運走，派人運去總部，謝紅梅的任務除捉拿無名公子之外，還要用迷藥伺機迷失石少虎，暗殺長島谷川，在路上找到石少虎，借故跟隨到上官世家去。上官白雲召集會議，商討事宜，由石少虎、常谷川、謝紅梅追截黃河岸邊的一輛馬車是否有無名公子或屈武的行踪，但一無所獲，只碰到尙小雲……

截查魔燈教　搜出進貢物

無名公子說：「妙不可言。」

十惡婆說：「可願跟着姐姐一起來，雙宿雙飛？」

「這正是小弟求之不得的事。」

十惡婆說：「外面那三個駕車的傢伙是什麼人？」

「小弟根本不認識他們，無緣無故的被綁架上車。」

「算起來這三個傢伙還是大媒人，姐姐應該好好的謝謝他們。」

「怎麼謝？」

「送他們上西天，早日投胎轉世！」

十惡婆好厲害，話落雙臂猛一抖，車轎立告四分五裂，一名魔燈教徒還沒有弄懂是怎麼回事，已作了十惡婆「玄陰白骨掌」下之鬼。

剩下的兩個人也好不到那裏去，才轉過來半個身子，刀劍尚未全部拔出，兩顆光禿禿的腦袋已被十惡婆抓在手中。

砰！的一聲，就像是兩顆大西瓜，猛然一撞，頭破血流，腦漿四溢，可憐這兩位朋友，鬼魂踏上了奈何橋，還不一定曉得是死在什麼人的手裏。

「小兄弟，咱們走！」

十惡婆頭也沒回，拉着無名公子落荒而去。

石少虎尚在半山腰上，十惡婆又是朝相反的方向奔，距離甚遠，空自心急如焚，却也無可奈何，只好扯開嗓門大叫：「無名公子，快逃，千萬不能跟着十惡婆這個淫婦走！」

也不知道無名公子聽到沒有，總之，沒有任何反應，和十惡婆手拉着手，進入一片樹林內。

通過樹林，是一個廣闊的丘陵地帶，小山不斷，長坡相連，遠看梯田，美不勝收。

跨過一道長坡，來到一個山壑裏，無名公子殺伐過度，已是氣喘如牛，抹了一把汗水，道：「十美姐，我好累，咱們歇會兒吧。」

十惡婆從懷裏取出一隻羊脂小瓶來，

倒出三粒琥珀色的藥丸，親手塞進無名公子的嘴巴裏，深情欵欵的說道：「做姐姐的眞是太粗心了，大戰之後理當滋陰補陽，服下『快活神仙丹』，你就會精神百倍了。」

說也邪門，服下「快活神仙丹」，無名公子很快就覺得精神亢奮，全身是勁，恨不能再上巫山，興雲作雨。

「十美姐，咱們要上那兒？」

「隨便，到徐州去玩玩如何？」

「不去徐州，小弟想到邯鄲。」

「到那邯鄲去幹嘛，那只是一個小地方。」

「小弟可能是皇甫世家的少爺。」

「什麼？你可能是皇甫天華？」

「大家都這樣說。」

「嗯，姐姐也發現你跟皇甫天華長的一模一樣。」

「所以小弟想去查證一下。」

「不必查證，姐姐替你殺掉皇甫天華，包你登上皇甫世家主人的寶座。而我自已也就名正言順的成爲皇甫夫人了。」

「可是，小弟現在——」

「現在怎麼樣？」

「還想，還想——」

無名公子服下春藥，慾火中燒，雙眼發直，一臉的急色相，十惡婆馬上明白過來，伸手在他額頭上戳了一指，嬌滴滴的道：「你眞是姐姐的小寃家，一吃到甜頭就上癮了！」

語氣一轉，接着說道：「荒山野地的，會着涼，忍着點，反正天都快黑了，咱們找一家客棧住下來，再挑燈夜戰！」

順着山窪子望出去，遠處就是一個大村莊，無名公子急聲道：「那咱們就快去吧。」

一語甫畢，異事陡生，袂聲貫耳，人如飛梭，一下子縱落四條人影，將二人的去路堵住。

來人並非石少虎那一夥，一女三男；而是一男三女，正是在飛雲堡曾追殺過無名公子的那四個人。

依舊面幪黑巾，耳目難辨，那個身材細高，骨瘦如柴的老頭，發出一聲陰陽怪氣的冷笑，道：「你們那兒都別去，乖乖的站在這裏別動。」

十惡婆聞言大怒道：「老小子，你是幹什麼的？」

幪面老頭的答覆簡短有力：「是要債的。」

「要債？要什麼債？」

「向妳討一個人。」

「討那一個？」

「就是妳身邊的無名公子。」

「幹什麼？」

「帶他回家。」

「他家在何處？」

「扶桑。」

「他現在已經是老娘身邊的人，不答應。」

「不答應就先將妳幹掉。」

「放肆，天下還沒有人能奈何得了你家祖奶奶！」

十惡婆已成名一甲子以上，一向眼高過頂，目空一切，豈會將眼前的四個幪面人放在心上，話未落地，已自邁開步子，繼續前行。

「上！」

幪面老頭一聲令下，四個人蜂擁而上，立即展開一場混戰。

不禁激起了十惡婆的萬丈殺機，道：「小兄弟，別客氣，殺！殺光了這羣魔崽子，姐姐今夜重重犒賞你！」

其實這話是多餘的，無名公子對這四個人懷恨甚深，十惡婆話猶未了，他早已虎撲而上，和兩名幪面少女幹上了。

十惡婆的確不是省油的燈，以一對二，仍游刃有餘，不出十合，便將一名幪面女子打傷退下，剩下一名老頭，雖非弱手，但顯然較十惡婆略遜半籌，退避的時候多，進攻的機會少。

車上一陣肉搏後，元陽耗損過鉅，無名公子力戰兩名幪面女子，倒顯得頗爲吃力。

十惡婆見到這般情形，忽然說道：「心肝，快讓開點，待做姐姐的替你收拾他們。」

呼……呼……呼……地照準幪面老頭先來三記快攻，乍然一個大迴旋，雙掌分襲二女，兩股陰森森的掌浪，有如極地寒飇。

十惡婆的「玄陰白骨掌」走的是陰寒歹毒的路子，每採一次元陽，功力就會大有精進，她近來生意興隆，內力更上一層樓，這兩指又是全力施展，兩名幪面女子一觸及掌風，已自透骨生寒，齊聲暗喊一句：「要糟！」

幸好及時有一股猛銳絕倫的暗力擦身而過，硬生生的將十惡婆的「玄陰白骨掌」給強行擋下來。

白影一閃，香風四溢，好似幽靈鬼魅一般，場中已多了一位白衣人。

一襲純白的及地長衫，身材婀娜多姿，給人一種純潔高尚而又神聖不可侵犯的感覺。

可惜，臉上幪着一塊黑紗，破壞了整個畫面，也掩住了她的花容月貌。

放眼整個武林，能夠將十惡婆的「玄陰白骨掌」封住的人，可謂寥寥無幾，從而也使十惡婆弄明白了一件事，惡狠狠的道：「我道石少虎那個臭小子，三番五次的把祖奶奶當作魔燈教主，原來是妳在穿着一身白衣，到處作怪。」

白衣女子冷笑道：「也給妳十惡婆增光不少。」

「呸！老娘已經夠體面了，不需他人增光。」

「其實服色只是巧合，而且也不盡相同，芳駕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想不到脾氣還這樣火爆。」

「少廢話，老娘問妳，妳可是魔燈教的教主？」

「不是！」

「是鬼火使者？」

「副教主。」

「魔燈教也有副教主？」

「這有何稀奇！」

「叫什麼名字？」

「本座正想請教妳十惡婆，是尊姓芳名？」

十惡婆道：「老娘名滿天下，用不到通名報姓。」

白衣女子道：「魔燈教名頭更大，也無須打字號。」

「妳此來意欲何爲？」

白衣女子道：「好說，本座要帶這位無名公子走。」

「辦不到，這位小兄弟現在是老娘的心上人。」

「十惡婆，本座警告妳，不得染指無名公子。」

「哼，木已成舟，米已成飯，我們已經樂乎過了，此刻小兄弟是除却巫山不是雲，神仙他也不會跟着走。」

「老淫婆，跟誰走是無名公子自己的事，妳無權決定。」

「小妖女，妳不妨問問他自己。」

「本座正有此意。」

不待魔燈教的副教主開口，無名公子已自搶先說道：「妳免開尊口，本公子絕對不會跟着你們走。」

魔燈教的副教主冷聲道：「十惡婆淫邪毒辣，你跟着她準會被『折騰』死！」

「你們魔燈教更邪更毒更無恥，專門幹一些偷襲暗算的下三濫勾當。」

「無名公子，本座對你已是忍讓再三，叫你走純出一片善意，是想幫助你尋回你自己，告訴你是誰？」

「我是誰？」

「你叫八郎。」

「家在那裏？」

「祖籍扶桑。」

「姓什麼？父母何人？我爲什麼會跑到中原來？中原的家人又在何處？皇甫天華的相貌爲何和我一模一樣？你們又是何許人？」

「這些事皆不足爲外人言，跟着本座走，自當話說從頭。」

「不行，不行，本公子要妳現在就言講當面。」

「這是強人所難。」

「告訴妳，除非言講當面，本公子絕不會上你們的惡當。」

「本座也告訴你，除非你跟着本座走，不然只有死路一條。」

「妳想怎麼樣？」

「就地格殺！」

「妳敢！」

「敢不敢馬上見分曉。」

說話同時，雙手已迅即提起，兩肘微彎，十指如鈎，指尖之上冒出火焰一般的光幕，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抓向無名公子的心胸要害。

這是血魔君血洗武林的絕技，這「血魔五龍爪」，人人聞名喪胆，指風挾着銳嘯，暗力剛猛如刀，人也跟着虎撲而上，決心要在一擊之下，就要置無名公子於死地。

無名公子是魔燈教副教主的嫡親弟弟，蒙面老頭知之甚詳，睹狀不禁大駭，不顧一切的喊叫道：「請副座手下留情！」

謝紅梅這時已近在二十丈外，更驚更急，但因石少虎就在她身旁，却有口難言，只好在暗中揑了一把冷汗。

猛可間，場中爆出一聲巨震，正當無名公子危急萬狀的當口，十惡婆乍然的閃電縱出，用足了十成十的功力，以「玄陰白骨掌」硬將對手的「血魔五龍爪」接下來。

十惡婆經驗老到，也是一隻成了精的老狐狸，藉着一撞之力，已拉着無名公子退走，口裏大聲嚷嚷，道：「女娃兒，妳既已練成『五龍爪』，與血魔君自然關係匪淺，告訴這個老匹夫，叫你們這些魔子魔孫少惹我，如其不然，小心老娘剝他的皮！」

餘音仍自迴鳴不歇，人已沒入暮色蒼茫中。

早在十惡婆的話說一半時，魔燈教的副教主，嬌叱一聲：「追！」也早已領着那一男三女咬着尾巴追下去。

當石少虎，常谷川，謝紅梅追至場中的時候，兩撥子人俱已去遠，但石少虎不肯就此罷休，發足猛追，一面交代超越自己甚多，從斜刺裏抄過去的田十郎：「田十郎，你是否忠誠，現在就是一個試金石，追不到十惡婆或魔教的人，就不必回來見我。」

「是，主人！」

應諾聲中，田十郎已如一匹野馬似的如飛而去。

× × ×

早晨。

日上三竿的時刻。

上官白雲，上官明、上官倩父女兄妹，正在一條大路上放步疾行，突聞一串「希聿聿」的馬鳴之聲傳處，有一匹駿馬迎頭疾馳而來，到得近前，翻身下來一位身穿英雄氅，足履雲靴，生得濃眉大眼，甚是威猛驃悍的中年人。

上官倩一眼就認出來，是上官世家衆多高手中的一名頭目丁玉山，忙開口問道：「丁大叔，可是有消息了？」

丁玉山朝上官白雲拱手爲禮，道：「屬下是帶來一個消息。」

上官白雲說道：「可是發現三老的行踪？」

「是見到一輛馬車。」

「什麼樣子的馬車？」

「和老爺欲追尋的一樣。」

「在那裏發現的？」

「東邊不遠的一個鎮上。」

「往那邊去？」

「正向西邊來。」

「奇怪，怎會往這邊來！」

「這屬下就不清楚了。」

「可知駕車的人是誰？」

「屈武。」

一聽「屈武」二字，上官明喜出望外，急道：「是屈武就錯不了，一定是載着神秘人物的那一輛車。」

上官倩道：「那咱們就趕快躲起來，等魚兒入網。」

丁玉山說道：「姓屈的走的不是這條路。」

上官明道：「是從那條路來的？」

丁玉山說道：「他們走的是北邊的山路。」

上官白雲對這附近的山形地勢瞭如指掌，問明屈武所走路綫後，道：「明兒，倩兒，咱們往回走，這條路直向西去，會與那一條山路會合。」

丁玉山道：「對，這兩條路是會合而爲一，咱們動作快一點，一定可以在三岔

路口截住他們。」

言語間，人已上了馬背，上官白雲道：「玉山，你還是繞道走那條山路吧，以防屈武臨時改道，或者是走回頭路。」

「是，老爺顧慮週到。」

丁玉山一拍馬背，雙脚猛夾，嘶鳴聲中馬兒四蹄翻飛，絕塵而去。

上官父子兄妹亦如天馬行空，投林歸鳥，何消一頓飯的工夫便到了屈武已先一步通過，揚起漫天黃砂。

「快！」

「快！」

彼此競逐，相互加油，人比馬兒還要快，再奔行片刻，馬車已近在眼前，上官白雲驀地騰空而起，施出凌虛飛渡的絕活，霍然單掌一揮，砰！的一聲，車門已被他的掌力震碎，看見車上放着一個黑漆大木箱。

虎父無犬子，上官明，上官倩雙雙拔起三丈多高，在半空中連翻三個觔斗，落向馬車的門。

「回去！」

不知何時，屈武翻上了車頂，撤下一片掌影，將車門封住，同時打出一把「霧裏看花鬼見愁」。

這「霧裏看花鬼見愁」乃是扶桑特產的一種「天蠶砂」，可以一爆再爆，烟霧迷濛，伸手不辨五指，上官兄妹衝勢爲之一滯，雙雙墜身落地。

車把式皮鞭一揮，馬車又向前衝去。

「看打！」

上官倩玉手一揚，好快好準，噗！奪命梭正中馬頭，當場仆倒下去，馬車也隨即停下來。

馬兒已死，馬車動不了，屈武可不肯就此雌伏，命兩名手下抬着大木箱就走。

「不要動！」

上官白雲怒極而吼，柳絮掌連環出手，屈武攔不住，踉蹌而退，兩名手下更不濟，悶哼聲中，重創倒地。

這還是上官白雲未盡全力，怕的是傷了箱子裏的人，以他的功力修爲，兩個嘍囉，早已上了西天。

饒是如此，餘威所及，大木箱還是被震得滾了三四個滾兒才停下來。

上官明長身而上，以掌代刀，打開了大木箱。

乃父上官白雲上前一看，怪哉！木箱內空空如也，屁也沒有。

而屈武則已利用這個機會抱頭鼠竄。

上官明勃然大怒道：「姓屈的，你今天插翅難飛，非要你命喪當場不可。」

話甫出口，人已縱出，上官倩更快，至少超出他五六尺。

却被上官白雲及時出言阻止：「讓他走，別上了他們的惡當。」

上官倩冰雪聰明，一蹙眉間已明白是怎麼回事，道：「爹爹是說姓屈的只有一個誘騙咱們的餌？」

上官白雲道：「錯不了，魔徒欲將咱們導入岐途。」

上官明同樣精明幹練，朗聲說道：「顯而易見，魔燈教押送的那個神秘人物不會是去西方與北方。」

「對，只有東南兩個方向，摸清了方位未嘗不是一個意外收穫。」

上官倩道：「爹，捉住姓屈的，問個清楚豈不更好？」

「魔徒個個狡猾成性，」上官白雲道：「絕對問不出眞話來，咱們快走！」

父子兄妹三人立即轉身往回走，在三岔口遇上正從山路追來的丁玉山，上官白雲道：「玉山，馬車上一無所有，是一個騙局，據此研判，相同的車子可能數不在少，你去知會一聲少虎及林大人，叫他們特別留意，別中了魔燈教的詭計。」

丁玉山並未下馬，頷首一諾，撥轉馬頭就走。

上官白雲父子兄妹亦循原路，繼續奔向東方。

× × ×

午時三刻。

正是吃飯打尖的時候。

刑部總捕頭神刀林子俊，正與手下的幾名助手，在大路旁的一家館子裏吃飯，沒多久，石少虎、常谷川、謝紅梅也聯袂而至，大家正好湊成一桌。

林子俊交代店家準備飯食，開門見山的道：「石公子來的正是時候，下官剛剛在發愁，怕人手單薄，應付不了。」

石少虎一怔，道：「敢是林大人已經踩上綫了？」

林子俊展目掃視一下，見無扎眼的人物，這才沉聲說道：「林某是踩上了一輛馬車。」

「什麼樣子？」

「跟載運皇甫長安、曲敬人棺木的那種車子差不多。」

「在那裏？」

「正向這邊駛來。」

謝紅梅呼地站了起來，道：「主人，咱們快去將它截下來，別失之交臂。」

林子俊倒很沉得住氣，道：「謝姑娘別急，他們等一下一定會到這裏來打尖的，咱們以逸代勞，坐在這兒等就行了。」

謝紅梅道：「他們要是到別家去吃，豈不是坐失良機？」

「已經問過店家，這個莊子只有他這一家店。」

「他們萬一不吃飯怎麼辦？」

「人是鐵，飯是鋼，不吃飯怎成，再說，就算他們帶着乾糧，此處乃必經之地，也逃不過咱們的眼。」

林子俊言之成理，謝紅梅不再開腔，飯菜業已開上來，大夥低頭疾食。

偶而發現少了一個人，林子俊道：「石公子，你那一位奴才田十郎呢？」

石少虎道：「去追十惡婆及魔燈教的人去了。」

將經歷之事說了個大概，見林子俊身邊的人也少了許多，石少虎又道：「林大人麾下的幾位名捕怎麼也沒見？」

林子俊道：「是下官派他們到附近州縣去問查緝的結果。」

「可有消息回來？」

「三天來已有消息不斷傳回。」

「少虎願聞其詳。」

「有三處不同的地方，曾先後查到三輛相同的馬車。」

「什麼地方相同？」

「除車子的顏色、大小、型式相同外，每輛馬車有三名車把式，載着一個黑漆

大木箱。」

「箱內裝載何物？」

「都是空箱。」

「空箱？這——」

謝紅梅接口道：「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騙局，連同尙小雲，押運無名公子的車子，一共出現五輛了。」

林子俊道：「林某得到消息，像這樣的車子，在這方圓百里之內，至少在十輛以上，每一輛車子的去向皆不同，顯然是想亂人耳目，上官大俠在昨天就曾經截住一輛空車，屈武在逃。」

石少虎道：「屈武押解的車子會是空的？」

「是丁玉山親口告訴下官的，還要我轉告石公子，別中了魔敎的詭計。」

「魔燈敎眞是詭計百出，這一來咱們勢必疲於奔命，不知林大人是否已將情形告知上官世家？」

「下官已全部通知丁玉山。」

「那就好，已經有四五輛車子被揭穿，幸好所餘不多。」

常谷川插言道：「只怕這些揭穿的馬車還會捲土重來，誰也不知道那輛是實，那輛是空，反正每一輛車子都有三名車把式，一個大木箱。」

神刀林子俊道：「事實倒並非完全如此，老夫踩上的這一輛車就不一樣。」

石少虎道：「什麼地方不一樣？」

林子俊道：「押運這輛車的一共九個人。」

謝紅梅神色一緊，道：「這麼多人一定是踩上主綫了。」

石少虎道：「嗯，咱們快點吃吧，等一下免不了會費一番手腳。」

大家全部靜下來，開始專心用餐。

車聲轆轆，步履雜沓，有一輛馬車駛進飯館門前的廣場停下來。

黑色的車子，九名押運的人，一個個皆魁梧昂藏，孔武有力，每個人的身上都帶着有傢伙。

可惜車門緊閉，看不見車上有無黑漆大木箱。

石少虎以目相詢，林子俊示意這正是大家所要等候的獵物。

但是，二人眉來眼去，對這九位不速之客却覺得甚是生疏，似非武林中人。

一位方面大耳，身穿青衣的老頭，想係他們的頭目，比手劃脚的交代一番，領着四個人走進飯館來。

另外四個人則仍留在外面，小心翼翼的護着那一輛馬車。

青衣老頭來至櫃上，對掌櫃的說：「準備九個人的飯菜，要快，有什麼就吃什麼好了。」

朝石少虎這邊瞄了一眼，沒有任何表情，選了一個最僻靜的角落坐下來。

石少虎念轉心頭，三轉而决，給大家使一個眼色，付帳離店。

打算先摸清了他們的底細，再作定奪，石少虎一逕來到馬車的附近，沒話找話的搭訕道：「朋友們打那兒來呀？」

四個人分別站在馬車的四週，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神刀林子俊道：「你們的同伴都進去吃飯了，四位怎麼不去？」

終於有一個人開了口，只有兩個字：「不餓。」

謝紅梅笑盈盈的道：「大熱天的，不餓進去歇歇脚，喝口水也好的。」

對方四人又變成啞巴，無人答腔。

石少虎撫摸着馬車，笑道：「這車子好漂亮，是那一位大師傅打造的？可否容在下參觀一下？」

身後有人接口說道：「對不住，謝絕參觀，不過，公子如果眞的喜歡這種車子，老夫倒是可以代爲介紹。」

說話的是那個青衣老頭，裏面的四個人也接踵而出，話雖客氣，看得出來，每個人皆暗蘊功力，蓄勢以待。

石少虎順着老頭的話題道：「小可正有此意，請敎前輩如何稱呼，以便日後連繫。」

青衣老頭不疾不徐的道：「用不到跟老夫連繫，到開封府直接找金記鐵匠舖去打造就好了。」

石少虎無可奈何的笑了笑，說道：「謝謝，在下記住了，開封金記鐵匠舖，再見。」

走出去一段距離後，謝紅梅忍不住問道：「主人，何不强行打開車門，看個清楚明白？」

這也正是林子俊等人納悶不解的事，一齊側過臉來，靜待下文。

石少虎胸有成竹的道：「記得上官世伯曾經說過，他懷疑那個裹着白布的神秘人物有可能是皇甫前輩，我是怕一旦正面衝突，不小心傷了他老人家，故而未敢輕率行事。」

神刀林子俊說道：「那現在該如何進行？」

石少虎道：「我想最好先潛入車內，查明實情再說。」

林子俊道：「問題是要怎樣才能神鬼不覺的潛上車去？」

謝紅梅道：「這倒不難，紅梅有一計在此。」

石少虎的眼珠子打了兩個轉兒，道：「紅梅，妳有什麼奇策妙計？」

謝紅梅神秘兮兮的道：「咱們先到前面去，找到適合的地形時再研究。」

×　×　×

良田阡陌，一眼望不盡的高粱地。

在高粱地的中間，有一條蜿蜒曲折的路。

轉彎的地方，倒下來一棵樹，正好擋住去路。

恰巧有一輛馬車駛過來，不得不被迫停下來。

爲首的青衣老者十分機警，眼觀四路，耳聽八方，暫時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命屬下護着馬車，蓄勢以待，靜觀其變。

候了一忽兒，並無任何事故發生，青衣老頭還是不放心，揮揮手，派出兩名屬下，去搜索附近的高粱田。

搜遍兩旁數十丈以內的地方，並無可疑的事物，一名與青衣老頭年齡相彷的老者道：「老王，倒樹大概純粹是偶然事件，是咱們小心過度了。」

青衣老頭「嗯」了一聲，表示同意，叫六個年輕的大漢去搬移倒下來的大樹，自己與三名年長者，則仍留在原地，看守

馬車。

驀然，嘎！的一聲，左側高粱地裏竄出一隻田鼠。

三人的反應快極了，六目齊視，刀已出鞘。

嘎！又是一聲，無巧不巧，右側冒出一隻大貓來。

三人目光流轉，又一齊投注在貓的身上。

就在貓鼠乍現，三人分神失察的當兒，高粱地裏出現漏網之魚，石少虎與常谷川從兩旁電縱而出，悄沒聲息地進入馬車內。

定目處，馬上看到，一隻黑漆大木箱就擺在眼前。

二人小心謹愼地，聲息全無地，打開木箱，不由的爲眼見之事看得呆住了。

只見木箱之內，珠光寶氣，琳瑯滿目，裝的全部都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珠寶首飾，其中還有兩個製作的極其精巧的木盒子。

木盒外殼，有浮雕龍鳳，栩栩如生，兩旁各有一對純金打造的環扣，常谷川睹狀差點沒驚叫出來，强忍住激動的情緒，噤聲道：「我認得這東西。」

石少虎附耳道：「是什麼東西？」

「我們日息國進貢的玉獅、玉馬！」

「哦！」

石少虎驚喜莫名，以最快的速度，打開木盒，果然各有一對精雕細琢的玉獅、玉馬。

事關重大，石少虎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愼重無比的追問：「常兄，請看清楚，是否確爲貴國進貢之物？」

常谷川也不敢馬虎大意，逐一細加審視，以堅決的口吻道：「這玉獅、玉馬谷川不止見過一次，絕對錯不了，正是敝國進貢的東西。」

「沒錯就好，找到了贓物，就不怕找不到殺人越貨的賊！」

石少虎正想下車去捉賊，大樹移開後，馬車又在前擁後護的情形下駛動。

然而，僅僅才駛出去三四丈遠，姓王的青衣老頭一緊馬韁，便又停下來。

還是先前發話的那位老者，止步轉身道：「王兄，又怎麼了？」

青衣老頭道：「老夫覺得不對勁。」

「什麼地方不對勁？」

「車子的重量不對！」

「難不成是有人偷上了車？」

青衣老頭沒再開言，下車拔刀，衝到車後去。

另外兩名年青的同伴，就緊跟在他身旁，也亮出了傢伙。

其餘六人亦刀劍齊出，如臨大敵。

姓王的老頭正要伸手開門，車門却突然被石少虎搶先打開了。

同一時間，林子俊、謝紅梅等一干人也如飛而至，將他們反包圍起來。

「上！」

王姓老頭一聲令下，不問靑紅皂白，九個人刀劍並進，一齊動手，企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石少虎、常谷川斃在當場，至低限度也要逼下馬車來。

九個人皆非庸手，刀光劍影，險象環生，而石少虎則認爲，事實眞象未明，此刻還不是動手的時候，與常谷川各拿了一個木盒子，連攻三記劈空掌，雙脚提縱，掠頂而過，落在林子俊的身旁。

神刀林子俊本已率衆攻上去，見狀立即撤招停下來，望着木盒子，詫然道：「沒有人？」

石少虎道：「只有這兩個木盒子。」

打開木盒，看到了玉獅、玉馬，林子俊恍然大悟：「原來是那一羣殺人越貨的賊！」

王姓青衣老頭殺氣騰騰的道：「你們才是殺人越貨的賊，再不將寶物放下來，休怪我霸王刀王三元手下無情。」

「霸王刀王三元」三字，石少虎似曾耳聞，一時間却想不起來他是那條綫上的人。

神刀林子俊此時穿的是便服，聞言略一沉吟，亮出了自己的字號，道：「本官林子俊，刑部總捕，正在尋找被人刦走的贓物。」

霸王刀等人一聽此言，臉色齊皆大變，王三元凌人的氣勢早已不見，驚疑不迭的道：「林大人說這是贓物？」

「是贓物，你會不知道？」

「王某的確不知情。」

「不知情的東西怎麼會到你手中？」

「實不相瞞，這是鏢車，老夫是『振武』鏢局的鏢師。」霸王刀王三元有條不紊的道：「這一箱子的珠寶都是客人的東西，並非本局私有。」

石少虎道：「既是鏢車，爲何不掛鏢旗？」

王三元道：「這是暗鏢，故未懸掛旗誌。」

謝紅梅道：「你說的可是眞話？」

長島谷川一夜之間死了十幾位同伴，至今仍傷痛在心，信疑參半的道：「空口無憑，拿不出鏢旗來你就休想擺脫殺人的罪嫌。」

霸王刀王三元還刀入鞘，眞的在車內取出三面鏢旗來。

綠豆色三角形的大旗上，有「振武」二字，被一個紅色的圈圈圍着，週邊還滾有金黃色的絲穗，甚是顯眼醒目。

「振武」鏢局是個大局子，各地皆有分號，自然假不了，石少虎同時也想起來，鏢局這一行裏，確曾聽說過有王三元這一號人，當下敲擊一下木盒子，道：「這東西的主人是誰？」

王三元搖着頭說：「不知道。」

「鏢車是你押、會不曉得是誰投保的鏢？」

「這一趟買賣並非開封分局所接，我們只負責黃河南岸的這一段路。」

「那這一趟鏢是那裏接的？」

「北京，或者其他地方。」

「你沒有辦法確定？」

「與老夫交接的鏢師並未交代。」

「可知保的是贓物？」

「事先一無所知。」

「要到那兒去？」

「徐州。」

「不知投鏢的人，你如何交貨？」

「送到徐州分局，鏢物的主人會自己去領。」

「又不是在徐州投的鏢，怎知誰是主

人？」

「本局有提領文書，作不了假。」

事情急轉直下，原以爲逮住了大魚，結果却是幾個毫不相干的鏢師趙子手。石少虎與林子俊一陣密商，覺得玉獅、玉馬固屬稀世奇珍，但更重要的是，應該儘速將元兇主犯緝捕歸案。

同時，他倆也沒有忘記，最最重要的是由日息國帶來的那一份秘密文書，上面有松上國餘孽陰謀作亂的詳細計劃，以及與他們勾結者的名單。

截留玉獅、玉馬，等於自己剪斷了追查的綫索，有百害而無一利。

於是，决定將玉獅、玉馬退回給王三元，並且立即付諸行動，把兩個木盒子放回到大木箱裏。

石少虎一臉肅穆的道：「東西可以還給你，但你必須充分合作。」

霸王刀王三元喜出望外的道：「可以，可以，但凡王某人能力所及，雖萬死不辭。」

「今日之事，不得對任何人言講，包括貴鏢局徐州分局的人在內。」

「這事好辦，老夫守口如瓶就是。」

「到達徐州分局之後，請暫勿離開，要等人。」

「等誰？」

「等那位提貨的主人。」

「要不要將東西交給對方？」

「照交不誤，按行規來，先撇清你們鏢局的責任。」

「王某十分感激。」

石少虎道：「但是，請務必問明白此人的姓名。」

「這事可沒有十足的把握，對方許會報假名，或者乾脆密而不宣。」

神刀林子俊臉色一沉，道：「查不到眞名實姓，還情有可原，無論如何你一定得掌握住此人的行踪，如其不然，本官將唯你是問！」

這個要求，非同小可，霸王刀王三元慌了手脚，道：「林大人，小老兒只不過是一個普通鏢師，力弱技薄，萬一對方太扎手，恐力有未逮。」

林子俊尋思一下，道：「這樣吧，林某派三名捕快協助你，可千萬要替他們嚴守秘密，不可透露半點風聲。」

王三元聞言大喜，連聲稱謝，立與三名捕快，及鏢師趙子手，趕着馬車向東駛去。

× × ×

碭山，在蘇北可是一個南來北往，東西交通的重鎭，東去徐州，還剩下兩天的行程。

由於此處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石少虎早在一天半前便來碭山，準備在此佈下天羅地網，攔截載着皇甫長安的那一輛馬車。

林子俊是與石少虎結伴而來的，昨天夜裏，上官世家的人也到了。秉之石少虎的故鄉就在徐州附近，早就派出大批的高手，在搜尋三老的下落，登高一呼，很快便召集了數十人。

神刀林子俊正在縣衙裏，商請碭山縣的捕快助一臂力，上官白雲、石少虎則忙於安椿設卡，封鎖道路，决定在碭山縣西，南北十里的範圍內，設下十面埋伏，待魚兒上鈎。

是以，石少虎雖然住在「別有天」客棧裏，人却不在。

連謝紅梅也不在。

直至太陽偏西，約莫申牌時分，謝紅梅才返回「別有天」。

可是，在石少虎所租用的上房小客廳裏，已有一位嬌客候在那裏。

嬌客一身白衣，苗條的身材，使謝紅梅這樣的美女都暗暗稱羡，長髮披肩，散發出淡淡的清香，雖是背向而立，謝紅梅還是認得出是自己的頂頭上司，魔燈敎的副敎主。

謝紅梅不知所措的在他身後說道：「副座快請坐，請坐！」

「不必，本座站着也一樣。」

「大白天的，副座不怕石少虎他們闖進來？」

「本座知道石少虎、常谷川正在城西忙乎着。」

「是，他們四處部署，打算將皇甫長安截下來。」

「紅梅，妳爲什麼不跟在他身邊？」

「屬下回來是想親自動手，給他準備一頓別緻的晚餐。」

「妳做的很好，想要抓住一個人，就應該從多方面下手。然而，關於鏢車的事，本座對妳非常不滿意。」

「公主，屬下事先並不知道有鏢車載運玉獅、玉馬的事。」

「事後被妳撞上了，就當設法阻止才是。」

「車子是林子俊踩上的，屬下根本無能爲力。」

「潛入車內，暗探虛實的，是誰的主意？」

「是石少虎的意思。」

「後來怎麼會又物歸原主，有驚無險呢？」

「是屬下從旁帮腔的結果。」

「石少虎眞的會聽妳的！」

「主要是他們想放長綫釣大魚。」

「哼，只怕連隻小蝦也釣不上。」

「這些事公主是怎麼知道的？」

「當時本座就在附近不遠，見其人，却聽不到你們的聲音。」

謝紅梅的這一番話與事實出入頗大，以大樹擋路，放貓鼠欺敵，使石少虎、常谷川得以安然潛入車內的主意，本來就是謝紅梅出的，根本是騙人的鬼話，一直在爲自己揑着一把冷汗，聽副敎主這樣一說，才稍稍鬆了一口氣。

「副座，上官白雲他們張網以待，紅梅斗胆建議，載運皇甫長安的車子別去徐州，改駛總部如何？」

「仍照原定計劃行事。」

「他們人手太多，橋卡如星羅棋佈，這——」

「這不僅是鬥力，更是一場鬥智的遊戲，本座從小就喜歡捉迷藏，從來沒有輸過。」

「是，小時候公主一直是贏家。」

「這一次也是贏家，他們絕對救不走皇甫長安。」

「屬下相信公主一定成功！」

「犬養紅梅，另外有一件事，本座對妳的工作進度也非常不滿。」

「是關於石少虎？」

「不錯，到現在爲止，妳幾乎是一事無成。」

「副座，請允許屬下說句實話，不是紅梅有意規避責任，而是石少虎精明得很，我發現他已經對屬下起疑，所以，下毒的工作不得暫時停下來。」

「這恐怕不是唯一的理由。」

「公主以爲還有什麼原因？」

「妳已經愛上了他！」

「不，絕無此事，紅梅只知工作，不及其他！」

魔燈敎副敎主始終一尊女神似的，站在那裏，動也沒動一下，忽將聲音提高一些，嬌冷如故：「男歡女悅，本爲人情之常，本座無意深責，妳也不必自欺欺人，但應以工作爲第一優先。」

「紅梅念茲在茲，戰戰兢兢，始終工作第一，從未懈怠，迄未下藥，確實是因爲他已起疑，怕失手僨事。」

「工作層面是多方面的，用藥不成，可以在別的地方加强。」

「屬下正是這樣做，今天晚上爲他作晚餐，就是工作之一。」

「紅梅，念在咱們從小至今，親如姐妹的情誼，本座亦願意破例答應妳一件事情。」

「什麼事？」

「若能澈底掌握住石少虎的心，勸服他歸順本敎，本座答應你們可以結爲夫妻，絕不加害於他。」

謝紅梅道：「紅梅願爲國捐軀，不敢作非分之想！」

「話又得說回來，假如在一定的時間之內，而妳無法達成任務，石少虎就必須死！」

謝紅梅心頭猛一震顫，道：「一定的期限是多久！」

「五天。」

「請恕紅梅冒犯直言，實在沒有把握在五天之內將石少虎完全征服。」

「妳可以用一切方法，上床薦枕，裝死裝活，都成！」

「屬下用過了，效果不彰。」

「不妨再試，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鐵打的漢子也禁不起美人來磨，同時本座絕不會袖手旁觀，定當設法帮妳的忙。」

「公主如何帮忙。」

「找一個機會，設下圈套，將他活捉，給妳五天的時間，軟硬兼施，不怕他不就範。」

「公主的確高明，如此一來，他不歸順就只有一條死路。」

「常谷川今天晚上就得走死路，妳注意纏住石少虎不得有誤。」

「屬下遵命。」

「本座言盡於此，走了。」

「送副座。」

「免。」

她好美妙的身法，頭也沒回，穿窗而出。

× × ×

天還沒有黑。

石少虎風塵僕僕的返回「別有天」，還沒有踏進小客廳，先嗅到一陣陣香氣，待進得屋來，朝見桌上擺滿一桌子的菜餚，都是自己平時最喜歡吃的菜式，每一道菜都熱氣騰騰，香噴噴的，不餓也會餓起來。

來到客廳却空空的，沒見謝紅梅的影兒。

「紅梅，紅梅。」

石少虎一連叫了三遍，沒聽見謝紅梅的回音。

「奇怪，菜是在冒出熱氣，怎麼不見了人？」

心裏納罕，目光四掃，突然發現在餐桌之上，四個小碟子的中間，插進一枚風鈴鬼火。

石少虎嚇了一跳，一頭撞進謝紅梅的房裏去。

謝紅梅在房裏，躺在床上。

石少虎笑嘻嘻的道：「紅梅，別裝了，起來吃飯。」

謝紅梅依然悶的不吭聲。

石少虎靠近床前，一眼瞥見謝紅梅的的脖子勒着一條粉紅色的絲巾，附手鼻下，已無氣息半點。

憑心而論，石少虎對她的確存有戒心，邯鄲賭坊的那一幕，十分荒唐，天香樓裸裎相對的事，更加叫人難以置信，打從一開始，他就認爲她必然有所爲而來。

但換一個角度來說，石少虎也不否認，對她的美色，聰慧，機智甚是歎服，對自己百依百順，服侍的舒舒坦坦，從心底深處，同樣一開始就喜歡上她。

同時，他想知道，謝紅梅究竟爲何而來，到底是那條綫上的人，更欲從她的身上，探索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沒有[illegible]她走，在矛盾的夾縫中相處至今。

謝紅梅的情形則不盡相同，她自己十分明確，早已深深愛上石少虎，但却沒有背叛魔燈敎的勇氣，想替魔燈敎出點力，深怕傷害到心上人，想帮心上人一點忙，又担心魔燈敎的嚴刑峻法，始終擧棋不定，左右爲難，故而形之於外的，常常顚三倒四，前後矛盾。

石少虎一見絲巾，謝紅梅氣息已絕，一切的疑慮，登時會拋諸腦後，代之而起的全心全意的關愛，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上床去，掀開被子。

天哪……又是赤裸裸的，全身一絲不掛。

情急之下，石少虎的腦子裏一片空白，什麼也沒有想，俯下身去，附耳心口，聽到她的心房還在「卜通！卜通！」的跳，當即將嘴巴凑上去，吻在謝紅梅的嘴唇，帮助她呼吸。

那知，才送了一口氣，便有了回報，蛇信似的舌尖，送到了自己的口裏，是那麼柔，那麼香，那麼熱。

接着，兩隻玉臂，像籐葛，似鐵絲一般，將他摟住，抱住，綑住，緊的令人透不過氣來，緊的令人發狂。

瘋狂的擁抱。

瘋狂的熱吻。

兩個人皆忘其所以，神遊太虛。

許久許久後，才喘着氣，彼此分開。

（未完・十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為了雪父仇

連日陰雨；又是清明時節。

「沙沙」聲有如蠶食，這種天氣，豈僅是詩人，在情人來說，不也有莫大的吸引力。

這兒是山野中的一片竹林，如椽巨竹不時傳出極大的「格巴」聲。胆小的人連白天都不敢在幽暗的林中通過，一條似有似無的小徑，自林中蜿蜒穿過。

雨夜莽林，構成一幅筆觸蒼鬱的畫面。在這荒徑的二十丈之外，隱隱可見一間狩獵者棄置的小茅屋，屋內無燈，一對青年男女相擁飲酒——

但是，四道晶亮的目光却自黑暗的茅屋中射出，監視着荒徑。

青年人二十左右，樸實、憨厚中有一股對任何事都不妥協，低頭的神態，半敞的粗布褂子內裸裎的胸部，縱橫交錯地佈滿了創傷和鞭痕。

女郎的年紀也相當，聳胸隆臀，姿色嬌好。倚在他的肩上，一手伸入他的衣內，撫摸着他身上那些不規則的痛苦與驚險的標幟。

「阿鶴，一共有多少了？」

「什麼一共有多少了？」年輕人的注意力顯然在荒徑上。

「就是這箇嘛……」她的手在他整個生鐵似的胸膛，肚腹以及兩側和腰背上摸了幾下，有的創痕較輕，經過數年後，已變成纖細的白綫，有的傷痕較深，疤痕較粗，用手觸摸，有的可以摸出來。

詐投師暗訪

「一千多條囉……」

「正確數字到底是多少嘛！」

「一千零七十九道。」

「不是只缺一道了？」

「嗯……麥俐，不要再摸下去了！」

「為什麼嘛？」

「我感覺……渾身發熱，甚至于我會對妳……」

「阿鶴，你胡說什麼？不過我爹和我的哥哥都早就默許了，你要是……」

「麥俐……」他按了她的嘴一下，道：「來了。」

是興奮還是緊張？有興奮也有緊張，只要再加上今夜這道創傷，整整湊足了一千零八十條。這是多麼艱辛、痛苦或殘酷的歷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如此作踐，是多麼不敬。

不過，如為了湔雪父母的血仇，這又怎麼說呢？」

小徑的另一端傳來了似有似無的步履聲，在這敗葉，枯枝滿徑之下，只發出這輕微的聲音，此人的造詣也就不問可知的了。

高鶴輕輕地推開麥俐，道：「千萬別弄出聲音。」

麥俐握握他的手，道：「小心，千萬小心！」

他掠出茅屋，貓着腰在人頭多高的草縫中竄掠，伏在小徑旁草叢較集密之處，高鶴有些迷惘，每次出動或在麥家堡迎敵

之前，總會感覺精力充沛，似乎取之不盡，而迎敵負傷之後，就會舊病復發，有時逆血上沖，雙手顫抖，甚至渾身乏力。

來人在二三十步之內了，也許是聽覺超人，或者已具備了佛家的六識、七識（即第六感），忽然止步傾聽了一下。然後似乎已戒備着繼續前進。

是茅屋中麥俐弄出了聲音嗎？不，高鶴沒有聽到，在落雨的竹林中，要分辨是雨聲或人聲談何容易？

來人柳慕塵，是武林八大家之一的柳家莊莊主。

在竹篁濃密處，一陣衣袂飄展和淋雨的微聲凌空而降。柳慕塵橫瀉數步，一個戴着彩色面罩的人如狂飈駭浪似地撲上。

「這是個不可輕估的高手……」這念頭首先進入柳慕塵的意識中，已回敬了三式「太初七式」。

施襲的人快逾捷豹，猛似瘋虎，勁道奇大，招式博雜，而且非要害死穴，絕不浪費力氣。

「尊駕具備了這等高明的身手，行為却是如此地不光明，和柳某有什麼過節的嗎？」

「……」施襲者回敬的是凌厲的攻擊。不論是輕功，招式和各種應變的方式中，都隱約可見各大派別絕學的影子。

武林高手能逼他施出「太初七式」，第五式的簡直太少了 而憑他的靈感，也確知此人絕未超過三十歲。

「尊駕的身手和功架太俊了，是奉某人之急來對付柳某的嗎？」

林內小徑根本就似有似無，柳慕塵的閃避或還擊，不能局限于在這不滿三尺的小徑上，而小徑兩旁，巨竹濃密，輕功強弱，立見端倪。

兩道人影在巨大竹幹隙縫中迴旋，蹦彈或竄掠，掌勁、掌罡所到之處，水桶粗的巨竹在「刈刈」，「嘎嘎」聲中被切斷而倒下。

「尊駕再不報名住手，在下可就不再留情啦……」

回答的又是一株巨竹被罡浪震成三段，雨水被無儔暗勁排壓，五七丈內的竹葉呼嘯飛旋，漫天葉幕，有如隱天蔽日的蝗虫。

「這是什麼人？」柳慕塵一直在想：「武林中有這等奇高身手的年輕人？」「太初七式 已施展到第六式了。

「太初七式」每式有二十七個變化，他敢說，就連武林八大家其餘七家的主人，也未必能接下他的第六式。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第六式也在這施襲者的全身骨節暴響，嗓中「咯咯」出聲之下接下，對方竟不得不施出最後的一式了。

柳慕塵自出師門在武林中成名之後，第一次品嚐到悸懼的滋味。像他這種身份的人，絕不是怕死，在江湖上幹的是刀頭舐血的營生，死神實在是隔壁的隣居，但一旦遇上一個武功高而又悍不畏死的人，那比死亡更可怕多多。

「太初七式」也不例外，越往後越精純厲害。

儘管柳慕塵能體會到，這個年輕大胆的對手所能負荷的已達到極限，但通常的勝負之分是勝者得手，敗者失手或倒下。而迄今，這個即將使他難以維持一世英名的殺手，還沒失手更未倒下。

「多麼可愛的敵人……」柳慕塵心態複雜，到此，仍無傷敵之意，只是在不知對方的身份及意圖之下，是不能不全力保護自己的。

「太初七式」最後一式的最後三個變化是它的精華，也是信心的寄託，只要施襲的人身子四周有一絲縫隙，他會在瞬間補上數掌。

柳慕塵目光灼熾，在一聲「天龍禪唱」的喝聲中，掃出了最後的掌中之掌。

武學的創研和其他事務一樣，機智的輔佐不可或缺，和「兵不厭詐 的道理雷同。

顧名思義，這掌中之掌也就是看來力已耗盡，招也用絕時的死中復活，神來之掌。

「刷」地一聲，高鶴的左側腰背上衣破皮裂，血水淌出，踉蹌中，高鶴雙膝一軟，堪堪跪地，他是——

無獨有偶的腿中之腿突然在勉力一彈中踩出。

這次攻擊和上次略有不同的是手脚之分，攻擊的方式大致相同，所以對方的反應也不例外。

等于雙方故技重施一次，「刷」地一聲，高鶴左後側腰上又被掃中一掌。只是這一次傷勢較輕。身子在地上一伏，如巨大的蚱蜢彈入密林中。

柳慕塵喘息着，正要去追，看看到底是什麼人，却未想到對方連撤退的方法早就安排好了。在這些巨竹之間有些較細的，也有碗口粗，事先彎下固定好的竹篁，此刻一扯活扣，數十根竹陣由上空呼嘯着罩下。

柳慕塵若非閱歷深，見聞廣的老手，必傷在竹陣彈砸之下，身如一縷疾烟倒射出七八丈外……。

柳慕塵相信此人的招中有武林八大家麥家堡的招式，然而，他的技擊中也有其他幾家武技的影子，這又怎麼說呢？

他本想夜訪麥家堡，思考之後，他改變了主意。

如果麥家堡沒有這樣的一個年輕人，反而顯示自己輕舉妄動，小題大作了。

他堅信，麥家的兩個兒子絕對沒有這等身手。

× × ×

高鶴返回麥家堡，堡主麥秀關切地為他療傷，對當時過招情形也問得很詳細，甚至從高鶴施襲開始後的一招一式都叫他仔細思考。

高鶴實在膩了，到此，他已湊足了一千零八十之數，而每次負創回來，都被問來問去，喋喋不休。

「我知道你的感受，」麥秀道：「可是這也是為你好，你有沒有感覺越接近一千零八十之數，你的逆血上沖。雙手顫抖，渾身乏力的症候就越見好轉些？」

「師父，偶爾有這麼一點感覺，也不甚明顯。」

「這是急不得的，你要知道，你的毛病是先天的，要根治它，不是醫藥可以辦到的，還要繼續求精進，病也會慢慢好轉

，高鶴，『太初七式』的最後三式你再仔細比劃一次……」

高鶴很煩，可是師父的話他不能不聽，他邊想邊比劃，尤其是精英所在的最後一式。

他爲人憨厚，乍看反應遲鈍，甚至缺乏個心眼兒，如果這樣去看他可就大錯特錯了。

他是練武的奇才，就是讀書，他也比大師兄麥大熟和二師兄麥滿倉高明多多！

兩個時辰之後，他才被送回自己的房中休息着。

兩道掌緣劃破的傷痕一輕一重，重的長五寸餘，深達一寸，幾乎傷及內腑。

老二麥滿倉走後，麥俐就來了。坐在床緣上摸摸他的面頰道：「痛不痛？」

「有點痛。」

「從此以後，我爹就不會再叫你去應付這種大敵了吧？」

「不要這麽說，師父派我去是瞧得起我。」

「照你這麽說，他瞧不起自己的兒子了？」

「麥俐，不談這個好不好。妳當時是旁觀者，妳以爲柳慕塵比其他幾大家的功夫如何？」

「中上之選，不過，這個人挺厚道的，要不，你的傷恐怕還要重些，也許有生命之險。」

「也許，不過，如此看來，麥家堡在八大家之中，應該是佼佼者囉？」

「這話怎麽說？」

「柳慕塵以武林八大家之一的主人身份，在他的『太初七式』最後一式的最後變化中才傷了我，想想看，他會是師父的敵手嗎？」

麥俐本要說什麽又打住了。

「麥俐，妳似乎有什麽話要說，怎麽又不說了？」

「對你這個傻子說也是白說。」

「我從不以爲有妳聰明。」

「你也不用諷刺我，不論是讀書或練武，麥家的人誰也不如你。」

「妳快別這麽說了，師父的造詣，在八大家中少有敵手……」

「哼！」麥俐站起來，葫蘆腰一扭就走了。

高鶴雖不以爲然，却覺得麥俐對他忠心耿耿，一片至誠。他常常表示感激師父的栽培，才能和八大家的一些主人死纏，到最緊要關頭才分出勝負，但是，他不喜歡那一身的疤痕。

然而，他所不喜歡的，却又是麥俐所喜歡的，他們私處時，她永遠不會忘記摸他身上的疤痕。他弄不清她爲什麽會喜歡這些。

她說，每次她的手去觸摸他身上的疤痕，就深信他是武林唯一的男子漢，和男子漢在一起，她才會眞正感覺自己是個女人。

高鶴以爲，她如果喜歡的只是那一身縱橫交錯的疤痕，他就更不喜歡自己了。

這工夫馬夫麥基溜了進來，這小子當然不姓麥，而是到了麥家之後才爲他取了這個名字。

爲家奴，小厮取名，就像古代帝王爲臣子賜姓一樣，表面上是恩寵，實際上是一種權威的表達方式。

麥基這小子也是二十左右，對馴馬有一套，爲人機伶，很會逢迎，在麥家，不疼他的人很少。

「高少主，聽說你又傷得不輕……」他叫麥家少爺叫少主，由於高鶴是麥家堡的門徒，小麥基也這麽稱呼。

「不重，不重……」

「這麽一來，我又不能再跟你學功夫啦！」

「很快就好了！」

「不是我埋怨……」麥基在窗外傾聽了一會才低聲道：「高少主，好事兒找不到你，應付大敵老是找你。我看哪，麥家拿你不當人待……」

「麥基，你敢胡說？」

「高少主，我怎麽敢胡說，你想想看，要不是來此踩場子踢門頭的高手都要你冒死對付，你怎麽會成年累月負創受傷，滿身都是疤痕綫條？」

「麥基，你不懂，你別管。」

「高少主，我不過是個馬夫，我哪有資格管這種事呢？只不過，我實在看不順眼……」

「去……去！少在這兒胡說八道。」

麥基搔搔頭皮，還不想走，道：「高少主，不是我挑撥，依我看麥俐對你也是虛情假意的……」

「你，你再胡說我可要報告師父懲罰你了……」

×　×　×

高鶴傷癒，麥秀叫他加緊練功。而且再次重複練習柳慕塵的「太初七式」的最後幾式。

這天傍晚，麥秀叫高鶴留下，帶着二子出了門，說是去收房地租，至少要三天後才會回來。

據高鶴所知，麥氏父子每年都要出遠門一次，都是收租，回來總是滿載而歸。

高鶴交代護院武師，在堡主未回之前，戶門要特別小心，同時也叮嚀麥基道：「堡主不在家，牲口要照料好，尤其是那匹獅子花。」

「高少主放心。我會特別留意的。晚上，我有要緊的話對少主說。」

高鶴懶得和他囉嗦，各處巡視一匝，返回自己的小院落中。這麥家堡佔地五十多畝，雖然花園和院子去了一半以上，也是屋宇重重，千門萬戶。

麥秀所佔用的院落，附帶兩跨院，就佔地近四畝。兩子一女和小高各佔一院，小高住的是最小的一個。

幾乎還沒有邁入屋中，就嗅到一股奇異的香味，室內本是凌亂的，床不疊，地不掃，桌椅不揩拭。現在都井然有序，一塵不染了。

麥俐坐在床上爲他作鞋子，她雖是武林兒女，却很少勁裝，大多是輕便的絲質的夾、單褲褂，緞面鞋不繡花，這種打扮把她那種成熟而不失爲爲窈窕的腰身勾勒出來，小高百看不厭。

「麥俐，是什麽香料這麽香？」

麥俐說道：「伽南香。你的屋子裏太臭了……」

「麥俐，妳在做什麽？」

「鞋子……」

小高道：「師父和師兄們幾乎每年都要出遠門一次，是收租吧？」

麥俐說：「你要那麽說也沒有什麽不對……」

「妳怎麽老是講半截話？」

「你只要多用點腦筋，半截話也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

「妳不是常叫我傻子嗎？我哪有什麽腦筋？」

她拍拍床緣道：「坐過來！」

小高坐在她的身邊，她身上的香氣淹沒了伽南香味，她放下鞋子，催他解開衣扣，去摸他身上的疤痕。

「妳爲什麽要這樣？」

「我喜歡……」

「可是我並不喜歡。」

她以一雙明亮清澈的眸子望着他，然後，把她那斜襟杭綢元寶領上的扣子解開三四個，抓住他的手，放在她那挺而有彈性、膩滑、綿軟而顫巍巍的肉球上。

他們兩人的手都在抖。

也許他們的心弦抖動得比手還厲害。他的手一旦滿把盈握地抓上，就再也不忍釋手了。

「妳……妳這是幹什麽？」

「你喜不喜歡？」

「喜歡……」

「那你爲什麽……懷疑我喜歡你身上的疤痕？」

「麥俐……那不一樣……」兩人的手都造成了對方的巨烈震顫和痙攣。

「有……有什麽不一樣？這世界上……除了你之外……沒有任何一個男人身上有這種光榮的標誌……」

「那是沒有這種機會和環境……或這種使命……」

「不，麥家堡曾有兩個外姓弟子……一個身上只有三百一十二條疤痕就失去了勇氣，另一個更差，到了一百八十條時他們一齊逃出了麥家堡……」

「逃走了？不告而別？」

「你想，麥家堡容得這等叛徒在外面胡說八道？」

小高愕了一陣，他以爲麥俐太坦直了，儘管他感激她的推心置腹。他道：「這種話少對外人說……」

「你是外人嗎？」

直到傭人來叫他們晚飯，才適可而止。而晚飯後回到屋中，麥基竟又在他的屋中等候。高鶴有點不悅了，道：「麥基，沒請你來，不可到處亂闖……」

「高少主，有件事我要告訴你。」

「有話快說。」

麥基道：「我在麥家作馬夫，是爲了保護你的……」

「你能保護我？」

「我的武功雖沒有你高，萬一你在此發生了什麽意外，我也好立刻飛報了性大師……」

高鶴一驚，道：「你是了性大師的什麽人？」

「俗家弟子。」

「大師行止不定，你能找到他老人家嗎？」

「家師就在附近山中一座破廟中。」

「眞……眞的？」

「如果你要見他老人家，今夜我就帶你去，如果遲了，可能又雲遊去哩！」

高鶴到麥家堡學藝，是了性大師的意思，這其中另有秘辛，以前他知道了性大師沒有弟子，也許是近年來收的。現在在此學藝，苦難即將過去，麥氏父子不在家，正好趁機去看看大師，也許會有新的指示。

「麥基，路程有多遠？」

「如果起更動身，騎馬到山脚下，然後棄馬登山，五更天可以返回本堡。」

「你是大師之徒，何不早說？」

「你在此一直未受懷疑，我作馬夫也無人注意我，一旦說穿了！你爲人老誠拘謹，萬一在態度和稱呼上露出馬脚來怎麽辦？」

「這話也對，偏勞你準備兩匹健馬，咱們一會就走。」

「我出堡不會有人注意，但我們同進同出却不妥當，我現在先走，你盞茶工夫後自後門出去……」

×　×　×

「空山松子落，幽人自來去」，這山雖不高，由于林木原始，到這小廟中來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廟的前院牆巳部份倒圮，一棵數人合抱粗的巨松佔了小院的大半空間，小廟也就在巨松枝椏的蔭庇之下了。

三間小殿，神龕都不見了，左右兩間的屋頂洞開，可以仰觀巨松枝椏隙縫中的天空繁星。空蕩蕩的正殿，可遮風雨，一老僧趺坐在一角的乾草上。

八年不見，大師神形枯槁，巳經不是當年的樣子了。他深深地一揖，道：「晚輩凌鶴拜見大師……」

了性大師頷下皺皮鬆弛，太陽穴下陷，這是油盡燈乾的樣子，他緩緩睜開眼來，看了凌鶴一會道：「湊足了？」

「回稟大師，全身一千零八十條疤痕……」說着巳脫下上衣，麥基燃着松油火把讓了性大師看清。當然下身也有，只是下衣並未脫。

「很好！此後你還要多磨練……」

「大師還有什麽吩咐？」

「當然有，記住！你的仇人是個多出兩根足趾，也多出一個肚臍的人，你要特別注意。另外，你要立刻去找一部有史以來最大的書，找到後參悟，你才能進窺堂奧……」

「大師說的有史以來最大的書它有多大？」

「老衲冒生命之險，數年來重傷數次，才探聽出這麽一點端倪，老衲所能助你的，到此爲止。」

「請問大師，那巨書在什麽地方？是在正派或邪派人物手中？」

「在何處老衲不知，至于正派、邪派？實是一念之間的事？你別介意，就連老衲和令尊，也都當不起正人君子之名，其他各派主人也就更不必說了。」

凌鶴愕然，了性道：「昔年的事，可去問洞庭居士蕭辰，仇家是誰？不久便知，人心險惡，隨時小心。」

「大師，麥秀要我和八大家高手過招或偷藝方式體驗對方之武學精髓，前輩叫

晚輩將計就計，說是充實自己，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了。但是，晚輩相信，每次動手，麥堡主即暗中覬覦，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他得到的比我……」

「錯了！這事旁觀者不清，當局者未迷，一刀一劍劃在你的身上，對方是如何變招得手？如何運力使勁，又如何撤兵刄格你的兵刃，非以血肉之軀受者無法深入體會，不要說麥秀，就是比他高的人在暗中窺伺也是一樣。」

「大師是說，麥堡主和晚輩的父仇有關？」

「應爲帮兇無疑。」

「大師還有什麼吩咐？」

「老衲大去之後，火化完就地埋掉即可。另有一事本想付託，但一切隨緣，不可強求。由她去吧……」

凌鶴又問了一些別的事，大師已不作答，且氣色更見枯槁，在兩少呼叫聲中，大師鼻孔中流下清涕，直垂到盤坐的小腿之上。

大師巳坐化圓寂，兩通清涕垂注而不斷，兩少跪拜默哀，最後還是麥基把他拉起來，道：「師父巳得道飛昇了！我們不必悲哀。」

兩少遵囑去找了大量的樹枝火化了大師的遺蛻，就埋在小廟院中巨松之旁。

以松爲記，不必立碑，只在樹幹上留下大師卜葬於此的暗記。凌鶴十分慶幸，道：「麥基兄，若非你及時告知，幾乎錯過大師坐化之機，無緣見這最後一面。」

「凌兄，家師是得道飛昇而非圓寂坐化。」麥基道：「家師飛昇絕無疑問，反之，絕不會按時坐化。」

「所謂按時坐化又如何解釋？」

「是家師要我引你來的……」

「麥基兄，根據道家典籍記載，是『黃帝薨』而非『黃帝得道』或『御一千二百女，白日飛昇』，有人說黃帝就是廣成子的化身，老子也是，這些都僅止于傳說，『仙道無憑』，也就是這個意思。」

麥基不服，道：「家師不久前曾預言即將蛻變，這不是飛昇的預示嗎？他老人家還說了四句偈語：一身上下盡是陰，莫把陽精裏面尋，休執此身云是道，須知身外還是身。」

凌鶴道：「這是佛、道兩家的口氣。另有一事小弟不明，令師涅槃對小弟尚有所指示，你們師徒一場，爲何竟無片語隻字遺訓或交代？」

麥基暗暗欽佩八大家之一凌翎的後代，道：「小弟自投家師門下，疏懶怠惰，冥頑不靈，極不得家師喜愛……」

二人下山上馬，儘量趕路，希望能於五更之前趕回麥家堡。也就無暇交談。凌鶴在前，麥基在後，放馬狂馳。

這樣急趕，五更稍過巳到了麥家堡附近五里以內了。但是，他們發現了冲天的火燄。

「凌兄，是哪裏失火了？」

「應該是個大戶人家，要不，必然是鎮上的油坊或槽坊什麼的……」

兩人再馳行一二里，凌鶴大聲道：「麥基兄，不妙呀！那方位，不正是麥家堡嗎？」

「是……是……是啊！怎麼會失火了呢？」

「快走，快走！麥基，師父不在，咱們擅自離堡，若是眞的失了火，這怎麼交代呢？」

二人逼近麥家堡，凌鶴難過極了，夾馬揚鞭就要衝入火海中，偌大的莊院，全陷入烈燄中了。

「凌兄，火太猛，我們先不要進去，不如繞行一週看看，就是要進去也要選個火勢不太猛烈之處。」

但凌鶴記掛麥俐，巳衝入大門巳開的的前院。

奇的是，麥家堡的護院及僕傭，不下二三十口，怎麼一個也不見了呢？

像這樣的大火，很明顯地，縱火者帶來了易燃之物如硫磺或油脂等，僅憑嗅覺就能嗅出來。

凌鶴雖不怕燒死，但馬却人立不前，他只有下馬往裏衝。全堡中沒有一處未起火，只是堡主的大院中的火小些。

凌鶴逕奔麥俐的院落，且大叫着，道：「麥俐……麥俐妳在哪裏？麥俐！麥俐……」

沒有回應，只有「唿唿」的火聲。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是什麼人放的火？」他找遍了麥俐的院落，沒見到她的踪跡，甚至于找遍了所有尚未被烈火封閉的院落。

他沒有找到一個活人，只有幾具護院和傭僕的屍體。

當他狼狽地衝出堡外時，麥基急道：「凌兄，快點，快點！我剛剛發現了七個人自側門衝出，沒有一個是本堡的人，要不要追？」

「麥基兄，有沒有挾持人質和麥俐等人在內？」

「好像沒有。」

「追吧！似乎麥家堡中有一個活口也沒有。我只看到七具屍體。其餘的恐怕無一生還。」

麥基說：「凌兄，您看會不會是內賊所爲？」

「你怎麼會這樣想？」

「如果沒有內奸，怎麼會在堡主一家人離開，而我們也外出的當夜就發生這種事？」

「那也不一定，堡主每年外出收租，像例行公事般，有心人當然會利用這種機會……」

他發現了自己那匹馬在不遠處。立刻去追那匹馬。

馬是追上了，却發現草叢中冒着輕烟，牽馬走近，竟有一個人幾乎半身都燒焦，却還在掙扎，似想站起來。

「老兄，躺着別動，你的灼傷是不宜活動的……」

這人四十左右，面孔陌生，他似乎巳經知道希望巳經滅絕了，說道：「請勞：……勞駕……補我一下……讓我早點同去吧……」

「老兄，如果你還有救，我會盡力而爲，就算你是縱火者，相信你也不是主腦人物，說說你的身份和事情發生的經過好不好？」

「我……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人和我家主人聯手……來找一……一樣重要的東西……」

「什麼東西？」

「好像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本書……」

凌鶴以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人的話可信，他道：「找到了沒有？」

「沒……沒有……」

「你家主人是誰？那聯手的人，又是誰？」

「求求你……賞我一掌吧……我實在受不了啦……」

「說呀！我會帮你忙的。」

「我家主人是洞庭居士蕭辰……聯手的人好像是個出家人……他有面罩……不知是僧是道……？」

「一共來了多少人？」

那傷者說：「大約五十個……都巳經走了……」

「什麼時候來的？」

「起更之後，二更未到……」

凌鶴心弦一緊，這不正是他和麥基剛剛離開的時候嗎？要不是確有內應，時間怎麼會拿揑得這麼準確？

而洞庭居士蕭辰，也算是正大門派，名列武林八大家之一。不過了性大師表示，凌父和了性自己都不是君子，武林八大家也差不多，蕭辰自己也包括在內了。

了性大師這話，凌鶴很不喜歡聽，至少他以爲亡父母應該是正人君子。可是了性大師是他的恩人，他的話又不能不信。

這時麥基牽馬走來，那傷者又說道：「我知道自己不成了……求求你給我個痛快吧……」

凌鶴道：「這麼說，今夜縱火搜那大書的人中，必有八大家尚健在的主腦人物了？」

「好像沒有……他們都是八大家的第二三流人物……那神秘人物說……八大家主人巳同意共襄善擧……答應派我們協助……」

凌鶴道：「你可知道麥家小姐麥俐到哪裏去了？」

「不知道……那主腦人物他……他有五七個心腹……縱火殺人的事由我們八大家派來的人負責……找那大書的事由他們的人經手……」

「麥家的護院和僕人都被殺了嗎？」

「是的……也許我們八大家派來協助的人……除了我張旗之外……一個也沒有生還……都葬身火窟了……我說這位大俠……我還有救嗎？」

凌鶴蹲下來，撩開張旗的胸衣，皮肉也粘在衣上揭了下來，他再掀掀背後衣衫，也是一樣，他看看麥基道：「你看還行嗎？」

「快別讓他受罪了……」

張旗道：「既然如此……二位就偏勞送我上路……」

凌鶴道：「你知不知道那主腦人物去了哪個方向？」

「好像是南——」麥基一脚踩下，張旗就沒有再動一下，他道：「凌兄，早打發一刻就少讓他受些罪。他的傷沒有人能救他。」

凌鶴也不願怪他太莽撞，却是第一次發現麥基的手段挺辣的，道：「麥基兄，咱們好歹把這人埋了，往南追趕那個神秘人物。」

「一切由凌兄作主。」

草草埋了張旗，上馬向南疾追。凌鶴道：「麥兄的原名是……」

「小弟本名江涵，河江的江，涵養的涵。」

二人一口氣向南馳出四五十里後緩了下來，凌鶴道：「江兄，前面的路一分爲二，據我所知，在六十里外又合而爲一，那是個鎮甸，距離洞庭湖巳不遠了。」

江涵道：「不錯，這兩條路我經常走過。」

「江兄，爲了追人，咱們最好暫時分手，然後在掌燈之前，在鎮上聞香樓見面如何？」

「就這麼辦。」兩人揮手揚鞭而去。

一路追下，什麼可疑人物也未看到，時值盛夏，火傘高張，一路上連根人毛也沒有。所以還不到掌燈時刻巳到了約定會面的鎮甸。

還沒進聞香樓的大門，就發現江涵巳先到了一步，獨佔迎門一張八仙桌子，唯恐凌鶴找不到他似的。

「江兄這麼快，到了多久？」

「不到盞茶工夫，因爲我那條路較近些。」

凌鶴坐下來，道：「江兄可曾追到什麼可疑的人物？」

「別提了！除了少數農人在田中作活，就連老黃狗都在樹蔭下伸舌猛喘，這種天氣，誰會出遠門？」

「這麼說是張旗臨死前說了謊？」

「那也不一定，縱火者在五更前就走了，那光景太陽還沒出來，天氣涼爽，僅是提早那麼兩個多時辰，早就越過此鎮去了。」

這說法也不無道理，伙記巳開始上菜，大概是江涵叫的，一共是六菜一湯。吃完一算，竟吃了三兩多將近四兩銀子。

「凌兄，出門倉促，而且原打算回堡，到山上小廟中去見師父又不需帶盤纏，也就沒有帶多少，兩把銀子，在路上喝了涼粉哩……。」

「不妨，我這有……」那知伸手袋一摸，一時竟未縮回手來。他是個老實人，還沒有過這種下不了台的窘事，不禁面紅耳赤。

「怎麼？凌兄？和我一樣，手頭也不方便？」

凌鶴說道：「這眞尷尬……下來時還摸過，有一錠銀子……八成一路上騎馬急馳顚掉了……。」

「這的確麻煩一點……」江涵吁了一口氣，眼珠疾轉，道：「不過，你也不必發愁，反正車到山前必有路，幸虧我有個親戚住在這鎮上。」

「那太好了！萬一沒轍兒，被店家誣爲白吃……」

「不會的，凌兄，你這人太方正，像這種糗事，常出門的人總會遇上的。你在這兒稍待，我去一趟。」

「江兄，不知是什麼親戚？」

「噢……雖不算近親嘛！却也不是百杆子搭不上的親戚，是我的表舅！」江涵出店而去，帳房和小二開始注意凌鶴了。

開飯店的總會遇上白吃的人。而一般的白吃，大多是一個一個地溜。

× × ×

江涵上了街走出不遠就打聽：「老鄉，請問有位黃天爵黃爺住在什麽地方？」

這人上下一打量，小江是僕傭打扮，一臉風塵，道：「小哥，你一定是外地來的，在這方圓數百里之內，不知道黃大爺的可眞少見哪！」

「是……是的……小可是外鄉人。」

「黃宅就在這兒往東轉北，一直走到了鎭頭𠁲一爿大宅院就是了！只不知小哥和黃爺是什麽親戚？」

「謝了！老鄉，您這是抬舉小的，看小可這份德性，哪會是黃家的親戚？小可是自幼在西北口外長大，對牲口馬匹可不外行……」

「噢！原來小哥是……」

「應徵馬伕的……嘻……」事實上他根本不必打聽。

黃宅果然是宅深院大，十分氣派，但小江和門房爭執了很久，門房說今天來了一位貴客，主人不會見他。

小江道：「老兄，這可是關係黃爺一生名譽的大事，你不通報是不是？好，我走了！你可別後悔……」

小江扭頭就走，門房還眞估不透他，是什麽事關係主人的名譽，立即叫他等着派人進去通報。

黃天爵本可叫部下或總管一類人物接見小江，可是來人說是關係他的名譽大事，就不願派別人去。他相信也沒有人敢欺騙他。

在三間小齋中，江涵和黃天爵照了面。一看江涵的狼狽相，黃天爵頗爲不屑，道：「貴姓？」

「在下江涵。」

「有何貴幹？」

「路過貴寶地，缺一點盤纏，聽說黃爺是這一帶的首富，也是一位大善人，所以……」

黃天爵笑笑道：「出門在外，難免都有一時不方便之處，實在是小事一段，小友爲什麽對門房是有件事和黃某的名譽攸關？」

「黃爺，事情是有𠁲麽一件，如果黃某肯伸出援手而不追問𠁲件事，黃爺幸甚，在下幸甚……」

「小友不說出來黃某怎麽會安心？」

「黃爺能帮多少？」

「小友需要多少？」

「二十兩就够了。」

黃天爵探手入囊，手掌托著一個一兩重的金元寶，這當然遠超過了小江的願望，把小元寶放在几上。

江涵說道：「黃爺，這件事，甚難啓口，不過既承慷然解囊相助，在下是非說不可了。在下在聞香樓聽到一位年輕人談到一套歌謠：磨石胡同賽汴京，千翅蝶王坐朝廷，正宮娘娘蘇小姐，保駕將軍老鼠精。」

黃天爵面色一變，道：「小友，你可知這套歌謠是指什麽……？」

「黃爺，這件事不說也罷。」

「不說清楚，這一兩金子可以隨便拿走嗎？」

× × ×

江涵說道：「黃爺，𠁲我只好說了！據說黃爺有位相好的，綽號『白菜心』（暗示肌膚細嫩之意）的蘇小姐，住在本鎭的磨石胡同內，和『千翅蝶王』有一手，而爲他們把風的是一個綽號叫『無影飛鼠』的人……」

黃天爵一臉寒霜，道：「口說無憑，有何見證？」

小江道：「黃爺，關于見證，這兒還有一副聯語，可以心領神會，觸類旁通：初一十五夜半和尚百叩首；五更三點清晨尼姑獨插香。」

黃天爵也是武林成名人物，但名頭不如八大家響亮，只是肚子裏的墨水却極有限。

這副聯語暗示幽會的時間，黃天爵也猜出內容有問題，却不甚明瞭，道：「小友，你就乾脆說明白些。」

「好！初一和十五幽會時刻，初一𠁲天是午夜幽會，十五𠁲天是凌晨𠁲段時間幽會。至于和尚百叩首和尼姑獨插香，不過是男女苟合的隱喩。爲什麽初一是午夜，而十五却是凌晨？可能是某一方面的時間比較方便吧！」

「你說的𠁲年青人在何處？」

「聞香樓，姓凌名鶴，因急趕路程，隨身携帶的銀兩失落，飯罷不能付帳，在𠁲兒等在下……」

黃天爵心想，就讓他在𠁲兒等吧，我倒不愁他跑了。他向小齋外吆呼了一聲，道：「把婁總管和金護院請來……」回老爺的話，婁總管和金護院都出去了！而且並未交代到什麽地方去！」

黃天爵長得儀表非凡，長眉微挑，徐徐說道：「江小友，金子照付，但要黃某印證此事無誣之後才行，而今夜，正是十五……」

江涵一看不妙，正要離座，黃天爵的手好像早就伸到他的身邊了。

小江急退，未出三五招，肘被制住然後一掌切昏，提起來關在地牢之內，匆匆外出。

原來婁總管婁大年的綽號就叫「千翅蝶」，顧名思義，可知此人非但好色，且輕功高人一等。而金護院也就是「無影飛鼠」金七。

「老鼠精」自然是影射「無影飛鼠」金七囉。

× × ×

都已經快二更天了，店家善財難捨，不肯放人，而凌鶴也是老實人，未付清欠帳也絕不離開。所以店門都上了一半，賬房和小二呵欠連連地守着，眞正是張飛穿針——大眼瞪小眼，絲毫不肯放鬆。

而在此同時，此鎭西南角處的磨石胡同內，來了一位大人物。至少，在本鎭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黃天爵從不到磨石胡同來，這兒鷄屎鴨糞地，有碍他的身份。都是「白菜心」蘇錦自後門到黃宅去。

所以蘇錦可以放心大胆地找樂子，打野食。

現在，在這四合院的正屋左邊明間內，兩人都幾乎裸着飲酒。婁大年三十七八，四十未到，只穿了一條短褲，蘇錦穿的

是褻衣，坐在婁大年的懷中。

金七是婁大年的狗腿子，婁大年當總管弄了不少的錢，對金七出手頗大方。現在金七在廂房自斟自飲。

蘇錦本是婁大年的舊相好，也就是六朝金粉之地，秦淮河上的名妓，後經婁大年介紹給黃天爵，只說是個少寡婦。

所以婁、蘇的姦情始終未斷。

「哎喲！大年……你這是猴急什麽？」蘇錦在他懷中「格格」蕩笑着，身子搖擺不巳。

「蘇錦，黃天爵巳是不惑之年，他還行嗎？」

「人家花了一萬兩銀子買的，五千兩入了你的口袋。至于說還行不行嘛。嗨！還不是佔着茅坑不拉屎？」

這些話，在廂房中獨酌的金七乾了一杯酒，喃喃地道：「俗語說：烈女怕纏，騷女怕閒……」

他忽然發現一個影子兀立在牆壁上，幾乎憑這個只有半身的影子就可以猜到來人是誰了。

他站起來還未迴身，一隻手巳按住他的右肩上，低沉着嗓音，道：「這女人够騷的，對不？」

金七微微顫慄着，道：「黃爺，小的只是……只是……」

「只是爲婁大年把風對不？」

「是……是的……婁總管之命不敢違抗。」

「他們多久了？要說實話，聽到了沒有？」

「是……是的，黃爺……蘇錦本是金陵的名妓，也是婁總管的老相好，來此之後，兩人沒有斷過……」黃天爵手上一加勁，金七的臂由紅而紫，眼球突出……。

婁大年巳聽到微聲，推開蘇錦正要穿衣服，門外巳傳來冷峻的笑聲，道：「婁總管……」

婁大年立刻放棄穿衣，自床頭上抓起他的雙筆道：「黃天爵，我敢這麽作是有原因的。」

「什麽原因？」

「我有後台。」

「是什麽人物？」

「就是黃府今天所接待貴賓……。」

黃天爵面色微變，道：「吹得太離譜了吧？」

「你當然不信，你如果信，也就不足爲奇了。」

黃天爵一字一字地道：「你死到臨頭，還敢胡謅亂扯……」婁大年似知不免，趁黃天爵還沒亮出兵刃來就攻了上去。

可是黃天爵到此地步還不亮兵刃，自有他的可恃之處，就憑雙掌在交織的雙筆光浪中進退自如。甚至𠁲女人想溜，他一脚踩去，牆是薄了些，人竟把牆砸了個大洞。

徒手對雙筆，兩個人五十招內尚能維持平手，這正是黃天爵遲遲不肯亮兵刃的原因。

黃天爵昔年是西北道上的煞星，婁是百粤方面的巨賊。所以他們之間只有利害關係却沒有賓主之情和主僕之義。

百招之後，婁大年中了一掌，黃天爵也中了一筆，只是中掌和中筆都不輕鬆。

黃天爵左肩骨碎裂，婁大年的肋骨斷了兩根。

他們幾乎知道會有什麽結局了。

當兩人各自又中了一掌和一筆時，這內間門外竟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人影。鬼魅似的兀立在竹簾之外。

由于燈早巳熄滅，最初兩人都不知道來者是誰？過了盞茶工夫，他們似都隱隱看出，這正是他們的主人。

婁大年喘息道：「主上救我……」

黃天爵也叫出聲道：「請主人主持公道……」

簾外的人「哼」了一聲，沒說什麽，似要冷眼旁觀他們的結局，但在他們二人，想法可就不同了。以爲主上要看看誰行誰不行？

於是兩人浴血力搏，直到一筆戳入黃天爵的小腿上，黃的一掌擊中了婁的背心，兩人搖晃一陣倒地，𠁲人還站在簾外。

「原來如……如此……」黃天爵望着簾外道：「這叫做鳥盡弓藏……」

簾外人道：「鳥雖未盡，弓巳不堪再用，……」

黃天爵切齒的道：「你這個釋伽的罪人——」

只見此人在簾外抽手出袖，單掌微翻，竹簾紋風未動，黃天爵却「咯」地一聲口中射出一道血箭。

婁大年一直未出聲，甚至還想繼續不出聲裝死，簾外的人並未厚彼薄此，也虛空賞了他一掌，掉頭而去。

在此同時，江涵匆匆趕回聞香樓，時巳二更多天，店家正埋怨不已。江涵一進門就嚷嚷道：「掌櫃的……掌櫃的呢？」

帳房施施然步出櫃枱道：「貴客有什麽事？」

「你看這够不够飯錢？」「啪」地一聲，一個小金元寶丟在桌上。而凌鶴本要抱怨幾句，乍見小元寶，又不禁佩服他的鬼門道。雖是表親，出手還挺闊綽呢。

「這……這當然够了……當然够，還要找回銀子給您哩……」帳房拏起小元寶掂了一陣，又舔了一陣道：「我這就找錢……在下以爲二位有什麽要事，仍要在此會面，也沒置詞，早知是手頭不方便，在下……」

「得，得哩！你快找錢吧！馬後炮誰都會放……」兩人出了店門，凌鶴道：「江兄的表親果然是地方上的富有之家，不過你一去就是一兩個時辰，我眞爲你担心了！」

「担心什麽？凌兄你眞是！區區一兩金子，眞是小事一段，他本來要給我五兩，哼！只怪我表舅剛討了個二房，外姓人嘛！善財難捨，我聽得清清楚楚，表舅媽說：喲……我說曹長貴……又不是什麽近親，出手又是一兩黃金，還嫌少啊！幾百杆子搭不上表親，可眞是不知窮人辛苦噢……。凌兄，你看，這娘們進門才不過一年左右。」

「江兄，婦道人家，錢是看得重些，不過一兩金子，的確也不是戔戔之數呀！現在我們該找個客棧過夜了。」

「好歹明天要趕路，當然要找家客棧安歇。」

（未完・一）

司馬洛傳奇故事

銀蛇劫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連烏陽去到極樂會約定開會的地點，知道臨時改了，由一個大漢接着載去另一個地點，見到極樂會的會員都來齊了，主席是一個印度人，並沒有招呼他坐下來，指向牆邊叫他站着，指責他和司馬洛的組織勾結，對極樂會不利，要將他處死……連烏陽詐作點燃香烟抽着，從火柴盒放出迷烟將主席迷倒，而主席坐的座位有機關陷下去，連烏陽到處搜索，主席轉過來將他砍傷，二人肉搏墜崖而死。司馬洛約史勿夫出動搜尋連烏陽下落……李英原來是主席派來做內綫的人，知道主席和連烏陽已死，便和他的女兒雅典娜離開，先將匪黨阿佳殺死……

極樂會員　都是名流

李英深吸了一口氣：「你眞美麗，雅典娜！」

「你自己也不差呢！」雅典娜說着，自己褪下了三角褲，然後拿起那件透明的睡衣，套過頭部而穿上身上。她因爲李英沒有再說話也沒有再動而覺得奇怪，便轉頭去看看。她發現李英正在流淚。

「你怎麼了？」雅典娜詫異地問。

「不。」李英的聲音有點顫抖：「我一點也不美麗，沒有乳罩，我的胸就垂下來。我生過孩子，我的肚子便留下一條一條斑紋。我的丈夫就是這樣嫌棄我，帶了孩子一路逃到什麼地方去了！男人！男人——他們吃完了你的美麗之後就把你丟下了！」

「別這樣說吧。」雅典娜上前一步，難過地扶着她的肩：「你還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男人還是要你的。司馬洛就要你了！」

李英不屑地哼一聲：「他和我睡覺不過是要調查你的爸爸，男人都是狗！」

「別這樣說吧。」雅典娜同情地摟着她的肩：「冷靜一點。」

李英忽然擁着雅典娜，好像男人一般吻她，緊緊吮着她的咀唇。雅典娜一時怔住了，接着一陣惡心使她發力推開了李英。李英跌在床上。

雅典娜用手背不斷地擦着咀唇：「你瘋了，李英，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愛你，雅典娜！」李英說：「我愛你，愛得瘋了！」

「你在說什麼？」雅典娜難以置信地圓睜着眼睛：「我們——都是女人！」

「女人和女人一樣可以造愛！」李英說。

「你的意思是……你是一個……」

「同性戀！變態！你怎麼說都好。」李英激動地說：「總之這在好些文明國家已是合法的事！」她跳下床撲向雅典娜。

雅典娜右拳一揮，李英下頷着了一記，跌回床上了。雅典娜嚴厲地說：「別對我這樣，李英，我不管合法不合法，你再來碰我一下，我就要把你殺死，明白嗎？我並不欣賞這古怪的遊戲！」

「你却能跟司馬洛上床！」李英大叫道。

雅典娜沒有回答，祇是拿了一張被子和一隻枕頭：「我到廳中的沙發去睡！」

雅典娜轉身走出去了。李英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

× × ×

司馬洛所乘的警車好像參加比賽一般馳回連烏陽的住宅。那裏已經變成了一片廢墟，正在冒着白烟，而消防員已準備收工了。警車還未停定，司馬洛已經跳下來。他推開一個攔阻他的消防員，繞過了兩部消防車而到達了兩部排在一起的救傷車前面，執住一個救傷員的衣領，搖着他：「有人受了傷嗎？」

救傷員聳聳肩，搖搖頭：「如果屋內有人的話，怕也不是我們救得來的了！」

「屋內應該有兩個女人在的！」司馬

洛說。

一個似乎是隊長階級的消防員走過來，司馬洛又轉向他：「你們有看見兩個女人嗎？」

那消防員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你住在這裏的嗎？」

「是的。」司馬洛說：「我離開之時屋裏還有一個女人和一個女孩子，她們大概都在夢中——」

「沒有僕人嗎？」消防員問。

「僕人們都放假回家去了。」司馬洛說：「你們有到裏面找尋過嗎？」

消防員向那座廢墟一攤手：「沒有。但你也可以看到的，連磚頭也沒有一塊完整的剩下，這是很強力的炸藥，如果爆炸時屋裏有人，那生還希望有多少呢？即使她們沒有給炸着，但這樣的大的爆炸，一時間附近的氧氣全給燒光，也會窒息而死的了。這是我們對爆炸的見解！」

司馬洛知道他是說得對的，但他仍然說：「你們總不能不找呀！」

「我們等磚石冷一點時就進去找。」消防員說道：「你可以明天早上再來的，因爲，即使我找得出人來，也不會是活人了！」

司馬洛沒有回答，祇是怔怔地看了一會那冒着烟的廢墟，終於轉身走回警車。他在這裏的確是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他對開車的警察說：「送我回警局吧！」

警車開動了，司馬洛嘆一口氣，挨回椅背上，仍然在發怔，他夢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剛才當他在崖頂的屋子裏制服了那兩個打算席捲細軟而逃的打手之後，他便打電話到史勿夫的聯絡機關去與史勿夫聯絡，史勿夫便率隊趕來了。史勿夫那邊果然是一無所獲的，賽車看台那裏連鬼影也沒有一個，至於連烏陽說的那個開會舊址，也祇是有空屋一座，連傢俬也沒有幾件。當時司馬洛就奇怪，那個神秘電話把他誘到賽車看台那裏到底是爲了什麼？他和史勿夫就在那間屋子的崖下找回連烏陽及那個「主席」的屍體，然後就在屋中向那個兩個打手問話。那兩個打手連忙把他們所知的都說出來了。他們說出了這裏本來是主席的住宅，而他們極樂會的集會通常是在舊址那間屋裏面舉行的。不，他們幹的並不是什麼犯罪的事，祇是在會裏飲酒作樂，胡天胡帝，有些美女參加。不，連吸毒也沒有的。至於爲什麼主席要僱請打手，他們也不知道。今晚的事情他們也不知道是怎樣發生的。他們祇知道連烏陽和主席和那一批會員在會議室中會議，接着有槍聲，連烏陽要衝出來，他們要阻止，而跟着連烏陽便用悶烟把他們弄暈了。後來他們醒過來，那羣「會員」離去，他們到崖下發現了連烏陽及主席的屍體之後，跟着阿佳打電話回來，知道出了事，叫他們各走各路，他們想拿點值錢的東西才走。司馬洛就到了。就是這樣，那個阿佳嗎？他們也不知道他可能逃到什麼地方了。至於那批「會員」的名單，他們却能唸出來的，因爲他們大部份是熟口熟面的本地大人物，名單一列出來，史勿夫發現全是潛勢力很大的名流紳商，這些人是不能隨便抓來問話的，但史勿夫相信可以把他們「請」來。而跟着就來了一個無綫電話，報告史勿夫，連烏陽的住宅爆炸起來。司馬洛那時就明白了，那個電話是把他調開以方便行事的。於是他便讓史勿夫負責「請」那些名流紳商，而他乘警車趕回連宅。現在，當他知道他在連宅已出不了什麼力，他便祇好再乘這部警車回警局去，看看史勿夫的成績如何了。

當司馬洛到達警局時天已微亮了。他走進他的老友李來探長的辦公室，李來正在那裏吸着烟斗，坐在角落裏的一張椅子中。他的寫字樓已給史勿夫所「徵用」，因爲這是一件牽涉地方甚廣的案子，李來的權力祇限在本地，所以李來現在只是站在冷眼旁觀的地位。李來對司馬洛吸了一口烟說：「他還在問話房問話。十幾個要問的人，差不多全間警局都給他佔了。」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而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想着李英和雅典娜的命運如何了。她們有機會逃出嗎？如果她們是逃生了，那麼應該會來警局報到的。他愈想就愈覺得她們生還的機會很微了。

他忽然說：「你知道嗎，李來，我很喜歡連烏陽這個人，很有性格！」

李來聳聳肩：「我祇知他是個扒手和帶外圍馬的，但這是很多年前的他了。他發了達之後我就再沒有機會接觸他了！」

「我還答應保護他的女兒。」嘆一口氣。

「這也不算是你的錯。」李來說：「你不是沒有盡力，你祇是因爲要救他而忘記他的女兒罷了。」

沉默，窗外的天空愈來愈亮了，當第一綫陽光出現時，史勿夫便推門進來。他的領帶已經解鬆，滿身大汗，他坐到李來的位子裏，把一叠文件丟在桌上，第一件事便是開了李來案頭的小風扇吹着自己。李來和司馬洛都看着他。史勿夫在屋前面轉了幾次身，把身上的熱散去了一點，才一拍那叠文件：「他們的口供就在這裏！他們是名流，大人物，我不能把他們留着。他們也沒有告訴我什麼，不過我相信他們能告訴我的，我都已知道了。」

李來和司馬洛兩人都等着。

史勿夫又說：「而我所知道的已夠使我害怕，很害怕！」他用兩手按着桌面，俯前身體，嚴重地說：「你們用不着費神看這叠口供的，我幾句話都可以把它的內容說出來，第一，他們不承認極樂會是一個非法的組織，他們祇是到那裏去打牌，玩玩遊戲和交交女朋友，找尋一點健康的刺激。哈哈，健康的刺激！不錯，他們是名流，大人物，他們也承認，今天晚上出了可怕的事，死了兩個人，所以他們都離開了，也不打算以後再參加了。但，有趣的是在後頭。」史勿夫頓一頓，「我很突然地向他們每一個問：「十二銀蛇出現時會怎樣？」他們有一半便馬上回答：世界會落入首領的手中，就像我們以前聽到的答案一樣。我問他們爲什麼。他們說不知道，而我也相信他們是眞的不知道。另一半呢，他們說不知我說什麼，但我相信他們是知道的，不過祇是忍住了而沒有冲口而答！所以——」史勿夫做了一個概括的手勢：「我們可以猜想，極樂會的存在，主要就是爲了傳播這句豈有此理的話：「當十二銀蛇出現，世界就落入首領的手中

!而祇有催眠術能把一句無理的話深印進入的潛意識中！」

「催眠術？」李來咬着烟斗。

「是的。」史勿夫站起來：「大聲地說，他們一定是用催眠術，把他們最需要的人都加以催眠，受他們的控制，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極樂會是存在世界許多地方！」他搖搖頭：「當天空眞的出現十二銀蛇時，我們就不知怎辦好了！一條銀蛇出現時的亂子已夠大了！」

「催眠術？」司馬洛搖搖頭說：「我不相信。催眠並不是像講話般簡單的一回事！」

「你有什麼看法呢？」史勿夫問。

「第一！」司馬洛說：「並不是人人都可以受到催眠的。有些人的精神不會放鬆戒備。而且連烏陽也沒有說他受過催眠，他不是蠢人，如果他受過催眠，他會知道的。但他祇是說，他也不知道爲什麼，祇是認爲當十二銀蛇出現在天空，世界就會落入首領的人手中。」

「如果不是催眠，又是什麼呢？」史勿夫問。

「如果要知道。」司馬洛說：「那非要找個機會加入這極樂會看看不可了！」

電話响了，李來拿起聽筒聽了一會，說：「好吧，十分鐘。」他放下聽筒，對史勿夫說：「記者羣已在外面等了很久，你打算告訴他們什麼呢？」

「當然不能告訴他們一點眞相！」史勿夫說。

× × ×

史勿夫和李來對記者發表的消息祇是輕描淡寫的，崖頂屋中發生的命案是因爲連烏陽及那個印度人這兩個與黑社會有聯絡的人物分贓不勻而引起爭執，結果兩敗俱亡。祇是如此，而沒有再提起其他。因此午報上登載的消息也祇是如此而已。對於「極樂會」這件事，報上隻字不提。至於連烏陽的住宅所受爆炸，則被認爲是黑社會的報復行爲。

× × ×

李英丟下報紙，對雅典娜說：「你爸爸總算沒有白死，他把敵人帶走了鬼門關！」她在心裏却鬆了一口氣；報上對極樂會既然隻字不提，她哄騙雅典娜就容易得多了。

雅典娜也丟下了她拿着的那份報紙；同樣的報紙李英是買了兩份的。她現在仍然住在那座小別墅裏，午飯已經吃過了，吃的是厨房冰箱裏的罐頭。雅典娜怔了一陣，忽然站起來說：「我得回市區去！」

「去幹什麼！」李英問。

「我得領回我爸爸的屍體，替他料理後事！」雅典娜說。

「你不能去。」李英說：「對方一定正在找你，你們的屋子也給炸掉了！他們不會放過你的。我不對你說過嗎？他們聲言過要殺死你，他們就要眞的做到，以維持威信！」

「他們究竟是誰？」雅典娜厭煩地說：「他們是什麼名堂？」

「是蠍黨」李英祇好再撒一個大謊。

「眞的？」雅典娜皺眉。

「當然是眞的呢。」李英說：「要不然，我也不會那麼害怕。蠍黨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那麼……」雅典娜忽然軟弱地低下頭：「即使我們去找警方，也不會有用……」她忽然掩面哭起來了。

李英走過去，溫柔地抱着她：「你不用担心的，有我在這裏，我會保護你！」

雅典娜說：「但爸爸……我不能就這樣不理……」

「警方會料理他的後事的。」李英說：「等將來，有機會時我們再好好地給他舉行一次葬禮！將來總有機會的，暫時你應該保存你自己的性命，相信他也贊成你這樣做！」

「但目前我幹些什麼好？」雅典娜嗚咽着說：「我不能永遠躭在這裏……」

「跟我去隣埠去吧。」李英說：「我在那裏有很多朋友，我可以替你找一份工作，生活得好好的。來吧，先去睡一覺，天黑時我們就起程。你的眼圈黑黑的，昨夜一定沒有睡得好！」

她好像初夜的新郎般忽然把雅典娜攔腰抱起，走進睡房裏。

房中的床已收拾好，李英把她在床上放下，而自己坐在床邊，溫柔地說：「你累嗎？」

雅典娜點點頭：「嗯，全身的骨頭都在痛，我昨夜睡得不安寧。」

「來，伏着吧。」李英說：「我給你按摩！」說着她便推雅典娜轉身，使她伏着。

起先，李英的手是專心地按摩她的，雅典娜的筋肉得到鬆弛，感到陣陣的舒暢。但後來，李英再使她轉身仰躺着，手就沒有那麼規矩了，而手指專門在她的催情區域留連。終於，雅典娜仍然閉着眼，而嚶嚀在說：「不要……李英，你弄得我……心都亂了……」

「別說話！」李英低聲說着，忽然用咀唇封着她的咀，而雙手繼續靈巧地活動着。

雅典娜沒有再做聲，再過了十分鐘，她忽然又深吸了一口氣：「李英，……我受不住……」

「我在這裏！」李英安慰地說。

「但——你又不是男人——」雅典娜幽幽地說：「怎能——」

「我能的。」李英笑說道：「你等着吧！」

於是李英便開始以一種畸形的方式去滿足雅典娜，而雅典娜雖然感惡心，也不得不承認李英在這條邪路上的確是一匹識途老馬。……

黃昏，她們仍在床上，床單都給汗沾濕了，雅典娜說：「李英，你怎會知道得那麼多？」

李英噴了一口香烟，得意地微笑：「我是一個極樂會的會員，我們這個會做的事就是研究各種享樂的方式。到了隣埠之後，我會帶你加入，你可以在裏面做一份工作。那時——」吃吃地笑：「你會享受到許多做夢也夢不到的快樂！」

「還有什麼呢？」雅典娜問：「你們這個會還做些什麼呢？」

「沒什麼了。」李英說道：「祇是享受！」

「你肯定是蠍黨的人殺了我爸爸嗎？

」雅典娜忽然問。

「是的。」李英說：「是你爸爸親口對我說的。起先他不知道對手就是蠍黨，到知道時已經太遲了。」

「你能夠帮助我向蠍黨復仇嗎？」雅典娜問。

「復仇？」李英說道：「你怎麼對付得了他們呢？他們是一個有勢力的龐大組織！」

「我會想一個辦法的。」雅典娜說：「當我想到辦法時，你會帮助我嗎？」

「我會盡力！」李英說。

「謝謝你。」雅典娜轉身過來伏在床上，不知在想些什麼。

一陣沉默之後，李英忽然說：「奇怪，我從沒聽你爸爸提過你媽媽。你媽媽是怎麼一個人呢？」

雅典娜想了一回，聳聳肩：「我不知道。爸爸從來沒有提過。我對她也沒有什麼印象的。」

「我問過你爸爸一次。」李英說：「他祇是說她已經死了許多年了。」

「他也是這樣對我說。」雅典娜說：「爲什麼你對我媽媽感興趣呢？」

「我祇是在想。」李英說：「你這麼美麗，一定有一位很美麗的媽媽。」

× × ×

連烏陽的情婦是一個中等姿色的中年婦人，除了身材好之外就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了。司馬洛相信也許連烏陽是一個對身材特別欣賞的人。她見了司馬洛，顯得有點慌張，因爲司馬洛自稱是警探，要問她一些關於連烏陽的話。

她殷勤地捧出了茶來，招待司馬洛坐下然後畏縮地站在一邊說：「你想問什麼呢？」

「請坐吧。」司馬洛指指沙發。

「連烏陽常常到你這裏來。」司馬洛說：「他來時是幹些什麼的呢？」他這樣問是因爲他曾和史勿夫討論過這件事，覺得連烏陽是這個極席樂會的會員，他也應該常常會去參加「行樂」的。然而在司馬洛當了他的司機這幾個月裏連烏陽却沒有去過什麼特別的地方，祇是去賭馬和到這位情婦的家中而已。因此他們相信這位情婦會告訴他們一點有價值的內幕。是大厦的管理員指出這位情婦的樓層和門牌號碼的。

「我……」那女人有點難爲情地聳聳肩，說道：「你知道他來幹什麼的。我是他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他每次一來就五六個鐘頭，不見得一連五、六個鐘頭都是……做那件事吧？」

那女人顯得有點難爲情了。司馬洛看出她是一爽快而愚直的人，她忽然皺起了眉頭，說：「但他每一次來不過兩個鐘頭，從來沒有一——」

「一兩個鐘頭？」司馬洛問。

「有時還不夠。」她說道：「還沒坐下他就要走了。他說是在百忙中抽空來看我。」

「他一定很喜歡你了。」司馬洛說。

「他——說我的身體像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司馬洛皺眉。

「已經死了多年的。」

「他倒從沒提起過他的太太。」司馬洛說。

「他對我也祇是提過一次，祇是說她已死了很多年！」她說。

「他最後一次來見你也是來了就走？」司馬洛問。

「不。」她的聲音有點傷感：「那一次直到午夜。」

「他有說過什麼嗎？」司馬洛問。

她說：「一句話也沒有說，他祇是沉默着在想事情。我知道有點不對，但不敢問他。」

司馬洛想了一會：「有什麼路，可以不經由正門，而離開這大厦的嗎？」

那女人皺眉想了一想說：「有的，通過管理員的辦事處有一度小門可以通進後巷中。這門本來是沒有的，大厦爲了方便搬運工人及傭人出入，同時爲了免碍正門的觀瞻所以才開了它。」

「唔，謝謝你。」司馬洛站了起來告辭了。現在他知道，連烏陽已經騙倒了他。他來會情婦，並不是每一次都是眞的，有時他就從那度側門溜走，到了一個不可告人的地方，顯然就是到極樂會「行樂」去了。

離開了那座大厦。司馬洛尋思地沿着行人路慢步而行，却不是在想連烏陽，而是在想着李英和雅典娜，現在已經是事情發生兩天之後的下午了，連宅的爆炸現場已經清理好，並沒有發現死屍，而且李英那部BMW房車也不在廢墟中，那麼，李英和雅典娜顯然是在爆炸之前已離開了屋子。他們既然生還，司馬洛自然是放心得多了，但問題是，她們到哪裏去了，怎麼不再露面呢？

司馬洛走着，忽然覺得身邊路上一部汽車的速度有異，因爲這部汽車的速度太慢，而且車中人太多了，他轉頭去看時，車子的門便都打開，湧出四名大漢。

這四個人似乎早有默契，一聲不响便衝前把司馬洛包圍了，那部汽車加速開走。由於這四個人手上沒有拿着武器，所以司馬洛覺得沒有拔槍的必要，他作勢戒備着，鎮定地問：「什麼事？」

沒有人回答他，而在他背後的一個人，忽然一躍而前，用兩臂把他當胸抱住，餘下三人便馬上上前捉司馬洛的脚。司馬洛大叫一聲，忽然完全放鬆，讓身體向下直墜。

抱住他的那人驟然要支持他的體重，等於多負二百磅的重物，頓時感到吃不消了，於是司馬洛發力一掙扎，便把他甩開。來捉脚的人還未有機會捉司馬洛的脚，爲首的一人就給司馬洛在面門上踢了一記，大叫一聲，向後跌倒，坐在地上，血流披面，似乎鼻樑也給踢塌了。

其餘三個人有點恐懼地踟躕不前了。

司馬洛說：「你們究竟是不是認錯人了。」

三人沒有回答，其中一人一招手，大家便又一窩蜂似的湧上，向司馬洛拳脚交加，司馬洛對這種街頭搏鬥是富於經驗的，他知道同時以一敵四，無論如何都會吃一點虧，所以他首先便回身就走。

那三個人見他逃走了，頓時胆子壯了，吆喝着追來。三個人之中當然是跑得有

快有慢的，而跑得最快的一個便首先當災了。」

祇見當他追近了司馬洛時，司馬洛忽然騰身一躍。在半空中轉身，而踢出一腳。托！那人的前鞋中了一鞋尖，打着轉跌開，被一根街燈柱阻住去勢，他便連忙抱住街燈柱，那一踢使他整個呆了，連眼睛也睜不開來。

餘下的兩個交換了一下眼色，便分左右逼近司馬洛。但他們還沒有機會出拳，司馬洛便就地一滾。他們祇見司馬洛在地上閃電一般滾動，快到看也看不清楚，接着兩個人的脚踝都被司馬洛的脚掃中了一記，而在地上倒下。

其中一個跳起身來就逃，另一個跌得比較重，一時爬不起身，到起得身來時，司馬洛已經跳過來，一手執住他的衣領，另一隻手執住她的手腕一扭，他一條手臂便給扭到背後，而無法反抗。

司馬洛回頭望望，發現其他的三個都不見了，大概是已竄入橫巷之中逃掉。而這一條很僻靜的街道，到現在仍然沒有途人經過，所以也沒有人打擾他們。

司馬洛把那人的手臂一提，站起身，那人痛得低叫一聲，也跟着他站起了。司馬洛說：「好了，你們究竟是誰？來幹什麼？」

他把那人的手臂慢慢地向上提起來了，那人大概知道終於也是難免要招供的，便只好說：「我們——是來捉你——要活捉。」

「誰叫你們來？」司馬洛問。

那人沒有再做聲，似乎很不願意說出來，司馬洛用力把他手臂一提：「說。」

那人痛得額上冒着大點的汗珠，而咀巴發出「呃呃」聲响。

司馬洛還要在他的手臂上再加壓力時，那部汽車又轉了街口駛來了。司馬洛認得就是剛才那部車，而由於車中塞着幾個人，所以他相信剛才的三人是已經逃回車上了，他同時也瞥見有一把手槍從車窗內伸出，於是他連忙躲到被他制服的那人身後。

那人也看見了車子，忽然有了新的勇氣，而用脚向後撑向司馬洛，司馬洛爲了避那一脚，祇好鬆手跳後。車上的槍响了，一顆子彈「拍達」一聲打中他脚邊的行人路面。

司馬洛把身子向地上一投，縮成珠形，而好像一隻球一般滾進了路邊一條小巷裏。滾着時槍又响了兩次，但他是一個移動的目標，開槍的人又是正在移動中的車上，所以很難打中。

司馬洛在巷內跳起身拔出槍，小心地向外張望一下。那個被他制服的人已經上了車，而車門正砰然一聲關上馬達怒吼，車子絕塵而去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把槍插回。他是追之不及的了。

他走出小巷，在路邊等一部的士，一面心中奇怪究竟是誰要捉他。

× × ×

晚上，司馬洛拖着疲乏的脚步和滿腹狐疑回到家。下午，在遭受襲擊之後，他曾經去找過史勿夫，把他記得的那部車子的牌號說出來請史勿夫轉託交通部查一查。果然不出所料，車子是偷來的，因此那四個大漢的來龍去脈也無法偵查了。李來探長也讓司馬洛閱過那些有案底的打手照片，結果也沒有成績，而且那些照片太多。反而把司馬洛看得眼花神倦了。總括一句，司馬洛這一天的偵查毫無具體的的收穫，而且還加添了一個謎：「是誰要捉住他？」

這樣想着時，司馬洛便用鎖匙開了門，踏入家門口。他的住處是一座住宅大厦的一層樓，入門就是一所大廳，自從離開了連烏陽的住宅之後，他便回到這裏來住了，踏入了門口，司馬洛便關上了門，而在黑暗中熟練地向廳子中央的沙發走去，準備先按亮沙發旁邊的座燈。廳中也不是全黑的，隣家及對窗也有一點燈光射進來，司馬洛似乎看到廳中有一個黑影動了一下。他正要停步，脚就踢着了一些彈性的東西，似乎是有一條幼而韌的綫橫在脚前，而他的身體便失去了平衡，而向前仆了下去。

到地時他從眼角裏瞥見那個黑影向他撲過來了，於是連忙就地一滾轉身避開。那黑影「撲」一聲落在他身邊的地毯上，而出乎意料之外，一隻手掌已劈中了司馬洛的額角。司馬洛震得眼前金星亂冒，但仍爭取第一時間撑出一脚，撑中了對方的胸部。

那人發出一聲不像男人的尖軟叫聲而跌開了，司馬洛一怔地記得他撑中的是一個柔軟而多肉的胸部，一個女人？他坐起來，低聲喝道：「你是誰。」

沒有應聲，司馬洛便伸手按亮了燈的燈掣，於是他看見了對方，那是一個全身黑色打扮的人，頭部罩了一隻黑色的罩子，開着眼洞，鼻孔以上全被罩遮着，祇看得見一張秀美的咀巴和尖尖的下頷，她身上穿的是緊身的黑色衞生衣和緊身的黑褲，憑那美好的曲綫，司可以毫無疑惑地斷定了這是一個女人，而且不會是一個年紀很大的女人。她的手中穩穩地拿着一把手槍，槍咀指着司馬洛，她以悅耳但是極力壓得低沉的聲音說：「把槍拿出來——」

司馬洛伸手進衣下，小心翼翼地拔出槍來丢給她，她接了，又說：「現在把燈熄掉！」

「有什麼關係呢？」司馬洛笑着，說：「反正我也認不出你的樣子的！」

「我說把燈熄掉。」她冷冷地命令。

「好吧，」司馬洛把燈熄了，廳中又回復了一片黑暗，他說：「現在你想怎樣呢？」

「你別妄動。」她說：「我在黑暗中也看得見的。」

「彼此彼此。」司馬洛說：「人們就是因此而稱我爲金蝙蝠的。你還沒有開槍，當然不是想殺死我的，那你到底想怎樣呢？刼財還是要刼色？」

「我要問你一些問題！」她說。

「儘管問吧。」司馬洛說。

「你要告訴我眞話，那女人說：「不然我會一槍把你的頭打得開花！」

「我盡量忠實地說話好了，」司馬洛說：「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連烏陽的女兒往哪裏去了？」她問：「她並沒有炸死在屋子裏？」

「不是你炸的屋子嗎？」司馬洛問。

「當然不是，」她說：「但是我現在問你。她到哪裏去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怎知道呢？」

「爲什麼你會不知道！」那女人冷冷地問：「一定是你把她收藏起來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是你拿着槍，你要我怎樣說，我就怎樣吧，但事實上我是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她到哪裏去了的，」她說：「至點少你會有一點猜想。」

「我沒有猜想，」司馬洛說：「而且即使有，我也不會告訴你。我不想你們追上她把她也殺死了。」

那女人冷漠地沉默了一回，終於說：「我不是你所以爲的『他們』，我找尋她是好意的，我是想保護她——」

「很有趣。」司馬洛說：「你究竟是什麼人呢？」

「這個並不重要。」她說。

「下午時是你派四個人去捉我嗎？」司馬洛問道。

頭罩之下的那張咀，第一次有了一點笑意，她點點頭：「不錯我想把你捉回去問同樣的話，但你顯然不是一個容易捉到的人。」她用手搓搓一會胸部：「我也差點反過來給你捉住了。」

司馬洛微笑：「如果你不是在地上攔一條綫把我絆倒，我已經捉住你了。如果不信，可以再試一試，把槍收起來，我們再較量一下！」

她微笑：「我不是小孩子，好了，我是來問你一個問題的，你還沒有回答我。」

「我相信你的誠意，」司馬洛說：「但我的確不知道雅典娜在哪裏。」

「如果你是把她收藏起來而不想告訴我也不要緊。」那女人說：「祇要你親口對我說她是安全的，我可以放心的！」

司馬洛眯着眼打量了她一遍：「你似乎眞的是沒有惡意的，但很可惜我也不能這樣對你說。我也正在想找她；我答應過她爸爸保護她的，她和管家的女人李英一起失踪了，我猜不出她是到了哪裏去。」

「很奇怪她會這樣失踪。」

「你對我們的事全知道嗎？」司馬洛問。

「不。」那女人說：「祇是一直注意着，但意外發生得太快，我還沒有機會插手！」

司馬洛看了她一回，忽然說：「你是雅典娜的母親！」

那女人震了一震，而司馬洛忽然閃電一般撲過去！她遲疑了一下，也許她扳槍機也未必打得中司馬洛，但是她沒有扳槍機，而司馬洛攔腰把她撲倒了。

兩個人在地上掙扎着滾動起來，這個女人的氣力大得出奇，司馬洛一時也無法把她壓服。

他們扭作一團在地上滾來滾去，一張小几給撞翻了，座燈也倒下來熄掉，廳中又變回了黑暗。

終於，司馬洛氣力佔勝一籌，而把她按定在地上，緊緊地抱着她，她無法再動彈了，但仍然在用力。司馬洛覺得他所壓着的是一具溫暖而富於彈性的肉體，而由於彼此的臉貼得很近，陣陣幽香從她的鬢髮之間透進他的鼻端。

司馬洛吃吃笑：「你眞好聞。」

「放我！」她發急起來。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說：「你是不是雅典娜的母親？」

「當然不是！」她說：「她怎會有一個這樣年輕的母親。」

「那麼你是誰？」司馬洛問。

「一個親戚！」

「眞神秘的親戚。」司馬洛說：「是她的姐姐嗎？」

「不是！」她說。

「那麼是誰呢？」司馬洛說。

「別再問我！」她說。

「那麼我得自己看看你的樣子了，」司馬洛說：「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你一定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不要！」她慌張地說。

司馬洛不理她的抗議，勝出一隻手去揭她的面罩，可是一騰出手來她就發力掙扎，而司馬洛祇用一手又不夠力困住她，於是他祇好依舊用兩手把她緊抱，便沒有手去揭她的面罩了。

「請——你不要——掀。」她哀求地說：「這對誰都沒有好處。」

司馬洛沒有做聲，他們二人的身體的正面這時是緊緊地相貼着的，而且司馬洛是緊緊地抱着她，就像一雙人在熱烈地做愛的時候，肉體與肉體的接觸，和磨擦，使司馬洛有了一種奇妙的感覺，而她頸間透出的幽香更加强烈了，這種感覺，使他的體溫快增高了。

他的咀唇和她的咀相隔祇有幾吋，忽然，這幾吋的距離消失了，司馬洛發覺自己的咀唇吸住了她的咀唇，她掙扎得更劇烈了，但司馬洛也抱得她更緊。

終於，她掙扎脫了。

祇是掙脫了咀唇，她喘着說：「你不能乘人之危，司馬洛太不公平！」

司馬洛笑起來：「你還好意思跟我說公平？你要我回答你的問題，却不回答我的問題，這算是公平嗎？」

「我可以給你代價的。」她說：「你不過要錢吧了？」

「有時我不一定要錢的。」司馬洛說：「我的代價就在我們的懷中，如果你讓我知道你是誰，我就要强姦你！」

她忽然笑起來：「你不能動手，怎能夠脫我的衣服呢？你放開一雙手，我就可以掙脫的了。」

司馬洛也笑起來：「有很多方法可以使你合作的，除非你是性冷感的人！」

「你再吻我一下我就把你的咀唇咬下來！」她笑着說。

「試試吧！」司馬洛說這又吸住了她的咀唇，她並沒有咬她，但是也不合作，她的牙齒好像一度緊鎖的大門般合着。

司馬洛富於經驗的舌頭在緊鎖着的大門之外流連着，溫柔地挑動着她咀唇和牙肉上的敏感神經。漸漸，大門開啓了，她的舌頭也伸出來和他打交道，他覺得她的體溫升得很高了。

司馬洛很想把手放到她身上而且相信她會歡迎的，可是他仍不敢冒險，因爲她有可能乘機掙扎而逃走了。

（未完・三）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雲龍目送凌秀風身影逝去之後，覺得他爲人忠直，心情難以自遣，此刻已是四更時分，跨入一座宅院，聽到痛苦呻吟聲，原來是追魂秀士冷奇，混身血跡，衣衫破碎，對岳雲龍說明自己的心跡，受老魔之命，欲奪青霜寶劍，故出此下策加害不成，怕遭老魔加害，想求白鳳令旗庇護，反遭黑旗令的毒手，說完傷重死去。岳雲龍將追魂秀士屍身安置後，又遇到白衣玄裳少女白鳳令旗主，說出自己想尋覓碧鳳秘笈，反遭到她追殺，幸遇仙簫萬珍珠救起，拜謝辭去，再遇楊元秀將他誘至深谷中，奪去青霜劍，推落懸崖下又被一老叟救起……

鼎足三分勢　學成報師仇

灰衣老叟不禁慘然一嘆，意態索然，肅殺，轉身舉步欲去……。

倏地，灰衣老叟又轉過身來，那雙若似霜刃的冷電，一瞬不瞬地注視着岳雲龍那張血紅的俊臉上，口中說道：「眞是此孩！」

此刻，他那張冷漠寡情的臉上，瞬間起了變化，突然他輕嘆一聲：「罷了！罷了！也許是蒼天早已註定……。」

猛地，灰衣老叟那冷漠悽愴的面孔，露出一絲笑意，好似那雲翳之中透出一綫陽光。

緊隨着，伸出枯瘦的雙掌，十指箕張，詭譎迅速的隔空連點了岳雲龍全身三十六大穴，然後，趺坐岳雲龍身旁，雙掌在他身上急拍一陣之後，兩掌緩慢的停留於岳雲龍少陽（胆）之上。

這時，灰衣老叟臉容莊嚴，雙目微閉，狀如老僧入定，正以自己百年來朝夕勤修的本身精元，化着一股暖和軟柔眞氣，緩緩傳過岳雲龍的身上。

按血液循環之道，由少陽，轉足厥陰（肝）經手太上陰（肺）通手陽明（大腸）上足陽明（胃）移足太陰（脾）緊少陰（心）下手太陽（小腸）達足太陽（膀胱）串足少陰（腎）衝手少陰（三焦）至手厥陰（包絡）如此爲十二重樓，循環運氣助血運行，通行無阻，暢通流轉，漸漸增加，血行速度，併助任脈伸長。（筆者寫此十二重樓血氣所行過程，是得自一武學前輩的手抄書）。

經過十二週天運行後，岳雲龍仍昏昏沉沉，一點知覺都没有，惟全身火熱，全身皮膚均呈赤色。

約過有三個時辰的工夫，灰衣老叟倏然大喝一聲，一掌拍在岳雲龍頂門的百滙絕穴，同時並聞一聲，「彼達」聲響，岳雲龍「任，督」二脈已通。

緊隨着，老者長身立起，脚步一陣亂顫，那雙眼睛神光渙散，汗流如雨，這種全靠自己運功移氣替人運行氣血，最爲耗損眞元。

灰衣老叟一聲凄凉的長嘆，道：「我九天神魔雷去惡，生平冷酷怪癖，一生殺人無數，視人命如草芥，没想到自己會對此孩這等垂青，難道是機緣……。」語至此處，灰衣老叟身軀略挫，隱入左側七八丈高的一處洞壁內。

事實眞使人預先莫測，萬没想到，百年前縱橫天下，使人聞名胆寒的絕世魔頭，九天神魔雷去惡，還活在人間。

據傳說，在六十年前，九天神魔雷去惡，已喪命在掌轉乾坤震西天與冷雲仙子姬白鳳袂手聯攻之下，眞是費人猜疑。

原來此九天神魔雷去惡，生性怪癖異常，冷漠寡情，偏激嗜殺，爲人介於正邪之間，他殺人完全以自己的理智來判斷，不論是黑白兩道，正邪各派的人物，均無分別，一律無加忌憚，所以，天下江湖武林人物，都深痛恨他，仇視他，雖然那些自鳴俠義輩的武林人物，曾經發出幾次武林箭圍攻他，但因其武功超人一等，加之，他行踪飄忽，皆未能動其毫毛。

這位命途多舛的岳雲龍，此刻正安詳的仰面躺在那塊突岩上，艷紅如玉的俊臉上，居然似現出一般安詳舒泰的表情，胸口微微的起伏，鼻息均勻，看不出一絲痛苦的樣子，好似正在沉沉酣睡……。

岳雲龍仰面躺在那塊突岩上，已經過三次夕陽下山了，這又是一次夕陽將要下山的時候，這萬丈深谷中，四處依然是靜寂無聲，渺無人影。

現在雖然還算是白天，日已斜西，谷中四週削壁千仞，光綫照不到谷中去，因此，雖有那輪艷麗的夕陽，谷中却仍然是一片淒黯沉沉，陰森晦迷。

忽的，岳雲龍在那塊突岩上，身體輕輕的蠕動了一下。

首先映入他眼簾的　便是那飄浮虛空的朵朵白雲，和聳拔危立的千仞削壁。

他雙目默默的凝視着上方，一瞬不瞬，面上的表情，冷漠鎭靜得出奇，並没被可怕的現象而震驚。

驀地，嘴裏喃喃的自語：「這是人間還是地獄？我難道還活着嗎？抑或是在做夢！……」

岳雲龍自吃下那天下最淫毒的藥，樂蒂香蓮，以致慾火焚身，滅了他的靈智，使他瘋狂的呼嚷着，狂跑着，跌下萬丈深壑，那時他知道自己全部完了，所以，此時他雖然蘇醒過來，但他尚不相信自己還活在人間。

此刻，岳雲龍的那雙星目，漸漸透出了一股欣喜的光芒，這是一股慶逢重生的光芒，越來越強烈。

終於，他下意識的探測着，舉起自己的手指，以牙齒試咬，及至深深的陷入手指上，隱隱發生痛感，絲絲的鮮血，滲入他的口內，那是鹹鹹地還帶有點血腥的味道。

這活生生的事實，不禁使岳雲龍大叫一聲，一咕嚕，急躍而起，狂呼着：「啊！眞的，我還生存着……。」

他興奮極了，那如浪濤般洶湧的情緒，使他在這塊七八丈方圓的突岩上，雀躍不斷的亂跳着，瘋狂的嚷着……。

驀地，岳雲龍斂住呼嚷之聲，仰天一聲淒凉長嘆，道：「現在自己雖然消滅了慾火焚身之痛苦，逃過觸壁磕岩，摔下懸崖慘死的命運，但是自己吃下那『消靈蝕骨散』，一年之後，全身骨骼便要化盡而死……。」

岳雲龍語至此處，內心一陣淒傷，星目含滿淚水，怔怔凝視着，那高聳入雲的削壁，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這時，夜幕緩緩的垂向大地，只剩下天際微弱的一抹淒凉斜照，猶自在向人間投下他依戀的一瞥，尚不完全袂別離去，但這深峻之絕谷中，四週已是一片漆黑，寒風肅殺，此時此刻，是一片淒凉，使人不禁更生出一股淒然之感。

驀地，一連串奇異的疑問，閃進岳雲龍的腦海裏，眞使他想不到，自己爲何從幾達高聳萬丈的谷頂摔下來，没有摔死，而且安靜的躺在此塊突岩上，又無絲毫損傷。

不信又將奈何，千眞萬確不死的事實，已擺在眼前，這必然是會被他想出爲人救護的因由出來，倘若被他人所救，到底是這麼救法？他是誰？救後爲何不待自己清醒過來——就離去。

這種種疑問，若此刻被他見到谷底那池沼再發出的旋風，他也許會想到是那股旋風救了他，而解除他的迷惑。

原來這池沼中的白色液體，乃是由地層深處，火山苗頭，噴射出來的一種岩漿，由於熱度過高驅逐空氣，變生氣流眞空，另一方面，千尋深谷風力冷氣强大，互相衝磕，自然而然的會產生强烈的旋風，瞬息起的現象，但要看地脈噴氣而定風力大小。

這並不含有多大稀奇，亦是一種千眞萬確的奇跡，讀者諸君，大家都知道這種奇跡是有其科學道理的。

這時岳雲龍越想越不懂，他忽覺肚中起了一陣「咕嚕！咕嚕！」的響聲。

他這才想起，自己自從客棧出來到現在，已將一整天没半粒米飯下肚了，其實他那裏知道已經四天没吃飯了。

岳雲龍放眼四處一看，祇見夜幕四合，削壁千仞，險峻異常，那有可充飢的東西，無可奈何之下，他只有先行盤膝趺坐突岩上，默默的運功調息起來。

岳雲龍試將一口眞氣，循流全身穴道經脈之後，發覺那股洶湧如潮的眞氣，如一道巨大的激流，在全身各處，循迴流走，眞是縱横自如，隨心所欲。

其實九天神魔雷去惡，在替岳雲龍療傷之際，不但打通了他的「任，督」兩脈，更把本身精元，以「種玉大法」，將本身的九成功力，貫入岳雲龍身上。

若論岳雲龍此刻的功力，已經是達到「天地空明」，「三花聚頂」，「五氣朝元」，最具上乘的高深境界。

夜幕沉寂中，他已漸漸進入了無我之境……。

…………………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默默之中，岳雲龍突被一陣痛苦的呻吟聲所驚醒，他倏地睜開星目，環視着四週，寂夜裏，肅殺的秋風，正在瑟瑟的呼號着，除了夜風之外，那裏還有另外的聲音。

此刻，已將二更天左右，但在此絕谷之中，却還無法見到月亮的麗影。

點滴星星之光，依稀還可以見到一點谷底端倪，藉着這星微之光，他環視四週，仍沒有發現任何東西。

一再凝視靜聽，也察不出所以然來，無可奈何之下，復閉目安靜調息，再運功力搜索，就在他雙目剛瞌的當兒，微微的呻吟聲，又傳入耳中，像是由削壁發散出來。

這時，他突然留意，星目暴射出一股湛寒的精光，凝視在離這塊突岩左側八九丈高處，削壁間隱約現出一處洞口，祇見密紋細微，毫無空隙可以墊足而登。

因那邊削壁顯著突出，恰好與這塊突岩的最前端平行，上下對齊，如未細心留神觀察，絕對無法發現有個洞口。

岳雲龍暗忖自己的輕功，絕難躍至洞口處，但他有天生倔强堅毅的性格，雖然明知無能為力，倒也要試試。

他想着隨意一動，暗一提氣，那裏知道，就在他微一提氣的當兒，人已飄飄的升起丈餘，落下來有如綿絮，亦可停止不動而不墜下。

這一下，使他做夢也難想得到的，換句話說，完全是平步升天，這時眞使他欣喜若狂，暗忖道：自己什麼時候輕功已精進至如此絕高程度，這不是做夢吧？照適才情形看來，勉强可能飛躍過去，反正躍不過時，中途再改壁虎功，緊貼削壁，游身而登，也可達到洞口處。

岳雲龍暗中思索着，猛地，一聲龍吟長嘯，雙臂急揚，腳尖微一點那傾斜的突岩邊緣，呼的一聲，人已急掠過去，倏地似流星般射出七丈，身形之快，若似凌空飛騰的鷹隼。

眼看距那洞口，只有二丈之遙，他不由雙目倏睜，大喝一聲，兩腳憑空連連蹬踩，雙臂往後疾振，祇見他身軀，一伸一弓，颯然而上，恰好飛至洞口邊緣。

驀地，他左手微按洞口削壁，一騰一轉，整個身軀已翻入洞內。

這種驚人曼妙的輕功，正是當今武林中，最精奧的一手「迴龍騰轉」。

他這手輕功，足可以睥睨江湖武林，無人與其匹敵。

岳雲龍因禍得福，被百年前人見人怕的魔頭，九天神魔雷去惡所垂青，暗自傳注他本身的精元功力，這實是可慶可喜的一件事。

岳雲龍身形剛剛踏在洞口石脊之上，洞裏邊突傳出一陣略帶顫抖，蒼老的語音道：「孩子，你來了，眞不負老夫所望，功力已是如此深厚，你請隨意暫坐。」

岳雲龍聞聲，星目迅即審視四週，只見這個窟頗深，大約有十餘丈深淺，形狀像個大葫蘆，進口約為丈餘方圓，腰間也與洞口相若，只有丈餘方圓。週圍堅壁，雪白如玉，光滑異常，微微泛出淡弱的清輝，把洞中每一個角落，都映照得清清楚楚。

就在那葫蘆腰的右側一張石床上，盤膝趺坐着一位灰衣老叟，他便是名噪遐邇，武林中人聞名而胆寒的昔日魔頭，九天神魔雷去惡。

現在他雙目半瞌，臉上肌肉一陣陣痛苦的抽搐着，但他全身週圍却佈滿了淡淡的白氣，這正是運着一種絕頂的氣功在療治內傷。

岳雲龍見此老叟好似有點面熟，但一時想不起在那裏見過，聽老叟的語言，越使岳雲龍迷糊不解。

但他審察話意，便認為可能是這老叟救了自己的生命，此刻，他只好依言靜坐一旁，陷入沉思之中。

驀地，岳雲龍啊！的一聲：「原來是他！」

就在這時，九天神魔雷去惡凄凉的長嘆一聲，道：「孩子，你叫什麼名字，為何會吃了那絕世天下的淫毒藥物『消靈蝕骨散』。」

岳雲龍聽得暗駭不已，暗忖：此老叟怎會知道自己吃下那種藥。當下也不敢怠慢，恭聲答道：「晚輩姓岳名雲龍，此事說來話長，請容晚輩慢慢稟告，敢問老前輩是否三年前，在巴哈拉大沙漠，相贈晚輩一部絕世奇學的那位前輩？

晚輩，自從承蒙施捨恩惠以來，天天渴念懷恩，不忘恩德，今番又蒙絕處逢生，蒙救恩德，如同再造。

此次有機，再晤尊顏，敬請前輩賜示名諱，也可消解晚輩積壓在心中許久的悵望迷津。」

岳雲龍本是天生冷傲之人，但見了九天神魔，不知何故，那股傲氣頓時歛收乾淨了。

這位混世魔頭，對待岳雲龍，倒像似一位仁慈的嚴父，並無那種暴戾之氣，此刻他發出溫柔的蒼老語音，道：「孩子，老夫正是三年前，在大沙漠裏承你施捨茶水，又加照顧過的老叟，老夫便是一百年前，被武林人物視若蛇蠍的九天神魔雷去惡……」

岳雲龍叫道：「九天神魔雷去惡老前輩，便是你！」

顯然，岳雲龍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這也不能怪他，譬如，當今天下武林誰能相信，九天神魔雷去惡還健在人間。

九天神魔語音顫抖，道：「孩子，你怕老夫嗎？」

岳雲龍堅毅的道：「不，不，我因為太激動，能夠見到雷老前輩！……」

岳雲龍流浪江湖十二年，對於幾百年來的武林人物傳奇，聽聞極廣，他一生最欽佩的傳奇人物，便是青霜老人與九天神魔雷去惡這般人物，尤以雷去惡其人的遭遇，和他父親極為相似。

加之，他最近的遭遇，使他對於善惡之間，具有極深的見解，所以，現在他並不鄙視九天神魔往昔的殘殺行為。

九天神魔白髯激顫，全身抖索，雙手向外伸平，好似要擁抱岳雲龍，顫聲道：「孩子，你過來。我這次再見到你之時，就非常喜歡，當時我看到你面赤如棗，呼吸急促，而印堂中青筋浮脹，就知你已中了西域最厲害的淫藥，為了驅逐毒性救回性命，除非運用我之功力貫注療傷，這一切莫如在佛家所言：蘭因絮果總是前定。

「老夫就是因為救你之時，見你骨骼經脈之中，潛在着一股奇異的氣流，當時，我感到自己塵緣已了，索性在未入土之前，造就一位絕世奇才，於是老夫把百年潛修的全身九成精元，傳注給你，現時老夫半身已是癱瘓。」

岳雲龍本是性情中人，他一生浪蕩江湖，除了莫如剛之外，未再逢有這等溫柔待他之人，此刻他聽九天神魔為着相救自己，成全自己，不惜把他畢生百年勤修的精元，儘量的傳注移給自己，反而造成他本身殘廢，這種捨身造人之情，眞是超過至親骨肉。

這時他滿腔熱血上冲，鼻頭一酸，滿眶熱淚，已奪目而出。

他大叫一聲：「雷公公！」

人已撲在九天神魔那枯瘦却堅强無比的胸前。

九天神魔雙臂緊緊摟着岳雲龍，點點熱淚，已顆顆的墜落下來。

這位平生性格怪癖的九天神魔，他此時居然也流淚了，這是他一生第一次的流淚。

二人互相擁抱着流淚，親摯之情，難以言表，默默以心相對，來表示眞情。

如斯者，許久，許久，岳雲龍就和稚齡幼子般，緊依九天神魔的懷裏，喃喃向雷去惡吐露身世，以及一切的遭遇。

九天神魔雷去惡聞言恨聲切齒，道：「孩子，你就暫時留於此地，我把全身武功傳授給你，一年後重歷江湖，非把那些仇人碎屍萬段不可。」

岳雲龍聞言劍眉上豎，星目暴射出一股稜寒的煞氣，應聲道：「雷公公，你眞對我太好了，只要有朝一日，我能練成絕技，再履江湖之時，對於那些卑賤邪惡之徒，定會毫不留情的殺絕。」

九天神魔讚聲道：「孩子，你下的决意眞對，須知江湖之上，人心險惡毒辣，你不殺人，人便殺你，若是對那眞正善良之人，不妨網開一面，但，對於那陰刁小人，却一個也留不得的，須要知道寬容惡人，不是為自己尋找禍患，也必然是留給世人一大禍害。」

岳雲龍自幼慘痛遭遇，十二年浪蕩江湖，處處受到冷漠的世情，以及這幾天的遭遇，不禁使他痛心欲絕，如今感覺人情冷暖，何止天壤之別。

人處在溽暑逢到冷氣，感覺更為凉爽，就是這候岳雲龍碰到溫暖待他的老者，更增進一層痛恨冷酷待他之人。

此時他痛恨人心險惡狡詐，故而，他對於九天神魔那一股偏激嗜殺的道理，默默無語的謹遵不渝。

岳雲龍突然開口道：「雷公公，你老人家三年前，是怎樣受了那等嚴重的傷，請告訴我，我要為雷公公復仇。」

九天神魔聽得面容驟變，全身激抖，咬牙切齒的說出一段駭人的武林恩仇隱秘來。

這在六十年前，江湖武林裏有句話曰：「西魔紅滿天，中原一掌天，疆外冷雲天，合霸全武林，腥風血雨無從休，神魔一滅無從憂。」

由這句話裏，使我們知這位名震遐邇，稱霸一方的魔頭豪傑，是怎樣關係着整個天下武林的興衰，以及他們之間的互相仇視，而這些關鍵都在一魔的身上，就是說只要神魔一死，那腥風血雨便告烟消雲散。

這三個人就是九天神魔雷去惡，掌轉乾坤震西天，冷雲仙子姬白鳳。

雖然他們三人在武林中，是這麼勢不兩立，如此仇視，但從未有聽過他們火併的消息，有的就是江湖武林，常常聯袂幾十個高手，圍剿那九天神魔雷去惡，但相反的，那些去圍剿的高手，却都全軍覆沒，沒有一個生還，這些消息實使武林各派心驚胆寒，難測九天神魔武功之深。

於是九天神魔的威名，蒸蒸日上，有如碧空九日，魔燄萬丈。

其實那些圍剿九天神魔的高手，並非慘死在九天神魔的手下，而是死在冷雲仙子姬白鳳與掌轉乾坤震西天，二人聯合的秘密組織奸徒手下。

這內幕的消息，已歷六十餘年，局外之人，居然沒有人知曉，獨有一個九天神魔知道這段內幕。

生性怪癖的九天神魔，他見姬白鳳與震西天那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却不以為甚，好像一般常人惱極而笑一樣的平靜下來，不聞不問，抱着一個：「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反而感激他們替自己了却慘殺的痲煩。

終於有一日，九天神魔突然聞到一件極為痛心的消息。

原來九天神魔有位同門師弟，靜湖居士陳吟風，舉家隱居碧鳳山莊，不問江湖恩怨，就在一個風高黑夜，整個山莊一二百戶，突被血洗，鷄犬不留。

九天神魔得悉師弟噩耗，悲慟欲絕誓必為師弟雪仇。

靜湖居士陳吟風之死，使九天神魔感到震驚，因為他知道師弟，雖然不問江湖世事，但武功之深，武林中已難有幾人能夠與其抗衡，經過三四個月的明查暗訪，九天神魔終於得知是姬白鳳與震西天，親率奸徒幹的好事，其原因，是為掠搶那瘋狂武林的「碧鳳寶旗」而起。

就在此時，江湖武林間，突盛傳一事，說：「九天神魔喪盡天良，殘無人性，為着那柄碧鳳寶旗，不顧師門情誼，同室操戈，瘋狂洗刦碧鳳山莊。」

這消息一傳出來，天下武林正邪各派，無不痛恨九天神魔禽獸行為，誓為除此魔頭而甘心，當時，天下江湖發出武林帖，欲以興師問罪九天神魔之際……。

另一道快慰人心的消息又盛傳出來，說：「九天神魔在華山絕頂，被掌轉乾坤震西天和冷雲仙子姬白鳳聯袂合手圍攻之下，九天神魔被擊斃，那柄碧鳳寶旗和他的屍體跌落萬丈絕壑之中了。」

就這消息傳出以後，從此江湖武林頓時失去了九天神魔的人踪，更快慰了一般人心。

其實其中內幕是這樣的，九天神魔自得知師弟是慘死在震西天和姬白鳳之手後，他便隻身獨約震西天與姬白鳳，以及擄掠碧鳳山莊的那些奸徒，展開那舉世震驚的慘鬥，結果，九天神魔終因孤掌難鳴，被震西天一掌震落萬丈深壑，但姬白鳳與震西天的手下，也被九天神魔慘殺了大半，血流成河，遺屍遍地。

此役剛剛了却之後，姬白鳳與震西天兩派人物，突然發生內鬨，碧鳳寶旗一分為二，震西天與姬白鳳各率奸徒，從此分道揚鑣，震西天乃霸居中席，秘密組織那些沽名釣譽，盜世欺名的奸徒，以圖發展

，姬白鳳也在疆外秘密創立白鳳令旗門，以期冀十年後，要在華山絕頂解決碧鳳寶旗誰屬。

那知就在十年後，他們各自華山絕頂爭奪寶旗時，九天神魔雷去惡居然沒死，又展開了流血的拚鬥，結果，九天神魔又被姬白鳳擊落萬丈深壑中。

如此，每十年後，震西天與姬白鳳約會華山絕頂之時，那若似鬼魅般的九天神魔，居然也每次來到華山絕頂，瘋狂的大鬧特鬧，如是者五次，九天神魔也俱因寡不敵衆，被震落萬丈深壑之中。

因爲這樣，震西天與姬白鳳二人，內心暗駭不已，他們不解九天神魔何以每次被打成重傷，落下萬丈深壑之中，居然那還能夠生存，更使他們驚駭的就是，九天神魔的武功，一次比一次厲害，在第五次的激鬥中，震西天與姬白鳳也都被九天神魔打成重傷。（九天神魔落下萬丈絕壑不死的原因，容筆者寫到西藏密宗門，赴中原武林尋找天佛經時，自會詳細敍及。）

他們都知道再十年後，九天神魔第六次出現時，武功之深厚，可能就是自己兩人合手也會無法抵抗，於是震西天與姬白鳳互相協定，把十年後碧鳳寶旗之拚鬥取消，改爲十三年後，各以自己所調教出來的弟子，來解決勝負。

十年後華山絕頂後，專爲等候九天神魔而設，這次他們不但集合全部高手，而且更以鬼蜮技倆算計於九天神魔，先使雷去惡中了「碧玉斷腸紅」劇毒，然後發動全面攻勢。

好個一代鬼才的九天神魔，當他知道中計之後，立刻運起一口眞氣，逼住劇毒不便竄散四肢百骸，一面展出神功抗敵，那知「碧玉斷腸紅」，是天下毒劇中，最具殘毒而潛力極强的一種，九天神魔雖然是武功蓋世，也抵不住毒藥，與七八十個高手的襲擊，終於滿身傷痕，搖搖欲墜，但，九天神魔仍舊衝出重圍，四處逃命，當他奔至巴哈拉沙漠時，終因傷發不支倒地，方碰到岳雲龍浪跡江湖至此，解救了他一命。

九天神魔雷去惡滿臉凄愴，道：「孩子，那『碧玉斷腸紅』，是天下毒藥中最劇烈，而最具殘性折磨中毒之人，前三年我因功力精湛，把那竄散的劇毒，緩緩逼聚一處，但，此時，我功力已遠不如前爲甚，『碧玉斷腸紅』已經竄散周身血脈之中，雖然，我不會立刻斃命，但那藥力每日一次的殘酷折磨，使人心腸寸斷般痛苦無比，終有一日，這根老骨頭，會承受不住那諸般痛苦，長辭人世，所以，從今之後，你要用心學習我傳授的武功。」

岳雲龍淚流滿面地，道：「雷公公，難道那『碧玉斷腸紅』，就沒任何藥物解救麼？只要你說出何物能救得，龍兒萬死不辭，定必尋到……。」

九天神魔雷去惡道：「傻孩子，我還有幾樁未了的恩怨，難道自己願意就這樣死去麼？尤其是見到你之後，我愈捨不得離開你而去，但這是命運，只有聽天安排……若是在四月前，我還沒耗損功力之時，天下間是有一寶物，可解得到此劇毒，那便是你失去的青霜短劍！」

岳雲龍聽至此，已知是完全的絕望了，他是個奇特的人物，乍聞此種惡耗，珠淚頓歛，劍眉上豎，嘴巴咬成一道堅毅的弧綫，星會暴射出一股懾人心魂氣燄，那是冷酷殘殺的預兆。

九天神魔看得也禁不住心神震蕩，暗叫道：「好個嗜殺的魔星。」

九天神魔突然打破沉寂，道：「孩子，我現在想到一件事，那金環劍楊元秀說不定就是那蟊賊掌轉乾坤震西天的傳教弟子，以你今日之武功，楊元秀雖是掌門的徒弟，但功力定不會比你深厚，以我所推測楊元秀便是震西天所調教出來，欲履行冷雲仙子姬白鳳十三年前提出的誓約，各以自己調教弟子，全憑武功解決碧鳳寶旗誰屬。」

九天神魔所猜着實不錯，金環劍楊元正是震西天秘密傳教的弟子。

原來五年前之一夜，金環劍楊元秀在一山峯頭，正自研練着從少林藏經閣偷學來的一招絕技，而思莫解不得其竅訣之時，背後突傳來一絲冷笑，一株虯枝似鐵的松樹頂上，隨風迎立一位風度超凡的老人，指點楊元秀那招絕技不解之處。

從那夜之後，當楊元秀每次從藏經閣裏，偷學一招一式絕技不解之時，那位老人就如若神仙般的，必隨之現身指點他，楊元秀他是個極其聰明的人，這些奇巧遇合，使他知道這位老人定極喜歡自己，有心收錄爲徒也不一定，但城府深沉的他並不聲張，最後，那位老人終於自我介紹是掌轉乾坤震西天，意欲收他爲徒之話，楊元秀雖然知道這位老人，定是個神奇的武林人物，但他做夢也沒想到，就是掌轉乾坤震西天，當下，受寵若驚，滿口答應，從此震西天便秘密傳授楊元秀的武功，楊元秀眞不愧是個機警陰沉絕倫之人，幾年來他之授業恩師，以及少林那些長老，一個也沒察覺，楊元秀背師學藝。

岳雲龍朗聲道：「雷公公，龍兒再歷江湖之時，定要先替你老人家尋找那些仇人，一一誅絕，龍兒固然不放過楊元秀，此刻知他是震西天的徒弟，更非把他碎屍萬段，亦難洩胸中之恨。」

九天神魔滿臉激動的神色，他默默的點點頭，那雙神光渙散的眼睛，充滿關懷之光，這就是天地間，一股至誠至情的仁愛所使然。

自這天開始，岳雲龍就在這絕谷之洞，全心傾力學習着一代鬼才九天神魔一身如臨深淵、深奧的武功。

時光，有若空中的白雲與流水，那麼悠游而飄忽，永遠是無聲無息，一陣陣的沒有留戀相繼離去……。

轉瞬間，一年的光陰，就這樣無聲無息的離去了，看一看江南道上，此時已是風蟬露夢的殘夏了……。

夕陽西斜，古道蒼茫，絢麗多姿的晚霞，給浩翰的大地，抹上了一筆凄涼的色彩，又是將近黃昏了。

荒郊道上，一匹奇瘦軀體高長的黑馬，的的！得得！懶散的揚着蹄子，地上，印着一位頎長而瘦削的身影，他正慢步伴着「瘦黑」，踽踽獨行，那雙含煞精光閃閃的星目，正望着四週景色，臉色冰冷，毫無一絲表情。

這何曾不是代表着那落寞與孤獨的心

緒，又何曾不是影射着他那孤傲不屈的俠士氣魄，正要開始步入他那冷酷的英雄歲月，他正是岳雲龍。

夜幕緩緩的垂入大地，只剩下天際微弱的一抹凄涼斜照，猶自在向人間，投下他依戀的一瞥。

岳雲龍突然伸手拍着馬頸，道：「瘦黑，好久沒見你脚程了，不知筋骨有沒有懶散，現在就給你歷練一下好嗎？」

話音剛落，瘦黑仰頸長嘶一聲，那雙赤血的金睛，直向岳雲龍團團滾轉瞟視着，那意思極像似不服主人的說法。

岳雲龍朗聲笑道：「瘦黑，你勿要太狂傲，等下測驗結果，給我不滿意時，必定打斷你的狗腿。」

瘦黑聽了話，馬頭連點，四蹄掀舉，烟騰飛躍而去，宛似一條烏龍，快逾閃電一般，已奔出七八丈，祇聞一聲龍吟清嘯，響徹穹蒼，人影驟閃間，岳雲龍若似鬼魅般的快速，已安然落在馬鞍之上，這份絕快輕靈至極的輕功，眞可足以睥睨江湖一時。

瘦黑眞不愧是一匹神駒，一聲長嘶響起，風馳電掣般，瞬間已消失於晚烟霧靄之中了。

那天邊的一彎弦月，已嬌滴滴的破雲而出，將大地洒了點點銀光，遠近景物，顯得濛濛而幽雅。

在那遠遠一片楓林，燈光明滅，隱約現出一片巍峨輝煌，屋宇連綿的莊院，這正是臥虎藏龍，聲威遠播的——龍虎莊，也就是名震江南武林道上，第一高手鐵扇金稜顧維雄的寓所。

此刻通往龍虎莊的道上，一陣清脆響亮的馬蹄聲，的的！得得！冲破死寂的夜空，一匹馬疾速飛馳而來，因其速度過快，在此月夜下宛似一條黑影，疾射而過。

瞬間，那匹黑馬已奔至楓林前，但速度仍如星飛殞石疾馳，祇聽馬上騎士發出一聲怒叱。

雙手微帶馬韁，好一匹舉世難尋的神駒，一聲冗長清勁嘹亮的馬嘶，兩隻前蹄騰空舉起，後蹄向左側疾轉了二個圈子，那前衝之勢立即消於無形。

馬上騎士那雙合煞的星目，暴出一股稜湛精光，掃射到攔阻前面的鐵絲網，嘴角泛起一絲冷屑的微笑。

然後輕聲的說道：「瘦黑，現在看你了。」

那匹瘦骨嶙峋的黑馬，迅快的退了幾步，後蹄猛地一蹬地面，倏地射起一丈五六尺高，瘦影驟閃過，已騰過躍那片鐵絲網。

驀地此刻，兩聲陰森森的長嘯劃空而來，龍虎莊內騰躍出兩條人影，疾如離弦之矢，眨眼間，已落到岳雲龍眼前的三丈之處。

馬上的岳雲龍不屑旁顧，已經清晰的明瞭來者是些什麼人物，他瀟洒地穩坐馬鞍之上，那雙駭人的寒眸，傲然的仰視着碧藍夜空。

來人中一位長臉腮枯瘦老頭，仰天嘷聲的陰笑了幾聲，細眸中暴射出詭譎的獰光，怪聲怪氣，說道：「此人大概是白癡，或者是着了瘟疾，我摩雲鵬今夜索性行點善，替他送歸西天，免得他在人間多受活罪。」

摩雲鵬秦恆此名頭在江湖上是叫得頂響亮的，一身武功縱橫江湖武林，罕有敵手，所以養成了那股狂戾之性。

另外一位是慘白瘦臉，長髮披肩的怪老頭，正是江南七省武林黑道上的一大巨擘，黑心妙算白奎，他那雙狡猾機警的突睛，迅速向岳雲龍周身打量了一下，慘白的瘦臉，微微起了變化，然後皮笑肉不笑的陰沉低哼了幾聲，道：「敢問閣下，是三月前，投柬骷髏帖，給鐵扇金稜顧維雄莊主之人嗎？」

原來在三月前，岳雲龍持了昔年九天神魔的拜柬——骷髏帖，至龍虎莊。

以九天神魔往昔的慣例，凡是骷髏帖裏所提名的人物，即表示三月後，將要與收帖人，展開一場慘絕人寰的屠殺。

黑心妙算白奎，他顯然有些懷疑面前這位冷俊的青年，就是投柬骷髏帖之人，原因是昔年九天神魔的骷髏帖，太過震懾人心了。

岳雲龍睥睨不屑的冷哼一聲，寒懍的眸燄，陡然環掃，冰冷冷道：「摩雲鵬秦恆，黑心妙算白奎，眼前爾等死到臨頭，不如早爲自己作身後打算，趕快收拾一切，那還有盈餘時間，來說這套閒話，若你們識時務的話，趁早趕快回頭招呼骷髏帖中提名之人，排列龍虎莊內，恭候閻羅爺駕臨，好饒你們一個全屍。」

岳雲龍語罷，仍然抬頭作仰觀天星之態，神氣昂傲，狀甚輕佻，令人一見了就被威儀所震懾。

摩雲鵬，黑心妙算，名聲遠播江湖武林，出名的手殘心狠，今夜他低聲下氣和岳雲龍談話，完全是被九天神魔的骷髏帖所震懾，他們生怕那鬼魅似的九天神魔，三年前華山別後，尚活人世，登門尋仇當時圍殺他之人，現在他們見岳雲龍，此等誇大口氣，竟毫沒把自己等人看在眼內。

心雖畏懼九天神魔，但現在却受辱於一個年青人之前，這種恥辱，雖是泥人也有土氣，何況是兇殘成名的黑道高手所能容忍？

那邊摩雲鵬秦恆，首先沉不住氣，低沉的乾笑幾聲，陰陽怪氣道：「狗子不長眼睛，要知龍虎莊豈是任人撒野之地，現在立刻讓你死無葬身之地……」

摩雲鵬話尚未脫口，突地一引吭長嘯曳空而起，雷錐般的狂飈，却突然隨着岳雲龍發出一聲不屑輕蔑的冷哼而到來，摩雲鵬，黑心妙算內心慄然一聲，倏地雙雙飛退。

饒是如此，摩雲鵬與黑心妙算，仍然被那劃空的劍浪，掃得蓬髮亂飛，耳鼓像是受如雷的爆音劇震。

等他們緩神定氣下來，張眼一望，尋丈開外已經有位神態飄逸的少年，卓然而立，那雙閃耀着强烈威嚴的寒眸，正吐露着輕蔑的駭人殺意的兇燄。

號稱武林黑道的高手，在江湖上名震遐邇的摩雲鵬與黑心妙算的心中，臉色驟變，因爲面前這位盛氣凌人的岳雲龍，功力實在是莫測高深，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光只一手「寒風無影」的身法，就已使他倆心悅誠服。

岳雲龍心裏何嘗不也略爲暗驚，剛才

自己展開寒風無影身法時，挾着一股「玄天冰魂」眞氣在驟閃間暗暗擊出，但摩雲鵰與黑心妙算，竟安然避過。

陡地，摩雲鵰一聲嘿嘿怪笑揚起，縱身躍出，手中不知何時，多了一隻指頭粗細四尺長短的蛇形毒叉。

摩雲鵰已幾年不用這獨門兵器，此刻露出此一蛇形毒叉，對於敵手可見被他存心重視了。

岳雲龍冷冷一哂，道：「乾脆你們兩人一起持械上來，免我多費手脚。」語態冷傲至極。

摩雲鵰秦恆，見岳雲龍好似不將自己這支蛇形毒叉放在眼中，狂怒之下，大吼一聲，單臂將蛇形毒叉又挑起一道烏黑光華，直向岳雲龍天靈蓋劈下。

蛇形毒叉距對方尚有尺許，突地手腕一沉，叉尖挾着一片「嗤！嗤！」破空之聲，幾十條烏光，快如閃電，暴射而出，戳向岳雲龍胸前的要穴。

原來摩雲鵰手中蛇形毒叉，其尾尖有十道細孔，內藏「五毒摧心針」，於對敵交手時，暗運內功發出，傷人於無形，蛇形毒叉本身也蘊有奇毒，這兩種毒物，無論那一種，只要沾上一點，便可於三小時之內，全身潰爛，抽搐而亡，可謂霸道已極！

便是服得其獨門解藥，亦僅能救回活命，仍會落個終生殘廢，因此黑白兩道，命喪摩雲鵰蛇形毒叉之下的高手，已不知凡幾。

摩雲鵰存心一招之下，便欲置岳雲龍於死地，所以在初次交手之一招，便已運出內功，迫射出那暗藏叉中，「五毒摧心針」，眞是毒辣無比。

此時，岳雲龍見摩雲鵰毒叉尖，射出幾十道烏光，含着一股腥風，便已看出此叉射出之物，一定蘊有奇毒，好個岳雲龍，在此迫不容緩的刹那，輕叱一聲，身形倏起，恍似一條漫天飛龍，飛瀑倒懸般，斜刺裏翻開出去。

摩雲鵰見岳雲龍閃開此致命一擊，他再大喝一聲，移動毒叉，輕輕折回，一招「斜風細雨」，自左方斜斜刺出，緊隨着，左掌運用「大力金剛」掌力，急如狂飆，向岳雲龍連連擊出三掌。

岳雲龍冷笑一聲，單掌向襲來之蛇形毒叉，輕輕一擊，身形隨着一轉，右掌閃電似的劈向摩雲鵰後腰眼。

摩雲鵰秦恆祇覺手腕一震，自己獨門兵器，已被對方震歪，同時勁風起處，自己腰眼處一股勁風襲至，他忙錯步，於手中兵器震斜時，自己硬生生的移開兩步，這種收發由心的武技，足以顯出摩雲鵰的確有其成名的一手絕技。

猛地，一聲厲嘯響起，岳雲龍身形微竄，竟而拔起空中，身子在空中如巨鷹似的接連三次折廻，右掌抖成掌影，當空罩下——

驀然，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挾着浩翰不絕的無形勁風，以拔山塡海的威勢，疾湧而出。

站在旁邊的黑心妙算白奎，驚呼一聲：「絕魂掌！絕魂掌！」身形猛然疾躍而出。

摩雲鵰秦恆祇聽黑心妙算呼出：「絕魂掌！」的當兒，驀覺一股痛徹心肺炙熱掌勁，已結結實實地擊在心胸上，一聲凄厲慘嗥响起，摩雲鵰的軀體，直被那股潛力送開出去，噗通！一聲便告畢命。

原來剛才岳雲龍所施展的掌式，正是那武林鬼才九天神魔雷去惡那震人心魂，獨步天下的「絕魂掌」中第一招「天浮地沉」。

黑心妙算白奎，話音略顫，道：「這招少俠高姓大名？九天神魔雷去惡與你是何稱呼？」

岳雲龍想不到自己初出絕魂掌的第一招「天浮地沉」，是這樣極具威力，此時他面上神氣湛然，瞬間不即作答，惟見雙目精光暴射，發出一聲慘厲至極的笑聲。

笑聲凄厲刺耳，懾人心神，越來越凄厲而高吭，彷佛有形之物，直欲撕裂人們的心魂。

黑心妙算白奎聞到其聲，面色慘白，全身一陣激顫，强自運功抵擋此種「奪魂嘯音」。

倏地，笑聲頓歛，岳雲龍那冷冰冰的聲音，道：「怎地，難道你們這些盜世欺名，以衆凌寡的鼠輩，現在自己對敵，却泛出孤單懼怕之容，原形畢露，呸！眞是無用鼠輩，今夜給你認識認識『因果』二字。正所請，因果循環必有報應，只是來早與來遲之別。

「今夜，我岳雲龍便是要代恩師，九天神魔雪恥復仇，使你們這些鼠輩，知道以血還血的教訓，免得死了不知死因，做個糊塗鬼，這還算是我寬宏大量對待你們哩。」

語音甫畢，他驀然大喝道：「黑心妙算白奎，三年前華山之役，你也曾參與，流血的報應，自所難免！」

岳雲龍語音剛歇，身軀暴起，盤空廻旋，同樣施出絕魂掌第一招「天浮地沉」，右掌抖成千百掌影，左掌幻成圈圈圓弧，挾着浩翰不絕的無形勁風，以拔山塡海的威勢疾湧而出。

黑心妙算白奎，只覺岳雲龍掌風起處，自己頓覺周圍壓力大增，重如山岳，他識得厲害，就在岳雲龍掌勢剛起的刹那，雙臂抖處，拔起三丈多高，避過來勢。

只聞岳雲龍清叱一聲，身形驟閃間，竟又如影隨形般，跟了上來。

黑心妙算白奎，施展出全身盡有的功力，也僅堪堪避過絕魂掌第一招的襲擊，此刻，他見岳雲龍身影，又漫天匝地撲來，已是心胆俱裂，繼又聞到一聲暴喝：「下去！」

這時白奎身在空中，趕快雙掌連揮，擊出四掌抵擋，他此時身在空中，猶能如此自然的連環發展，若非有一份精純功夫，實難施爲。

就憑黑心妙算白奎這一手武功，在龍虎莊裏，僅次於二三人而已。

岳雲龍一見相繼揮來敵掌，勁勢凌厲，雖然他身負絕頂功力，爲了敵衆我寡，保持實力之計，便也不敢硬碰，只見他雙腿一曲，巧妙的旋轉至黑心妙算白奎身後，喝聲道：「看！絕魂掌第二招，『人海灰灰』！」

雙掌平伸，一個迴轉，掌心捷吐而出，招出如飛龍迴旋，山崩浪湧，又似洪水決堤，轟隆如雷，勁勢連綿，不盡不絕，相繼襲向敵方。

只見岳雲龍雙掌剛暴彈出一半，一聲裂帛的慘嗥，響徹夜空，黑心妙算的軀體，像似斷了綫的風箏，在空中連翻幾個觔斗，落在七八丈遠外，便一命嗚呼了！

岳雲龍悠閒而立，星目精光湛寒，瞥掃着被自己擊斃的二具屍體，一聲慘厲長嘯揚起，岳雲龍身形驟閃，直向龍虎莊射去，瞬息之間，便將要展開慘絕的酷殺。

岳雲龍自幼慘痛的遭遇，心靈深處已有一種痛厭世人的心理，這也難怪，他實在是受了太多的苦難與折磨。

尤其是他那些刻骨難忘的往事，早已養成了一種狂傲不羈的性格，痛恨着人心的險惡。

況且，他曾跌落萬丈深壑中，爲九天神魔所救，不惜百年朝夕凝聚的精元，盡都轉注給他，這種浩天的恩情，實使岳雲龍太感動了，立誓爲九天神魔報仇。

一年裏，在絕谷之洞朝夕和九天神魔相處一起，天天見到九天神魔遭受那「碧玉斷腸紅」殘酷的折磨，以及一年後九天神魔雷去惡，臨死前的嘶喊，凄涼的慘狀與痛苦，又再進入他那悲慘遭遇的心中，更其增加了一層陰影，堅强報復的心志，使他永遠不會忘懷，似燒紅的鐵，烙在他心上，使他時刻不斷的感到傷痛。

於是，他內心已產生了一種偏激的嗜殺心理，他毫不留情的，發誓殺盡參加華山之役的一切人，用卑劣賤惡之徒的血，來洗盡人間的汚穢和醜惡。

龍虎莊，便是掌轉乾坤震西天，樹立的秘密教會——陰陽教，在江南七省中的一個基地，莊主鐵扇金梭顧維雄，也就是陰陽教中，地位頗高江南七省首席香主。

岳雲龍奔躍到一片楓林，止步瞻望，只見龍虎莊，眞是好大氣派，一條青石大道，直鋪至莊門之前，牆內隱約可見一片巍峨輝煌，高大樓閣，重重疊疊，畫棟雕樑，的是氣象萬千，朱漆大門，畫着龍鳳飛翔，門旁蹲着兩隻巨大的捲毛石獅，更顯得威風八面，不可一世。

這時，門前冷清清的，朱漆大門緊閉，岳雲龍冷嗤一聲，緩步向前走去。

驀地，「轟」然一聲大響，兩扇朱漆大門，突自分開，星月交輝之下，由莊內捷速的走出十個紅色勁裝大漢，個個神氣十足，兵器雪亮，分站大門兩側，鴉雀無聲，狀至森嚴肅穆。

緊接着，莊內走出十餘人來，高矮不等，帶頭的是位年約六旬，削瘦老頭，臉皮白皙，太陽穴高高隆起來，兩隻眸子精光閃閃，顯示內外功夫，已臻爐火純青之境。

此人正是譽滿江湖，江南武林道的第一號高手，鐵扇金梭顧維雄。

鐵扇金梭左側有位身材瘦長的怪人，臉上一片黑，一片白，陰陽怪氣，眉毛長有半寸，反垂遮目，身着一件黑色道袍，足着多耳白麻鞋，腰繫黃絲帶，背上斜揹着一隻似劍非劍的怪兵刃，打扮不倫不類，樣子也長得非人非鬼的怪相。

岳雲龍見此怪人，暗暗心驚，道：「此人正是兇名卓著，武功絕奇的藏邊一鬼段見魂！」

他猜得着實不錯，這怪人正是藏邊一鬼段見魂，傳說他已三十年未歷中原，沒想到在此龍虎莊出現，其實段見魂在最近已被掌轉乾坤震西天，羅至麾下，担任陰陽教執行教務之三總監察之一，半月前恰好巡察至龍虎莊。

後面一字排列七個彪形大漢，一身猩紅長袍裝束，顯得極其耀眼奪目，腰間各束一柄大鬼頭刀，這七人正是藏邊一鬼段見魂的七紅衣侍衞，武功俱都是武林的一流高手。

七紅衣侍衞後面，一個年約四旬，滿面驕悍之色的黑臉膛漢子，叫黑面豹李彪，正是龍虎副莊主。及催命使者江浪波。

岳雲龍仔細一打量衆人，知道這十一個人，武功火候，都是武林道頂尖的一流高手，他暗暗忖道：「人說龍虎莊，爲江南臥虎藏龍之地，眞是名符其實。」

鐵扇金梭顧維雄，老練的向岳雲龍周身一打量，心中暗自一震，沉聲道：「這位小友面生的很，大概是後進的少俠，尙請賜告高姓大名？」

鐵扇金梭顧維雄，果然不愧爲武林道的成名人物，舉動談吐，穩健異常。

岳雲龍眼見仇人當前，胸中頓時熱血沸騰，他强按激動的心情，冷冷一笑，道：「區區江湖無名小卒，姓岳名雲龍。」

鐵扇金梭顧維雄聞及此名，在武林中生疏得很，不禁眼放滿光，怒聲道：「三日前，骷髏帖是何人唆使你投遞？」

顯然，他懷疑骷髏帖，是岳雲龍所投的。

岳雲龍仰天發出一陣凄厲長笑，道：「骷髏帖正是在下恩師九天神魔雷去惡，令區區在下，踵門來請諸位豪俠，去遊十八層地獄的請帖。」

鐵扇金梭顧維雄，一聽清楚岳雲龍來歷後，心中激動不已，他臉上却擺出一派宗主的尊嚴態度，故裝容道：「哦！失敬！失敬！原來閣下便是九天神魔老前輩的高足，敢問雷老前輩，貴體……」

岳雲龍突然發出一聲凄厲的慘笑，截斷顧維雄的語言，冷冰冰的聲音，道：「顧維雄，眞人眼睛揉不進沙子，我們不必如此客套，恩師的血債現下正好了結，何必再拖延時光？」

顧維雄眞不愧是位出衆的梟雄，原來他在三年前，是參加暗算九天神魔高手之一，親眼目睹雷去惡中了「碧玉斷腸紅」劇毒，又連被震西天姬白鳳擊中數掌，身上傷痕累累，無人相信他再能活下去，現下他一聽九天神魔便是岳雲龍的恩師，內心大駭，以爲九天神魔尙活在人世，所以藉詞探問，以免使他夜長多夢。

岳雲龍是個聰明蓋世之才，他豈不知顧維雄心中有鬼，但他此時眼前忽浮出恩師死前慘厲的面孔，復仇的怒火，滿胸燃燒，心情激動，但是他不欲使他們知道恩師死亡的消息，所以悲傷之感，並未流露於言表。

岳雲龍語音方住，那一直站立後面的黑面豹李彪，倏然怒叱一聲，道：「好狂的小子，你有多大的道行？今夜既然來此龍虎莊內，定叫你難脫出閻王死城。」

岳雲龍聞言淡淡一笑，道：「黑面豹李彪，如你要先走一步也可以，反正，你

們先後相差不會太久吧！遲早都是死亡一途，請不要爭先恐後。」

顧維雄鑒貌辨色，目聽岳雲龍話意，便已察知九天神魔已不在人世，內心不禁緩緩吐了一口氣。

原來他暗忖道：岳雲龍是一代鬼才九天神魔的愛徒，但年紀輕輕，任他全學了雷去惡絕奇的武技，然在功力方面，定不會臻至火候化境，以自己幾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力，定可抵得住，如自己不行時，後面還有那位武功奇詭絕倫的段見魂做靠山，那裏還怕區區一個年輕人，任其耀武揚威？

顧維雄見自己方面人多勢衆，有恃無恐，不禁厲聲喝問道：「姓岳的，用不着如此猖狂，老夫問你，秦恆，白奎是不是全喪命你手？」

岳雲龍冷冷道：「不錯，他們二人巳經先你一步歸還老家了，現時巳在修羅死城等你們會齊後，才同拜見閻羅。」

顧維雄聞言哈哈一陣狂笑，道：「姓岳的，這是你自尋死路，請勿恨顧某心狠手辣了。」

岳雲龍星目暴射出一股肅殺寒光，冷冷說道：「你們這羣廢料，乾脆一起上吧！免得岳某多費手脚，你們看怎樣？」

此言一出，不由使各人齊皆變色，都橫眉怒目地瞪着他。

那邊黑面豹李彪見狀便忍不住，狂吼一聲，道：「岳小子，休說大話，李爺就打發你這小子上西天吧！」

「吧」字剛落，就見黑面豹閃電撲出，雙脚一錯，已如風般，欺身向前，手中持着一對判官筆，挾着風聲，疾速向岳雲龍劈掃過來。

岳雲龍冷笑一聲，身軀稍坐，閃電一擊，道：「這樣才夠意思，岳某就讓你痛快一點死去。」

語音剛罷，岳雲龍暴喝一聲，恍如平地一聲焦雷，他雙掌一圈一合，又倏然翻出一陣狂飆緊隨雙掌湧出，恍似無數巨錐，擊向黑面豹李彪。

岳雲龍殺機巳起，出手毫無留情地步，他深知李彪之武功，決不遜於摩雲鵰秦恆，所以出手第一招要下重手，發出「絕魂掌」第三招「血腥十里」，只見岳雲龍一掌擊出，帶起無數勁厲銳風。嘯聲如雷，恍若山崩浪湧，洪水決堤，廻漩成渦，剛猛無儔。

威力之强大，堪稱翻山倒海。

顧維雄見多識廣，見岳雲龍招式一出，便知是「絕魂掌」，不禁臉容驟變，厲聲呼道：「快退下，這是絕魂掌！」

說着，他右手疾揮，五枚暗器連串發出，嘶！嘶！連響，挾着無比的勁勢，疾向了岳雲龍襲到。

這暗器正是顧維雄賴以成名的「奪命金梭」，他一生發出金梭，每次頂多不過二枚，這一次五梭連發，可知道他對岳雲龍的重視。

只見空中一片金光閃閃，嘶嘶！之聲，漫天怪響，五枚金梭齊向岳雲龍身上各處要害，閃電般的襲到，情勢危殆巳極！

岳雲龍估不到顧維雄之金梭，有如此威力，速度之快，奇速絕倫，他若是閃避金梭，則黑面豹便會逃出掌下，正在心念一轉之間，那滿天飛舞的金梭，逕巳連連襲到。

岳雲龍刻不容緩，長吸一口眞氣，遍佈全身，將那招「血腥十里」勁力，頓時由五成加至八成。

雙掌倏然左右一分，劈擊而出，刹時風聲如濤，兩道排山掌力，分襲黑面豹李彪，和那空中如旋風襲來的金梭。

一聲悶哼響起，黑面豹李彪，竟吃對方那股掌力，震出二丈開外，全身僵挺，「叭嗟！」一聲，跌落塵埃，五臟碎裂，死於非命。

另外那股掌勁擊處，空中五枚金梭，全被震得紛紛分散退飛。

出掌擊退出金梭後，才緩一口舒服的氣息，不料那些被擊飛的金梭，竟然又嘶的一聲，轉由傾斜角度，廻旋折返，眞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暗器打法。

刹那間，五枚老梭形成一個圓圈，從五個不同的地方向射到。

就在此時，顧維雄右手又再繼續發出二枚「奪命金梭」，以眩人眼目的快速，毫無聲息的成一直綫，射向岳雲龍心窩。

那後發的二枚金梭，所奇的，竟然後發後先至。

岳雲龍本來面背着顧維雄，此刻，驀覺背後風聲有異，便即警覺，雙目怒睜，倏然長嘯一聲，只見他身形快似閃電，騰空飛起，懸空突然一轉，嗤的一道白光起處，叮叮！嗆嗆！那兩枚金梭，竟在千鈞一髮中，被絞成粉碎。

那速度之快，直使衆人瞠目結舌，難以置信。

那道白光卻絕不遲疑，嗤的一聲，似神龍一般的倒瀉而下，恰好將巳飛身側的五枚奪命金梭，削成粉碎。

這一連串的動作，不但一氣呵成，而且時間部位之準，亦拿揑得不差分毫。

其速度之快，也是快得出奇，實足以令天下任何高手，一見就會驚駭萬分，自感望塵莫及了。

這種劍法，正是九天神魔雷去惡在天佛經中，研解而成的「天都魅踪七絕式」中的一式，「蛟龍鱗動浪花腥」。

此劍法是西藏密宗門的萬古遺傳的玄奧劍術，其劍式深奧絕倫。

論記西藏密宗門，自古迄今，巳經過了三十六代掌經人，當今無人能夠領悟其中全部秘藏，唯有第十八代以前的掌經人，才能完全悟解「天都魅踪七絕式」，自第十九代的掌經人起，至今三十六代，皆因資質差異，所能夠悟解此秘學者，只不過是一鱗半爪，沒人能全部悟解七絕式的奧妙，沒想到天佛經，竟會落到九天神魔的手裏，居然被這位絕世鬼才，研解而出，傾囊傳授給岳雲龍。

岳雲龍在空中，身形倏然一騰轉，大喝一聲倒瀉而下，劍勢有如風起雲湧，江河倒懸般，幻成一片劍山，萬道寒森森的劍氣，直襲向那併肩排立的七紅衣侍衛。

這正是「天都魅踪七絕式」中，第六式「丹碧駁殘飛血雨」。

七紅衣侍衛是藏邊一鬼段見魂的執法侍者，武功俱是一流高手，他們此時都覺得那無數劍影，是向自己全身要害刺來，一股奇寒劍氣，砭骨欲裂。（未完・四）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